

珠  
樹  
重  
行  
錄

相  
盒  
題



民權素

附

(自第七集起每月出一冊定每月初五日出版)

本書出版以來深受社會歡迎第十五集現已出版內容都為十類各種文字咸極有趣味務令閱者不厭千百回讀過次之精校傳之細選集求精約其優點錄以四語詞章則嚴於選擇記事則方汝陳辯小說具警世苦心諧文亦解頤妙品凡舊部同人傑作無美不收兼以文學家譯著投稿尤為精采讀者當知本部為民權兩字計決不草率從事也

每集五角

天德先生  
遺著  
恨海  
為  
老  
落

天德王无生先生為文淵博古茂海內知名是書為先生遺著篇中叙一瑞士女子身蹈情網百折千迴卒以身殉情節既離奇變幻文筆尤徘徊動人書都五萬言凡二十章間叙普法戰爭形容入妙讀者固不可僅以小說目之焉

定價大洋二角

松笠  
譯  
劫雷克抄卷之二

歐州偵探小說輸入於中土者不下百數十種雖變幻離奇各盡其妙然或失之與或失之歧視之令人爽心豁目者固多讀之令人頭重腦昏者蓋亦不少是書為英國巨室約翰立後故事情節非常詭奇筆法亦極突兀極於若君研心譯述用筆如雷釘釘復釘不以描摹見長佐以奇超言之層批令觀者便於了解誠偵探小說中之善本也定價二角

總發行所 民權出版部

# 鐵冷叢談

是書之優點在以挽  
 救頹風為主腦與志  
 異說怪者迥乎不同  
 且既嚴於搜羅又工  
 於藻飾以蕭家三品  
 之筆續虞初九百之  
 書炳炳麟麟洋洋灑  
 灑誠割記小說之巨  
 擘而亦劉君鐵冷之  
 傑構也書凡十萬言  
 都八十餘章初版校  
 讎忽促多有豕亥魯  
 魚之悞現已再版詳  
 細更正愛讀是書者  
 請撻足得之



著者  
 鐵冷  
 著者  
 劉君

近今以來國粹浸微章句之學  
 每況愈下間有率爾從事者類  
 皆侈襲譚之詞不足為風靡之  
 繼枕亞變熱兩君有見於此因  
 而有錦囊之強繼去珊瑚之網  
 搜求金玉之音詢衆美之畢收  
 讀白回而不厭雖飽閱數無  
 非芳草美人而模樣從頭當得  
 黃鐘大呂書已再版裝訂精良  
 定價五角

蝶花却哀情小說也蓋之者何人若超也若淫  
 曷為著是書海虞吁公實節之癸丑秋會波臨  
 於民權報惜未告終止而倉卒之間結篇又欠  
 細緻今經改削完全脫稿矣內容都十八章凡  
 七萬二千餘言言情則流露皆具用筆亦巨瀾  
 不荷借哀情之題目為警世之苦心至詞料之  
 豐富尤其餘事佐以淫看綺雲之亦彰豈合閱者不致誤讀道信  
 之精品也定價五角

總發行所 民權出版部



3 0528 0576 3

## 書珠樹重行錄前

冥飛與大匏胡盧先生夜話論及愛情。胡盧先生曰：無大匏曰：有諱辯不已。胡盧先生之言曰：愛情云者，至純潔也。至專一也。至謹嚴也。至貞固也。故富貴不可得而淫，貧賤不可得而移。吾懸此嚴格的愛情於理想中而未得一覩之於今世之男若女也。故吾敢謂當世之男若女無愛情。大匏曰：不然。人與人相接而美感生焉。男女之際尤美感之至極者也。人心不死則愛情一日不滅。烏得云無胡盧先生曰：子言是矣。然而未窮其究竟也。窮措大擁黃面婆子自稱生平無二色。及至多收十斛穀。即思易妻。然當其牛衣對泣時。何嘗不剖心相示。以謂遲暮相保。乎。紈袴兒得小家碧玉。亦謂可以終老。溫柔鄉無何而紈扇秋風。棄捐中道。然當夜半無人時。何嘗不私誓雙星約。生生世世為夫婦乎。故富貴者之無愛情。肉慾蔽之。貧賤者之無愛情。居養移之。大匏曰：否。否。吾子獨不見紫玉之化煙。倩母之離魂。耶。情之所鍾。死生以之矣。胡盧先生曰：然此皆女子之事也。子亦聞有男子為情死者否。耶。愛情者。雙方之美感也。失望而死。正宜男女同之。而何以癡女子之。以死聞者不可勝數。而男子獨寥寥也。是男子之愛情迥不及女子之深。且篤。試挈男若女之愛情。以為此例。則男子之所謂愛情。固不如無有之為。

愈也。大匏曰：子言信辯，然吾終不敢謂愛情遂隨吾子之言而絕滅於世界。胡盧先生曰：吾言未既，子姑妄聽之。若何？昔人不云乎？好色不淫，釋其義者以為好色者。人生天然之美感而不淫者，則以有名義為之範圍也。人生斯世固儼然一動物，其不得謂為槁木死灰也。必矣。則是好色之性與有生以俱來。美色當前，此好之心已怦然而不能無動，而所以能強制此美感而不敢濫用其愛情者，誠賴有禮義廉恥以阻遏之也。是愛情者不能不有賴於禮義廉恥之心以為之救正也。是愛情者不可離禮義廉恥而獨立也。是愛情者必毫髮無恨於禮義廉恥而後乃為純潔為專一為謹嚴為貞固也。吾誠未及知吾子所指愛情者為奚若？若吾所及見之男若女之所謂愛情，乃未有不潰決禮義廉恥而取快於一時者也。然則吾謂當世無愛情不亦宜乎？大匏無言，顧冥飛而歎。胡盧先生又曰：水之歸其區也，一往而不可返。愛情之付與人也，一發而不可收。妄用則濫，濫則流，流則褻，男為蕩子，女為娼婦矣。凡今之人，其慎寶惜此愛情哉！言訖拂衣而去。會張子海漚以新作小說珠樹重行錄成來索弁，言其首披閱一過，所稱道男女之際，非猶夫人潰決禮義廉恥以為愛情也者。張子之旨深矣，因備述胡盧先生之言以為讀珠樹重行錄者進一解。長沙張冥飛。

B57.48  
3/2.6

# 珠樹重行錄目錄

第一章	渡美
第二章	檢冊
第三章	贈花
第四章	驚書
第五章	蓮心
第六章	同病
第七章	物表
第八章	俠概
第九章	正規
第十章	兩全

珠樹重行錄  
目錄

---

第十一章	聯志
第十二章	圖粵
第十三章	詭謀
第十四章	魔祟
第十五章	決志
第十六章	誅凶
第十七章	赴歐
第十八章	訓弟
第十九章	憐才
第二十章	雪救
第二十一章	共難
第二十二章	潛別

486138

第二十三章	覆舟
第二十四章	贈鑽
第二十五章	追蹤
第二十六章	入墨
第二十七章	虐僑
第二十八章	脫險
第二十九章	聞變
第三十章	約歸
第三十一章	刺虎

---

第三十二章	陣會
第三十三章	看護
第三十四章	夜援
第三十五章	認石
第三十六章	請姊
第三十七章	壁聽
第三十八章	辨奸
第三十九章	淨穢
第四十章	雙成



# 珠樹重行錄

淮南張海漚著

## 第一章 渡美

野霧猶密漫如幕。蒙亂山於輕。綉織中沈酣。猶未醒。朝霞抹天。未與海水相界。紺碧分畫於一線。似并剪裁。成相接切。而不相侵。混開鷗上下。點點起落蒼波。間白爲飛雪。輕成泊絮。蕭散自如。世上忙碌人。不得知其故也。時汽船一艘。髹漆作深黑色。停於石缸畔。烟窗煤烟突出。亂野霧而暈朝霞。汽笛已取次鳴矣。岸上一修潔馬路。蜿蜒曲折。依山麓。傍水濱。草長鋪茵。花繁錦綵。榕陰密翠。椰實垂金。纖塵不飛。清露正濕。車馬絡繹於其中。皆向船邊來。無何旭日漸高。人聲益沸。送別者紛紛。將自崖而返。然猶徒倚步頭。或執手傾談。或抒心話。蓋此際片刻不第兼金轉覺。懷中表針較尋常。轉旋爲愈速。不轉瞬。卽界鼓輪放舵。時地北天南。東西勞燕。所謂驛然銷魂者。非耶。忽見一摩托卡飛馳而至。老夫婦二人携一少年下車登舟。兩老人蒼顏白髮。各以手牽少年之左右。手依稀猶是提携。襪抱者老淚盈眶。晶然欲下。少年品爲冠玉。氣是長虹。叔寶無以逾其清。安仁不能擅其美。却又英姿颯爽。體格充盈。望而知其爲健兒。身手而初非文弱書生。二老人旣挾少年登舟。遂入一極華麗美好之頭等客艙。老人愛子心切。惟恐長途跋涉。飽受風濤。故必置之最娛適安全之處。然後老懷方釋。遠念不縈。



耳。老人誰。粵之富商。羅姓名善。字子修。僑居星架坡。暮年一子。名玉樹。今與夫人唐氏。送乘太平洋郵船公司汽船。往美留學耳。老夫婦既送兒入艙。老蒼頭將艙中部署妥貼。兩老人齊坐於安樂椅上。小憩。老翁乃取巾拭淚。謂少年曰。玉樹兒。看予與爾母俱風燭殘年。瓦霜餘命。與兒相聚。能有幾時。本不忍我兒片刻離我。二人膝下平時兒出歸。或稍晚。尚不知倚門。問望我兒者。干次兒歸。不第獲至寶。往往我與兒母爭攬兒於懷。吻兒者。再兒試思之。苟一旦拋我。二老而爲異國羈人。天涯游子。自襁褓。以至於今。未嘗一日不在眼前。身畔者。忽焉毛羽。初乾。遽作去。巢雛燕兒。心不知若何。我二老固已寸割肝腸。利割心肺。痛何可言。老人說時。已哽咽。不能成聲。少停。復轉言曰。祇以我羅氏。門祚衰微。丁男不旺。我已六十。始舉兒。今年七十五矣。惟急欲望兒成人。故不惜暫時之別。忍兒負笈。滯登遠方。求學良以教育之責。我所應盡。光陰之去。兒不能留。我不能以舐犢之愛。誤兒最寶貴。不可再來之好韶華。忍痛一割。放兒遠去。兒亦當勿自誤。以期於學業之有成。斯卽所以仰體我二老之心矣。吾無他慮。兒吾國之留學外洋者。大半學業未成。習染已痼。非揚革命思潮。卽喧自由聲浪。初不解革命原理。自由界說。自然從之。噉然應之。夫革命好名詞。美作用。必人人有高尙純潔之品。志位育建設之才。能然後行之。而無弊。否則徒爲惡政府所藉口。爲營私慾謀權利者所利用。往往致陷國家於危亡。至於自由。必以道德爲根本。法律爲範圍。如水必由地中行。自然歸於海。苟泛濫無涯。則橫流不返矣。今吾國青年。撥捨牙慧。盜襲皮毛。馳然不知規則之所在。自放自肆而已。烏得爲自由。極而言之。不第自殺其病。與自棄自棄等。至若以騙取畢業文憑爲終。

南。捷。徑。希。圖。歸。國。爲。干。蔽。之。具。謀。進。身。之。階。及。至。既。得。祿。而。致。身。通。顯。則。其。所。學。皆。不。過。用。爲。狗。媚。取。榮。蠅。營。固。寵。之。好。資。料。則。又。所。謂。自。檢。以。下。者。矣。况。爾。輩。青。年。正。宜。專。心。爲。學。以。期。養。成。有。用。之。材。爲。國。家。儲。積。幹。不。宜。以。長。養。培。植。之。期。遽。思。出。肩。天。下。艱。鉅。煩。重。之。任。倒。果。爲。因。所。謂。辱。夫。舉。鼎。絕。膂。必。矣。爲。青。年。者。能。自。愛。卽。所。以。爲。國。家。惜。才。斯。卽。所。以。解。愛。國。者。兒。能。將。我。臨。別。之。言。時。時。記。在。心。頭。常。常。咀。嚼。之。當。不。無。進。益。若。以。吾。老。朽。廢。敗。視。爲。陳。言。而。務。去。之。則。誤。矣。再。者。凡。人。情。資。初。開。往。往。誤。入。色。界。墮。名。失。行。終。身。沉。淪。尤。當。戒。慎。所。以。人。之。求。學。總。在。童。年。其。心。專。也。一。至。結。婚。後。則。心。爲。情。分。心。卽。不。能。專。矣。進。功。少。退。化。多。歐。美。人。禁。早。婚。者。却。有。至。理。非。徒。爲。體。育。計。實。亦。與。教。育。有。絕。大。關。係。也。兒。必。學。成。返。我。爲。兒。擇。佳。婦。也。俄。而。汽。笛。之。聲。又。發。老。人。起。執。玉。樹。手。曰。船。已。起。槳。父。子。不。能。久。留。連。行。矣。我。無。多。言。兒。已。長。成。成。敗。在。兒。自。擇。我。囑。兒。我。責。盡。矣。說。時。老。淚。簌。簌。落。玉。樹。亦。嗚。咽。不。能。成。聲。方。抱。老。人。頸。復。轉。身。抱。其。母。淚。乃。愈。滴。其。母。唐。夫。人。乃。抱。之。於。懷。猶。乳。哺。時。狀。母。子。均。不。忍。遽。舍。老。人。促。之。行。唐。夫。人。謂。玉。樹。曰。兒。勿。如。是。學。成。歸。來。其。樂。當。勝。於。今。之。悲。隨。卽。去。指。間。鑲。鑽。金。戒。指。套。之。玉。樹。手。曰。爾。父。囑。爾。之。言。已。詳。盡。我。無。庸。再。煩。此。戒。指。兒。常。帶。在。指。上。時。時。觸。目。以。鼓。勵。一。切。向。上。心。警。戒。一。切。妄。想。念。他。日。兒。歸。能。對。此。物。而。無。媿。吾。願。足。矣。說。時。船。身。已。動。鈴。聲。大。響。催。送。行。人。下。船。於。是。羅。老。夫。婦。復。囑。隨。行。老。僕。名。羅。春。者。曰。善。祝。公。子。歸。當。重。酬。爾。也。春。亦。泣。敬。諾。之。老。夫。婦。乃。下。岸。猶。立。步。頭。含。淚。望。兒。玉。樹。亦。立。甲。板。上。憑。欄。頻。以。巾。拭。涕。猶。見。其。肩。聳。胸。抽。蓋。已。哽。咽。無。言。矣。此。際。玉。樹。乃。一。派。純。全。孺。慕。之。誠。不。少。雜。以。他。念。故。望。岸。

珠樹重行錄

四

上二老頽然立於風日中覺轉眼卽脫離膝下遠隔諸海天雲水之外生長十五年依依未會去左右今忽重洋遠涉離異鄉邦色笑音容不能時接又見白髮蕭蕭蕭然似雪龍鍾老態慘淡可憐乃心如浸醋酸痛逾恆無何輪軸機聲猛厲與海水相激戰岸上素巾猶飄揚若蝴蝶翻風已而船離岸甚遠岸上送行人亦紛紛去玉樹猶望見二老癡立岸邊而羅老夫婦亦尚見嬌兒憑欄遙望似時以素帕拭淚痕也及船小如島漸入地平線兩老人使命司機人開車返。

玉樹既入艙酣然一睡藉免離鄉之苦思一夢醒來天已正午羅春入艙請玉樹午餐玉樹乃不思食卽在己艙少進點心而已食訖復上甲板但見水與天連浩杳無際波如連山滾滾沉黑浪頭捲急出穗花翻如雲隨波逐走散入深碧玉樹此時觸景生懷懷望白雲親舍故山已不見一髮青痕對此茫茫百端交集而浩漭之氣又時時瀟瀟胸臆間念人生斯世藐然一身亦類此滄海中一勺水一點青痕亦微亦渺而能使杳杳無垠數萬里滄溟卽此一勺水足以代表而一漚之生不爲妄見事功爲之也人苟無事功名於時爲人羣謀公益以酬報社會資助國家則一勺之水轉眼卽爲空氣蒸發散歸太空泛然一漚能歷幾時旣爲勺水之散於無一漚之歸於滅世界何必多生此一人人亦何必多此一生而衣而食而作而息哉玉樹思至此念及二老令之遠游求學者卽欲我能立事功於時耳於是希望之心不知有多高熱度覺前途乃大有沉味遂覺此身在此洪濤巨浸中頗有鯨魚撥浪巨鼉戴山之氣概不復自視爲藐躬乃豈處也心爲之曠神爲之怡徘徊甲板上甚有蕭然自得之樂見

船中水手忙忙碌碌。理纜整梳。雖極勞瘁。亦甚自得。因之念世上人。無論誰何。雖各人自有各人心理。斷非旁觀所能以揣測斷之。究竟皆似此等水手輩勤勤服役。不過一身一家之志願。原不出求食求匹偶之間。彼等此時之想。究不知其着於何點。以意度之。實代表世上大多數人。一身一家之志願而已。誰亦能知我之志願哉。此際。玉樹高擎。遠蹠之心。轉覺彼等之蠢蠢者可憐。而又可嘆。玉樹正凝思。聞水手中有且操作且唱。西歐男女愛情之歌。語雖近於鄙俚。而情詞褻豔。不禁忽動其心中。不可思議之感。第覺有不能自禁之情。氤氳勃於無可作解中。念以若是。俚謠何以竟能令人聽之。縈然動遐思。無惑乎平日在家。閱紅樓西廂諸說部。輒能忘倦。讀玉溪冬郎之詩。又不自知何以。衷斗發一種生意。爲之盎然甚矣。美術之善感人也。玉樹此際。因聞水手之豔歌。闌空發此一段奇想。豈果無端而來哉。蓋玉樹當此慘綠年華。又富怡紅綺思。所謂情竇初開時也。故一經逗引。其緒已抽。羅老知之所以有臨行之肺囑耳。玉樹發此奇想後。轉覺甚無聊賴。天風海濤。反送人於無可奈何之境。乃嗒焉若喪。思不若入。艙小憩爲佳。方欲轉身。忽見甲板左方。露一停停倩影。倚欄面海而立。雖不見其面。而背影已覺可憐。然斯時。玉樹亦不過視此等人。與尋常人生。成特殊異遇之目中。却有無窮愛好而已。絕無別一種感想。然癡立已忘形。轉盼間。是人已不復見。蓋其人憑欄處。即近其所住之艙。故舉步即入艙去。未能識廬山也。玉樹亦遂置之。不以爲意。亦入艙。

夕陽既下。萬象昏。艙中電燈。一律通明。鐘聲頻頻動矣。羅春來請玉樹赴餐室。玉樹至餐室。見滿室皆東西國

旅客無一中國人。男女雜坐。笑語溫存。獨客無聊。愴然枯坐。惟見西僮進食各座。一時室中寂無聲息。微聞刀叉相觸。作輕響。室之中央懸一。攢五花罩燈。光度甚強。照眼生輝。未得見室之彼端。少時忽聞有嬌韻和靄之音。發於室之彼端。客座如憂玉敲。金清越。圓潤入耳。醉心向西。思索食單。操英語甚熟。然以音尾聲帶斷之。確係中人。遂憶起日間欄前所見。思能就近一見其顏色。心始坦然。然無端與之相近。則又大類輕薄兒所爲。斷不肯造次。而目光則注定室之彼端。然尙未得視清楚。却不知室之彼端人。乃得借燈上玻璃罩蔽其光。目光不爲所奪。轉見之審矣。爲時甚少。其人已食竟。出彼端室門而去。翩若驚鴻而已。玉樹念始而見其影。繼祇聞其聲。始終一面之緣。如是慳澀。亦憾事焉。蓋玉樹此次既聞其聲。心中之感。又深一層矣。乃亦不自知其所以然。

於是在舟中又多日。乃卒未之一遇。無河船已抵美洲。玉樹乃命羅春整理行裝。已則時來往於登岸梯側。以美人或且登岸。冀可一觀芳容。乃船中旅客均紛紛將去盡。而衣香鬢影。玉冷花遙。正不識春藏何處。乃不可以久留。悵然下船去。遂赴紐約。亦不復念。

## 第二章 檢冊

春風。燕剪。曉日。鶯簧。高樓。傑閣。排雲而起。馬路。寬綽。綽如。康莊。摩托卡。往來。類擲梭。三五少年。麗服。簪花。脣容。飾貌。出沒。於。脂粉。膩隊。中。鬢亂。花搖。影裏。直不知。其是。蝶。而。璇。閨。少婦。金屋。嬌娃。莫不。細束。帶。輕長。曳。裙。裝。冠。廣。簷。花。冠。着。高。底。草。履。裝。成。時。式。窮。極。奢。華。輕。頰。淺。笑。相。迎。背。於。柳。堤。花。徑。若。有。意。若。無。意。故。顛。倒。而。玩。弄。之。亦。

有。幽。期。密。約。輾。轉。於。藥。欄。茶。榭。者。亦。有。并。肩。跨。臂。雙。效。子。飛。者。無。不。釵。光。耀。日。衣。帶。飄。風。得。意。在。水。色。山。光。之。際。而。綠。陰。香。徑。中。細。馬。馱。春。香。車。載。豔。源。源。而。來。者。尙。絡。繹。不。絕。此。紐。約。派。克。爾。公。園。當。春。光。明。媚。天。氣。清。和。又。值。星。期。日。游。人。興。高。采。烈。恐。後。爭。先。之。景。象。也。佳。儂。俊。侶。無。人。不。道。看。花。美。景。良。辰。惟。我。偏。逢。作。客。以。彼。都。人。士。之。溫。存。笑。語。入。之。背。井。離。鄉。之。少。年。玉。樹。目。中。觸。景。傷。懷。情。何。能。已。

玉樹自至紐約卽入愛文義路之牛芬大學轉盼已數月來是冬初又當春盛光陰迅掃人意蹉跎幸以校中功課最嚴每日無暇晷轉足收其不用之放心而歸於有用以勞之不暇流入春感秋悲苦境玉樹素又沉潛靜默頗有目不窺園畫子下帷之功若是日適休息之期同校友乃強挽之出遂游派克爾公園而友人或以訪友他去或別有所事均不克與玉樹同行玉樹獨行踽踽俛俛無之乃在園中信步閒行園址頗大景物亦頗富饒尙不至舉足已徧一目卽瞭叵耐無端心緒轉因芳時所勾惹絲絲牽出拖曳空際不可捉摩佛氏云三境惟心一樣風雲月露花鳥山林所呈之象在平情視之無大差異一有以感之而出於或悲或喜之途則喜者見之處處足以增其喜自悲者視之在在足以其悲感之殊境亦因之各殊斯時玉樹縱無所謂悲而孤蹤異國懸念高堂異鄉風物奚適羈懷況知情卽善感善感卽生悲人苟富於情者生卽挾悲而來玉樹之不悲而悲正見其富於情而善於感者也玉樹旣周歷園中往復且數四頗覺疲倦思擇僻靜幽密之處以暫息轉數徑皆步履雜沓人影參差或共坐道旁憩椅以情話或雜行樹隙草場以散步明麗清閒之地都成紛囂龐雜之場舉不足以遂

避人之願。又行至園極西偏。雜花夾路。高可隱人。花路盡處。一溝流水。環繞通於園牆外。六曲板橋。越溝直達石洞內。奇石磴。峯岩崿。緣溝起伏。特隔斷溝裏。一片地。屏蔽外園。若爲世外桃源者。玉樹過橋入洞。見境界迥殊。部置結構。別成蹊徑。竹分青。靄柳秘。濃煙小閣。危樓花畦。菜圃。易崇宏壯。麗之觀。而獨具一種清寂。幽雅。深致。玉樹大喜。徘徊久之。嘆曰。此紅樓夢中所謂幽靈地也。嗟乎。又烏知此中。亦即是無可奈何天。是閒地不過數畝。而曲折複。幾有水復山重之勢。玉樹游覽一周。經一曲徑。細草蒙茸。香風披拂。嫩碧深青。柔潤可愛。乃低回留連。不忍舍去。爰至一靠背椅處。小坐。忽見一旁草苗壓伏。微露一角。緋紅。就視之。小冊一方。檢起。揭之。冊中皆雜載見聞各事。或詩詞斷句。蓋補珍隨記冊也。雖屬隨意書錄。然或草或真。筆畫皆不肯苟。異常工整。而婀娜嫵媚。體格簪花。確是閨中物。看過一頁。覺既係閨中私記。自有不能爲外人道者。殊不合於理。遂合之。擬坐是以待。以此冊必遺失不久。諒在一小時間耳。稍候。則是冊主人當來覓。雖謂爲悖於理。不敢詳看其中所記何詞。而枯坐移時。不禁信手隨繙。突見有端楷書字兩行。一行書（太平洋舟中早起遠眺）一行書十四字云（獨鶴丰姿迎曉日。閒鷗心事訴蒼波）却未成章。下畧二字爲珠光。玉樹見有太平洋舟中字樣。頓觸起來。時輪船中所見。或者卽是此人。然當時并未見下船。或下時而予未之見。或轉之他處。而今始來此。既而又念太平洋輪舟至此者。中國男女。每次均有來人。安見卽是予前所見。殊爲妄想。於是候之良久。亦無人來。覓是冊者。出表視之。已午後一時。之人恐不來矣。腹且飢。出園去。然特緩步行。倘果是前所見者。遇之當尙能識其大概。以其



姆。婷。背。影。已。深。葬。心。頭。腦。筋。中。印。片。蓋。久。亦。不。得。漫。滅。乃。訖。無。所。遇。遂。索。然。而。歸。歸。後。將。此。冊。薰。以。名。香。裹。以。素。帕。什。襲。而。藏。之。

玉樹既檢是冊。心中遂不自知其若何竊有委決。不下處。恰好派克爾公園。又覓得此一片淨土。大可爲休息。日避衆消遣之地。是以每至星期日。派克爾公園。必有玉樹蹤迹。檢冊處之憩椅。至園時。必靜坐於其上。二三小時。乃去。如是者。歷四來復矣。又一星期日。玉樹如有例可緣。復至是地。憩於是椅。又一時許。心意亦將灰冷。因有微雨。乃入一小閣中。呼園丁進茗。閣中爲一敝室。中以厚幔幕之。隔作數間。各自爲門。以出入。爲游客方便。計俾不相見也。而小語亦可聞。玉樹既入座。各室靜悄。都無人聲。忽聞隔幔室中。有二人絮語。語聲甚清微。相隔僅此一幔。且兩室座位。皆即依此幔下。玉樹初無須頃耳。已聽之了了。其中一人。音極輕清超逸。玉潤珠圓。而若甚熟於耳者。第一時憶不起。又聞一人曰。珠妹。凡事留心。一見一聞。必記於冊。將來哀然成疾。妹不幾爲著作家乎。雖然。前日所遺失冊。既徧覓不得。冊中所記者。當已不少。倘未謄入正本。豈不終成原闕。一人曰。此不過一時興到。所爲本不關典要。存與不存。無足重輕。惟我輩筆墨。苟爲一般輕薄兒。所得生出多少妄語。游詞。殊屬討厭。却亦何足界意。獨是爲世界上。一種醜觀。男子數黃道黑。顛斤播兩。特令人惡心煩耳。一人曰。然則必妹常稱道不置。謂之爲雲中鶴者。檢得妹冊。當不齷齪。一人曰。姊真尖薄。我以為姊可以道心腹。故與姊言。無隱。姊亦調侃。我乎。一人曰。妹勿怒。我戲言耳。有外人在座。我何肯爲是言。天壤茫茫。斯人何許。我又不能不爲妹躊躇。葛勃難得。宋

玉徒窺原屬人生恨事。第世間男子半是負心人。我輩女子往往爲情所誤。受彼輩欺致墮萬劫而不能復。彼未得我輩之先。愛情之高深。雖山海不及其萬一。及其既得。則向之所謂愛之如珍寶者。至是不惜輕擲如泥沙。則我輩精白如玉。糴粹爲春之純潔。溫整愛情。輕輕爲彼輩點污之。而摧折之。致陷於沉淪冤慘之境。甚矣情之誤人。然其實情累人。則誠然至於誤人。乃由於我輩自誤。蓋我輩高張情。以爲標。彼輩魍魎。遂得挾其奸詐而來。苟我輩不授以隙。彼輩雖請。何由投之。况至今日風俗。濶已達極。點情之一字。更不堪言。卽父子兄弟友朋之間。所謂受之天性。接以風韻者。尙不可問。况男女交際。乃以色相。媒以慾。相待美其名曰情實。乃色慾二字之假面具耳。以色慾言情。鳥可恃。故今日言情於男女之間。直罪惡焉。男子恃假以利用之。猶恐不足以盡天下男女納入色慾一途。共一爐冶之。以遂其色心。滿其慾壑。一班自命爲文人墨客者。又舞弄其狡獪之筆。助瀾推波。設爲寶玉張生一流。演爲小說。侈之曰美術。爲彼輩心理之代表。摹擬刻劃。滿紙言情。其實滿紙淫。况紅樓夢之寫寶玉。乃盤踞羣芳。西廂記之傳張生。則勾引弱息。情乎淫乎。已不晰自辨。我輩爲女子者。向皆不學本末。受良好教育。知識短淺。遂以爲所傳之寶玉張生。眞所爲天地間情種。天下之言情者。皆寶玉張生。豈知卽如寶玉張生。亦不過盤踞羣芳。勾引弱息。爲色界班頭。慾海宏量而已。去情不幾如海王星之與地球哉。又兼之今之婚姻自由之說。更足以藉口。以濟彼輩之惡。我輩女子。乃不期入其玄中。往往演敗德傷風之醜劇。混淆黑白。同流爲社會罪人。彼輩可惡。我輩女子可憐。愚姊所以抱定不字之身。非矯情也。誠不願爲天下負心男子。

作快意品。惟願犧牲。一生同夢。借飛之樂。爲我輩女子。張一鏡屏。爲世上男子。下一針砭。至若我妹所關情之男子。並尙未爲覩。而兩人泛泛。爲路人。遽然以色。鑰妄啓情關。妹又烏知彼男子。非天下負心人之一乎。一人曰。吾姊言。妹恍然悟矣。惟妹自信。頗精相人術。子當不可以概論。紫芝眉宇。能使房瑀。名利心都盡。妹亦不期然而然耳。說時。微聞長嘆。玉樹聞此一番議論。不禁忘却己身。久聽不知倦。如小兒聽人說古今故事。恨未盡與而已。完者。然侃侃正正之談。迫聽之餘。不覺冷汗涔涔。再聽之間。壁已寂然。然確知爲失冊之人。第不知果爲舟中所見者否。亦不知其刻不能忘之男子。究屬何人。隨急出追之。及下小閣。乃不見人影。轉念此間路紆徑僻。花密竹深。尋之不易得。倘偶不及見。彼人已出此間。殊爲失計。幸此間通外間道路。祇一六曲板橋。立橋頭敬待其人。必出此當不至交臂失之。

柳。遲。春。色。花。鎖。芳。心。凡。人。於。其。所。不。欲。見。之。人。往。往。不。期。至。而。竟。至。所。盼。之。若。渴。者。則。偏。令。望。眼。幾。穿。玉。樹。小。立。橋。邊。徙。倚。洞。口。雖。不。過。十。數。分。鐘。而。已。不。第。歷。若。千。劫。乃。竟。珊。珊。其。來。遲。心。正。焦。灼。時。忽。聞。花。障。外。有。笑。語。聲。漸。行。漸。近。已。而。與。玉。樹。立。處。僅。隔。一。片。石。玉。樹。聞。其。聲。音。忽。焉。憶。起。乃。確。似。輪。舟。中。餐。室。人。斯。時。心。癢。乃。不。能。搔。突。見。石。角。旁。轉。出。一。麗。人。年。事。約。在。破。瓜。以。上。丰。神。超。逸。瀟。灑。出。羣。及。見。玉。樹。亦。不。覺。神。爲。之。一。震。轉。面。似。俟。後。之。來。者。後。行。之。人。語。麗。人。曰。姊。何。不。行。其。俟。妹。乎。麗。人。含。笑。不。語。而。姿。態。橫。生。俊。逸。絕。世。玉。樹。亦。復。爲。之。神。癡。此。時。後。來。之。人。亦。至。石。旁。驀。然。見。玉。樹。玉。樹。亦。適。見。之。兩。心。對。照。均。默。爲。驚。喜。彼。麗。人。者。觀。此。神。情。亦。暗。爲。慨。嘆。覺。造。

物不仁。偏生尤物。徒亂人意。我見猶憐。雖然珠妹忽見此人。而亦復若是。其何以處乎。日所道念者。珠妹爲人心意。豈若是善活乎。麗人方疑訝間。玉樹以溫婉凝重態度。問後來人曰。鄙人非敢冒瀆。茲有一物。鄙人數星期前得之於此。知係閨中物。不敢褻玩。亦并未敢擅閱其內容。每來復日必至此敬候。曾否有人覓此。訖未遇。頃在小閣隔室。聞女士言及此冊。知爲女士物。敢獻上。說時。遂從衣袋內取素巾包裹。啓之。出一小冊。呈之。女士乃受之曰。正是儂物。有勞君。而君竟重視之。儂甚感君厚意。玉樹曰。拾此冊時。雖未敢擅閱。因偶繙繙之。見冊中有珠光二字。然則尊名卽是此矣。尊氏爲何。女士頷之曰。儂姓白耳。玉樹又曰。尙有一言敢請。君是否曾乘太平洋郵船公司某號船乎。珠光曰。然。君亦曾乘是船乎。何以知儂乘是船。玉樹曰。亦乘是船。然則仰望丰采者。已數月前矣。珠光曰。若是儂固亦早識君儀範。君可以尊姓名見示乎。玉樹告之。麗人乃知其卽珠光意中人。也不禁服珠光眼力不差。珠光亦遂爲玉樹紹介麗人曰。此儂同校而又爲至契。秦俠君女士。皖藉也。父母俱年老。家尙有弱弟。已因求學。故弟尙留籍奉高堂。姊足迹徧天下。巾幗而鬚眉者。道德學問。獨出冠時。儂所親而敬之者。三人。遂復小坐柳陰談。玉樹與珠光遂各道輪舟中情事。玉樹并問珠光家世。珠光一一告之。蓋珠光父亦粵之積學士。憤時局改而業商於檳榔嶼。無子。祇珠光一人好學。其父因有感在紐約。故送之來耳。自是玉樹珠光時相晤。且時同俠君來玉樹許。而俠君亦最重視玉樹。遂不能厚誣天下男子矣。

## 第二章 贈花

天涯知己相感尤深。日居月諸。拔來報往。匪伊朝夕。玉樹與珠光情愛之潮。亦續續增長。將有大浸稽天之勢。玉樹有同校生朱興。其家頗富。在紐約城爲大橋商。其母乃美產。故家中全效西俗。一日朱興家開跳舞會。朱與妹小蓮與珠光同學。是日朱與延男賓中有玉樹。小蓮延女賓中有珠光。跳舞場陳設華麗。賓客如雲。皆紐約中英美富商豪族之公子閨秀。中國祇有三人。男爲玉樹。女爲珠光。俠君亦至。一時歌聲琴韻溫溫。宜人。於是西人各男女均紛紛覓其平日之相得者。跳舞攜手并肩。男則曲盡溫存。女則密輸款洽。膠投漆合。意興情稠。廣廳之中。錦毼毼上。叙搖花顫。亂日迷心。室隅一張溫榻上。玉樹與珠光并坐。作唱唱語。小蓮乃從人叢來。謂玉樹曰。跳舞之俗。吾中國人原不諳。然旣在彼邦。從俗亦禮也。君不見儂亦易跳舞。所著冠服。箱屐乎。君與珠姊。今日何未作跳舞之預備。玉樹曰。跳舞一術。向不會習。小蓮曰。君真謔言。跳舞有何他術。且不與外人共舞。儂與君作一隊。縱有錯誤。誰訥笑者。玉樹固辭。小蓮似慍曰。然則君與珠姊。則可共舞乎。珠光言曰。儂亦不諳此。苟失儂。妹家固不責。其如外賓訾議。何。不如藏拙爲得當。小蓮見二人皆拒已。而實欲與玉樹共舞。玉樹不願。乃大不悅。快快去。玉樹未及言。珠光曰。小蓮來意欲與君跳舞耳。君却之。彼頗不懌。其實君亦何必辭他。玉樹曰。渠家我甚不願。尤不願君來。珠光曰。雖如是說。同國同學之情。不可過薄。奈何。玉樹曰。然則君願來此乎。珠光曰。視玉樹曰。君言我誠不解。第小蓮兄妹對於我二人。不知有若何意見。妹早見之。說時朱興匆匆來。至珠光前。笑容可掬。而其笑色中。却帶有一種陰狠氣勢。令人不甚願見。向珠光鞠躬曰。我與姑娘跳舞。姑娘當不至外。我姑娘尙穿支那服式。

不合跳舞。用現我已爲姑娘預備極華麗西式跳舞服裝。各色皆不缺。請姑娘入更衣室更衣。我在廳上敬待姑娘來。玉樹兄。小妹小蓮當即來相伴。我四人分隊。亦列於諸賓跳舞場中。一爲獻技。當不致令彼邦人士笑我。支那無人姑娘請速更衣。不觀彼輩。正如蝴蝶穿花。耶。珠光辭曰。頃蓮妹來儂已固辭。實不善此技。徒取笑耳。與固誓之。俄而小蓮亦來。強玉樹。朱與小蓮固皆有用意。而珠光見小蓮苦纏玉樹。疑玉樹或願與小蓮跳舞。因已在此。故却之。不然。倘玉樹果不願。小蓮亦未必如是苦相強。玉樹見朱與逼珠光甚。珠光無法。推托雙頰。乃飛紅亦疑珠光或爲我在。以朱與不知忌避。故心急而面乃頰。不然何以有難薄同國同學之意。且亦時常至彼家。四人正在此各懷心意。急切不得解決。適俠君自花園與朱與母散步。回至此。因問其所以。乃向小蓮曰。不跳舞亦佳。何必事事必全仿效他人。吾國人特性。最喜學步。如嬰兒乃爲應聲蟲之一種。此卽不能獨立之明證。最爲無謂。夫國有國俗。人有人性。本不相同。又奚必人如是。我亦必如是。玉樹君與珠光妹。旣不願跳舞。何必強之。君家款客乎。亦延客至家而難之乎。朱與小蓮向畏俠君。聞俠君語。遂各一笑。而罷。盛筵旣畢。賓客皆散。玉樹珠光俠君亦各歸。歸後數星期。玉樹珠光未曾相見。而兩地同心各有隱怨焉。

一簾花影滿地。苔痕珠光晨粧初竟。倚窗觀書。忽聞鸚鵡呼曰。秦姑娘來矣。珠光乃急放書出門迎之。見俠君從花徑中行來。珠光俟之廊下。遂驚其手入對坐窗前。俠君曰。近日晤玉樹君否。珠光長嘆一聲曰。姊問玉樹乎。數星期不見矣。彼向本不隔兩三日卽來。妹處今久不至。必有故。彼不來。妹不便自往。然妹心甚懸懸也。自在朱家。

別後。妹見彼。隱有不適於心者。且朱家小蓮。近日時道玉樹。并云常往玉樹許。妹故不得不避嫌。妹正欲邀姊同往。一視彼。俠君曰。小蓮爲人。妹豈不知彼言何足信。正言時。婢送一花箋。至珠光看箋中。一束一束。均是紅色。勿忘我。花顏色鮮麗。香味郁濃。而珠光視之。轉覺花太嬌豔。若不甚悅於心。隨問婢曰。送花者何人。有無名片。信箋何以若是含糊。婢曰。名片箋筒一概俱無。但令送花人口述。係朱少爺命送來者。珠光聞朱少爺三字。心大不快。轉問俠君曰。外國人送花。都有表示意義。妹不甚清楚。姊亦知之乎。此人所送之花。有無表示乎。平時常以小蓮意。餽物事。妹均却之。茲又贈花。其意何居。俠君曰。以此所送之花。斷之勿忘我。花蓋表示愛戀。吾妹已到極點。所以全用紅色者。亦表其愛戀意耳。珠光聞俠君言氣乃大湧。隨手擲花於地。將欲蹴扁其箋。俠君曰。仲尼不爲已甚。此亦何必。西人本有不受之例。或謂爲不敢當。盛意或表示不願相爲贈答。妹今亦效不受例。令來人賈之。返不愆乎。毀之顯妹太暴躁矣。不合女子身分。珠光曰。妹一時憤急。誠過矣。遂命婢曰。善言令來人轉攜之。回可也。婢捧花箋出。珠光紅淚瑩瑩。鮫珠斷線。錯落墮襟袖間。謂俠君曰。姊乎。此無怪玉樹君之不來矣。不來之故。想必此荒儉有以致之也。妹欲白其心於玉樹君。恐玉樹君必未能遽信。妹爲之奈何。俠君曰。妹無須快快。此事姊任之。我當自往。晤玉樹爲妹剖白焉。說罷。遂辭珠光出。珠光留之已不及。

玉樹自朱與家回後。心中總覺不能適然。多日來。輾轉思維。恍惚不克自主。思往日均我往訪珠光。珠光并未嘗常來視我。縱來時。未必同俠君來。窺其意亦不過尋常友朋交際而已。我之癡心。遂以爲彼亦與我同。近日朱與

又時向我懇懇道彼與己之情懷。今朱與又購名花贈珠光。兩情真似密切者。由是觀之。真諺所謂人心隔肚皮。心隔毛。雖然。吾亦何能怨珠光之無情於我。人各有其所志。非人所能強之。屈己以從人。況情乎。我又何能強珠光之必用情於我。第珠光不應與我相見時。則又似有無限深情者。我不以無情於我。惟珠光怨我。特怪珠光以優美精粹之好女子。愛情既有所專注。何必復用委蛇圓滑手段。再點綴他人。我殊不解。忽念臨行時。老父腕腫。囑我勿誤入色界。言猶在耳。或者所謂色界。卽此我奈何。背父訓而誤入之。從此放大光明。得大解脫。豈不省多。少煩惱乎。反復計較。覺己之所見。極是男女之間。兩相愛。則情生。我愛彼。彼不愛我。烏得言情。彼縱爲安琪兒。與我何涉。譬如畫裏真真。百呼不應。不過一美術品耳。我自今其與珠光愛情絕乎。我未見珠光以前。不猶是我乎。今後直認爲未曾見珠光可耳。又何牽掛之有。玉樹恩如是。想。豈知人之腦筋。如白色物。一經受染。雖萬濯千磨。無能復還。其本素。玉樹此時。縱故作多番排遣。乃愈。詎正所以愈。迎心中。周而復始。倏而清醒。倏而又縈繞。如牽絲拋物。拋之愈遠。愈力。其掣轉之力。亦愈速。玉樹之與珠光。亦類此。轉念以珠光平日與我之情。似非薄者。彼與朱與。有無情懷。究在我目中。觀之。或者不無妄爲揣測處。朱與之言。乃男子對於女子大半好。自爲此快意之詞。以誇示同輩。未必卽足爲憑。至於贈花。珠光與其妹小蓮同學。亦屬交際之常。又何足介意。其不常來我處。來必與俠君同者。正珠光自留身分處。此其所以爲珠光我錯怪之。幸未當面設珠光知之。豈不委屈萬分。我到覺心甚不安。則又恨不得卽刻往晤珠光。將多日苦衷。一一爲之伸訴。旣而以爲冒然自去。到覺無可措辭。朱與贈花。



借以表示我亦何妨。惜花以表示我之衷曲。且看珠光對於兩處。贈花意旨。作何態度。答覆想定。乃呼羅春入市。購花。羅春言曰。公子瓶中花。今晨方由市中擇最佳者。購回。插未半日。花正鮮豔。似無須購。玉樹曰。爾且勿問。速照我所須用者。購來。遂告羅春。何色何花。須與購回。玉樹見花甚美。麗香正馥郁。大喜。遂潑以淨水。覆以素巾。命羅春送往白姑娘處。羅春聞花乃送與白姑娘者。乃言曰。僕有一言。敢告公子。公子臨由家動身時。老主人曾囑僕善事公子。腕腕以公子求學為希望。數月來。僕見公子與白姑娘常往來。功課亦不似從前整密。僕不敢謂公子因白姑娘而費學。況白姑娘賢淑。亦頗有益於公子。第公子年輕。白姑娘亦甚幼。瓜田李下。未然宜防。今日送花。似不甚合於理。望公子諒之。玉樹聞羅春言。深以為是。乃謂之曰。我與白姑娘友誼。交際各人都謹以禮自守。爾勿為我慮。我斷不能違。老主人命。稍有不規則行。為且白姑娘尤高尚純潔。爾亦不宜妄事揣測。以褻瀆之。勿多言。送去可耳。乃作一短簡。畀羅春。羅春乃遵公子命。將花送去。一路思我家公子乃正人。白姑娘亦淑。女公子言友誼交際。到不若能撮合之。為我家少夫人亦大佳事。羅春既作如是想。轉又樂公子與白姑娘往來送花之意。乃反為之大快。

珠光自俠君出門後。心中感俠君。至不可名狀。覺悔不早。即與之言。我之心不致至今。尚不白於玉樹君。省受多日痛苦。正設想時。婢又攜一花巾。呈上。外一小花箋。解巾視花。係百合花。與常春藤。珠光向來最愛白色花。最不喜紅色。於是大喜。未視簡。即知必玉樹送來者。急開緘。見書中并無多詞。大意表示其自己誠篤。且疑己之不

能相諒轉以疎遠。珠光閱書畢，悲喜交集，將花親供臚瓶中，重賞羅春，令回謝公子私幸。己心亦將由俠姊代白矣。於是心轉大安。

第四章 驚書

玉樹剛命羅春送花去，俠君即至。玉樹迎之入，俠君并不作寒暄語，即喟然曰：人生煩惱無一不由自取，你二人各取煩惱，乃牽而累及我，且你二人均爲成人，尙若是孩子氣。三日好兩日惱，亦真好笑。玉樹君我初不解你與珠妹，又因何事齟齬致珠妹長日淚珠洗面，若有大不能白之深冤者，我料你二人無所謂，就是亦無所謂，孰非以我爲你二人設想，即問之你二人誰亦說不出其所以然。其實你二人皆名爲作繭自縛，直是何苦。我實告君，頃我在珠妹處，珠妹百無聊賴，恨無以自解於君前，恐自解之轉不能邀信於君，幾若有天大事體，萬無從了結者，然特倩儂爲君道其意，以期見諒於君，究竟是莫須有三字，實不值一笑。吾今爲君言之，君亦當笑珠妹之太稚氣矣。說時以目視玉樹，玉樹未發言，兩眶早不禁發爲紅暈。對俠君曰：姊知今晨朱與市花贈於何人，俠君曰：儂知之，頃吾在珠妹處，見有人送紅色之勿忘我花與珠妹。玉樹曰：是卽朱與送者，然則珠妹受花何如。俠君曰：君以珠妹受花乎。玉樹曰：奈何。俠君曰：珠妹見花，問爲朱與送者，乃忿然欲碎之，且將損其簪，還是儂阻之，却其花去矣。玉樹聞未受朱與花，心頭一片石從萬丈懸崖突然落下，頓現愉快之色。俠君微窺其意，乃微晒之。玉樹乃謂俠君曰：俠姊乎，吾負珠妹吾之罪也。實告吾姊，吾於珠妹，直不自知其心境之所以然。我惟覺天地之大。

世界人類之衆。而吾目光。心意中。祇有一珠。妹。料珠。妹。目光。心意中。亦應祇有一我。乃竟於朱與家跳舞會中。見珠妹。尙與朱與相周旋。疑珠妹。似不僮有一我在我。原不敢怨珠妹。心目中尙有他人。特自恨太癡。是以疑雲陡起。轉自退省。因之忍心計與珠妹遠。其實何嘗片刻忘。今知誤矣。吾誠負珠妹。俠君曰。君先時自知爲癡者。儂到謂爲君將晤。此時君意謂之。晤我反覺君與珠妹。均轉入於癡。雖然癡與晤且不論。君試思。君有何權力。禁珠妹。心目中不有他人。君又有何資格。能禁珠妹。形迹上不得與他人往還。君既無此權力。資格。足以禁珠妹。而珠妹不第已爲君所禁。心目形迹。均不自知。若受君範圍中。君尙冤之。珠妹。其何以堪。玉樹聞至此。不禁淚隨聲下矣。俠君雖豪邁。以巾幗而毫無兒女態者。兒女之情。亦不禁爲之動。覺世界之最。有勢力而能開金石。移山海。左右人心於不自知者。誠莫情若也。爲之歎。歎不已。俠君與玉樹正相對無語時。羅春適由珠光處回。述珠光受花時情況。並稱珠光重賞玉樹。覺已與朱與同一贈花。珠妹之相待。乃大有逕庭。深悔先時妄疑爲大錯。乃留俠君。命羅春往請珠光來。以解多日闊別之思。

庭花欲笑徑草生。香聲報到芻尼爆燈心。於昨夕一一飛來。烏鵲駕橋影於長空。蝶聯翩兮雙隊。鳥啁晰兮和鳴。舒將萎愛葉。露凝歡苗。解激楚酸肝。味回枯舌。天地皆合佳氣。籬櫳悄入春風。斯時玉樹覺一室溫。塵寸衷軟化。凡入於眼。簾達於耳。鼓一一均有喜氣充盈。自命人去後。玉樹時坐時起。時繞室而游。時出門而望。雖俠君在坐。亦且幾忘。無何珠光之車聲已碌碌矣。玉樹急迎於門外。珠光降輿。笑容滿面而淚漬盈眶。兩人并行入室。珠

光見俠君急走至俠君前緊握其手若有無限感激之意特纘蓄於中半胸一字亦不能吐轉面玉樹亦相視無一言一室之中無聲響者移時俠君乃言曰珠妹今日當更樂玉樹君多日來亦甚苦矣珠光聞俠君言視玉樹良久不覺欬欬然先向膺於眶中之淚至此乃點點界香顯而下玉樹此際心殆較炸諸油鑊中尤焦灼十倍幾欲忘形從衣袋中取出手帕將前爲珠光親揩淚痕珠光亦見之急避去至溫榻半靠之而掩其面蓋抽咽不能舒其氣矣玉樹猶癡立類木雞俠君調之曰珠妹勿哭速起看顰兒所說呆雁又來於是珠光始下其手於面見玉樹正癡癡以全神注定己身不禁梨渦霞泛汪汪秋波爲之噉然一笑俠君曰妹看是呆雁乎還是雲中之鶴乎玉樹不解雲中鶴之謎語問俠君俠君述珠光向謂玉樹爲矯矯雲中鶴故以此調之玉樹始晤珠光手冊中獨鶴丰姿詩句乃有謂而云然也俠君玉樹珠光三人既相敘甚歡三人覺今日之樂樂乃無上蓋人以樂境必由苦境轉出乃始覺得爲真樂苦樂兩境相比而來則此時之樂其滋味愈濃而卽先時之苦轉因此時之樂而回其甘此時之樂之甘醴醴然皆先時之苦之餘味以此餘味而曲包之樂之味彌長而苦之味尤長三人正嘗此滋味無從辨其爲苦爲樂時忽羅春送上一函云秦姑娘家書秦姑娘房中僕人送來者俠君接書拆閱之乃俠君母夫人所寄玉樹珠光齊問書自何來俠君云母寄來者玉樹珠光均起立問俠君母夫人安俠君謝之又問書中想皆平安語他有何事俠君曰無他吾母因吾弟婚事家鄉無甚合宜者囑吾在外處留心或同學姊妹中物色之耳玉樹君同珠妹皆當爲之留意玉樹珠光均諾之又談良久乃各散

層層綺障。右拂左縈。寸寸宛結。絲千纏。萬綺玉樹與珠光。自經兩釋其疑後。情網乃更深。一重形迹。不防人妬。死生幾與心期。一日又至。派克爾公園。復尋當日相遇之處。時已秋深。溝中芙蓉盛開。豔麗如綵。柳已新黃。菊方耐冷。曾幾何時。燕語深。鶯聲嘒。已香不可聞。惟草根石罅。唧唧寒螿。如怨如訴。在在助人淒惻。玉樹與珠光。於菊花圃畔。柳樹陰中。愴然并坐。二人睹此秋光。慘淡蕭瑟。回憶初晤面時。春光明媚。景物清和。轉眼之間。已見萬象頹彫。百花零落。歲月之不可留。人生之能有幾。時序之由春而夏而秋。亦即人之老將至矣。自秋至冬。爲時尤速。亦如人既老矣。其去鐘鳴漏盡時。直剎那間耳。二人觸景生情。悲不可仰。此時二人各懷同一心思。覺流年似水好景如梭。人壽幾何。韶華乃如粒珠。寸璧虛擲。拋不且辜。負吾兩人不相遇。則亦已矣。既相遇。不相知。則爾爾我我。北其轍。南其轅。背道而馳。蕭然陌路。亦甚脫然。乃無端相遇於數萬里外。又無端默會於一寸腔中。不爲炭爲冰。偏爲膠爲漆。偏又各有一心。又各不能遽出其心。以相示。相知之苦。且甚於不相知者百倍。此時兩人胸中本有萬語千言。已堆擁喉際。奈即此唇吻。間分寸地。若關防甚嚴。一字亦不能越之。而出其所欲言之意。在自已心中者。甚覺條條有理。頭頭是道。惟一將使之。祇至舌尖。反不能成其篇段。舌且如蠶蠶矣。兩人枯坐幾數十分鐘。思潮起伏。各不知若干度。胸膈間動跳。至於已之耳。亦得聞其聲。及至無可奈何。轉將各人胸腹內正文一概拋撇。搜索枯腸中一切釘釘之語。聊以塞責。而作此敷衍文章。頗覺枯澀無味。兩人於是乃又各生疑慮。在珠光以爲我之心業經挖出。捧而盡獻於君前。并無一滴餘瀝。血留在腔子內。他奈何尚不見究。不知他還有何願。

慮此事在吾祖國中。或恐招物議。今在此邦。此邦人本以此爲男女間正當儀式。或者尙有未能洞於心。平在玉樹以爲此種事。安可造次。珠妹與我原可以無庸再爲審顧。數月來我二人已可爲披肝瀝胆。但茲事未出諸口。似覺毫無疑義。及須出諸口時。又恐倘被珠妹推托。則未言之先。滿載希望。雖不知結果如何。而總覺美滿。既言之而或被拒。我之希望絕矣。希望絕我之生意亦隨之而盡。故我將言未言之際。正如囚人待決於生死未定之頃。遠自視爲人。既言而不可是已。宣告死刑矣。焉得不躊躇。兩人各具一種心理。是以日復一日。固無日不以此事爲事。究不知何日始能解決。及至萬不能再忍。遂各思得一法。欲求解決之方。舍姊其誰。兩人私自計畫。乃不期正同一日。玉樹挾此意往訪俠君。剛至俠君處。珠光亦至。俠君見兩人先後至。又非同來。知必有事者。乃調兩人異室。而各問之。俱各道來意。俠君於是合二人於一處。笑謂之曰。爾二人乃真不約而同。玉樹珠光則皆羞暈不可仰視。各低首幾欲至地。俠君猶欲調侃二人。忽羅春手信一函。尋玉樹於俠君處。呈之。玉樹視封面。知爲老父手諭。乃急拆視之。不禁大驚失色。昏倒於椅上。面白如紙。氣喘急不能出。於是俠君珠光均大懼。不知所以。以爲或玉樹家有大故乎。不然不至如是驚恐也。昏時書猶持於手。俠君珠光以係玉樹家書。未便取視。良久。玉樹醒。淚珠滾滾。目視珠光。睛不少轉。俠君曰。君之家書云何。能示吾等乎。玉樹長嘆曰。吾何面目見吾珠妹。吾罪萬死。說時復昏。俠君急呼羅春入。令出玉樹手中書。看究竟何事。乃人雖昏。手握書至固。指壁不得開。而牙關則愈緊。呼救良久。復少蘇。而精神恍惚。氣息微殆。惟將此書。則牢插於懷。秘不宣示。俠君與珠光皆不知何事。惟珠

光以玉樹有無面目見己之言。知與己有關。然不悉何故。乃與俠君令羅春謹將玉樹扶至車中。載回廝所。玉樹去後。珠光與俠君。揣議書中事。終不得其要領。俠君見珠光。淒惻可憐。香艸嬌頰。乃撫之臥於榻。少將息。始送歸。

## 第五章 蓮心

良緣鬼妬。深孽心磨。玉樹既得家書。百憂煎心。萬苦沸腦。朱顏玉貌。立見銷沉。鐵骨強筋。頓爲疲茶。羅春侍之。回廝已憊。不能與自是。乃病昏昏。不知人事者半日。始稍蘇微。啓其睫。見羅春侍立床後。已埋深愁。中忽轉眸。見面前有一苗條小影。默然悄立。頻以巾拭其眶中之淚。玉樹急欲起挽其手。特身重如千鈞。自舉毫無力。惟嘆息曰。珠妹何時來。予何時回。廝均不自悉。勞妹久立於此乎。余以悲苦萬分。雖然此事。奈何說時。眼中淚珠。彷彿急雨中檐溜下。墜成線。不能分點。此番急痛之淚。已頃泄而出。心內覺少清。乃舉目視。悄立人乃仍然。悄立却非珠光。乃小蓮也。心內滋不悅。覺珠妹何以反不來視。吾病小蓮。又何以得知吾病。而竟來此。旣而復大驚。以爲或者我在。俠君處。昏時我手中之信。爲珠妹所見。彼旣知吾家書中事。自然不便再來。我處此時。珠妹之心。更不知若何。怨我恨我。從此必不理我。甚且必不再見我。珠妹知我之自怨自恨。較吾妹更甚乎。然則此事究竟。我絲毫不知。妹何能怨我。恨我。轉念我先時。雖昏不過。覺得頭沉目眩。身頰氣促。不克自支而已。心內却甚清楚。我記我緊握我書。未敢稍鬆。後尙知羅春欲取吾書。吾牢持不放。將書塞入懷內。彼等確未曾見我當時。亦並未失口。彼等斷乎不知。然而我回廝時。却又迷惘殊甚。至廝且不覺彼等得見吾書。亦未可定。則又不禁心戰。轉思無論如

何此事吾必緊秘不宣。然後再爲設法。必得我與珠妹志願能遂。然後已。玉樹斯時祇暗中自爲設想。並不與小蓮語。又隨呼羅春。問白秦二姑娘見書與否。春對以未。玉樹心乃定。小蓮立已良久。見玉樹顏慘爲灰。眉縐成結。知其心中痛苦不堪。其與珠光真有不可解礙之勢。芳心輾轉。欲使己之愛情。暖玉樹對己之心。將玉樹與珠光之熱度。必令之降至冰點。而止男子之心。總易活動。惟我當用何法以處理此事。斯不能不煞費一番苦心。欲費苦心。則我之對於玉樹。必先曲盡其溫存軟媚手段。然後方可徐徐着手。斯時玉樹心專在珠光勢所必然。彼雖百倍冷淡。我推拒我。卽極言之。彼奚落我。怒斥我。我亦必甘受之。然後俟其心回意轉。再以計離間。珠光怕他等不入我之彀中。於是小蓮乃以輕微低細之音。問玉樹曰。君覺此刻心內若何。當稍甯貼。先時妹遣人送食物與君。人回道。君病甚。故特來視君。君病何自起乎。君無以孤客病中爲苦。妹當常來侍君。疾有所欲。告妹。妹自料理之。君無虞乏也。玉樹曰。謝君厚意。余無所需也。則亦無敢煩君。余此時心中煩悶已甚。請君回愈後。當親往致謝。小蓮於是乃索然退。然仍自俟於外廂。時時存問。不少懈。飲食需用。調養醫藥。一切物事。無不整備。適宜。無絲毫欠缺。頃刻俱齊。全意氣懇。體貼周到。玉樹亦甚感之。而俠君亦遂來見。小蓮正在此料理諸事。俠君豪爽人。初不爲意。以爲玉樹與其兄同學之誼。彼來視其疾。在禮亦當。乃與小蓮相見。小蓮問珠姊何以不來。蓋亦頗訝。珠光之不至。未知何故。俠君入室至床側。玉樹見俠君至。乃舉頭視俠君。身後以爲珠光必同俠君來見。俠君身後并無人影。遂長嘆一聲。淚復如雨。俠君曰。玉樹君。勿悲。君家書中究何事。致君悲恐如是。能舉以告我乎。且累君



之意。中人亦委頓不起。如喪失魂魄。狐疑不能決。君回廝後。渠亦遂暈良久。予始以車送之歸。頃余自珠妹處來。彼始少醒。急促余來視。君彼猶欲力疾來。乃不能坐。起余固止之。乃已。並懸懸君書。特甚。玉樹曰。俠姊。我在姊處昏絕時。曾有何言。弟當時已贖。不能自知。姊猶能記。能告余否。俠君曰。君無他言。惟言無面目見珠妹。故珠妹心疑。必與己有關。特不知所以。然料必非佳兆。是以亦惶懼不知所措。因之亦病。心疾矣。心中甚怔忡。不覺耳。玉樹曰。書中却無他故。不過家嚴慈欲令弟旋為弟論婚。第一時皇急。故至如是。此時轉念父母尚未為我與人訂婚約。我何必如是作急。此時亦覺前此可笑。然亦是我與珠妹關係太深。感情太重。不期然而然。俠姊乎。姊為我兩人受累。弟心實不安。後當再與珠妹泥首傾心。長跪姊前。以伸謝悃。此際還求吾俠姊速至。珠妹許道。弟意且告以弟病本無。此時已霍然矣。姊少憩。弟命羅春駕車送姊往。吾少瘥。即往視珠妹。請珠妹善保千金軀。吾必不至負珠妹也。俠君曰。君意。吾能為珠妹曲道之。君亦善自珍攝。吾即去矣。吾恐不得每日來。然隔日或數日當來視。君說時。即匆匆去。

斯時小蓮在外。願聞之。寸心中。酸。甜。苦。辣。一時并集。不知妬也好。羨也好。恨也好。真有難以爲情之處。轉以人謀者。以忍耐爲代價者也。頃間默計。自是不二法門。因念適聞玉樹與俠君所卜之。其中必有深故。以意斷之。玉樹家書中。必言已經與玉樹定婚。故玉樹若是悲苦。然聞其語意。蓋尙欲瞞珠光。不使決裂。以期有他法圖之。我此時最要之。着莫如探取玉樹家書中。隱秘俾珠光得知。以絕珠光。望然後珠光必恨玉樹。愚己而與玉樹絕。我

再用情於玉樹則玉樹必傾心於我自能以設法以退其家所議圖婚於珠光者轉而圖婚於我好。在玉樹家中所議婚之人料必未爲玉樹所見各不相知情於何有我雖不能如珠光之爲玉樹所篤愛而珠光已不屬於彼則不得已而思其次自可折轉其情以施之於我亦勢所必至想罷覺此一封家書未始非我與玉樹姻緣符券而爲珠光與玉樹絕交書也思至此則大喜以爲天下事所以有竭全力而去之愈遠者有着手生春而舉重若輕者善投機與不善投機之故耳世人才力大槪不相出入惟投機之目光手胸有銳鈍敏拙之區別而事之成敗亦因之大相懸殊我今有此機而不投非愚則弱於是乃悉心力以盤算此事而外面之用情於玉樹者乃愈深而且細玉樹本多情而不忍負人者向雖絕無愛小蓮一點心至此亦未免有情又以珠光病總不愈詎未能來俠君雖來直是朋友交誼絕不能事入徵是以玉樹耳邊心下惟小蓮得以於溫柔體恤中以蜜浸其脾以餽滋其膽不期亦自覺其甜適又數日小蓮見玉樹與已此際雖絕不能驟望其有蜜和油膠投漆之資格然黍谷回春魯戈返日大不似先前之如水浸石如火燒金小蓮至此乃愈喜遂暗念果有日到爐火純青之候九轉丹成爾時消受甜蜜溫暖之歲月嫵媚溫婉之郎君則理髮薰衣樂趣大足償此一番磨壘削杵苦心乃喜極且欲涕零不禁一縷酸辛直從丹田透出鼻管又轉入淚泉奇刺不可耐既而又思我爲奪婿搖光遂勞一場隱戰諒必終獲勝利乃以目偷視玉樹見其酣睡正濃雖病中形色大減榮光而長眉細目圓準方頤髮黑如絲面白如玉帶幾分病容尤爲嬌怯可愛而清瘦又可憐幾欲俯身枕畔就其唇而吻之不自禁愛火中燒面熱欲燙

雙頰亦透手撫之。幾自烤。心念此乃我之戰利品也。得此南面王。何與易哉。雖然。苦珠光矣。珠光若彼時。若見我二人比翼連枝。雙飛雙宿。必不能復以世界上。還有彼之生趣。不出於自殺不止。雖然。珠光無怨我。當此一生幸福之所在。烏能復講一讓之。惟各憑能力。各認天命而已。然我奪其一於珠姊。懷中將來自還其一於珠姊。意外當亦與其懷中原有者不多讓。珠姊亦未始不可滿意。正想時。玉樹已醒。

小蓮營婢進盥漱奉羹湯。畢事玉樹。心中頗適。乃謂小蓮曰。蓮姊如是厚情。高意。吾將何以酬報。小蓮曰。君何言此。君去家數萬里。舉目無親。病中況味。最不能堪。妹家在此。凡物皆便。君何多心。惟妹視君。有惟妹視君。孤單心滋痛。故覺待君。病心差安耳。於是小蓮且言且就玉樹床側坐。玉樹側身讓之。二人乃款語密密。各吐衷情。小蓮因以無意。問及家書事。斯時玉樹與小蓮閒話。小蓮舌粲蓮花。添枝綴葉。玉樹聽已忘情。小蓮問曰。君家書何與珠姊而秘之。頃間與俠君言。妹思徒秘之。不若速設法為尙。君能賜一閱乎。玉樹聞小蓮云設法。甚合己意。乃直從衣底撈出。與小蓮看之。小蓮且看且言。玉樹直聽小蓮語。亦忘索書。回惟微嘆不言。乃為時約十數分鐘。玉樹復倦鼻聲。又胸胸起矣。小蓮見玉樹復睡。遂止不語。詳看其書曰。

玉兒悉。常接兒信。知兒身體日強壯。學業日進益。予喜甚。惟予與兒母皆老。思得佳婦。尤望抱孫。日前予已去函吾國京都。商之爾岳氏謝公。乃予當年為兒指腹為婚者。後以彼官輦下。我販海南。因之未得過禮。拜音信亦疎。茲有友人自都中來。道及謝公小女才貌頗佳。刻已成人。予與兒母議定。先函謝府。俟覆信。擬即過聘禮。

明歲思卽爲兒完姻事了。予向平願餘不多囑。父字。

小蓮看畢竊喜如奉詔勅。且書中言與謝家尙未過聘。急爲設法。確有可圖。轉視玉樹。睡甚沉。遂欲將書納入自己懷中。以待示於珠光。忽聞門外有脚步聲。伸首從玻璃窗外視。見珠光同俠君已由草徑款款而來。將升階矣。乃思此書由我出與彼視。未免太着迹象。且玉樹知爲我所洩。必恨我。今彼來正好令其自見。急將書鋪放於玉樹床裏側被上。俾至床側卽可見。珠光來必至玉樹床前。吾先出告以玉樹正眠。令悄悄勿至。驚醒則恐見書在被上必急收起。收起則珠光仍不得見矣。於是急出室外。告以玉樹睡正酣。可輕進勿驚之。珠光忽見小蓮心中隱然不快。似不欲與之接談。小蓮亦似見之。徑與俠君語。珠光自進玉樹室。直至床前。視玉樹見玉樹側面內向形容凄惻。不禁心痛欲裂。忽展眼見床裏一紙。遂輕輕拾起看之。卽前日之書。閱竟心內轉開。朗病體反覺清輕。遂佇立床前。直視玉樹。移時不知芳心中有何想念。急轉身出。謂俠君曰。玉樹君已睡。吾輩且去。勿擾之。俠君尙欲少坐。待玉樹醒。珠光已再出門下階矣。俠君亦只得隨之。俠君不解。而小蓮則知其故。暗自賀其成功。

## 第六章 同病

嗟乎。華鬢。惻。利。天。中都。成。小。劫。惆。悵。悲。涼。增。裏。誰。見。此。心。珠。光。旣。見。玉。樹。家。書。後。集。悲。不。覺。填。膺。吞。聲。自。拌。飲。恨。俠。君。伴。之。行。屢。有。問。不。知。答。微。見。其。身。震。戰。如。秋。葉。神。恍。惚。如。游。絲。二。人。上。車。俠。君。令。徑。至。珠。光。寓。珠。光。下。車。幾。不。能。成。步。俠。君。扶。之。入。室。令。眠。於。榻。一。語。不。能。發。雖。俠。君。勤。懇。慰。問。惟。有。閉。目。搖。首。而已。俠。君。見。珠。光。面。容。慘。白。



世界之真情。乃見衆生之罪過。亦輕然以我意斷之。玉樹絕非其倫。況以小蓮與珠。魚目何足相混。玉樹胸中豈漫無涇渭者。思定遂回料理自己功課畢。卽擬往訪玉樹。

嘗珠俠二人去後。玉樹睡醒。小蓮告以珠光俠君同來。以君睡故去。未擾君。玉樹忽見家書在被外。大驚。問珠光見書乎。我真一時失檢。乃惶急無措。小蓮念因我索書。致爲珠光見。玉樹必牽怒於我。轉恐失玉樹歡。惟我之意。祇求珠光得見斯可矣。今既見矣。何必定告玉樹。且玉樹一知既爲珠光所見。必且急與俠君珠光計畫。我轉無從中着手餘地。想定乃曰。彼等未入臥室卽去。君書確未爲所見。玉樹心乃定。小蓮曰。君徒秘之。終非了事。急以設法爲要。玉樹曰。設法奈何。小蓮曰。必先函稟君之尊翁暨太夫人。趁與謝姓聘禮未過。婚約未定。速退之。君第稱在此已有人爲媒約。將與某某定婚。因不知家中先有指腹爲婚之事。故出此。正函稟此間訂婚事。家訓適至。玉樹曰。恐被父母責奈何。小蓮曰。父母責何害。不較誤事而失前途。一生幸福爲愈乎。玉樹曰。然則旣如此辦法。不妨直與珠光說明。免得生出許多轉折。小蓮曰。君誤矣。男女婚姻事。豈同兒戲。珠光知君已有婚。而爲己退之。當必不肯自失其身分。且能退與否。尙不知。苟退不得時。彼不更難以爲情。玉樹曰。吾必以退得爲止。父母見吾志已堅定。亦無如我何。亦必從我。至於謝姓。又豈能以女兒強字人乎。安有不能退之理。小蓮曰。何如暫秘。不着痕迹爲妙。爲珠光留地步。俟有家信來。彼處婚已退定。則珠光當有何異辭。況珠光又非有第二人與君爭情。場一席地。君何慮有他變乎。玉樹曰。然則吾之家書中。卽說明將與珠光結婚。不更了當。小蓮曰。是更不可。珠光

性氣高傲。知此事爲退父母所議之婚。而自己自由結婚。將來何以自解於翁姑前。必不願爲。況不與之商妥。君二人又並未明定婚約。遽捏其名稟之堂上。尤爲彼所不欲。以我愚見。即先行稟知君之二老。准能退謝姓婚後。自易區處。惟君之家書中。措詞宜懇切。謂絕不願與謝氏女。不知誰何者爲婚媾。則君之二老愛君。不忍拂君意。必能聽君。玉樹深以小蓮爲善代己謀也。遂書函稟之父。請先退謝氏婚。

玉樹既發書。以爲千妥萬安。此計爲最得。心乃極慰。病亦漸輕。惟望珠光之來已處。仍與之如常情話。以破病裏無聊。轉覺愈樂。珠光倘尙介意。前此未及見之書。吾曲爲解之。彼見我實無他故。我再隱微中。示以實在。俾知吾病一愈。即可與之定婚約。珠光心當亦可安。乃數日不見珠光來。并俠君亦不至。心乃滋不甯。小蓮又不。在。益覺無聊。正思念間。忽門帘啓。見俠君來。玉樹乃大喜。問俠君曰。姊何以數日不來。前弟睡時。姊與珠妹來。未得見。至今尙歉。珠妹何未來。俠君曰。珠妹此次之病。較前爲尤劇。病即彼日來。君處而得。至今有加無瘳。君尙不知耶。彼日我即擬來告君。適因校中有考事。忙碌未克分身。今方畢事。即來視君與珠妹疾。頃由珠妹處來耳。君今神色頗佳。善且似有適於心者。玉樹曰。無他。吾今能坐起。操管作家書。覆前此來論。前書命弟回家爲弟議婚。吾不已爲姊言乎。弟今已覆稟云。已在此間有人媒灼與某女士結婚。不必再議他姓。吾想遲遲。當有覆書來。吾即可與珠妹訂婚約。豈非吾至快事乎。俠君曰。然則何僅言與某女士結婚。不朋說珠妹乎。玉樹曰。弟初本欲即說明珠妹。後小蓮勸弟。恐珠妹尙未曾與弟訂婚約。遽然說明珠妹。不願俠君曰。君此話。我誠不解。珠妹又不願。

與君結婚而君強之。又非有他種私情不堪告人之處。必用隱秘。君與珠妹訂婚事。正當稟明堂上方合道理。珠妹何不願說明之。有小蓮教君行此詭秘。究何用意。玉樹本當惶急萬分。不得主張。時故以小蓮爲然。初不知小蓮有陰謀也。茲爲俠君所詰問。乃語塞。覺實應稟明。且不稟明。轉足致父母之疑。乃深悔於是一團高興如火苗。爲水勢所壓。頓爲之息。其餘囁嚅無以措詞。俠君乃愈疑其爲小蓮。遂視玉樹立覺其爲非人。乃大怒斥玉樹曰。吾初深重君以爲君必非尋常汗濁穢亂者。流乃今知亦楊花水性薄倖成名者。我不善認人。誤累珠妹。而思爲君二人撮合。山早知君心可三。意可二。珠妹力與君牢作同功之繭。我豈不能爲之理其緒而斷其絲。何至令他今日多此無謂糾纏。陷身於苦惱悲慘之境。而不之悟。君休矣。玉樹見俠君怒已。冤乃無處可訴。惟曰。姊責弟。弟不解罪。犯何條。弟於珠妹。祇知有此一顆心。坦白不容雜一毫渣滓。吾姊無論若何怒我。自問對於珠妹。無半點內媿於中。姊亦當諒之。俠君曰。君勿強詞。我却無暇爲他人吃青梅子。令齒牙俱倒。嚼此無謂舌根。對於珠妹。有媿無媿。與否。君自知之。遂不俟玉樹畢其詞。卽拂衣而去。

冤戴覆盆心。盲坐鼓。玉樹見俠君不由分訴而去。乃負屈於衷。以被蒙其首。而大哭。哭已欲親往。珠光處。自剖白之。以頃吐胸中積苦。奈病體。癯傭強起。絕不能捫心自知。有口莫訴。時夜方靜。風雨滿窗。窗撥筆成病中相憶四章曰。

刻膺鑄肝永不消。一溝春水六灣橋。無端轉被秋心妬。風亦飄飄雨亦瀟。



海天茫。香感知音。融化雙心作。一心隔是重城。同是病。可憐兩地。傲孤衾。  
浮生飄轉。慨雙萍。難得風塵眼。賜青一語。溫騰肝膈。最無靈。是乞參苓。  
心苦。真如食麥。蟲滿腔。藥汁化腥。紅照人肝膽。初生月。那許纖雲翳。太空。

玉樹四絕句。既成。覺胸臆間所欲。頃吐者。千頭萬緒。如一部念四史。不知從何處說起。累楮不足以盡其意。乃以詩當簡。寫以花箋。封以錦筒。命羅春送。至珠光處。時已初更。

藥爐烟軟。茗椀香清。羅帳雙卸。銀鈎繡簾。重遮金鑰。角枕不溫。錦衾半冷。銷不盡香魂。芳心轉。團不成。好夢瘦。骨支離。珠光正。愁思不寐。萬轉千回。身世自悲。情緣拚了。忽聞隔室電鈴。亂響。婢已酣睡。呼之起。應門。守門者。門已啓。送進一緘。婢呈珠光。珠光拆視之。乃玉樹四絕詩也。迴環誦讀。意緒縈縈。暗道玉哥乎。玉哥之苦。妹豈不知。哥之心思。妹亦豈不解。妹之心思。吾哥當亦知之。解之。吾哥之肝胆。照人原來。皎如初月。無如天空。不爲雲翳。而雲翳。太空事到無可挽回。尙欲使萬牛回首。如邱山。何珠光此時。欲和以詩。或覆以簡。繼思我與玉樹。今後乃祇可爲友朋交際。凡出於愛戀之觀念。纏綿之周旋。皆宜屏絕。既不能暢開情域。自必當嚴設禮防。情絲萬縷。解之尙恐不及。奈何反欲結之。正宜運極厚利之慧劍。一一斬之。令斷不少留。一絲然後。此一點情根。方不至滋蔓難圖。否則險矣。思至此。則咬定牙關。掃除外誘。婢適請問來人候復何如。珠光於是慨然曰。令來人去可耳。乃去。字餘音未終。已哽於喉際。更爲變徵聲矣。

## 第七章 物表

半。簾。雲。氣。一。枕。風。聲。電。燈。之。光。因。過。烈。恐。夜。睡。奪。目。光。不。能。成。寐。乃。易。以。碧。琉璃。罩。室。中。都。成。慘。綠。幽。靜。陰。森。愈。形。黯。淡。窗。外。芭。蕉。聲。響。着。雨。彷彿。蕉。葉。即。室。內。人。心。所。化。雨。點。滴滴。打。在。葉。上。分。明。打。到。心。頭。玉。樹。自。遣。羅。春。送。詩。去。後。歷。一。刻。如。一。年。魚。更。三。躍。馬。路。數。條。羅。春。始。予。匡。裏。冒。雨。而。返。入。室。玉。樹。急。起。曰。羅。春。爾。回。乎。遞。與。我。看。白。姑。娘。病。勢。如。何。羅。春。曰。公。子。索。者。何。物。公。子。臨。遣。僕。時。未。曾。囑。向。白。姑。娘。索。何。物。者。玉。樹。曰。吾。非。索。物。難。道。白。姑。娘。無。一。絨。回。信。乎。羅。春。曰。無。之。玉。樹。曰。然。則。白。姑。娘。有。何。言。分。付。爾。者。羅。春。曰。亦。無。之。玉。樹。不。禁。心。灰。意。喪。愈。覺。不。能。自。解。於。珠。光。爲。天。之。下。地。之。上。最。伶。仃。無。告。之。孤。獨。人。一。線。生。機。如。初。茁。嫩。芽。忽。遭。春。冷。一。齊。萎。折。念。眼。前。惟。有。一。死。字。是。希。望。之。結。果。於。是。伏。枕。暗。泣。方。寸。之。地。有。無。數。鈍。劍。攢。刺。轉。嫌。其。不。快。利。愈。形。苦。楚。乃。揮。羅。春。去。自。分。從。此。將。粉。碎。身。心。陷。落。萬。劫。孽。矣。慘。矣。玉。樹。竟。夜。不。成。眠。病。因。之。益。重。

旭。日。放。晴。歸。雲。擁。濕。街。衢。淨。洗。樓。閣。重。新。俠。君。晨。起。粧。竟。往。觀。珠。光。病。勢。如。何。至。珠。光。處。珠。光。猶。未。醒。蓋。因。夜。來。接。玉。樹。詩。回。誦。良。久。乃。遣。羅。春。去。羅。春。去。後。委。實。心。不。安。轉。自。恨。太。忍。玉。樹。見。無。一。字。回。音。定。不。知。若。何。怨。屈。病。當。益。深。即。如。羅。春。夜。深。風。勁。冒。雨。遠。來。亦。并。無。一。語。安。慰。之。亦。覺。寡。情。於。是。顛。倒。思。量。一。縷。芳。心。忽。縈。繞。玉。樹。身。旁。忽。反。轉。已。之。腔。內。忽。與。玉。樹。心。若。遇。諸。中。途。若。兩。相。纏。攪。往。復。迷。離。展。轉。已。至。天。明。始。合。眼。睡。去。故。俠。君。來。猶。在。睡。鄉。婢。欲。呼。之。醒。俠。君。止。之。移。時。珠。光。忽。問。婢。外。室。誰。來。婢。曰。秦。姑。娘。來。看。姑。娘。珠。光。曰。何。不。喚。我。俠。君。聞。珠。

光醒乃入曰。妹。匪。甚。佳。姊。故。不。欲。驚。之。珠。光。曰。妹。雖。匪。實。不。過。閉。目。稍。養。神。耳。又。烏。能。酣。暢。哉。是。以。姊。來。恍。惚。中。尚。能。知。之。俠。君。曰。妹。病。今。若。何。幸。勿。爲。無。謂。之。牽。掛。以。自。傷。其。生。珠。光。長。嘆。曰。未。免。有。情。誰。能。遣。此。遂。述。昨。夜。送。詩。事。爰。出。玉。樹。詩。與。俠。君。閱。俠。君。閱。後。嘆。曰。玉。樹。君。至。今。我。轉。不。能。信。其。心。者。亦。自。有。故。昨。日。我。實。不。能。想。渠。乃。深。責。之。遂。述。昨。日。責。玉。樹。狀。珠。光。曰。姊。忽。誤。墮。玉。樹。君。玉。樹。君。此。時。之。苦。當。不。堪。言。再。寬。之。恐。不。支。玉。樹。君。無。他。心。者。妹。素。信。之。俠。君。曰。然。則。何。以。惑。小。蓮。之。言。珠。光。曰。玉。樹。君。之。不。善。小。蓮。久。屢。爲。妹。言。之。小。蓮。之。狐。媚。玉。樹。君。玉。樹。君。亦。知。之。實。無。慮。小。蓮。之。能。惑。之。也。卽。妹。初。亦。未。嘗。不。有。疑。心。然。而。釋。之。久。矣。嗟。乎。玉。樹。君。今。遇。此。無。可。如。何。事。蓋。猶。堅。誓。前。言。牢。定。此。心。必。求。徇。原。軌。以。期。達。目。的。地。癡。矣。玉。樹。終。必。爲。造。化。小。兒。所。弄。嗟。乎。玉。樹。君。前。言。何。可。再。誓。此。心。何。容。自。定。乎。俠。君。曰。然。則。玉。樹。君。終。不。爲。負。心。人。乎。珠。光。曰。妹。能。以。此。心。爲。玉。樹。君。保。證。雖。然。玉。樹。君。必。不。負。我。者。此。心。終。歸。於。不。能。不。負。者。其。勢。妹。終。不。能。不。爲。玉。樹。君。諒。卽。玉。樹。君。此。際。當。不。自。知。其。終。至。相。負。且。仍。力。期。於。不。負。玉。樹。君。乎。妹。不。惟。不。忍。怨。之。轉。深。憐。之。俠。君。曰。聞。吾。妹。言。妹。心。自。了。了。何。不。將。玉。樹。君。現。在。情。形。與。吾。妹。心。中。計。較。詳。細。爲。姊。言。之。珠。光。方。待。欲。言。一。時。心。酸。痛。淚。珠。熒。如。鑽。石。取。巾。拭。之。良。久。待。欲。言。忽。婢。呈。一。緘。外。一。錦。匣。珠。光。接。視。書。曰。

妹之病體如何。兄之病勢近且日增。又時時引妹之病加諸己身。每念及妹之肢體。若何痛楚。精神若何頹喪。吾之肢體上。精神上。驟加痛楚數倍。合吾兩人之病於一身中。真有不支之勢。病妹之病較病己之病尤重。

甚且吾身全化爲妹身。妹病悉成爲吾病。然身體之病雖萬苦。總可熬煎。至於心病。則雖至心死而身爲灰。亦難描擬其狀。況於萬一。況吾妹之病。又吾心病最重之點。更爲吾身病致起之源。神農不傳心藥。盧扁終難活人。妹乎。兄此時之苦。絕不能爲妹告。惟茹茶合椒。以一瓣心香。默叩碧翁。求能爲吾二人。徧生精衛。以成填海之功。重起女媧。以盡補天之力。然此猶委天聽。命成敗之權。尙不自操。天何在。命何在。委諸天聽。諸命洵非有志之士。勇果堅決者之所欲言。兄祇知世界上。惟人爲耳。皆力爭耳。天命之說。不過涎涎弱齒。藉口推諉。以自了焉爾。故兄則決定以人爲力爭之期。必得當而後已。當志已定。心已決。後轉覺坦然。兄無他求。妹惟望吾妹亦如兄之已決。已定而已。茲謹上鑽戒一枚。乃吾母臨行加於兄指。爲兄勵學戒心之用者。一鑽非重。而受諸母命。則重愈九鼎。今特珍重獻於妹前。祈妹哂納。以表示我兩人玉石同堅。精金百鍊之意。且吾兩人不第隱然請老母爲證。至於俠姊責我。我不特不敢怨俠姊。而亦無能還求白於姊。且感俠姊之義。一俟水落石出。帆轉舟輕之候。兄之心迹。自能大白於俠姊之前。至於兄之家書。此時妹姑勿計其中何事。兄非有他隱秘。不以示妹。祇以此時示妹。不惟無益。且能阻兄進行上之手續。此事不久自能解決。解決後。則此書亦明日黃花矣。是以暫不宣諸妹。吾妹當諒之。惟近數日來。妹與我情意有加。而形迹若遠。昨夜聊贈蕪詞。差以見意。乃我瑰珠璣而爾音金玉。兄以之大失望。竊恐俠姊以其對於兄有何懷疑之點。語諸妹。妹亦因之致疑於兄。則兄此時又不能遽然自表。見妹亦轉有誤會於兄是兄心尙未及白。妹心則已大寒。用是深懼。故萬不能不力疾。

草此數行先伸訴於左右預告以此際周旋之作用且呈鑽戒以表堅定之決心嗟乎吾親愛之珠妹極言之  
日球冷而凝成水地球毀而散爲粉吾與妹之情自無庸說吾與妹之事亦斷不令隨之凝成冰散爲粉也書  
不盡言言不盡意寒暖好將息調護其勿疎兄稍瘥即當趨往莊閣詳問起居兼敘小別兄玉上言附錦匣一  
珠光且讀且嘆閣不能卒淚點滴於紙上紙盡濕隨遞與俠君俠君曰吾已自妹身後看畢矣吾今信玉樹君矣  
妹亦可以心慰玉樹君曾向姊道其家書中不過將令渠旋里議婚茲事有何不可挽回之理由奚值得妹與玉  
樹君二人若是悲傷致皆重病姊言爾二孩子氣誠然珠光曰姊乎果祇令玉樹君回家議婚有何足異祇須  
玉哥一紙書上稟老人明呈我兩人事諒無不邀二老人允許茲乃非是玉哥家書妹已悉見特玉哥亦不知我  
之見之故尙極力彌縫以慰我玉哥誠可憐哉遂將見書之時及書中之事一一告之俠君復曰嗟乎吾姊姊以  
爲茲事尙有計議之餘地乎故妹自見書後卽有一定方針古今天下事無獨有偶妹早計定從吾姊後自抱明  
珠終身不字吾姊乎從今撤盡簪瑱爲北宮嬰兒耳雖然地老天荒此情終古玉哥將來如何不過論妹心中不  
能再貽第二人而使之有片席相容地以排擠吾玉哥者姊信我乎俠君曰姊能信吾妹玉樹君究有何挽回之  
作用姊知之乎珠光曰姑無論俠君曰萬一玉樹君二老曲循玉樹君請謝姓又本未過聘聘果退得妹若何珠曰  
姊以退謝氏婚合理乎達情乎姊姑不必問其能退與否請爲斷之俠曰此事似於情理有虧珠曰茲事以妹與  
謝氏女兩方面觀之俱有萬難處妹以如是進身旣非出於正殉情好之私而屈情理之公妹何以自解至於謝

氏女無端以清白閨秀被黜於夫家。稍有廉恥。何面目自存。縱使我二人琴瑟靜好。而蕪靡山下。棄婦何以爲情。卽不顧謝氏女。妹豈能廉恥於不顧自甘下流乎。是妹喪失道德品行。將爲人所不齒。轉不若謝氏女所失不過一丈夫。而自己人格自在。妹則所失良多矣。是以妹出於兩全之法。效姊守獨身主義。一所以不負玉哥一則不損己人格。姊當以爲非謬。俠君曰。妹乎。姊敬佩妹矣。暫且只好出此辦法。至於後來事。有非人所及。料者亦未可執著。一時己見以爲衡。雖然。此際苦玉樹君矣。珠光曰。妹尙有權宜之計於此。玉哥昨因妹未覆書。病卽因之加重。今倘告以妹之決心。將恐玉哥之病益劇。且倘致傷其身體。妹轉以愛之者害之。是妹祇知顧己悻悻自好之心。而不惜玉哥痛苦。轉類於利於君。父有難而藉博一己能忠能孝之名。誠小人之尤者。妹竊鄙之。且爲對於玉哥之情。所不許。故於玉哥病未癒以前。求吾姊嚴守秘密。作爲妹尙不知其書中事者。俟其病痊。可妹再正言規之。庶爲面面俱到。姊以爲然乎。俠君曰。妹真所謂仁至義盡者。古道猶存。深情可泣。若吾妹者。方可以言情矣。

俠君與珠光持論良久。婢始請於珠光曰。姑娘有話分付羅春乎。蓋羅春善體公子意旨者。見公子昨日未得白。姑娘回信。頗似悞喪。故今日私請於珠光。婢令請之於珠光耳。珠光聞婢言。乃曰。吾輩祇願論事。忘却羅春久待。遂命婢告羅春稍候。有覆書致公子。珠光乃取一幅錦雲箋作書曰。

接哥手書并續。妹心良慰。妹病亦良已。妹之病本漸瘥。擬稍可以風。卽趨問吾哥。疾昨日佳。章妹讀之不知。

其爲詩也。直血淚耳。妹有萬千衷曲。非筆楮所能罄。故祇可相喻於無言。明日可即往吾哥許。把晤無遙。再爲委曲。以陳草草。先復鑢戒。謹收秋風。多厲惟乞珍衛。珠白。

封付羅春。羅春乃鄭重將之去。不第希世至寶。却病良方也。

## 第八章 挾概

維摩經云。是身爲災。百一病惱。一大增損。則百一病生。四大增損。則四百病同時俱作。玉樹之病。固所謂四大增損。四百病同時俱作者也。而此時既得珠光覆書。不覺心氣斗開。精神忽振。而四百病乃同時俱已。不過尙覺肢體軟弱。形容消瘦而已。遂披衣擁衾。斜倚枕畔。分咐羅春。將院中花木竹石。整理之。修潔之。去其敗葉。除其枯枝。雀糞蛛絲。一一爲之洗滌。室內書櫥衣笥。數日來。無心收拾。均凌亂無次。亦命羅春將書齊其卷冊。束其函帙。衣則襤褸之摺疊。之忙碌。半日內外。均有條不紊。洒掃清潔。無纖塵復命。將藥爐茶竈。別置他方。插花入瓶。焚香於鼎。開鸚鵡之籠。移狸狔之榻。新開蘿徑。喜接雲驪。無何。竹外馬嘶。花間犬吠。羅春欣然入報曰。白姑娘同秦姑娘均至矣。玉樹欲下榻迎之。奈身軟如綿。足重如鹵。強起不得。惟欠身高呼。以表示其歡迎之意。惜不自禁。景沉流露。於不覺。僕君携珠光手。雙雙走至玉樹榻前。僕君問玉樹曰。君病已漸瘥否。嘻。甚矣。德珠光却含情脈脈。欲語無從。桃頰添紅。柳眉蹙翠。秋波中已不覺含淚。將傾轉強制之。不使淚珠兒迸出。乃勉爲笑容。而酸辛所蓄已見。其貯無窮。苦趣於心。房幾欲傾腔。洒良久始能言曰。吾哥苦矣。雖然。妹之苦當尤甚於吾哥。吾哥當能

諒之。候君曰。爾二人且不必作此兒女子態。令人於悒不歡。今日之會。正宜祛諸一切煩惱而去之。以圖此時。此際之樂。人生之樂。本少於悲。并此少者亦棄之。如弁髦。寧不大惑。暫得一時之樂。即得一時之快。境若不見。時悲相見。時仍是悲。是始終無樂境矣。人生亦何味哉。他時之悲。樂何能預定。只就此時。此際之能樂。而即樂之。則此時。此際。即不爲辜負。一生中。即已於此時。此際。不爲虛生。豈不達哉。何必膠膠鞞鞞。舍此時。此際。現得之樂。而不樂。又愁及他日之。或爲樂。或爲悲。并此時。此際之樂。而亦不得。又何苦乎。不其愚耶。二人之意。乃稍解。第二人各有心思。究竟委決不下。而此時。玉樹轉覺較珠光爲坦然。蓋玉樹既見珠光。今日來。與往日無異。信書中事。幸未爲珠光所見。雖自己尙亦在猶疑莫定中。而珠光既無他變。心中用是釋然。不再慮及春光泄漏。已看柳條却絲。毫莫解。珠光今日來。意然一面竊喜。珠光不知此事。不致中道易其心。一面又深恐家書去後。謝姓之婚。不易。退他時之苦。難當更甚。今茲今日。珠光雖如常終歸。爲彩雲之易散。則又不覺心頭突突。跳蕩不休。至於珠光之心。則已有成竹。雖已斬然。却有定向。而思量前後事。總覺難道。此情是以二人相見之樂。全不計及。仍是一團悲苦。攢結而不可解。及既聽候君言。乃各暫釋去。萬般之苦。勉強一時之甘。於是三人遂歡然。其話俟君乃讓珠光坐近玉樹邊。已乃與珠光并坐於玉樹床側。珠光一眼看見玉樹枕邊露一紙角。猶疑是其前日家書。轉思不若即今日出其不意。取出俾此事了解。因以正言解勸之。免得兩下糾纏不已。轉生出種種膠膠。滯滯種種。困難想定。即伸手取紙出視之。非是家書。乃詞二首。展讀之。爲



輕寒。惻惻。簾旌。薄藥爐。煙細。秋魂。弱瘦骨。已支離。傷心。祇爲伊。傷心。誰與訴。望斷。天涯。路。意暗。暮雲。橫。秋蟲。底事。鳴。右調子夜歌

愁重。重恨。重。重愁。恨。重。重減。舊容。當初。怎的。逢。情濃。濃意濃。濃死扣同心。結不鬆。誰言。負箇儂。右調長相

思

俠君與珠光。閱竟珠光。長嘆不已。俠君曰。可謂哀極矣。懊。懊。曲。長恨。歌。不是過之。玉樹。於。是。一。把。從。珠。光。手。中。奪。去。撕。爲。粉。碎。撒。之。片。片。作。蝴蝶。飛。笑。謂。珠。光。曰。此。前。日。病。中。無。聊。偶。而。拈。此。今。亦。自。知。爲。費。辭。何。庸。置。議。命。羅。春。將。碎。紙。拾。起。付。之。一。炬。俠。君。曰。此。亦。何。必。存。之。亦。未。始。不。可。珠。光。曰。玉。哥。怪。秋。蟲。何。事。鳴。玉。哥。亦。何。事。而。填。此。詞。者。總。之。皆。色。相。矣。於。是。相。視。一。笑。移。時。珠。光。謂。玉。樹。曰。妹。謂。哥。色。相。妹。終。不。能。脫。色。相。外。妹。之。珠。光。集。數。冊。哥。已。曾。閱。之。能。爲。妹。弁。一。序。言。乎。玉。樹。曰。吾。昨。得。妹。書。後。輿。復。不。淺。已。信。筆。成。駢。文。一。篇。用。爲。妹。集。序。頗。合。未。知。當。吾。妹。意。否。狗。尾。之。續。蛇。足。之。添。吾。亦。不。暇。計。也。說。時。隨。從。枕。函。中。取。出。一。紙。俠。君。與。珠。光。共。讀。之。曰。

嗟乎。蒼天。無語。唾電。笑以。看中原。白日。放歌。逞風。情。以。老我。輩。儷。白。妃。青。名。士。率。皆。鸚。鵡。好。丹。非。素。大。笑。亦。聽。鴛。鴦。故。山。青。兮。一。髮。大。陸。將。沉。衆。城。壞。兮。億。心。搏。沙。終。散。花。好。不。春。天。夢。如。醉。看。起。蟄。之。龍。蛇。戰。血。方。殷。蝸。角。問。生。涯。於。蟻。蠶。啞。心。奚。取。螢。有。墨。疥。磨。盾。鼻。高。歌。不。唱。刀。頭。然。而。鑊。肝。亦。文。人。餘。事。錦。心。繡。口。實。閨。秀。清。才。讀。珠。光。之。集。覺。玉。氣。之。溫。左。芬。才。調。雅。善。綴。文。蘇。惠。藻。思。能。成。織。錦。蘭。英。獻。中。興。之。賦。道。韞。善。咏。雪。之。詩。

況乎李雍容。逐馬卷蓬花。木蘭雄兔撲。朔又豈。僅女秀才。惟好吟。一進士稱。不榆哉。至於體物流亮。緣情綺靡。亦淡亦腴。不雕不琢。闌紅一舸。鳥篷細雨。春江積翠。千峯黃葉。清溪秋水。鷓鴣叫月。不勝清怨。飛來夜鳥啼。霜無限。閒愁喚破。瑤雲生處。盪我塵胸。碧波搖時。洗人明眼。瀉銀河。萬斛香露。沁脾。斟玉液。千鍾醇醴。醉汀洲。綠王孫之草。蘅芷芳馨。灑峽開。帝女之花。杜鵑幽恨。又不第寄懷於山陽。愴然聞笛。奏清冷於海上。香爾聽琴。僕本恨人。來茲異域。鴻鸞。駕於同舟。綠是三生石上。認鴻。駒於隔浦。影驚六曲橋頭。滄溟九萬程。雲萍影合。春光百六日。風絮情濃。無那年華似水。蒼然滿眼。秋光思量。夢境如煙。傷哉寸心。情事菱枝。原弱無端。起特地。風波。蓼味自甘。從此度無聊。歲月折元龍。豪氣頓成一榻。維摩起司馬。窮愁直是孤舟。楚客衾薄。不溫一痕。夢瀆廊空。似響萬劫。魂嗙。淒絕小樓。風雨雁冷。一繩長封。荒徑莓苔。蠶寒四壁。花憐我瘦。月傲人孤。羨藥有煙。空庭舞鶴。呼茶無客。閒架。嬾鸚寫相思。於鳳紙。探看情青。鳥般勤。寄軟語於鸞箋。歡喜遣靈鶴。報到自分。落月荒江。美人已騎青鳳。去何幸。停雲孤館。故交仍盟白。鬪來重讀琳瑯。徧誦珠玉。不禁雀躍。敢肆。唾污君非徒爲無益之作。僕亦借遣有涯之生。結緣在文字。更深綺障一重。知己在性真。庶去情天。咫尺也。勿令白日笑人。致使青春老我。

俠君與珠光讀畢。皆擊節稱賞。俠君曰。六朝人小品。有此清腴。無此典麗。此等文章。惟宜用之。此等情境。若今之名下士。賀箋謝表。亦強作此等纏綿悱惻文字。實見其文不對題耳。琢句鑄章。務求工整。乃毫無性靈。如泥龍木。

馬繪畫。繪彩雖極鮮華。直呆相耳。刀痕斧跡。墨漬粉汚。有何趣味。珠光乃袖其稿。以爲將來梨棗。三人正談。與甚豪合情。無盡。忽珠光家遣人來促。珠光回謂小蓮在。珠光寓坐候。邀珠光至其家。有小宴。會珠光曰。小蓮家久未約我等與宴。今亦不得不往。想必亦約有吾姊。姊可同至。妹寓。然後同赴小蓮家可耳。俠君曰。諒不能無我。然則我等行耳。暇則再來玉君處。於是俠君與珠光乃辭玉樹行。

鬼賊多。陷人伎。備魔崇。施濛天禍。災不有黃衫。疇護紅袖。二人既至。珠光寓見小蓮正在。小蓮見俠君亦來。不覺神爲之一竦。俠君微窺之。遂問小蓮曰。吾知妹今日所邀必無我。然無我。我亦必往。小蓮笑曰。姊安知妹今日宴會不請姊者。妹正遣婢尋姊。俠君曰。妹勿誑語。第我與妹無客氣者。有我與無我。姑不計也。蓋俠君向疑蓮兄妹對於珠光用意頗不善。珠光坦懷初不介意。俠君竊爲之加意伺察。暗中保護珠光。必不使珠光爲奸人所算。而墮其術中。今日小蓮獨邀珠光。俠君心中早料及必有陰謀。故極須避。己是以必隨珠光同去。小蓮家以瞻究。而轉念我若即與珠妹同去。彼等轉無以施其詭計。不若我且後往。俟彼等奸謀已發。露我因以揭破之。俾鬼怪無遁形。然後陰謀無所用。庶可免後來無窮之患。思定復謂小蓮曰。我言戲之耳。我實無暇。今日妹即邀我。我亦未館。赴約還須向妹辭謝。妹與珠妹行可也。我亦有冗事。當他往。請各便說罷。即匆匆去。

小蓮見俠君既去。私心竊喜。以爲珠光今日當在牢籠中。無能出其手。乃促珠光速行。蓋小蓮兄妹計畫已久。兄鬪珠妹鬪玉。及既知珠與玉絕。兄妹二人深喜所謀克遂。朱與以珠光一弱女子。隻身數萬里外。舉目無親。強逼

之必無虞。玉樹一書生耳。何足慮。故卽令小蓮約之來己家。實行這婚焉。於是珠光卽乘小蓮來車。至小蓮家。朱與迎於門。曲獻殷勤。款濃情意。小蓮乃率珠光登其花圃。中小樓樓去。正室頗遠。四圍樹木叢雜。花竹繁密。甚爲清寂。幽秘登樓。後樓中小蓮與朱與外並無他人。樓室中陳設備極華麗。茶點亦極精潔。小蓮旣引珠光登樓。翩然下樓去。樓中僅留珠光與朱與兩人。小蓮下梯。卽反肩梯側之門。珠光此時心有異。遠聞樓下小蓮猶笑聲。吃吃知中其兄妹奸謀。憤恨至於無地。獨坐於逍遙椅上。自行搖動。以籌畫對付策。第百計無脫法。思苟朱與無禮。惟有效綠珠墜樓而已。乃急起視樓。窗而皆嚴閉。均於屈戌上加以魚鑰。撼之不稍動。心懼甚。轉眼見朱與。復己。譁笑形類厲鬼。覺一樓之中不第地獄。變相森慘。無人氣。風聲虎虎。震窗格玻璃。丁丁作怪響。盪肝膽。欲裂。復退坐椅上。心頭小鹿突突亂撞。只見朱與徐徐起。向自己坐前。謂之曰。珠妹勿恐。兄無他意。惟求珠妹一言耳。兄爲妹神魂已久。脫軀壳去矣。妹不允我者。是妹殺我。妹殺我。我能甘心於妹乎。妹救我。我能不感妹恩於無際乎。生死惟妹一言。今日必決說時。卽欲伸其巨靈之掌。將握柔荑。珠光急縮其手。顏色如花斗然。灰敗慘白如故。紙而氣。概肅然凜凜。若天神大有不可侵犯之概。朱與忽焉亦睛火灼血口。盆張。出白刃於懷。突前搗珠光衣。袖珠光暈倒椅中。

## 第九章 正規

強暴無情。嫻娟薄命。珠光旣暈去。朱與方欲俯而親其吻。而喚之。忽樓梯側之門頓關。見俠君挾小蓮上。俠君手

握一短槍槍口擬定。朱與申嘗之曰：朱與畜類，我早知爾。兄妹非人，特不肯遠破爾等。奸以養爾等，廉恥故時。時諷戒爾等，爾等竟不悛。今竟敢肆無忌憚，凌虐弱質，罪當誅。敢再無禮者，我即以彈丸餉爾矣。我誅爾當其罪。已由捕房許我矣。爾不信其由樓窗下視。非巡捕乎？蓋俠君別小蓮與珠光，即往本國領事館告知此情。請速轉知就近捕房以備不虞。以懲奸人。及至小蓮家，不見小蓮與珠光，所在急詢朱之家人。家人告在後園。以向來彼家宴會，未嘗在後園中。且今日門庭冷落，并無車馬。無一來賓。定非佳會。遂急率巡捕入後園中。適遇小蓮含笑下樓。俠君突前執小蓮手，怒目視之曰：勿許聲張，速告爾兄與珠光所在，速領我去。稍緩即令巡捕逮爾。小蓮懼乃引俠君上樓。正珠光暈倒，朱與將瀆珠光。俠君一見，忿火中燒，俠心陡起，幾欲發槍轉以己無擅誅人之權。乃呼巡捕上樓，令逮朱與，與猶辯。巡捕乃擁之下。俠君喚醒珠光，扶之起，以車載之歸。珠光泣不可仰，搵俠君手，哽咽無語者良久。既而謂俠君曰：姊乎？妹不祥人也。命宮磨滅，情與仇一也。此地不可以久留。妹欲內渡省親，第有一事求諸吾姊。妹之仇姊，既能為妹懲創之，妹之情姊亦必能為妹成全之。玉樹君病已愈，妹思明告之，以絕其心。惟妹當此際，有心已亂，唯口難言，且恐傷玉樹君心，轉無以符其口。祈吾姊同往玉樹君處，助妹以苦言規勸。挽癡人於情網中，破繭釋蛾，籠花拒蝶，是吾姊以寶筏慈航渡玉樹於迷津，脫妹於苦海，生我者父，活我者姊也。妹自當泥首皈依。祝姊萬福，妹永事吾姊，以終身。姊之功德無量，妹之報答吾姊亦無量。惟今日朱與事千萬不必告知玉樹。俠君曰：妹言最善，既不能合，即當速離，斬釘截鐵，正其時也。吾從妹往可耳。

二人至玉樹處。玉樹迎之。不勝歡喜。二人各坐定。玉樹方準備無窮言語。欲以周旋。俠君以溫存。珠光正在默自搜尋。若何措辭得當。若何立言合體。整頓全神。將聊注定。轉將見面。普通寒暄語。一並忘却。斯時珠光萬轉千回。斷難將此傷心語出諸己口。心中乃如利刃割之痛苦。不可名狀。顏色則慘沮頹喪。時青時黃。唇際之朱。其鮮驟褪。竟成。儂白。瓠犀。微露。以嚙之。兩手自握。指掐其掌。深入且不知痛。一泓秋水。注視玉樹。漆黑之睛。不稍轉動。玉樹見珠光此際情形。頗不能得其端倪。忖寸衷。惶惑不定。相視約十數分鐘。含情各脈脈。反舌竟無聲。俠君從旁分看。兩人情景。暗爲之慨嘆。覺情天中斷。無樂趣。愛河中不容清流。怨女癡兒。無非自尋苦惱。旣爲珠玉二人。憐更爲珠玉二人。惜所憐者。二人一癡一醒。癡者尙不知其苦。醒者旣自知其苦。而猶恐癡者之亦醒。其知苦較己尤甚。寃之醒者。仍是癡癡者。終須醒一本糊塗賬。一時總算不清。所惜者有情皆障。無緣不魔。月到圓時。每爲癡霧。頑雲所妬。花剛開候。半挾盲風。怪雨而來。此時俠君正如佛菩薩在靈山頂上靜觀衆生。世音覺己之自在。衆生大不自在。雖身入地獄。亦必救之。乃不惜下一猛喝。爲當頭一棒。於是謂玉樹曰。玉樹君。知珠妹與姊。今日來意乎。玉樹曰。爲何請姊言之。俠君曰。今之來。特醒君夢耳。傷君心耳。玉樹驟聞是語。更如墮五里霧中。不知二人葫蘆果有何藥。愈加盲昧。急問之曰。姊請迷言。勿若是吞吐。令弟悶殺。俠君曰。君知罪乎。玉樹更爲之茫然。直視俠君。不能作一語。俠君復曰。君不應欺珠妹。君之家書。珠妹早盡。悉君何以至。今尙隱秘其事。其意果何。居玉樹突聞是語。如觸流電。神經全部爲之停滯。良久。無知覺。此際珠光見玉樹如此反怨。俠君辭鋒太利。恐復致玉樹。

病心大不安。暗自作急。俄而玉樹淚珠點點。落胸襟。忽起於座。近俠君前。長跪於地。曰：俠姊。恕我珠妹亦。恕我我之心。天日可表。遂將已所籌畫之策。爲俠君珠光一一訴之。珠光俠君乃同挽玉樹起。俠君曰：姊非真罪君。特君此時正夢。醒不以大聲呼之。君難驟醒。後先情節。節其聽珠妹道其詳。於是珠光乃將見書之初。何以病。何以欲遠。君何以慮。君病中驟明。其故。君病且加增。故俟君病愈而勸君。今日之來。正勸君勿爲是無益之輕。輕也。云云。玉樹聞珠光言。愈感愈愛。愈愛愈不能舍。轉曰：無論如何。謝氏女與我毫無情愫。吾國舊俗。婚姻之道。不問兩人情感深淺。如何。知識平等。與否。單憑媒妁一言。父母亦遂強制執行之。豈情感遂即以媒妁之言而生。知識之平等。與否。又豈媒妁之言所能詳道之。父母之命。所能主持之。以無情感之人。苟知識又不能平等。強爲撮合。烏能水乳交融。此所以少同夢之甘。而有反目之怨。夫婦之間。人生一生幸福之所係。使閨闈內如敵國。婚媾之間。爲寇仇。生人樂趣。毫無。豈不痛哉。況據我家書中云。謝氏女更係指腹爲婚。是并謝女之形狀。我父母且不之知。何論其他。即使其知識體貌均能如珠妹。而與我絕無情感。是不待言。安知即爲佳耦。而不爲怨耦乎。故我前日家書中。極力要求二老人。必以退謝氏婚爲止。否則甯終身繹。此番退婚。謝氏我家書中。祇據不願與不知誰何之人同朝共夕。却並未涉及珠妹事。蓋惟恐有礙於珠妹一俟退却。後再復函稟二老。申明與珠妹結婚。則退婚之責。我自當之。與珠妹無與。珠妹自無絲毫缺憾於其際矣。珠光曰：玉哥。玉哥之處。置頗周詳。所謂面面俱到。惟天下事。不僅彌縫於其迹。必當問諸心安。否謝女何辜。受人黜斥。玉哥斷不能即據傳染婚姻自由之歐。

習。遂。爲。充。足。之。理。由。將。吾。國。舊。習。俗。驟。更。易。之。茲。事。無。論。二。老。人。不。能。從。謝。姓。亦。不。肯。允。卽。令。二。老。人。從。之。謝。姓。允。之。而。此。種。名。不。正。言。不。順。行。同。篡。奪。迹。近。苟。且。之。事。妹。斷。不。爲。吾。哥。本。許。妹。爲。知。己。吾。哥。若。必。強。妹。所。必。不。從。之。事。是。不。以。知。己。視。妹。也。是。不。能。爲。妹。知。己。也。尙。何。知。己。之。可。言。人。之。相。知。貴。相。知。心。苟。心。相。知。何。必。區。區。於。迹。相。求。之。夫。婦。間。迹。相。關。係。不。過。肉。慾。間。之。一。點。相。知。既。在。心。雖。萬。里。如。一。室。何。必。夫。婦。始。爲。契。合。苟。不。相。知。縱。爲。夫。婦。亦。了。此。肉。慾。間。一。剎。那。禽。居。獸。處。之。氣。感。而。已。過。此。則。同。床。異。夢。同。食。殊。味。又。何。取。乎。且。情。由。心。感。心。既。擊。情。乃。愈。真。情。由。慾。生。慾。既。壓。情。乃。隨。淡。今。之。言。情。於。男。女。間。者。無。非。由。慾。而。生。故。未。秋。團。扇。往。往。棄。捐。吾。哥。之。與。妹。當。不。至。舍。心。而。言。慾。既。吾。二。人。相。印。以。心。同。衾。爲。合。異。地。亦。非。離。情。亦。豈。隨。離。合。異。哉。惟。妹。有。一。言。堪。以。對。吾。哥。而。無。愧。吾。哥。亦。可。以。心。安。妹。此。後。亦。謹。師。吾。俠。姊。終。守。獨。身。主。義。絕。不。使。情。根。再。有。滋。長。之。一。日。妹。可。爲。吾。哥。永。誓。弗。諉。玉。樹。聞。珠。光。一。番。言。語。知。意。決。絕。繼。開。守。貞。不。字。不。禁。感。激。涕。零。輾。轉。良。久。默。然。不。能。着。一。辭。此。時。一。則。解。脫。一。則。猶。疑。藕。斷。而。絲。猶。縈。火。雖。熄。而。熱。猶。壯。又。相。對。許。久。玉。樹。忽。起。近。珠。光。前。哽。咽。言。曰。然。則。妹。真。棄。我。去。乎。妹。棄。我。世。界。無。不。棄。我。之。人。矣。我。何。樂。生。爲。我。求。妹。勿。爲。是。忍。心。說。時。其。慘。痛。形。即。旁。觀。者。亦。爲。之。酸。鼻。此。時。珠。光。自。不。能。堪。被。玉。樹。情。絲。左。右。纏。繞。幾。幾。擺。脫。不。開。轉。念。事。機。至。此。絕。險。人。畜。關。頭。即。在。此。毫。釐。懸。崖。之。馬。稍。縱。卽。逝。一。失。足。成。千。古。恨。於。是。緊。咬。牙。關。嚴。扃。心。鎖。正。色。謂。玉。樹。曰。玉。哥。乎。我。二。人。發。乎。情。止。乎。禮。玉。哥。自。待。當。不。可。非。薄。平。日。尙。自。期。許。奈。何。今。竟。以。兒。女。私。情。自。誤。且。誤。我。吾。哥。自。視。何。等。視。妹。又。何。等。者。吾。哥。亦。



知。妹。心。已。爲。古。井。水。波。瀾。誓。不。起。矣。說。時。即。從。指。上。脫。去。前。所。贈。之。鑽。戒。鄭。重。還。與。玉。樹。曰。此。物。吾。哥。贈。妹。時。妹。已。早。知。書。中。事。當。時。心。已。有。定。惟。慮。哥。病。不。忍。重。拂。吾。哥。心。故。權。收。之。戒。指。一。事。在。西。俗。爲。男。女。結。婚。交。換。重。物。妹。今。既。無。受。此。物。之。資。格。且。此。物。又。伯。母。賜。吾。哥。者。更。不。可。輕。與。外。人。敬。以。奉。還。玉。樹。見。珠。光。還。回。戒。指。不。覺。心。沸。如。煮。氣。一。上。壅。一。腔。腥。紅。滾。口。噴。出。暈。於。安。樂。椅。下。碧。翠。地。衣。都。成。殷。紫。珠。光。見。玉。樹。光。景。乃。自。怨。自。艾。痛。不。欲。生。與。俠。君。竭。力。呼。喚。良。久。稍。甦。神。思。猶。恍。惚。正。如。當。日。接。家。書。狀。惟。聞。囁。語。囁。囁。都。不。可。辨。祇。知。云。無。資。格。句。外。人。句。而。已。歷。十。數。分。鐘。心。中。始。定。見。珠。光。已。成。淚。人。乃。長。嘆。曰。珠。妹。我。二。人。之。願。遂。與。不。遂。姑。不。必。言。第。妹。何。必。絕。我。太。甚。知。有。今。日。何。必。當。初。轉。面。謂。俠。君。曰。姊。乎。然。則。我。與。珠。妹。從。此。爲。陌。路。乎。寧。不。教。人。求。死。不。能。使。君。見。玉。樹。傷。心。已。極。恐。舊。病。因。之。復。發。且。當。增。劇。乃。思。以。相。寬。之。法。謂。珠。光。曰。此。鑽。戒。妹。受。之。不。必。還。玉。君。作。爲。友。朋。之。授。贈。亦。未。始。不。可。若。恐。有。口。實。之。貽。我。亦。贈。妹。一。鑽。戒。妹。雙。帶。之。我。三。人。自。今。結。爲。兄。妹。視。若。同。胞。妹。之。兩。戒。一。爲。兄。贈。一。爲。姊。贈。不。且。甚。堂。皇。哉。誰。又。能。據。是。爲。指。誦。者。珠。光。聞。俠。君。言。甚。近。情。隨。即。將。兩。鑽。戒。齊。帶。之。指。間。三。人。於。是。遂。若。同。胞。親。

## 第十章 兩全

蕉。心。捲。雨。終。輾。轉。而。難。舒。竹。節。干。雲。已。堅。蒼。而。不。改。珠。光。自。與。俠。君。同。玉。樹。結。爲。兄。妹。後。愛。玉。樹。不。第。爲。親。兄。自。居。亦。玉。樹。之。親。妹。不。第。也。雖。時。相。過。從。而。用。情。於。玉。樹。別。是。一。番。親。愛。之。情。愈。加。肫。摯。而。不。稍。涉。以。穢。纖。玉。樹。亦。

屏。却。一。切。妄。想。惟。以。兄。道。自。居。在。珠。光。鏡。臺。拂。拭。不。染。塵。埃。而。玉。樹。未。免。有。情。誰。能。遣。此。往。往。於。無。心。流。露。尚。不。無。後。來。萬。一。之。希。望。不。覺。情。芽。時。暗。萌。於。隱。微。之。中。珠。光。則。亦。既。微。窺。察。之。心。念。已。與。玉。樹。雖。此。時。假。兄。妹。界。限。以。設。藩。籬。反。不。若。從。前。不。定。兄。妹。之。名。嫌。疑。尙。易。避。倘。不。遠。去。以。絕。之。將。來。偶。有。不。慎。最。易。處。於。李。下。瓜。田。脫。有。不。及。防。將。何。以。自。解。且。窺。玉。樹。心。思。若。我。不。與。之。斷。絕。其。思。想。絕。難。一。時。即。能。乾。淨。苟。陷。彼。於。不。義。我。之。名。譽。亦。不。克。保。爾。時。悔。之。晚。矣。以。愛。始。以。怨。終。非。情。也。乃。尊。矣。未。然。之。防。君。子。慎。之。小。人。忽。之。況。刻。下。朱。與。已。出。獄。俠。姊。又。安。能。時。時。爲。我。保。護。其。恨。我。既。甚。謀。我。當。益。醉。肆。讒。逞。毒。在。在。都。能。入。我。於。危。途。禍。機。之。伏。不。知。起。於。何。時。寸。步。荆。榛。滿。前。坑。阱。愈。思。愈。恐。遠。避。之。心。乃。決。復。念。與。玉。樹。相。晤。面。後。再。行。作。別。又。多。出。無。窮。縈。繞。不。若。留。書。告。之。即。俠。姊。亦。暫。不。與。之。言。行。裝。既。束。然後。走。辭。諸。多。爽。利。不。然。一。經。有。所。牽。掛。不。能。無。所。留。連。斬。截。考。心。而。究。不。能。遽。斬。截。者。情。至。今。始。覺。慧。劍。亦。成。鉛。刀。乃。又。反。覆。綢。繆。方。援。筆。爲。書。曰。

吾。兄。手。足。爲。情。顛。倒。回。頭。學。事。事。都。非。憶。夢。依。稀。轉。眼。見。重。重。孽。造。物。弄。人。多。留。缺。陷。我。輩。持。已。各。應。於。嚴。凡。事。當。無。可。如。何。惟。有。退。一。步。着。想。仍。前。進。不。休。勢。必。至。山。窮。水。盡。驅。迷。途。而。不。返。兩。慙。風。儻。能。彼。岸。誕。先。登。天。空。海。闊。作。繭。纒。蠶。絲。長。終。盡。揉。魂。化。蝶。夢。好。須。醒。況。人。生。不。過。數。十。寒。暑。蟬。蟻。月。蟬。姑。春。秋。駒。隙。光。陰。輕。輕。暗。換。我。輩。韶。華。以。節。序。比。之。已。過。春。半。矣。彈。指。間。不。卽。開。到。茶。蘆。花。事。了。乎。以。積。極。言。之。有。用。之。身。方。剛。之。力。惟。從。事。於。尋。歡。覓。恨。之。場。滴。粉。搓。酥。之。境。豈。溫。柔。鄉。儘。可。終。老。畢。生。絕。無。他。事。業。哉。以。消。極。言。之。人。生。行。樂。

耳百歲。幾回開口笑。電光石火中。懇懇於華鬢。矧利天。熬苦趣生涯。及至時已過。境已遷。所希圖之甜蜜滋味。早淡泊如水。轉覺得前此貯苦。停辛之無謂。第人人能見及此。人人心地必不能掃除盡淨。見者一心戀者。又一心兩心相戰。往往爲不淨之心所勝。見自見戀。妹能如此說。究未敢自信。此心即真能淨而不爲相戀之心所戰勝。又兼之吾兄時以不能淨之心相對。照則耳目卽爲意念之媒。欲淨之心終不能淨。其罪過較不能淨之心之不淨爲尤甚。昔日五祖六祖相爲偈。五祖曰：『身是菩提樹。心爲明鏡台。時時勤拂拭。莫使染塵埃。』六祖曰：『菩提原無樹。明鏡亦非台。無須勞拂拭。何處染塵埃。』妹左右思維。與其時時拂拭。使塵埃不染。何如一空色相之爲達乎。吾二人不離終不能淨。兩心各不能淨。絕非兩全之道。故妹旣忍之於前。萬不能不復忍於後。妹於明日行矣。望吾兄鄭重有用之身。勿空抱無聊之恨。從此西燕東勞。問行蹤已莫卜。河魚天雁。恐消息亦難憑。彩鳳旣無雙飛之翼。靈犀空有一點之心。誦玉溪生『他生未卜此生休』之句。知我者當亦同洒最後之一掬酸辛淚也。紙短情長。不盡縷縷。吾兄自愛。妹珠留呈。

珠光書成後。且不封發。次日將行裝束。縛妥貼命僮婢。先送至輪船。已則往俠君處。辭行并道。匆遽成行。意旨遂取與玉樹書。與俠君閱。竟珠光乃封固。攜之身邊。俠君送之至步頭。時船已將乘午潮出港。珠光始將書加貼郵票。投之岸旁。信筒蓋恐早發。玉樹接得。必來舟中相見。時難別亦難耳。書旣付郵。後珠光握手同至艙中坐談。以候船開。珠光與俠君其不忍舍去之情。與玉樹正同。俠君亦覺天涯良友。一旦遠離。悲不自勝。珠光

又囑。侯。君。代。已。善。慰。玉。樹。且。勉。勵。之。更。請。代。道。不。辭。而。去。之。歎。哀。侯。君。又。堅。囑。珠。光。去。後。之。函。並。約。後。會。兩。人。又。纏。綿。許。久。日。已。過。午。潮。頭。已。漸。長。汽。笛。亦。續。續。動。使。君。遂。辭。珠。光。下。船。憑。碼。頭。鐵。欄。注。視。珠。光。亦。倚。船。欄。相。對。立。兩。人。此。時。自。不。禁。銷。魂。黯。然。而。珠。光。之。心。尤。是。千。頭。萬。緒。不。知。從。何。處。理。起。遂。不。忍。再。向。岸。上。注。目。悽。呼。一。聲。俠。姊。淚。已。爲。纒。糜。矣。岸。上。俠。君。亦。揮。淚。洒。向。江。潮。潮。水。且。爲。之。溢。遂。反。面。揚。巾。上。車。而。返。

珠。光。行。之。日。下。午。玉。樹。即。接。珠。光。書。讀。之。既。竟。反。覆。再。讀。持。書。於。手。仰。面。視。空。自。語。曰。珠。妹。真。去。乎。又。展。書。讀。至。『。明。日。行。矣。』。四。字。喉。已。硬。聲。已。吞。少。停。嘆。曰。此。一。聲。河。滿。子。也。第。我。有。雙。淚。已。不。得。落。君。前。矣。此。恨。綿。綿。豈。有。盡。期。耶。傷。哉。吾。二。人。以。心。血。眼。淚。所。灌。溉。之。一。點。情。根。方。擬。能。成。爲。西。方。婆。娑。樹。結。得。長。生。果。詎。料。僅。開。一。朶。曇。花。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乃。竟。芻。狗。到。我。二。人。造。化。小。兒。何。狡。獪。乃。爾。令。人。欲。叩。碧。翁。翁。而。問。之。繼。念。珠。妹。以。既。不。能。遂。雙。飛。之。願。甘。心。以。了。誓。終。可。見。珠。妹。之。情。自。純。篤。而。清。潔。渠。旣。能。吟。寡。鶻。篤。我。獨。不。能。求。鳳。曲。乎。謝。氏。婚。能。退。與。否。且。不。計。退。則。其。佳。退。之。不。得。我。與。渠。亦。始。終。爲。名。義。上。夫。婦。而。已。我。斷。不。忍。復。憐。新。綠。轉。忘。故。素。以。負。我。珠。妹。又。念。此。後。日。月。都。無。光。彩。之。日。月。此。後。飲。食。起。居。都。無。滋。味。無。興。趣。之。飲。食。起。居。然。我。有。精。力。我。有。動。作。即。如。此。枯。槁。終。乎。悠。悠。歲。月。何。以。消。磨。忽。思。珠。妹。臨。行。之。書。猶。朧。朧。望。我。爲。有。用。之。身。我。果。何。用。者。彼。既。望。我。有。用。我。身。果。有。用。處。亦。庶。幾。所。以。慰。我。珠。妹。求。所。以。有。用。即。不。可。置。此。身。於。無。用。之。地。有。用。之。地。不。外。爲。祖。國。但。俟。養。成。吾。有。用。之。才。爲。祖。國。將。來。計。必。於。學。業。上。求。進。功。此。刻。心。已。非。我。腔。子。內。所。有。尚。何。學。之。能。求。無。已。

惟期送我身於速了之處。又不至使我身平白了之。惟出於急進一途。此亦吾祖國今日所必有之塔。級犧牲。一身爲祖國作天津橋上杜鵑事。縱不成。使睡獅驚醒。亦不爲無補於將來。則吾身亦即可以謂之爲有用之身。斯即不負我珠妹所期望。我之酬報知己之願。亦云遂矣。此意已定。於是起身往尋俠君。以爲俠姊必知珠妹行時情形。曷往問之。遂至俠君處。俠君乃將珠光臨行光景。觀繼爲玉樹言之。玉樹此時亦不覺痛苦。即將己之所計畫者告之。俠君曰。君所計畫。謂不負珠妹誠哉。其不負矣。豈不知負伊更甚伊。行時。施囑我。勉君爲學。爲有用之才。豈卽望君爲無益之舉動。以了此生哉。況祖國今日人才正消乏之秋。不思培植長養之。以爲國家應急需。祇知羣趨於急進。即使一舉而破壞之。試問破壞後而成全之者。國入中有能自信而負其責者乎。吾知君之計畫矣。且君孤子也。無後爲大之訓。亦豈可置之不講。何況堂上親老。決然不之願。孝思不匱者。若是忍乎。吾又知君之心。虧矣。凡此諸端。君其何以爲辭。玉樹爲俠君所詰。自覺非是。嗒焉若喪者。許時乃喟然曰。弟知過矣。敬聞吾姊命。

玉樹與俠君正論辨時。小蓮適至。小蓮自俠君領巡捕逮其兄朱與後。未嘗來俠君許。并玉樹珠光處。亦未曾到。茲因其兄朱與自獄中出。深知俠君勢力。蓋俠君與駐華盛頓中國公使爲姻親。紐約領事亦世交。俠君爲人。又爲華僑中諸要人所敬重。故朱與畏之。茲之出獄。亦仍求之。俠君復爲緩頰。而然既出獄。後是以特令小蓮來。脩好於俠君。俠君爲人不念舊惡。人能改過。自新轉愛之。故小蓮今日之來。首先即表白愧對珠光。請向珠光

轉。圓。俠。君。乃。告。以。珠。光。已。返。國。小。蓮。又。故。問。珠。光。與。玉。樹。婚。事。如。何。俠。君。胸。無。城。府。坦。直。率。真。無。所。隱。密。亦。具。爲。之。道。其。詳。盡。小。蓮。故。代。爲。扼。腕。而。心。中。竊。暗。喜。以。爲。己。之。計。仍。可。進。行。遂。即。支。吾。數。語。復。與。玉。樹。略。作。周。旋。而。去。玉。樹。亦。遂。歸。

次日小蓮即來玉樹許復用其綿纏手腕甜適心思以媚玉樹玉樹雖惡之惟不欲顯絕之故亦強與酬應小蓮此際甚以爲情界勁敵已去則玉樹心頭一席地必能截奪而占領之數日後似覺玉樹已入己掌握中而結婚之議亦遂示意玉樹令向己求之諒玉樹既無牽掛不至却己乃玉樹竟以決絕之辭拒之於千里之外小蓮因之大失望從此絕跡於玉樹處無何傳聞朱家小蓮不知去向外間謠諑紛紜據爲話柄惟斯時玉樹反覺無纏擾者耳根殊清淨也

### 第十一章 聯志

墜歡莫拾別恨長牽孤客自無聊空房難獨守玉樹自珠光去後寂寞無言抑鬱誰語咄咄書空獸默自嘆時念珠光向所寬解之言以自排遣因吟曹子建詩曰「心悲動我神棄置莫復陳丈夫志四海萬里猶比隣恩愛苟不虧在遠分日親何必同衾幃然後展殷勤」反復持誦不自覺已愴然泣數行下轉念珠妹所寬解之言亦無聊之極思耳不過強自解已爾其茹慟當不知何似此去並不示我以所之處所令我即着想亦無從又何論雙鯉魚尺素書哉生別常惻惻轉不若死別吞聲之爲愈也珠妹酷我乎亦天酷我乎亦天酷我並珠妹乎玉樹日

來神思。恹恍萬丈情絲。蕩漾於海天雲影中。覺無東無西。無南無北。在在有一珠光。小影或笑。或啼。爲髮爲鬢。隱現於閉目冥心之際。非癡頑其腦。俾無感覺。則萬無漫滅。時雖珠光平。時寬解之言。俠君前日規勸之語。心中非不知。其皆是。究不能扭其心。使機捩斗轉。滌其心。使痕迹不留。然一念及珠光所留書中事。到無可如何。只好退一步。着想想數語。至是已真覺得無可如何。不得不奉之爲金科玉律。庶或可以稍自安慰。於是既作退步之想。遂將前日俠君述珠光囑勉之意。並俠君相規之一番正論細細揣度之。先前不過知其皆是。而總不合自己心理。此時亦不禁自己之心理轉而就俠君珠光所勸勉之範圍。乃極力將已過雲煙。勉強屏絕之於腦海之外。仍自肆力於求學一途。而強制之功。究非等於淡忘。淡忘則思力已弱。不足動蕩其神經。中感覺浪若出於強制。則退思力於不動之程。其動機自勃勃然。發且其發之量。爲機至活且敏。雖用拔山之力。終難敵其力之強也。玉樹嘗此際。縱自計過。其思力然斷不能游心於虛無之域。廣漠之野。此起彼伏。此起互爲消長。迭相進退。理欲爭持。勢各不讓。惟玉樹根器尚深。功力不薄。然已費盡己功夫。而理則究竟每每不能勝於欲。是以青燈黃卷之旁。時有一綠鬢朱顏。隱然相伴。享亭倩女。未必離魂。而風動聲微。月移陰轉。綽約似輕來。依稀聞長嘆。兜地轆上心頭。

房。確靜悄院。落深沉。一日玉樹自脩方畢。課小步空階。見苔徑依然。花枝猶是。又不覺觸起相思。念某欄某檻。珠珠所曾扶某樹某花。珠珠所曾倚某几也。曾與珠珠共憑某榻也。曾與珠珠共坐念之不置。竟於欄也檻也樹也。

花也。凡也。榻也。逐一撫摩之。想像之。因屋及鳥。乃於欄檻。几榻。拂拭其積塵。不使點污之。樹與花。理其枝與葉。而新鮮之。曰。此所以爲君見吾珠妹之紀念品。若留吾珠妹之精神在焉。正神出未歸。心游不返。仰首瞻目。幾令人疑爲望夫山上石。轉化爲男身者。癡立不動。悵然似暝時。忽一人輕拍其肩。曰。兄何思之深乎。玉樹猛覺。身後有人。始復其知覺。力回頭視之。見非他。乃朱與也。朱與自出獄後。即未曾來玉樹處。今日忽來。玉樹亦頗訝。乃請入室。坐談。問朱與來意。朱與曰。弟爲同學諸友人代表而來。有事奉白吾兄。近日來吾兄未至校。校中諸同學公議發起一講學會。以期相切磋。砥礪學業之進功。證志趨之。向往同學諸友人。昨開會議。訂草章。並公舉吾兄爲會長。今舉弟代表諸同學前來請兄。明日到會。將昨日起草員所擬訂草章。由兄閱後。交評議部議決。以便公布。即行開成立大會。刻下斯會組織贊同者甚多。不獨本校同學俱爲會員。他校校生願入斯會者。紛紛咸以本校發起斯會爲甚。得當現正組織進行中。即希吾兄能擔任會長之職。則斯會有厚望矣。玉樹聞朱與言。乃辭曰。弟品望資格。既卑且淺。萬不敢當此重任。雖蒙同學諸君謬舉。弟絕不能就此職。弟今日即擬上書會中諸友。人力辭。並聊抒愚見。二。今日且晚。明日弟當往晤諸君可也。朱與曰。茲事恐吾兄未必推却。得同人等對於兄意。俱懇摯。定俟明日兄晤衆人後。再爲談判。視衆意。竊若弟行矣。明日再會說時。遂起行。玉樹送之。方下階。羅春入稟。秦姑娘來。俠君亦即隨入。適遇玉樹。朱與與於院中。朱與前雖遣小蓮求好。俠君後小蓮又他往。故遂未得於俠君見。今日之見。亦係出獄後之初次。未免面上有難堪之色。於是僅寒暄數語。卽匆匆辭去。俠君自珠光。



去後既受珠光托常看視玉樹是以亦時來玉樹許今又來看玉樹適遇朱與遂問朱與來何事者玉樹具告之俠君亦遂因告玉樹以朱與入獄事玉樹深謝俠君乃怒甚欲尋朱與而痛創之俠勸止之蓋玉樹自病從未往校中校中同學均無一會面者朱與珠光事又珠光與俠君約不告玉樹者朱與人獄月餘既借俠君力乃出後即值小蓮出亡朱家家人均無心緒朱與尤覺慚愧故居從未出門亦未入校校中諸人發起斯會同校生始來朱家強起之爲斯會組織員及公舉定玉樹爲會長以朱與素日與玉樹交差密特請其代表來達知玉樹耳俠君又與玉樹談數語乃亦去當日玉樹即書致會中辭

次日玉樹入校晤諸同學友玉樹素爲同校中所重而又和藹善接衆故人益愛之此次舉爲講學會會長蓋無一人不同意者即朱與亦無異辭玉樹到校後向衆人力辭會長之任衆皆不可又越日開成立會玉樹又當會場辭衆乃益勸懇之玉樹既不獲辭遂就職會中乃又舉朱與爲副會長以朱與在紐約門第甚高家又富於資緩急可爲會中應故耳會既成立會中章程乃由正副會長交評議部議決隨即公布章程大概不過以學爲綱要以講學爲宗旨却純粹一學會也毫不雜以他種性質故玉樹亦以爲同人相聚集以爲學問上之研究與己意願合是以亦願當會長任以與同志求進益至是講學會中秩序井然規模亦日漸宏闊他校生入會者亦紛紛而至繼而他埠之校生亦函電交馳索會章填證書者亦日有數起會乃大發達凡留南北美各埠學生以及僑美之文學士入會者約共數千人會員愈衆會中經濟亦甚充裕會中人之思想亦遂不一會之性質亦漸驅

於他種方面。蓋會員各在國外日久。其受各方面種種刺戟。亦最深。見祖國日見凌夷。積弱不克。自振政治。日形惡劣。如強國人民。居留他國者。均以國力所能。至皆與其所僑居之本國人。能同受同等之利益。惟我中國人民之僑民。或游歷者。無一不受苛待。往往含冤。即有訴之於本國公使。或領事處者。亦無伸雪之能力。尙何望有保護之威權。絕域殊方。終竟呼籲無自。且卽有時能達之本國政府。而政府亦漠然視之。不以爲意。是他國僑民。依然爲國民。中國僑民。乃無告之窮人也。會員中有身受者。有耳聞者。有目見者。感觸已深。莫不痛於心疾。於首對於本國。無不抱一惟一之進行。以期有將來之希望。是以此講學會。始尙純全。爲考求學問之團體。結合後。遂漸變而入於政治之範圍。然尙不過爲學理上之研究。期爲祖國政府指導而已。至於改革之事。則初未嘗計及焉。無何國中。抱革命思想者。均以國內嚴防峻捕。不克自安。多半亡命外洋。聞斯會之宗旨。勢力頗純正。而偉大。乃皆入斯會。結納而運動之。旣而由國內來者。入會愈多。會之宗旨。於是益偏重於謀國。斯時本會總機關。仍在紐約。會長仍是玉樹。玉樹本亦對於祖國自具一種熱心。是以會中近來所變之宗旨。已亦贊同。特經俠君當日規勸。後至此。仍以遵循軌道。以盡力於祖國爲祖國謀幸福。至於前此。因一時憤極之心。思出於急進。自今思之。却非萬全之策。此時則一意孤行。藉團體力量。能造就成多數有用之才。然後相機行事。方不爲盲從。玉樹斯意。從前學生中之舊會員。素重玉樹者。鮮不以玉樹爲違。而後來由國內亡命來者。入會後。咸以急進爲劇烈之運動。於是熱心所激。多數爲大勢所趨。故而趨入急進之途者。漸衆。玉樹見國事日非。人心所向。自己雖堅持穩健。

主義深以瑪志尼教育主義爲革命主義前提爲然而亦覺諸人之急進者亦各有見解之不同手續之殊異然其致則一也所以會中人緩急兩派顯然殊途無不一致進行意見無少歧己則仍守其主義不少爲變更借以補急進者之偏無如急進派中朱與爲最激烈時以急進鼓動玉樹蓋以玉樹若一變其緩進素志則全體皆爲急進凡國內亡命之入會者知一班最有勢力有金錢之舊講學會員莫不以玉樹爲行止故聞朱與可以游說玉樹令之歸於急進一派乃極力運動朱與豈知朱與即無人運動尙欲以急進期玉樹何況人且德慮之朱與又善說辭對於玉樹陳說急進主義之所以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更將祖國政府內容人民趨向加以點染烘托浸浸然有餘味玉樹亦遂爲所動於是會中急進風潮雲興水湧幾有不可終日之勢由是着手方法發難地點逐一籌畫清楚事機遂成熟矣

## 第十二章 圖粵

玉樹既變易其緩進宗旨力圖急進於是凡頃向玉樹者無不隨玉樹之旗幟而轉其勢乃甚盛皆由玉樹遣派分頭內渡散之各省玉樹尤善於支配且精於擇人所派往之人皆各當其才能而使之總之莫不一心祇知以國事爲念一切虛名實利皆所不計惟覺此身爲祖國之一人即當爲祖國盡所能盡之力行其心之所安而已臨內渡之時玉樹逐一肺腑告戒互相勸勉誓不假公益之名以謀私權掛愛國之徽以致誤國此次之行由會中特立獎勵懲戒條約相期共守如有犯者由會長開會公議遵條約懲戒之其有功者依條約獎勵之當此之

際。玉樹又登台演說。授衆人以方略。且曰。此次舉動。乃祖國生死存亡關頭。此行之成敗。原不可定。但衆志能堅。定。卓絕。縱敗在一時。而成。即在將來。是成。敗。到。不。必。預。計。惟。我。祖。國。數。千。年。來。不。能。不。算。爲。天。之。驕。子。黃。種。之。貴。族。特。閉。關。之。文。明。未。經。大。通。之。開。化。國。中。人。所。受。之。教。育。尙。尙。爲。承。古。之。教。育。而。實。未。爲。宜。今。之。教。育。故。求。宜。今。之。人才。乃急切不克。選得是未改革無人才。既改革亦依然無人才。所謂換湯不換藥。謂之爲。即能已病。尙恐未必。且恐如醫生用手術。稍有不慎。本病未能除。反引起他病。則治療尤形棘手。故鄙人平日抱緩進主義者。非懦也。非因循也。所以遲回審顧。正自有爲耳。故此行不成。爲患猶小。苟微倖成功。國家前途愈入於窘境。倘有利用。此番破壞時機。以大力夜半負賊壑之舟。以去。尤難爲力。此更不可不防。以鄙人計畫清廷。均以執袴幼稚。少不更事之親貴。執大政。吾國人即不起而難之。亦恐不能久存。是以倒清廷其勢易。真能救國家於危亡。其問題則難矣。此姑不具論。以此。次現勢計之。諸人分之各省者。尤以鄂粵兩省爲重要。最好粵發難。鄂應之。或鄂發難。粵應之。然後全國震動。大勢成矣。諸公行後。鄙人亦即與中堅諸要人。直入粵垣。以取高屋建瓴之勢。其他各省或較僻遠。或爲四塞之區。攻守皆不利。未能刻期。惟粵鄂兩省當相約。以定期同時舉事。則雷霆驟驚天下。險隘矣。玉樹演說畢。下台。朱與隨問玉樹曰。兄以何日抵粵。玉樹乃約度其期。以告之。會遂散。

英雄氣概。方叱咤。暗鳴。而兒女情腸。轉糾纏。紛擾。玉樹當會場。分派諸人時。大有指揮若定。態度及散會歸來。一路思想。又自不同。一時風雲色變。一時花月情長。忽又憶起珠光。雖一女子而謀。策畫自見。經綸此時。有珠。

妹在更得無窮臂助不禁嘆息不能自已因念珠妹與我更無消息石榴紅矣惟候姊處何以亦不通問恐斷不至於此不若往候姊處以探之於是遂至俠君許

玉樹方欲問珠光事俠君已知其來意乃曰弟來欲問珠妹消息乎珠妹消息即我亦不得知自行後并無片紙雙字與我以隨行時語意窺之恐我尚得與弟晤面故並我亦不能遽告以行蹤蓋慮弟又與我強晤不舍我被弟纏擾不清必告弟以珠妹之所在則青草又添不了之根珠妹恐以己故誤弟不能正用其心以喪失厥志則非所以愛弟之本心是以決絕吾勸弟從今勿以珠妹爲念玉樹嘆曰吾姊乎珠妹與弟絕之於形迹能絕之於精神乎况卽以兄妹論亦斷不能從此卽爲道路之人且弟此時之念珠妹萬無他種思想純全爲弟與珠妹心性中相感並不敢有絲毫舊日愛戀之情以褻瀆我珠妹且旣爲兄妹弟豈能尚存一不堪問之心爲倫常人然則珠妹并不願引弟在兄妹之行乎俠君曰弟果能如是則弟與珠妹相見尙有期惟暫時且未能示弟以蹤迹珠妹之用心吾弟當亦能諒玉樹聞俠君言只長喟而已於是復謂俠君曰弟今日來見吾姊非止問珠妹消息尙有事請教吾姊俠君問何事玉樹乃舉近日會中事一一告之且云弟不料朱與之爲人亦知熱心愛國是不能以往日行爲輕之俠君沉吟半晌謂玉樹曰吾弟之志姊不能強移惟姊終以此事尙未能盡善將來卽能成功流弊滋多凡事未破壞之先必預備建設地步此定理也此次從事於此諸公對於建設事業亦確有把握乎否然亦不必計事已至此所謂箭在弦上第如朱與等樣人居然解言愛國奔走革命吾恐自有題外之意倘

革命諸公皆如朱與吾知不革命之爲愈也。縱革命諸公中絕不至若朱與之品行術然有一朱與撻厲其間。吾恐如諺所云一隻鼠壞一鍋粥也。萬望吾弟慎之輕之害及一己重則貽誤大局。吾料朱與定假革命以遂其私者。事成則居其功。因之以權奪其權利。事不成退亦能迎合世界潮流。負革命家之盛名。且又能伸其獵取金錢之手段。然此尙高視朱與。若以朱與之心事斷之。當事敗後必轉而現好於政府。以賣同志爲邀功地。是其惟一之目的也。吾弟奈何輕信之。以姊愚見。弟廣東之行斷不可輕躁一試。朱與奸險姊所深知。以弟言彼肫肫問弟赴粵。期其中不無可疑之點。行恐墮其計中。弟其熟思之。玉樹曰。然則同志偕行。弟獨長。意何以自解於衆人之前。寧不爲同志所唾賤。俠君曰。盡心國事。豈止一途。卽盡心本會事亦非止一端。我有舅氏李公僑寓墨西哥京城。經商於美墨之間。積資甚富。此次舉大事。非籌集巨款不足以資軍實。經濟一事乃爲最重要。事吾與弟信一。函弟可據此項委任入墨。一行則辭義正大。同志方求之不得。又何議弟之有。惟弟之行期萬不可令朱與知之。弟設法遣朱與先行。後弟始將吾之書函當衆發表。方爲萬全。不然朱與又當變計矣。吾弟慎勿忽我言爲幸。玉樹敬諾。俠君乃作墨京書成。交玉樹。玉樹懷之去。

玉樹晝夜盡瘁。祖國事幾幾有手胼足胝之苦。同志者莫不愛玉樹而敬玉樹。故玉樹有所言奉之不第。丹詔玉樹既受。俠君教乃以計遣朱與先起程回國。朱與行後。玉樹乃將俠君書當衆提出。決議衆皆不勝之喜。乃齊請會長親身一行爲佳。玉樹於是速裝待南發。未行之前一日。接家書深責其誤謝氏婚之謬。妄玉樹此時覺珠光

已與已絕已之意早定與謝氏女不能退亦名義上關係而已今既爲國事忙碌故遂亦不甚介意惟覆書二老人自認過焉隨即辭俠君游於粵。

諸同志遵玉樹所示之期內渡如期先後潛入粵垣部署一切待期而動革軍即以粵垣爲大本營各省無不以粵事爲觀望既而得各省消息頗可得手鄂事亦有頭緒尙難刻定人人心中均有無窮希企摩拳擦掌及鋒而試矣。

朱與既先諸同志歸國乃未即至粵即先往都中謁見大老方某其世交也言革黨事請大老急電粵督以資預備已則從中調弄之可以爲一網打盡之計某大老深以爲然即電粵督并暗中重委朱與且以詳函令朱與面致粵師朱與既得某大老知遇甚喜乃思竭力以圖報蓋朱與因珠光乃恨玉樹刺骨繼又以俠君以巡捕辱己其恨亦牽於玉樹欲謀之無以得其當忽玉樹被舉爲講學會員後會中爲革命諸人所運動朱與以爲假此逆謀以陷之名既正情罪亦當己又不居謀殺之名且又可邀功於本國政府爲進身之階誠一舉而數得焉乃玉樹初不贊同急進則即無計羅之於法網是以己則放爲激烈以勸誘之玉樹乃真爲所動遂有親入粵之計畫朱與暗以爲得計故坦然受玉樹命令先程回國以施種種陰謀以設種種網羅初不知玉樹已爲俠君所阻止而改其進行方針朱與既在都計畫已定計時玉樹當將到粵於是急行南下抵廣州隨即先往謁督帥呈某大老函粵帥乃優遇朱與督帥云自接京中密電即准備一切諒不至有誤大事更重托與暗爲線索與到廣州日

乃卽。屈。舉。事。約。期。謁。督。帥。後。卽。匆。匆。往。尋。同。志。時。已。是。日。初。更。忽。已。有。幾。處。火。起。城。廂。內。外。一。律。戒。嚴。街。頭。巷。口。均。有。兵。士。守。之。閒。人。一。概。不。得。行。走。朱。與。旣。出。督。署。忘。問。是。夜。口。號。乃。以。道。路。不。通。竟。不。得。達。同。志。秘。密。機。關。處。遂。輾。轉。中。途。約。一。時。許。復。回。督。署。詭。說。革。黨。已。中。計。照。行。矣。朱。與。盡。料。督。帥。接。京。電。卽。行。防。備。彼。輩。必。至。失。敗。無。疑。故。敢。大。言。以。誑。督。帥。於。是。夜。已。半。城。中。火。藥。庫。已。爆。裂。全。城。鼎。沸。居。民。惶。恐。幾。有。天。崩。地。塌。之。勢。已。而。槍。炮。聲。愈。近。愈。厲。朱。與。在。督。署。心。旌。搖。搖。究。不。知。兩。方。面。勝。敗。誰。屬。旣。而。去。督。署。愈。密。邇。似。革。黨。已。獲。勝。勢。竭。力。圍。攻。督。署。督。帥。亦。驚。惶。失。措。城。中。各。官。衙。亦。各。不。能。相。通。電。話。均。已。斷。絕。外。邊。真。象。訖。不。能。得。分。毫。俄。而。聞。督。署。前。衛。隊。槍。聲。已。發。矣。粵。帥。知。事。已。急。與。署。中。僚。屬。計。議。奔。避。之。策。無。何。天。已。將。破。曉。槍。炮。亦。漸。止。惟。聞。遠。近。四。處。尙。有。斷。續。數。發。聲。繼。而。東。方。已。白。各。處。均。陸。續。來。報。捷。天。大。明。督。帥。某。公。乃。高。坐。堂。皇。城。中。各。官。亦。紛。紛。齊。來。督。轅。各。路。軍。營。次。第。獻。俘。某。軍。獲。革。黨。若。千。名。某。營。獲。革。黨。若。千。名。其。革。黨。之。死。於。炮。火。中。者。尙。不。知。凡。幾。亦。無。從。查。悉。惟。搜。得。黨。人。名。冊。三。四。本。并。呈。督。帥。至。是。朱。與。乃。知。革。黨。完。全。失。敗。隨。見。督。帥。飾。詞。詳。陳。其。致。敗。之。由。督。帥。大。悅。厚。酬。之。且。電。都。請。獎。朱。與。功。并。函。達。某。大。老。朱。與。因。向。督。帥。索。名。冊。觀。之。見。玉。樹。正。居。其。首。己。名。亦。在。特。用。者。臚。名。耳。朱。與。深。幸。己。策。之。周。旣。而。都。中。覆。電。令。與。來。京。以。便。叙。用。督。帥。乃。厚。給。賞。斧。送。朱。與。入。都。而。玉。樹。之。存。亡。與。尙。在。猶。疑。中。焉。

第十三章 詭謀



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君子樂與君子爲朋小人樂與小人爲朋君子爲朋其道日益小人爲朋其象爲損朱與既至都遂依某大老門下盡效鷄鳴之技憑鑽狗竇之能乃甚得大老歡亦遂與大老公子交莫逆公子眼皮翻而睛突出口唇缺而齒齟露駝其背而跛其足時人以其貌不揚共錫以佳名曰做壞不倒翁吾書故亦不必舉其公子之名直名之爲做壞不倒翁方公子而已做壞不倒翁有遠戚謝姓謝翁字了青者與公子不倒翁父某大老既係姻親又屬同官宅眷往來因之甚密切謝翁有女曰素珠巾幗而具鬢眉之概嬌施而兼班左之才其家道韞不能擅美於前固織錦繡爲心腸釀花雪爲膚貌者也與不倒翁公子爲表兄妹行不倒翁公子涎素珠之美時存癩蝦慕心思望天鵝而久枯其饑吻祇以謝翁早指腹婚於羅姓亦只得付之無可如何素珠爲誰蓋即玉樹指腹爲婚之結髮妻也不倒翁公子既以素珠已有夫家此心亦已絕其妄念忽有人來傳羅姓有退婚之說乃出羅氏子之意而非羅老夫婦所許是以仍來函與謝翁請示過聘期然有此一層不倒翁已死之心不禁怦怦然欲活自既與朱與爲莫逆交固無話不與朱與言遂將欲圖娶素珠事詳詳細細爲朱與告之并懇朱與爲之畫策朱與聞爲玉樹妻乃更思破壞羅謝婚姻而爲不倒翁成全之以博不倒翁歡乃獻計於不倒翁曰茲事甚易此真公子齊天之福公子既與謝姑娘爲表姊妹門戶又相當豈非美滿姻緣吾料令表姊妹斷無人能從公子懷中奪之而去不倒翁聞朱與言大喜不禁距踴三百狂妄不已口中涎線拖出唇外且尺許巨睛中笑淚從兩眼角空湧出順魚尾紋分流而下及笑止跳止突呆視朱與移時曰子之言我誠樂不可支第子言無人能

奪自我之懷中子豈不知吾表妹已爲羅姓人乎朱與曰吾所云無人能奪公子者正以其屬羅姓耳公子不知令表妹之夫卽羅玉樹乎玉樹聚合匪徒謀爲叛逆已於廣州之變大概死於亂軍縱不死亦重犯公子言之老人設法嚴緝務獲以正典刑令表妹尙能屬之彼哉况令表妹與羅玉樹雖云指腹爲婚尙未曾訂證約原不能爲正式婚媾公子卽早圖之且如探囊取物耶且玉樹既有退婚之說更好措詞公子一面商之老恩公緝捕反賊一面遣媒求婚豈非萬全之計謝翁夫婦既知羅玉樹犯重罪獲之則爲刀頭鬼不獲則終身爲海外逃亡斷不願復以愛女嫁之且恐自己受叛戚嫌疑卽與之訂婚尙思退去矧并未與訂婚乎且退婚之意又出自羅玉樹謝老更有辭以對羅家豈有不樂從者不倒翁聞朱與言頓足於地以雙掌自擱其臀拍拍作響謂朱與曰子之言頓開我茅塞是天以子賜我也我苟能得我表妹者我必惟子所欲者以報子於是不倒翁乃如朱與計商之某大老大老溺愛此子不第龍生之蛋鳳養之雛不肯稍拂其意有所欲必能遂况此事亦正相宜斷無不可之理因與謝公素交至契乃真將求婚事商之并據朱與之一切話以爲羅玉樹已不足爲雀屏選正好乘聘禮未過從此作罷省多少煩言謝翁亦思羅氏子有退婚之議究不知何旨今羅氏子旣不成器犯彌天大罪吾女焉能嫁一首領不保之人况如方公所逃渠今生死尙不能定卽如羅氏意准其退婚亦兩得之道雖吾與羅翁故交羅又富不應失其歡惟其子作此滅門禍我家尙與之結姻親亦正如方公言嫌疑之罪卽亦非輕况方公正居要津能生死貴賤人今之趙孟也瓜葛之親終不若絲蘿之好舍彼就此其計正得羅翁雖富總

不過一商人耳。門第言之，究與我遜我家。今日當非昔比。想定乃謂某大老曰：蒙兄見愛，願結朱陳，甚合弟意。弟即一告之。賤內商妥，先借羅子修之公子。既有願退婚之說，函達羅兄，云不得不勉從其公子之意。俟羅翁覆函，即可定議。諒羅翁見吾有願退婚之信，去其子，苟已死於粵，渠自無他說。苟其子，即尚存，事既先出於其子之意，渠又何必固執？況我兩家并未訂有婚書，此不過交情上關係。祇憑昔日戲言耳，並無別項糾葛之處。欲退則儘可退之。方大老甚悅，乃去告之。公子不倒翁，不倒翁狂喜，作獼猴跳與正濃，不防一失足，則不倒翁因之竟倒於地上，仍弛口笑不休。

方大老去後，謝翁告之夫人，請夫人示意。旨并詳陳羅氏之利害。夫人乃謂謝翁曰：茲事却甚，好惟素兒表兄素兒平日不喜其人，素兒不願，奈何？謝翁曰：爾總是溺愛兒女，婚姻事自有父母作主，奈何？問及小孩家，夫曰：非我溺愛，恐將來小夫妻不能和睦，豈不爲我二老心病？謝翁曰：只須門第高貴，家道殷實，女兒一生不愁，衣不愁，食我輩爲上人者，卽爲對得起下人。何況方家今日在全國中亦數一數二者，有何不足於心？夫人曰：祇是方家兒品貌差一點，謝翁乃怒曰：爾真悖謬人，何必以貌取我？最不喜歡素兒時常鄙薄表兄之醜陋，女孩兒不長進，顛斤播兩，評頭評足，大非名門閨秀所宜。茲事我商於爾，爾以爲可，俟羅家信回，卽與方姓過聘，不必問素兒兒輩婚嫁事。乃我輩責任小孩兒家，有何知識？至於相貌醜俊，有甚要緊？俗語常言：醜人有醜福，方公子既生在伊家，其福可見。卽非小且我見方公子頗忠厚，誠實無不好之處。况且焉有良家子女，必兢兢於面首求之夫。

人聞謝翁一番議論，遂亦念方家貴顯，方家兒亦非癡非傻，非殘疾者，既驕其富貴，轉不覺得方家兒之陋，乃決計將女兒再婚。方姓遂又謂謝翁曰：倘家不願退婚，有何對待之法？謝翁曰：茲事到無須煩心，彼好言之，准我退婚，則我與羅翁雖不成親眷，而朋好自在，苟其不願我，竟與方訂婚，彼又能如我何？况方家勢力奚懼一海外商人，且彼又奚據與我論婚？夫人又曰：惟我家當初貧困，時諸多受羅家恩惠，親戚不成，無關緊要，苟由是絕交，未免問心有虧，過不去。謝翁曰：以爾之言，我能以女兒為我酬恩之品乎？况朋友交際，誰無金錢餽贈之來，往若以是言恩惠天下，人日日不暇作他事，即到處酬恩，已忙不及，且羅家兒子不能歸，正大逆不道，彼家外洋悍不畏法，朝廷固無如彼，何我家在皇帝脚下，又受天恩深重，誠不忍心辜恩溺職，有負皇上高官厚祿，仁軫倘以彼家嫌疑，獲罪朝廷，真不值得。彼家即有恩惠於我，較皇上恩惠孰重？孰重我安可不知法紀，以區區私交，昧君臣大義，而仍與叛逆之徒為伍乎？老夫婦二人於是商量既定，謝翁隨即作書與羅翁，徑告以退婚事。書中大意以令郎既有退婚之意，尊夫婦雖仍不棄，恐不能如令郎心願，茲特准如令郎所請，即行退婚，尊夫婦勿以為吾家有異辭也。從此令郎可聽其聘他姓，愚夫婦不得過問。小女亦聽愚夫婦為之另行，字人亦與尊處無涉。云云。信發後，謝翁又告之方大老，并云：一有獲信，即請示以過禮吉期，不致倒翁聞謝翁已允婚，遂居然以謝氏乘龍自炫於人。謝翁以羅姓退婚之書雖去，究難保羅無異辭，故必俟信回方能定議。獲信無他說，即行過聘，消吉。蓋謝翁雖因欲見好於方大老，願結姻親，其實良心上亦豈不倒翁非佳子弟，恐素珠知必不願是以擬先不言，俟回信

即行成婚。木已成舟。素珠亦即無法。故斯時必嚴守秘密。知不倒翁言不檢戒之。不倒翁乃亦不敢言不倒翁口。雖不言心竊自負。而以朱與能爲己畫策。於是益與朱與密。朱與以見好於不倒翁。某大老夫婦亦愈愛之。又以本世交視之。遂同子侄輩。朱與乘此機會。遂示意不倒翁。頗爲大老乾兒。不倒翁益喜。言於父母。大老夫婦可之。自是朱與遂與不倒翁爲兄弟。大老內宅亦時有朱與蹤迹。大老家來往各宅。第內奔朱與多。得見之以故。亦曾見素珠於不倒翁家。既見素珠。花嬌玉媚。氣爽神清。私念使與珠光並。所謂青女素娥。嬋娟各鬪。天何獨厚於玉樹。俾絕代佳人。俱讓伊消。受不禁妬。火中燒而恨潮。因之益漲。覺已既不能得珠光。此恨亦既難銷。幸珠光亦既與玉樹絕。今素珠又將歸方姓。玉樹即不死。素珠亦非其所有。差足以自慰於心。惟眼見美人。偶此儉荒。深爲可惜。不禁移愛珠光之心。復愛素珠。因將不倒翁聲音相貌。以及玉樹之聲音相貌。一齊並置諸腦筋中。兩兩比較之。復又將腦筋中所貯之素珠聲音相貌。亦列於不倒翁玉樹之間。合三人而比較之。豈不倒翁乃竟是羅剎國中最美人物。以之刻劃無鹽。尙且不可使之唐突。西施是誠罪過。轉又取鏡自照。照後復又將己之相貌聲音。亦轉入腦筋置之。不倒翁玉樹與素珠三人之間。比較之。豈已雖不能及玉樹萬一。而比之不倒翁。公子則子都矣。苟同車出。吾知擲果之的。必磨之已。而擲瓦之的。必屬之不倒翁。無可疑者。素珠倘卽我二人比較之心目中。爲憎爲愛。當自有分別。玉樹有此黠福。我且妬之。奈何以此三分不像人。四分不像鬼之醜貨。亦竟令點汗風月場中。一席地眠香。偎玉直不第折樹摧花。衰琴。衰鶴。大殺風景。最令人不平事。莫過於此。愈思愈恨。愈恨愈不能忍。

惟千思萬慮。總不得計較之所在。一方面想念素珠之美。一方面思量不倒翁之怪狀。顛倒回環。不能自己。乃百思不得其策。豈不倒翁與素珠婚事。已爲成議。我斷無能力破壞之。然卽任蒹葭倚樹。彩鳳隨鴉。心總不能甘服。我犯不韙。違公理。圖一珠光。不可得身。且陷圍圉。卒歸泡影。何物不倒翁。不費絲釐氣力。竟得坐享傾城。思至此。真令人痛不欲生。朱與此際。蓋如灶上蟻。惶急不可名狀。又如燈前蛾。亂撲不知所之。嗟乎。凡惡人心思。只知己方面之欲望。不顧他方面之利害。故置天理國法人情。胥無所忘。憚窮張其凶。饒力逞其奸。謀卽以性命殉。欲望亦所不辭。朱與惡人也。此時既不能甘於心。焉能縮天來大之色。膽而小之。夫豈自知凶人不終命也。窮凶極惡之無好結果。理之常也。可不懼哉。

第十四章 魔祟

朱與正計無所出之際。忽不倒翁公子入其室。告朱與以過聘有期。喜笑跳躍。不勝得意。朱與見不倒翁。光景愈爲之難受。因有厭惡不倒翁心思。不倒翁與語。幾不欲與之答。言忽而轉念。素珠既不能爲我。所有我亦本無得素珠之理。對於不倒翁原無所可怨。惟素珠雖不能明爲我有。何妨暗圖之。但能一親芳澤。死亦何恨。亦斷不能卽讓不倒翁完全獨受用之。然欲圖素珠。尙不能不利用此蠢蟲。既欲利用之。卽不能露出厭惡之色。仍當格外親近之。俾事尙須請教於我。然後我可以從中下手。苟能得手。後來卽歸於蠢蟲。我亦可無恨。我此生亦可謂不虛生。且亦可償我圖珠光所受之委屈。計定。乃復腴不倒翁。盡甘言以餽之。說風情以誘之。不倒翁被朱與

驅而納諸迷魂陣中。骨軟筋酥。直不知天地四方之何在。朱與遂問不倒翁曰。公子言過聘有期。期之遠近。究若何。不倒翁曰。期尚未定。不過謝翁已允。惟必俟羅姓覆函。方可定期。朱與曰。倘羅姓不允退婚。奈何。不倒翁曰。子不言羅玉樹不死。然已犯重案。荷玉樹已死。則羅姓何必復要素珠。玉樹雖不死。既犯重罪。謝姓亦斷不肯再婚。羅姓昨日老父自謝家回。已言之。朱與曰。荷羅老以爲兩姓皆名門世族。兒雖死。媳必守。雖未訂婚約。上等人一言既定。亦豈可輕悔。如是則謝羅兩姓必至決裂。必成訟端。兩姓各有理說。未知訟孰勝。卽令羅氏負。旣開訟端。一時難以解決。謝姓卽據玉樹犯罪。本可以勝羅姓。奈羅姓遠在海外。逮捕無從。且羅老惟言兒子犯罪。與己無干。官亦不能卽拜罪之。况羅姓富足。金錢運動。必要一番老面子。尙未知謝姓能勝與否。如是糾纏。謝羅婚事能退與否。不可知。卽終能退。不知何年何月。公子能耐乎。朱與蓋知不倒翁蠢頑。且又係急色兒。全不知其他。故拉拉雜雜。舉此一段。不盡不餉。無條無理。謊言以惑之。在他人可不爲之動。在不倒翁則已不知。所以又豈能加以細想。遂乃張目直視。形如木偶。乃問計於朱與。朱與曰。公子與素珠家。不旣常來往乎。常來往則與素珠容易設法通消息。旣恐羅姓復以素珠爲已有。成言在先。不肯令之改適。他姓正以素珠爲良好閨秀。則然素珠苟不能貞。羅姓亦卽甘心退婚矣。公子與素珠婚事。旣爲老大人與謝翁夫婦所共諾。已爲名正言順。是公子旣與素珠有夫婦名義。公子卽與素珠苟且亦不爲違禮。公子能與素珠私通在先。然後故意使羅姓知之。則羅姓必恥素珠之不貞。亦卽斷不再願以素珠爲媳。則退婚之議必成。然後公子與素珠婚姻。方無阻碍。公子欲何時卽何

時矣。在公子以己之妻已先亂之，亦不爲過。在素珠以亂之者乃己之未婚夫，亦不爲失節。欲婚事能成而無阻，碍且所以促之速成，行此權宜之計，亦又何妨？不倒翁聞朱與此一番大政方針，乃蹶然而起，急拍朱與之肩曰：我昨看三國演義見曹操謂荀文若曰：孤之子房也，子亦吾之張子房。但是若何勾引素珠，尙望子明以教我。朱與曰：公子既係謝家東床之祖，又有舊親，且時相來往，此後公子更宜常往謝家以聯絡感情，入手聯絡感情，謂何急當用心設法以取悅公子岳父母？岳父母既心愛公子，公子與素珠之間絕不防閑，兩老人雖心肯意肯，然尙不足所最注意者，必將素珠身邊僕婢設法買通，然後纔能得手。惟此種隨時機變相度而行，本領我非敢菲薄公子，恐公子一時難以做得純熟最好，請公子撥一二名最親信最靈敏僕婢與我，我自能爲公子辦理周到。以此邊之婢通彼邊之婢，更屬易保無須月餘功夫，卽能使公子穩渡銀河，巧會牛女，不倒翁大喜過望，隨卽撥僕一婢，名幸兒，婢名小巧，皆與素珠家之僕婢常來往，婢小巧尤與素珠之婢名小梅者最相善。小巧與小梅乃皆係兩家老夫人房中婢，小巧撥與不倒翁，小梅撥與素珠，二婢各在兩老夫人房中，時因兩老常相過從，二婢時相見，於是極相能。今小巧既撥歸朱與，用其遣兵調將之能智取術馭之法，小巧竟爲朱與所牢籠。小梅囚小巧在朱與處，故亦常來看小巧，朱與遂亦得以牢籠之小巧。小梅乃皆以朱少爺爲解人，小梅無事時時在素珠前道朱與之好，轉多方鄙夷，不倒翁蓋不倒翁素日祇知使公子脾氣，並不知愛恤奴婢，今小巧忽受朱與逾格鴻恩，則感激之至，時爲小梅頌揚，朱少爺德小梅囚小巧，道其好亦好之及小梅來，朱又



特。意。眷。待。之。故。小。梅。亦。覺。朱。與。爲。真。好。朱。與。蓋。正。設。計。通。情。慳。於。素。珠。因。思。得。一。借。線。穿。針。之。計。必。得。一。與。素。珠。婢。相。熟。之。婢。俾。兩。婢。往。來。既。頻。然。後。可。以。因。婢。着。手。向。見。不。倒。翁。婢。小。巧。與。素。珠。婢。小。梅。平。日。頗。好。故。欲。用。之。乃。驅。不。倒。翁。使。之。好。借。婢。於。己。不。然。朱。與。方。妬。不。倒。翁。之。得。素。珠。豈。肯。真。爲。之。謀。使。之。得。與。素。珠。通。哉。既。借。得。婢。遂。竭。力。自。爲。謀。何。暇。復。爲。不。倒。翁。計。乃。不。倒。翁。既。受。朱。與。教。以。爲。朱。與。爲。己。謀。最。合。己。意。比。其。父。母。之。命。尤。重。乃。無。敢。稍。違。每。日。必。來。謝。家。供。糖。獻。果。於。謝。老。夫。婦。真。如。孝。子。順。孫。謝。老。夫。婦。亦。竟。爲。不。倒。翁。買。透。其。心。留。茶。設。宴。幾。無。虛。日。又。每。每。令。素。珠。作。陪。其。意。蓋。欲。常。常。與。素。珠。接。切。借。以。生。素。珠。感。情。一。旦。婚。事。發。表。庶。幾。不。至。有。所。差。誤。素。珠。莫。知。底。蘊。又。以。父。母。命。不。敢。違。且。既。有。舊。戚。爲。表。兄。妹。素。珠。向。又。大。方。不。拘。亦。卽。勉。與。之。周。旋。不。倒。翁。見。素。珠。不。拒。己。則。私。心。自。幸。膽。亦。因。之。壯。所。謂。蠅。蚋。食。糞。稽。履。棹。往。上。每。見。素。珠。則。醜。態。百。出。令。人。一。見。卽。須。噴。飯。素。珠。以。此。類。人。非。人。直。一。玩。物。耳。故。未。嘗。以。其。故。作。醜。態。爲。有。意。於。己。而。怒。之。轉。玩。弄。之。以。取。笑。謝。翁。夫。婦。亦。遂。以。素。珠。或。者。亦。不。嫌。不。倒。翁。故。對。之。不。過。爲。冷。淡。心。中。乃。爲。之。暗。喜。一。日。秋。高。氣。爽。園。中。菊。花。猶。盛。開。素。珠。晨。起。梳。洗。畢。甚。無。聊。賴。扶。婢。入。園。見。清。露。未。晞。曉。風。不。扇。地。下。苔。痕。帶。濕。梧。桐。葉。落。其。上。被。露。浸。潮。皆。軟。潤。無。聲。小。雀。晒。日。叫。鬧。一。團。飛。止。於。叢。樹。枝。間。若。各。有。無。窮。樂。趣。者。園。中。清。曠。幽。寂。頗。覺。蕭。散。素。珠。閒。步。一。週。思。轉。至。菊。圃。折。菊。花。供。之。膽。瓶。中。菊。圃。在。園。之。東。南。隅。隔。一。小。溪。溪。上。架。一。竹。橋。過。橋。一。帶。深。竹。密。不。通。風。竹。外。疊。以。假。山。洞。壑。深。邃。中。一。石。奇。峯。陡。起。高。一。丈。餘。上。竊。小。羅。浮。蓋。石。下。多。種。梅。故。以。羅。浮。名。梅。樹。繞。石。成。林。且。數。十。百。株。素。珠。最。愛。園。

中此一隅風景於此一隅中又最愛此一片羅浮石每至園中必至石畔雖不學頗米下拜而徘徊瞻望留連許久不忍去素珠愛此石人皆知之不倒翁亦知之是晨不倒翁初起卽來謝家蓋不倒翁自受朱與教日必來謝家一次及至來成習慣幾如一門功課并且時時刻刻思來謝宅恨不能卽永住謝家幸方謝兩家雖非望衡對宇而亦所謂同居長千里者故舉步卽可至是晨不倒翁早起卽躡出自己大門閒步街衢上轉眼間忽至謝宅門見謝宅大門亦開僕人方掃除院落不倒翁隨卽信步進門僕人見係不倒翁不之問不倒翁直入內宅廊下一婢在欄前添茶籠中水食不倒翁問謝老夫婦云尙未起又問素珠婢告以往園中不倒翁聞素珠入園必往羅浮石不若卽徑往石畔候之乃亦入園直向羅浮石處去適見素珠從竹橋過溪去轉入竹林深處不倒翁隨之過橋見素珠出竹林繞向菊圃命婢折菊花已則復折向小羅浮石來不倒翁見婢遠在菊圃素珠却獨自一人來羅浮石下大喜然欲前去接見又覺不敢造次乃潛步至羅浮石後山洞中藏之以便飽看素珠適素珠亦轉羅浮石後恰好經不倒翁所藏洞口過洞口爲藤蘿披瀟不倒翁卽覆於藤蘿陰裏及見素珠將過此洞口不覺探頭縮腦旣欲出又欲入又轉恐藏身之不固遂致將藤蘿枝蔓撥觸亂動素珠忽見藤蘿紛紛蕩拂卽停步向洞內逼視笑見內有一人不禁大駭欲呼婢轉見爲不倒翁不倒翁見已爲素珠所見乃出面帶憨笑口吃欲言又不能所以言踟躕不安目且不敢正視良久始出聲曰表妹句一聲表妹又不能言在不倒翁意中欲對素珠言將於己定婚轉念謝翁曾囑暫且須秘密又欲就此行朱與所教事舉目看素珠怒眉蹙柳羞鬢暈桃

凜乎不可犯。不禁毛骨爲之竦然。覺得耳鳴眼熱。神情恍惚。忽聞素珠罵曰。方某殺才。清晨來此何事。我明告爾。日後無事。不許入我門來。即來亦祇能到我父母處。不許再見我。爾須切記之。爾苟不聽我言。必無幸於爾。爾速出。勿稍留。不倒翁被素珠一番怒罵。如巨雷轟頂。魂魄都飛。又如冷水澆背。涼氣透心。隨尙欲有言。素珠已轉身。行。隨呼婢曰。速去喚奴輩來。趨此偷人去。且言。且行。已過橋。出園入內室。不倒翁疑立不動。婢至。不倒翁前笑謂之曰。公子速去。休勿復在此討沒趣矣。說罷亦一笑而去。

## 第十五章 決志

素珠既歸。已室芳心中。殊不自甯。念方某近日來行徑頗令人可疑。頻來我家。及至見我醜形畢露。大不似從前穩靜。始而見其儉荒態度。不過以爲好笑。今又添出許多怪頭怪腦。更覺令人見之幾欲嘔。卽我父母之待遇。方某亦不似先時若別有一種親近情形。或者其中有故。因念父母平素心思。總以金錢勢力爲注意之點。雖不應腹誦老人而老人短處。究不能爲之諱。近與方公交情日見其密。特方公爲人。卽不敢信爲端正。或者吾父母傾心方公之金錢勢力。爲其金錢勢力所炫惑。欲以我之身爲求好方公之用。不恤兒身千金體。爲贈送物。卽方某果爲清才俊品。我乃以金錢勢力爲婚姻媒介。亦既非好因緣。卽絕非好相識。況方某乃齷齪委瑣之夫。幾爲人類所不容。而祇以金錢勢力。故卽不顧兒之清白貴重之身。輕易擲之火坑中。俾偶此不足齒之偷狡之父母。愛子之心未免太忍。第我幼時。似聞吾母向人言。我已指腹爲婚於羅姓之說。近數年來。并未提起。然果已指腹。

爲婚矣。是吾已有夫家。今斷不至有悔婚改適之理。此或吾之過慮。至於所指腹之人。爲何如原不敢必然。苟亦若方某者。吾亦祇好聽諸命。幸尙非爲金錢勢力所驅者。比猶不喪失自己品格廉恥。而爲人所輕賤。但是至今并與羅姓未聞曾道過管訊。或者羅姓之指腹爲婚之說。初爲兩家老人戲言。原非定論。乎吾國兒女婚姻事。皆祇憑父母意執行之。爲兒女者。斷不能與聞自己一生悲歡苦樂。自己絕無計較之權。且懷抱中卽縮兩姓好勢。不得不授其權於父母。況乎指腹爲婚。尤爲非善。所以歐美男女必皆令學成及歲後。知識既定。品行已立。始出於交際之場。各人因之互擇匹偶。爲父母者。有監督裁度之責。初無強制聘定之權。所以能歡借魚水而不致傷及鳩媒。至於悲歡苦樂。既由父母作主。則爲父母者。更不以兒女悲歡苦樂爲念。且欲假之以遂己私欲之請求。爲兒女者。將只有含冤莫訴而已。彼指腹爲婚之羅姓。苟不能如己願。吾不能爲父母。怨吾國俗誤之耳。若方姓者。吾父母倘有令兒改適之心。兒終不能不恨生我者之愚。猶未能爲昊天罔極也。以今晨方某情形。卜之令人不寒而慄。至此時。猶氣塞不舒。思至此。不禁潸潸沾裾。凝視案頭所折菊花。尙未插入瓶際。因覺女兒之命薄。亦如花榮枯鬱瘁。亦聽之人。亦卽如此。菊爭妍鬥麗於霜畦。露圃中方自信受天地之精英。雨露之滋。慨無能摧殘之者。及一爲人所折。人置之茵。則茵矣。人墮之涸。則涸矣。可不哀哉。人生不幸。爲女兒身。得天旣已非厚。尙不能自厚。亦太自薄矣。吾之所以自厚者。無他。惟善保吾身。不至陷落而已。我果婚於方姓。我之陷落。爲何如乎。爲今之計。無論父母命。我如何皆可。惟方姓婚事。斷無能從命之理。且思且將菊枝。插於臚瓶內。獨坐綺窗。前讀書以

自排遣窗外翠竹瀟瀟風搖之影亂於窗紗上猶令人疑是不倒翁來  
不倒翁既爲素珠所痛斥心乃灰劫強半遂悵悵然返尋朱與問計朱與問其故不倒翁具告之朱與曰是何怨  
公子太性急世上豈有強摘之瓜乎公子未俟我報告以可行之期冒然從事遭辱固然既有此一番周折又須  
費手矣所謂欲速則不達也今後直好再作計畫公子且耐之荷再造次恐愈決裂矣不倒翁聞朱與言惟自答  
快快別朱與去朱與竊笑之適小巧在旁見朱與竊笑其公子因問之朱與此際朱與察小巧對於已感恩已甚  
於舊主忠懇足以爲己用況二人業有特別親密處小巧又精明能幹委以事能貫徹其首尾朱與信之故因其  
問遂直將己之對於素珠心思告之曰吾笑爾家公子笑其不自諒耳謝姑娘豈能愛爾家公子哉我之言借爾  
等爲公子設法圖謝姑娘者是借爾等爲我圖謝姑娘耳我固知謝姑娘絕不歡公子豈卽能讓公子得手故以  
求通於謝姑娘願公子使之肯借爾等爲我用耳不然果謝姑娘能許公子近者我方姑公子得謝姑娘焉肯爲  
之謀俾得謝姑娘哉爾能爲我謀得謝姑娘者將來必有相當之酬報以答爾小巧既爲朱與恩惠所買小巧又  
頗知風情者又爲朱與情意所戀自無不願爲朱與出力者聞朱與言遂毅然自任曰吾等與少爺謀得謝姑娘  
當易爲力若爲我家公子謀恐我等雖爲之効死力亦無功也不特少爺笑之卽我等亦覺其自忙耳朱與曰爾  
不知幸謝姑娘未見羅家公子倘見羅家公子者卽我亦無幸謝姑娘眼角亦未必還有我矣何況公子小巧曰  
羅公子若是美乎想自信其美必得美人而儷之不知謝姑娘之爲美人也故退婚乎朱與曰此段事言之甚長

遂將珠光如何不亞於素珠。玉樹如何與珠光有情。二人已有結婚之議。不知早與素珠爲指腹婚。如何接家書始知之。接書後。玉樹既與珠光愛情甚篤。且又不知素珠爲人。若何因欲與珠光定婚。故退素珠。婚。珠光如何不願。玉樹退謝。姓婚。遂與玉樹絕。後來玉樹如何爲革黨。首領。謀起事。及已如何至都。如何爲方公子。設謀求婚。於謝翁。謝翁如何允許。已復得見素珠。如何愛戀。深悔公子之與素珠論婚。已因愛素珠。甚故欲圖之。種種情節。一。一向小巧說明。小巧既與小梅親密。正爲朱與圖素珠事。嘗與共謀。故遂將朱與所言者。又悉爲小梅述之。且盛稱朱與極讚羅公子之美。至於朱與之謀素珠事。二人乃恐屬垣有耳。特耳語之。小巧與小梅述是言時。適素珠向日親信之婢名錦鸚者。過小梅窗下。遂悉爲聽得。其後音甚低。則不可辨。錦鸚少於小梅。其機警亦能與小梅抗衡。而最能忠於素珠。素珠視之。不第左右手。素珠向來待遇奴婢甚厚。小梅亦知感之。而不若錦鸚之戀。擊錦鸚既聞小巧小梅之言。遂急急轉回素珠房中。將適間所聞於小巧小梅者。盡告諸素珠。素珠此時知不幸。竟不出己之所料。心內暗自傷感。念二老何竟出此不堪告人之舉。惟茲事若何處置。正自爲難。羅郎之爲人。以朱某所言。卜之不特非我意。中所懸揣恐亦如方某者。乃學問品行相貌均在不可多得之數。念至此。私心竊又自幸。而喜既而又念渠既要求退婚。在羅郎之意。蓋不知我爲何如人。料定不能若白珠光。故傾心於珠光。况羅郎於我本爲一不相知之人。原難怪其如此賢識。珠光竟能以我故力撥重重情網而出之。更無怪能爲羅郎心折。真令我感激不知若何。鬪報第我父母已書致羅家。兩老人方伸退婚之議。是我與羅郎婚事恐終竟無可挽回。

雖珠光之賢有德於我。加惠於我者無量。則我亦空受其惠而感其德矣。念及此。則又不禁自悲身世。橫波目竟。作流淚泉顛倒。縈迴。覺此生結果。究不解若何。正如船航大海。失却羅盤。針官然不知何進前途。暗礁羅列。颶風。又不知起自何時。禍自無可企禱。機之伏。則隨時可發。父兮母兮。不惜以生我之恩。轉而陷我。以結交方姓。以女子身處家庭。專制之下。欲自脫誠難。然天之生人。自賦以能力。以與時事戰。人皆有戰勝事機之能力。其不能勝者。自餒之耳。我安可自餒。以陷吾畢生於悲苦之境。消受數十年。前辦不平之歲月。矧我雖既爲羅郎所棄。烏能以既許爲羅姓人者。復能再事他姓。作醜顏無恥之流。吾今之所以不自餒者。惟決定吾志。無論吾父母若何強制。若何逼迫。絕不出此深閨方丈地。終吾身長齋。佛甘守此寂寞。生涯而已。直不知世間女子。外還有男子者。更何有癡魃疥癩之方某哉。人能於方寸之中。空諸所有。則聖礙。霄無轉覺。天地間無非坦蕩。平夷。較勝於牽連纏戀。生出無窮煩惱。幾若置身千荆萬棘叢者。百倍第吾志。既決。即不若直將吾志白之父母之前。使父母知吾志已決。老人之心亦既絕望。免致支節橫生。風波層起。於是想定。隨即往其父母許。適謝翁夫婦俱在堂前。見愛女來。均以笑靨迎之。若不勝其慈。辭願復者。素珠即就其母夫人前坐。謝老夫人遂攬素珠於懷。而溫慰之。此際素珠有滿腹冤衷。已充塞喉際。若如大梗。乃千回萬轉。總覺難出諸口。而春山愁鎖。秋水波含。如花面上。時白如展紙時。紅若泛霞。意態盈盈。神情脈脈。已爲謝翁窺出。乃謂素珠曰。兒茲病乎。何氣色甚不佳。素珠見老父問已。早不禁。鮫珠如串承睫。而下。謝夫人見兒泣。知有委屈。事急問曰。兒何事。傷心者。速爲我言之。勿藉於心。致

易生病。素珠至此，只得將聞於錦、黜者俱述之。於謝翁夫婦前，述畢乃曰：兒不孝，梗我老親命，兒誠該萬死。惟羅姓之婚，既由二老退却，已不必言。獨是兒聞烈女不事二姓，亦猶人臣不事二君之義，兒既讀書明禮，覺大義不容，或昧兒身，既會由父母指婚於羅姓，雖未定約，亦義不能再適他人。兒今無他求，於阿父阿母，兒已決志不題婚姻事。阿父阿母，既無男兒，卽常依膝下，爲吾父母作一男兒，視舜爲弁，不愈於遠嫁從人去乎？謝翁聞素珠言知事已決裂，乃忽變其色，厲聲謂素珠曰：女兒家不守閨訓，居然以婚嫁事自言於父母前，不知羞恥爲何事！太無家教矣。婚姻事自有我與爾母在，爾何得干與？素珠曰：父言兒誠不解，兒非以願嫁求父母，兒乃以不嫁求父母耳。何爲不知羞恥事？況男婚女嫁，人事之常，何足深諱？人生自有羞恥事在，且婚姻是兒終身事，兒自應與聞。豈後來苦與樂，父母能代兒受哉？謝翁轉面謂其母曰：是兒皆爾慣成，竟敢與吾強辯，尙有家規，吾不能由爾。我自得主張，說時拂袖欲出。素珠見老父之意甚堅，執料將來必大費唇舌，第自己立定是志，雖忤命亦所不恤。想念時心甚苦惱，乃伏其母懷，嚶嚶泣謝翁自舉步出，忽家人匆匆奔入，面色慘白，不勝驚惶，迎謝翁於內室，院立白其事，謝翁亦大驚失色。

## 第十六章 誅凶

諺云：病夫聞不得鬼敲門，謝翁見家人變色，突入心中，已若起重機，早將千鈞巨石懸於空際。及聞家人言方大，老家人來告，大老家有大故，則更爲之倉皇莫測，急奔至廳，事見方家，家人面帶驚懼之色，知事非小，方家人見



謝翁出。遂告謝翁以方大老事。蓋方大老知謝翁亦必被逮。故遣家人來囑謝翁。令當審訊時。供詞勿疎忽耳。此係何案。乃方大老與某國私行締約。得贓款四百萬金。泄本國機密於某國。此事爲某御史所訊。知據實揭參。朝廷震怒。遂褫大老職。本欲治以重罪。以方大老聲滿朝右。遂祇得放歸田里之諭。故外間皆謂方大老之罷官。關於政治意見不合於朝廷。意旨故其實不然。方大老嘗爲彌縫。遂得掩其賣國行賄之醜迹。竟以政治關係得罪。播於國中。亦黯矣哉。此次得贓。洩秘事。謝翁本與方大老同謀。當案發時。謝翁竟革職拿辦。方大老預知之。覺己之罪本可多方轉圜。得邀朝廷寬免。恐謝翁被逮。復於供詞中。稍有出入。則己仍不能乾淨卸脫。故先遣家人來囑謝翁。願己耳。謝翁驟聞此言。驚魂已奪。泥丸宮而出。飛去三十六天之外。癡立移時。不知所云。念事到此地位。方公竟自願而不我願。彼雖奪職而逍遙法外。尙欲我全。自引罪。因思素兒常向我道。方公不足恃。我以為小孩何知。今日乃知我返不若小孩之見解。我初見方公聲勢。以為得方公力。卽穩固。若泰山。早知若此。何至有今日。正謝翁暗中默想時。方欲入內告知夫人。忽大門前。人聲鼎沸。家人飛奔入廳。事稟報謝翁。緹騎已在門。錦衣已入室。急如星火。促上囚車。家中一切物事。均已抄沒。猶以同官中能爲之緩頰者。其眷屬尙得暫居原宅。謝翁既被捕入犴狴。中以年老衰頹。又驚恐悲悼之餘。內傷哀懼。外感風寒。淹淹抱病。使人求計於方大老。大老已播眷反故里。依然滿載而歸。優游林下。賣國之厚利。大老獨享用之。若謝翁者。則獨受其賣國之重罪。享用者牢獄之。僕苦禁卒之呼叱而已。謝翁至此始恨方大老。既利用己矣。終并己而亦賣之心。乃自恨自怨之。不置。每至苦惱。

時。輒。自。擣。積。憤。填。膈。又。兼。老。病。其。何。以。堪。幸。素。珠。徧。求。當。道。諸。巨。公。得。以。稍。未。減。其。罪。素。珠。更。欲。營。救。出。獄。豈。知。謝。翁。所。犯。之。罪。乃。同。於。國。賊。本。在。不。赦。之。條。繞。縈。雖。孝。亦。無。如。其。父。何。素。珠。日。夜。悲。啼。心。力。俱。瘁。只。得。求。之。法。官。時。入。獄。以。待。奉。之。法。官。佳。素。珠。之。孝。破。例。許。之。以。故。素。珠。時。在。其。老。父。側。藥。鑪。茗。椀。料。理。有。人。謝。翁。差。得。安。斯。時。深。自。悔。其。非。而。感。女。兒。之。孝。無。如。風。燭。殘。年。朽。楊。餘。命。究。不。能。支。竟。壽。終。於。獄。素。珠。當。此。之。際。真。呼。天。莫。應。搶。地。嗚。哀。遂。又。百。計。營。求。乃。以。謝。翁。既。死。亦。不。深。究。遂。准。謝。家。領。謝。翁。遺。骸。出。獄。埋。葬。事。畢。素。珠。商。之。母。夫。人。過。返。原。籍。以。家。產。業。經。籍。沒。長。安。居。誠。不。易。也。乃。議。方。定。謝。老。夫。人。亦。病。於。是。南。旋。之。議。暫。不。能。定。乃。其。母。夫。人。之。病。日。重。一。日。家。中。除。僕。婢。外。又。絕。無。親。近。任。事。之。人。平。日。未。遭。家。難。以。前。供。奔。走。揮。之。不。去。如。癩。狗。者。至。是。乃。不。見。若。輩。足。迹。素。珠。以。一。深。閨。處。女。迭。遭。大。故。正。千。辛。萬。苦。停。貯。無。從。又。時。時。須。慰。衰。殘。老。病。之。老。親。尚。不。忍。表。示。其。貯。苦。停。辛。情。概。以。傷。老。母。心。所。幸。者。謝。翁。生。前。同。僚。中。尚。有。一。二。講。交。情。者。見。素。珠。母。子。孤。弱。零。丁。最。可。憐。憫。謝。翁。已。死。朝。廷。既。已。不。究。其。餘。罪。其。辜。何。辜。遂。爲。之。解。說。於。當。道。者。發。還。其。籍。沒。之。家。產。以。故。門。戶。依。然。復。舊。生。計。問。題。可。以。解。決。素。珠。庶。可。免。此。一。極。大。困。難。惟。家。無。丁。男。祇。餘。老。弱。支。撐。門。戶。在。在。爲。難。況。謝。老。夫。人。又。抱。疾。不。能。起。全。宅。事。務。無。論。巨。細。咸。取。決。於。素。珠。一。人。所。幸。者。素。珠。精。明。剛。斷。凡。事。能。獨。任。仔。肩。以。故。上。下。貼。然。僕。婢。等。均。無。敢。欺。罔。者。方。家。既。去。久。無。來。往。宅。眷。以。故。門。庭。愈。靜。寂。家。人。又。少。閒。房。又。多。愈。形。冷落。一。日。小。巧。忽。來。稱。拜。見。姑。娘。且。問。老。夫。人。病。小。梅。引。見。素。珠。素。珠。問。曰。自。我。家。遭。故。久。未。與。爾。主。人。家。往。來。爾。主。人。家。返。里。我。雖。知。而。

未得一送爾當隨爾主人去何以尙在都中小巧曰姑娘不知婢已蒙朱少爺所眷以求之主人得嫁朱少爺矣因送老主母返家鄉今始回京就婢夫居耳素珠曰然則爾家卽久住京邑乎小巧曰是尙不能定惟今日特來求姑娘耳素珠曰爾何求者恻言之小巧曰婢之夫家在粵擬於明春携婢子返廣東故尙有三數月住於此間賃屋金雖不過昂無如婢家甚不裕且祇夫婦二人多租屋餘屋皆空少租則必附屬人家又頗不便知姑娘家閒房甚多能托庇姑娘宇下則多受辦贖矣故欲求姑娘賞一席之地爲婢夫婦二人托身三數月婢子感德不淺矣小梅又從旁慫恿之素珠本豪爽坦白又喜便利人以爲本多空屋夫亦何吝遂許小巧小巧於是叩頭謝素珠而去未數日小巧與朱與携其家具并一僕幸兒（卽前與小巧同借自不倒翁者）俱來素珠遂命將廳事前二門外餘房三楹假於小巧夫婦居住小巧夫婦旣住定小巧遂日隨小梅錦鸞等共服役惟謹亦若主也婢者素珠辭之不獲朱與亦爲素珠家照料一切罔不周至闔以外事旣有朱與來每至素珠問及僕役等乃皆由朱與料理妥洽素珠於是頗感小巧夫婦絕不料其有他也

從來鬼蜮伎倆大概以殷勤柔媚手段惑人使人不及防而自然落其圈套中朱與小巧此次假屋而居當亦洞知其故小巧何以嫁朱與蓋亦爲朱與恐前書不已言其與朱與有特別親密處乎朱與見方大老勢已敗尙何愛於方方去朱與自離方而獨留於京趁方家將去時求於方大老夫婦納小巧爲簪方大老夫婦此時何暇顧一婢卽許朱與至於小巧見主人已敗其心亦變朱與又給之娶爲正室小巧故無不樂從朱與娶小巧而獨留

京之意所謂項莊舞劍志在沛公。此際謝翁已死。謝夫人又病。方家又遠去。在朱與固以爲多日來處心積慮。所忽得之好機會也。私心竊自幸爲天假之緣。使事湊合而至。覺方謝兩家之遭故。若冥冥中皆爲已得素珠來者。於是謀素珠之心愈堅。愛素珠之念愈熾。故出此假屋之計。以求近素珠。然後得以施種種手段。以期其必得。乃月餘以來。暗中窺素珠。覺其凜然不可犯之概。令人望而生畏。心雖雖若桃李。冷則若冰霜。朱與當方謝兩家未遭事之前。不倒翁已與素珠題婚議。已本無他妄想。不過欲一行無禮於素珠。以遂其慕色之願。已足矣。及兩家敗後。謝翁已死。素珠與不倒翁婚事。已不暇顧及。故朱與當初禽獸之心。一變而欲圖正式婚姻於素珠。以爲娟娟此豸。又無親屬爲之保護。祇一老母。且多病。及此時老弱無依之際。此易與耳。至是見素珠斷非可以智取術馭。施騙詐之局。所能得來者。於是轉而復勸其當初無禮之心。惟圖一逞。以遂欲。於是與小巧謀益急。小巧小梅亦遂竭力圖之。特是急切。卒不得其隙。無何謝老夫入病勢日增。已將不起。素珠至此更惶急。無主內外事。均無心照顧。故多委小梅料理一切。又托小巧幫同小梅。錦鸚以其貼己。令其供自己一切使用。又數日。老夫入竟舍其愛女。辭此世界而去。素珠終日號咷。踴更何能他及。以故內外均小巧小梅行止無禁之處。已而素珠將喪事料理清楚。稍息瘁軀。每每獨步花園。以資消遣。此際小巧小梅日伺素珠動靜。深幸素珠心緒不佳。家事此時盡委已等照料。向來二門素珠必親自加銷。而自佩其鏡。則鏡亦交與小梅二人。可以自由出入。無人阻止。乃告朱與以素珠今常往花園。不若內室不易進。乘此際圖之。當可有效。彌朱與俟其隙。一日係謝老夫人死。

後五七之期。柩停園內空屋中。素珠是日備冥鏹。往柩前焚化。夜飯後。率錦鸚往園焚香。化紙畢。撫柩痛哭。約一小時許。錦鸚勸之。訖不能止。其哭蓋素珠遭此慘劫。父母雙亡。已又無兄弟。伯叔孤苦。零丁除儲一副。痛哭向二老靈前。盡情揮洒。之縱有萬斛酸辛。絲毫亦無處訴。故淚愈多。哭時亦愈久。是夜月色大佳。園中梅花盛開。素珠哭止。覺即返室。亦倍覺凄清。平時入則承歡膝下。今則老母已寂。然無語萬喚不響。返室已不見吾最親愛之母。不若在此。尙得見母之棺。而伴之猶勝於返室。後並棺亦不見。遂命錦鸚具鑪火清茗。來獨坐。停柩屋之窗下。秉燭觀書。忽見窗上梅影搖動。呼錦鸚不答。以爲或係錦鸚折梅花耳。乃既不答。而梅枝仍動不已。在此空園深夜。素珠雖有膽。不覺亦毛戴。素珠好劍。常舉擊刺之術。故平日恒令錦鸚携劍自隨。茲錦鸚亦帶劍來。者遂提劍出。颺視梅林。梅林甚密。月光不易照入。惟見黑暗中似有一物蠕蠕然動。素珠又問爲誰。卒不答。素珠以有劍在手。膽乃壯。乃逼視之一人也。素珠恫喝之曰。爾不出者。我有手鎗。指且撥矣。其人聞將發鎗。懼爲彈中。乃出至素珠前。素珠視之。幸兒也。素珠曰。爾夜深來此。何事不言。且殺爾。幸兒懼。乃言朱與如何謀。姑娘與小巧如何勾串。小梅小梅。今探知姑娘在此。告知朱與。小巧遂共命。幸兒來此。候彼等來。助彼等將不利於姑娘耳。在此梅林。心懼身戰。動梅花影爲姑娘見焉。素珠曰。朱與何未來。幸兒曰。少時必來。素珠念朱與小巧向我借住者。原來謀我。我竟不知。小梅亦爲之勾通。令人不測。彼等相約謀我。待齊至。必不能復讓。我脫以四人之方。合制我。我此時哀毀。勞瘁之餘。身孱力弱。必不能敵。欲即返內室避之。彼等奸謀未遂。豈能甘心。終止將來。不知生出何種事端。且

返室必出彼等來路苟迎得何能免不若誅之既誅不能待畢至誅一人卽滅一敵之方趁此時彼三奸未至先殺幸兒爲佳幸有幸兒先爲我見若不先見幸兒稍遲四人齊至危險不堪問矣轉念幸兒不過爲朱與賊使罪可恕殺之過矣彼既懼可逼之使勿動遂命幸兒入停柩室飭在室內勿動動則殺之已則轉身出知朱與且至迎之出其不意刺之爲省力繼又恐幸兒臨己後助朱與復返扣室門鎖之乃放步前去遠見花陰中有一人影素珠曰誰其人答之蓋錦鸚也素珠曰速來錦鸚至素珠前告素珠見朱與小巧小梅同入園來何事素珠命隱於花叢不許聲張錦鸚剛入花中月光之下又來一人素珠眼快視之即朱與遂隱劍於背迎朱與朱與見係素珠急道渴慕意素珠不俟畢詞劈胸一劍劍鋒陷與胸數寸朱與亦立殞隨後小巧小梅繼至見朱與已死皆軟素珠見朱與已誅幸兒亦服小巧小梅無足慮乃謂小梅曰我何負於爾與人合謀以圖我小梅無語泣雙雙下跪於素珠前乞恕請罪小巧亦跪素珠恨甚欲并戮之繼念罪皆朱與一人多殺何爲遂令二人起謂之曰梅兒侍我我無負爾處巧兒雖非我家婢然平日爾家往來自信待爾亦不薄爾二人今助凶人謀我訴之良心亦所不許二人痛哭稱受朱與愚姑娘之恩不敢忘也素珠復謂小巧曰朱與爾夫也爾勿怨我乎小巧曰婢亦爲彼騙今晤彼非人何敢怨姑娘素珠曰爾等既有天良知悔過能爲我嘗官證朱與罪乎二人皆自誓曰能於是素珠命錦鸚開柩室門喚幸兒來須臾幸兒至見地臥一死人知爲朱與亦歛殮素珠以溫語慰之亦問其能證朱與罪否幸兒亦極口稱朱與本罪大惡極一時爲其小惠所愚故出此今悔不及矣願首其罪於公堂勿煩姑

娘素珠乃賞之遂共預備料理朱與事

### 第十七章 赴歐

蒼茫冷月寂照腥紅素珠當誅朱與時一腔義憤兩腕風生初不覺有若何畏懼及至事定後見朱與駭然新尸橫陳草際流血殷土微風吹樹枝颯颯有聲萬籟都冥覺無限英雄氣爲之亦稍倏轉而自警芳心未免鹿鹿時已銀河竟天斗柄沒地素珠命各人且歸寢片時天明當投案自首於是小巧小梅幸兒俱各歸其室素珠亦幸錦鸚入己之繡閣錦鸚爲之展香衾放錦帳而去素珠乃輾轉不能成寐萬種傷心奔赴湊集思果老父老母在者誰敢欺侮吾今成一畸零無依之孤露兒天地雖大孰是親我之人愈思愈痛燈燼更殘兩目如魚未嘗一刻閉未幾窗紗已見其樞素珠披衣起喚錦鸚呼小梅來小梅至又命喚小巧來已室小巧至素珠謂之曰夜來之事爾心有變否爾果變者我無難爾我自能了之小巧曰婢已與梅兒誓壽朱與爲有罪無反汗者素珠曰然則卽須赴官廳對簿矣爾懼乎小巧小梅同聲曰無懼於是又命喚幸兒來幸兒至素珠問之亦猶夜間所言者素珠於是又將家中事畧爲料理命小梅將家中僕役傭工齊喚至前謂之曰爾等知我犯殺人罪乎衆皆愕眙素珠曰爾等不信乎吾前室借住之客朱與我殺之尸尙橫園次衆皆瞪目無語素珠遂將殺朱與事詳細爲衆述之衆皆可殺齊問素珠曰姑娘究何處置者素珠曰一人作事一人當我事無勞爾等處獨是我家無人此番我投案自首有應得之罪我去卽無以爲家爾等當各自謀生路我與爾等相處多年無恩惠於爾等今將各

散我無以多酬爾。僅此箋者。與爾等分之。作爲賓主一場紀念。說時。命錦鸚將錢幣布帛之屬。取出羅列庭前。酌量分給。衆皆泣不肯受。亦不肯散。皆言不忍離姑娘。自老爺去。夫人去世。後姑娘持家政。我輩受惠處尤多。今姑娘遭茲意外之故。我等何心遽然舍姑娘而去。我輩非人矣。又有獻計者曰。姑娘不若逃去。爲佳。我輩爲姑娘守宅事完。後姑娘尚有回家之日。官中事提我等誰去。誰皆願替姑娘奈何。以姑娘花嬌玉軟之千金。驅入虎狼胥吏羣哉。素珠笑曰。我殺人。我自應受法律裁判。烏可逃。將移禍於誰乎。爾等既高義深情。不願遽散。請卽爲我分神照顧我二老。兩靈驕我苟能出。我自設法扶。櫬歸原籍。我若卽由此得罪。我之家產。我另書遺囑。分派之餘財。爾等爲我葬二老人。後所存者。爾等均分之。惟我則感激爾等。祇有圖報於來生耳。衆聞素珠言。皆掩泣不可仰。素珠揮之令散。已則少進食。命駕車趨赴法庭。去素珠將誅與原委。宛轉呈訴。末云。無論朱與之罪。當死與否。我非應擅殺人者。請依律判何等罪者。甘受之。不敢求原情。以枉法也。云云。法官見素珠所訴狀。大加嘆賞。且又本知素珠者。遂以朱與應有死罪。素珠當問不容髮之頃。爲自衛計。勢不得不殺之。乃驗朱與尸。殮埋之。取小巧小梅。幸兒證朱與罪。切結遂判素珠無罪。小巧既爲朱與室人。雖始而同謀。既而知爲朱與所愚。而悔。因證出朱與始終謀素珠情事。愈見朱與罪不可追。小梅爲素珠婢。勾外人謀其主。自應科以罰。乃能悔而證朱與罪。以雪主冤。其情亦可原。幸兒本無可恕。乃亦竟能悔過。并自認殺朱與。欲出素珠罪。其心可嘉。可見三人皆一時受朱與所惑。非其本心。寬不與責。均交素珠帶回案結。



素珠既率小巧等回。舉家僕役傭工。均喜不自勝。素珠一慰之。小巧既隨素珠來。素珠問小巧作何計較。小巧曰。婢子既偶匪人。今亦無可怨。今隨姑娘。惟願姑娘收留。甘事姑娘。終身以當懺悔。不願他去也。素珠許之。小梅與幸兒素珠微窺二人。頗有情。遂爲之主。其婚事幸兒自是卽爲謝宅僕。自此小巧小梅幸兒對於素珠乃異常忠懇。素珠亦遂常托以事。無少誤。

素珠既將家事料理妥洽。家無男丁。祇自己以未出閨闈。處女帶領奴僕工役若干人。主持家政。雖上下貼然。井井有條。而總非常策。雖持不出閨主義。二老有一在者。尙好。茲則何依。不若遠出求學。苟學成爲女界盡教育。責亦算已。職業不較。愈於庸庸坐守乎。於是思及倫敦某校。有己之幼時同學姊妹數人。在去與之爲伴。侶亦良。不落寞。乃先電告欲去。英倫意且囑示。何校佳。電去後。遂得倫敦姊妹等覆電。促卽往。到時再行擇校。都無不可。素珠得書大喜。乃屏擋一切家中事。卽囑小巧小梅幸兒公同管理。兩樞因老人臨終。囑付必須歸葬。爲仁。故暫厝園中。俟已歸國。再圖歸葬。素珠一部署款。緒遂擬於某日。携錦鸚首途。素珠此次之行。固抱求學與游歷兩宗旨耳。

素珠自都中起身。棄京榆車。本日卽抵榆關。在家早耳聞榆關地勢險要。爲古今來扼塞之區。及將至其地。自車窗中視之。果見山勢崢嶸。海光蕩漾。長城蜿蜒如長蛇。綠峰跨嶺而去。香漫入雲。表觀之。令人生無窮感想。既下車。思留連數日。以便遊覽。乃覓一清潔安靜旅館。居住。乃寓於車站旁。義升棧旅館之樓。窗正面山。而開。怪石奇

珠樹重行錄

九十

峯。嵯。峨。森。巖。出。沒。雲。樹。間。皆。如。排。列。几。上。時。正。夕。陽。窺。於。山。背。光。溢。自。奇。峯。外。峯。勢。如。黑。雲。重。疊。幽。怪。不。可。名。狀。霞。彩。照。入。窗。間。殷。紅。欲。燃。素。珠。倚。窗。眺。望。關。門。內。外。亂。峯。起。伏。氣。象。萬。千。不。禁。胸。次。塊。壘。腸。中。芒。角。找。柯。菴。棧。厲。養。生。隨。命。錦。鸚。取。清。茗。品。之。詩。興。忽。起。因。口。占。二。絕。云

海。怒。峯。驕。競。不。馴。西。風。吹。雁。動。征。塵。長。城。依。舊。宏。功。在。 (西人筆記。吾國長城乃宇內七大宏功之一) 喚起

山靈一問奏

當。年。門。戶。撤。藩。籬。樹。裏。風。翻。何。國。旗。塞。外。山。開。顏。色。好。夕。陽。滿。地。勝。胭。脂。

素。珠。乃。錄。於。錦。箋。上。隨。手。粘。貼。壁。間。無。何。電。燈。齊。明。晚。餐。具。矣。素。珠。少。進。食。一。日。火。車。中。顛。頓。身。體。覺。困。遂。命。錦。鸚。展。衾。睡。次。日。遂。游。山。竟。日。載。食。以。行。至。晚。始。由。關。外。折。回。歷。過。烽。燧。姜。女。廟。諸。古。蹟。至。關。下。輿。步。行。見。關。門。上。懸。橫。額。爲。天。下。第。一。關。五。字。相。傳。爲。嚴。分。宜。所。書。當。時。火。車。未。通。關。門。乃。東。去。奉。吉。兩。省。出。入。必。經。孔。道。防。守。甚。嚴。此。際。不。過。爲。鄉。民。負。販。城。中。樵。採。者。徑。耳。守。官。已。撤。矣。素。珠。遂。上。關。城。登。覽。見。大。海。茫。茫。衆。山。兀。兀。几。千。里。形。勝。如。在。目。前。復。得。詩。一。章。云。

嫩。江。水。長。殘。雲。外。 (此。行。必。經。黑。龍。江。省。久。聞。江。省。爲。我。國。北。部。重。要。地。盛。地。於。俄。者。幾。數。千。里。不。禁。慨。憶。及。之) 遠。送。寒。潮。幾。杵。鐘。秋。色。黃。餘。關。北。柳。 (相。傳。長。城。一。牆。之。隔。氣。候。迥。差。茲。屆。嚴。冬。關。牆。之。北。柳。雖。枯。尙。餘。黃。葉。蕭。颯。臨。風。關。牆。之。東。則。無。矣。是。可。異。者) 夕。陽。紅。過。寺。東。松。雲。開。青。幃。初。飛。鳥。天。墜。滄。溟。欲。起。龍。一。騎。騎。

未嫌沙漠。迥莫依樓。聽吟蛋。

素珠徘徊瞻望久之。遠見火車來往如梭。汽筒白烟突。與山雲漸混。四山冥色蒼然。遂悄然返。厲盪激畢。小憩片時。取一小花箋。又將頌得之七律一章。謄出始覺信口所至。頗多不合。如冬吟。蛩何可聽。得因一時限於韻。脚遂冒然拈一蛋字。然以詩論詩。却有言外之意。詩以寄興。到不必瑣瑣於字句間求之。一遂仍之。乃亦與昨日所作者黏於一處。覺飢甚。命錦鸚進點心。少許食之。甘因竟日游山。頗疲。在燈下觀書片時。不禁拋書於樓板。書爲英文小說卷帙。運重墮樓板。聲絕巨。素珠驚醒。并隔房錦鸚亦開而過。素珠房來。素珠問何時矣。錦鸚出懷中表視之。曰。已十句鐘。姑娘倦者可眠矣。素珠頷之。錦鸚遂服事。素珠睡定。取一方素帕。將電燈之光籠住。掩其房門而去。之隔房素珠緊掩衾角。由帳隙見錦鸚以帕圍電燈。斗覺燈之光度驟減。已亦不覺隨錦鸚出。初出房門。猶知在逆旅中。甫出門見正在自家花園中立於羅浮石下。摹摹苦薜苦衣剝處。羅字現出。最明顯。又新於筆畫中。瑣以紅色異樣鮮明。愛玩不忍。即去忽轉眼見一人癡笑。立於石之左方。一懸崖下。細辨之。乃不倒翁方公子。心乃大恨。隨取石子一塊。擲之。石飛去。忽見方公子所立處之懸崖搖搖且仆。轉恐方公子被壓。必無幸。彷彿此懸崖。即己所擲之石子。心念不過欲懲其人。何至遽飛此一塊巨石殺之。勿乃太過。及見石傾。方公子亦仆於石下。心乃愈惶。趨視之。其人已壓斃。肢折脛裂。矣。大驚。又細視之。並非方公子。乃朱與也。正惶惑慨嘆時。一不相識之女子。拍己之肩。及轉視。已前行。乃隨之。却又立於老母前。見老母含笑。指一人謂之曰。此羅家公子也。我今於

爾論婚矣。覺者不可仰。偷視羅公子。似曾見過。覺美。乃逾恆。羅公子竟前來執己手。己縮手避之。心中則又覺其非羅公子。爲一不相識之男子。其美似與羅公子無異。然心中仍是念羅公子。以爲是人。不若公子之美也。忽焉擁入無數。猱如藥。又狀者。羣欲攫己而食之。幸頃聞不相識之男子。以手一揮。衆魔紛紛倒而已。則大驚而號。睜目見錦鸚立床。側呼姑娘。不迭。素珠尙覺心頭突突。跳不休。錦鸚曰。姑娘夢魔矣。已而少定。其神憶夢中事。不覺思潮之起落也。問錦鸚曰。夜如何。錦鸚曰。夜已半矣。姑娘明日行乎。素珠曰。行耳。

### 第十八章 訓弟

淮水之陽。浮槎之陰。有一小鎮焉。背遠山。臨近水。所謂遠山近水。都有情者。此地可以當之。鎮名玉街。鎮之市東近水之濱。有小園。林樹木深秀。花草芳馨。景物精緻。屋舍幽潔。中有主人世居於此。明清以來。數百年以耕讀傳家。主人誰。秦其姓。深文其名。老夫婦二人。一子一女。子名寶樹。幼而聰穎。鄉里有神童之譽。女爲誰。卽前書所記之秦俠君也。寶樹幼受庭訓。學問已有根柢。文章已蔚然。爲成家後入郡之中學。爲高材生。畢業後以姊遠出游學。父母年高。暫留奉養。以應入大學之年。郡中無相當學校。不能遠去。故也。在家時自修之功。較在校爲尤。整在寶樹之意。以爲吾國教育尙在萌芽。學校中之教授管理諸法。均未能臻於完善。若以之求得一紙畢業文憑。爲資格爲進身之階。則可至於實在學業尙全在。爲學者自求之。吾人對於學問。果能隨處隨時用功。凡天地間之所有社會上之所經何者。非我課本是皆不第我之學堂也。我今既暫不能出而游學於外。卽自修之功。何嘗不

可。進。益。處。皆。我。之。求。學。之。資。料。時。時。皆。我。上。課。之。時。間。人。苟。不。自。暴。自。棄。者。學。校。外。亦。可。得。通。人。果。自。暴。自。棄。豈。學。校。內。無。一。廢。才。哉。是。以。寶。樹。學。業。自。中。學。畢。業。後。無。日。不。見。其。進。步。生。性。又。好。弄。常。留。心。於。技。擊。之。術。年。方。成。童。而。力。過。於。成。人。者。且。數。倍。秦。老。夫。婦。以。寶。樹。既。好。武。亦。體。育。所。最。宜。且。青。年。子。弟。果。皆。能。如。此。亦。可。矯。吾。國。文。弱。之。風。而。使。之。振。遂。爲。之。擇。精。於。拳。術。者。教。之。以。資。鍊。習。又。年。餘。術。乃。大。進。尤。善。雙。刀。而。於。拳。術。之。外。鎗。法。又。極。精。熟。不。用。瞄。準。而。百。發。無。一。差。超。距。騰。躍。輕。捷。如。猿。一。日。來。一。人。形。狀。頗。委。瑣。貌。在。不。揚。之。列。望。門。求。見。秦。翁。秦。翁。固。和。靄。諱。冲。素。不。忤。物。者。僕。引。其。人。進。翁。見。其。衣。衫。襤。褸。體。格。卑。靡。心。雖。頗。輕。之。而。面。上。慈。祥。之。色。總。足。暖。人。惟。疑。當。是。流。落。者。乞。資。助。耳。亦。不。之。異。却。以。禮。貌。待。之。延。之。入。廳。事。間。來。意。其。人。笑。曰。公。將。以。鄙。人。冒。然。而。來。必。疑。鄙。人。有。所。求。於。公。乎。今。告。公。我。偶。至。貴。處。見。少。公。子。英。品。也。文。學。之。事。鄙。人。不。慣。講。吾。見。公。子。於。技。擊。之。學。頗。可。進。步。特。不。得。名。師。指。點。之。終。不。能。得。門。徑。也。鄙。人。恐。公。子。絕。好。姿。質。誤。之。可。惜。願。不。揣。冒。昧。特。獻。藥。耳。秦。翁。聞。其。人。之。言。知。其。人。當。有。來。歷。者。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矣。乃。改。容。敬。禮。之。請。其。姓。名。其。人。曰。公。不。必。問。鄙。人。名。姓。江。湖。散。人。何。名。姓。之。可。留。公。惟。呼。我。爲。鐵。爪。鷹。也。可。秦。翁。於。是。重。款。之。即。留。爲。寶。樹。師。鐵。爪。鷹。慨。許。之。適。寶。樹。已。有。一。師。在。秦。翁。不。便。辭。之。兩。奉。之。爲。上。客。其。先。一。師。見。鐵。爪。鷹。來。心。頗。忌。又。見。其。人。猥。瑣。慢。之。神。色。之。間。時。露。傲。意。鐵。爪。鷹。亦。不。之。顧。每。日。所。教。寶。樹。之。術。亦。不。過。尋。常。普。通。者。無。大。異。人。處。其。前。師。更。嗤。之。以。鼻。一。日。前。師。謂。鐵。爪。鷹。曰。君。之。技。術。雖。常。於。教。課。時。瞻。仰。之。特。未。嘗。親。領。教。請。即。賜。教。一。二。何。如。鐵。爪。鷹。曰。先。生。不。見。鄙。人。形。狀。

乎。落泊天涯。四方餽口耳。先生奚必力破。碗使流爲餓殍哉。先生長者。當能具容人之量耳。前師以其言。撥謙信爲真。江湖之賣藝。求生者流。亦姑聽之一夜。風雨如晦。夜深黑。伸手不見掌。窗前鐵馬與簷溜聲相和。而鳴時。秦翁與寶樹均在廳事。與前師暨鐵爪鷹坐。談忽鐵爪鷹曰。來矣。秦翁笑。問鐵爪鷹言甚訝。將欲發問。鐵爪鷹曰。起於坐。前師曰。子何見而云然。鐵爪鷹曰。我與先生日間在市間行。見一丐者。先生未見。吾以足輕蹴其人。平前師曰。然憶之。鐵爪鷹曰。是人巨盜也。回首謂秦翁曰。翁記去歲公子教技術之師中。有一人微髻者乎。翁家術師中。毛遂自薦。而無介紹者。鄙人之外。非若人耶。翁曰。記之。鐵爪鷹曰。是人偵得翁鎮。上有數家。頗殷實。知翁家延請術師。因自薦來。翁家以教藝爲名。借探。陋某某富家。虛實渠在。翁家約三閱月。而辭去。蓋已得是鎮上富家底細。卽翁亦在其籌劫之列。鄙人因暗隨是人至此。是以得知翁家公子嘉也。是人劍術頗精。其弟子之精劍術。尙有三四人。尋常術師鮮能敵之者。前師曰。子勿故甚其辭。恐駭人。是人卽以子言不過一盜耳。何足齒哉。若果是今日見之市中者。更不足一指力也。子何虛張聲勢。若此。卽我在鏢多年。斃盜無數。未見有異人之材。如子所云者。豈今日遇之耶。果至者。我當之。蓋前師以爲鐵爪鷹欲盛盜之勢力。已因以擒之。期見信於秦翁。以固東翁之飯碗計。故爲是言。鐵爪鷹知其意。謂之曰。子勿然。非細鈔也。正言時。鐵爪鷹忽掖秦翁與寶樹。令伏於通廳事之左。廂勿動。復戒前師曰。子勿輕敵。宜慎之。說時。令前師俯戶隙窺之。前師尙欲有言。瞥觀鐵爪鷹已不見。惟聞院中風聲。愈厲。竊視之。白光如長虹。繞繞。忽急若流。電須臾。白光漸上樓梢。一閃而滅。轉眼間。庭中燈光復

明鐵爪鷹手。提人首。二顆。鮮血粘鬚髮。腥。猶膩。指也。立於庭。翁亦率寶樹出。鐵爪鷹使視院中。拱把之樹。斬截者十餘株。於是前師舌橋不能下。移時甚愧。先時之藐鐵鷹爪也。而鐵爪鷹不以爲意。鐵爪鷹曰。市間丐者已逸此二首。其高足弟子也。其人最矯捷。飄瞥過鷹。最不易殲。然誅其二弟子。已足折其翼矣。言時從腰間出一小皮匣。挑藥粉一指。甲尖彈二首上。未移時。如冰塊受熱。徐徐化爲水。翁知爲劍俠。益加禮之。請以劍術授寶樹。寶樹於是得鐵爪鷹傳技。益高。未幾。鐵爪鷹辭去。翁留之不得。謂散人不耐久住也。我雖不在此寶樹之學。可隨時指授。無虞間隔也。其前師自知不足。亦辭行。

寶樹技擊之術。頗足爲抵於成文學。亦差堪自信。惟於外國語言文字科。學技藝之屬。尙不能稍涉門徑。乃函其姊俠君。亦願出洋游學。請其姊示以便遠航。惟其書中有詢其姊爲已擇婦事如何云。往歲父親游覽名山。臨行時囑母親函之吾姊。茲已將二載矣。弟既思遠游。家中二老不可無人侍奉。果得佳婦者。可卽爲弟定。殆留新婦在家。代弟孝養。弟與姊在外。庶亦放心。信去。秦老夫婦不知也。無何。俠君覆弟書云。吾弟年方十七耳。正求學時期。不可稍雜外務。人於二十內。不能將學業求成。二十以外。世故因之嗜好中之。若再戀之以室家之好。則腦筋紛亂。駁而不能純。欲求學已多窒礙。吾弟之學。自信已無缺憾乎。而卽亟亟以婚事爲問。吾以爲弟不應如是之太早計也。況男女之間。父母猶不能專斷作主。爲姊者。焉能代弟擇賢妻也。當時母親來函。姊以爲弟尙幼。故覆函云。留。心。物。色。之。以。待。弟。將。來。出。外。時。自。行。識。別。之。然。後。再。行。稟。之。父。母。監。定。方。爲。萬。全。無。弊。情。理。兼。賅。姊。爲。弟。

物。色。之。者。所。以。若。推。薦。人。才。然。吾。弟。識。別。之。者。所。以。定。愛。情。稟。之。父。母。監。定。之。者。所。以。防。差。誤。婚。姻。乃。人。生。最。有。關。係。事。吾。弟。奈。何。竟。視。爲。容。易。若。姊。則。不。能。爲。弟。草。草。也。莊。子。云。鹵。莽。爲。之。亦。鹵。莽。報。之。天。下。事。莫。不。然。亦。吾。弟。之。謂。也。吾。已。函。稟。二。老。弟。之。婚。事。不。至。弱。冠。斷。不。能。議。及。求。二。老。暫。勿。須。佳。婦。之。承。歡。且。緩。望。弄。孫。之。樂。趣。早。婚。之。害。種。種。不。可。殫。述。人。皆。知。之。吾。弟。當。亦。以。求。學。爲。正。務。非。姊。過。責。弟。弟。之。一。生。自。立。根。本。在。此。不。在。彼。至。於。父。母。之。現。時。奉。養。豈。僅。在。一。兒。媳。吾。弟。不。在。家。縱。有。媳。亦。豈。能。稍。減。思。兒。之。痛。耶。吾。弟。不。願。出。門。求。學。吾。深。願。弟。常。在。二。老。前。惟。吾。弟。既。欲。遠。出。求。學。二。老。亦。重。弟。之。光。陰。直。得。耐。數。年。思。兒。之。苦。亦。勢。之。無。可。如。何。者。吾。已。另。稟。父。母。請。示。可。否。若。父。母。願。弟。行。者。刻。下。不。必。來。美。重。洋。數。萬。里。往。返。甚。難。至。若。日。本。其。得。之。歐。美。者。已。屬。皮。毛。與。其。間。接。襲。取。皮。毛。之。皮。毛。寧。直。接。襲。其。皮。毛。尙。有。皮。毛。之。形。質。也。所。謂。取。法。乎。上。僅。得。乎。中。也。故。吾。甚。不。願。弟。之。游。學。東。洋。也。無。已。其。英。國。乎。英。倫。聖。喬。治。大。學。功。課。甚。佳。待。遇。吾。國。學。生。甚。有。禮。義。吾。有。法。可。以。紹。介。也。果。能。於。此。校。肄。業。盡。其。學。期。者。於。歐。美。學。之。門。徑。庶。乎。相。去。不。遠。矣。俠。君。另。有。一。書。稟。之。秦。老。夫。婦。秦。老。夫。婦。均。以。俠。君。言。爲。然。秦。翁。不。必。說。秦。老。夫。人。亦。總。以。子。弟。輩。斷。非。久。扣。裙。帶。逸。所。能。成。人。愛。之。實。所。以。誤。之。故。得。俠。君。書。以。倫。敦。既。有。學。可。入。較。赴。美。去。國。又。近。許。多。乃。決。計。令。寶。樹。赴。倫。敦。

第十九章 憐才

庭。樹。無。言。瓶。花。含。笑。寶。樹。既。行。期。在。邇。覺。大。椿。雖。壽。萱。草。忘。愛。而。自。懷。抱。以。訖。成。人。無。日。不。在。椿。萱。蔭。下。今。將。爲。



辭巢。雛燕。離乳。羈鴉。未免。孺慕。之真情。孩提之天性。油然而生。見庭樹動。風瓶花含露。對之愈覺。抑鬱無歡。觸目蓋皆傷心之具。庭樹瓶花。其概舉也。雖無知之物。而無言者似欲有言。含笑者亦若將欲笑。不能矣。極言之。即此庭樹瓶花。亦因與我別而爲之。黯然寶樹正在對景。生愁忽爲秦老夫婦喚去。秦翁謂之曰。兒不日即成行矣。將遵何道行者。寶樹曰。欲以舟行。由南洋去耳。秦翁曰。由南洋行。繞道太紆。不若北行。由西比利亞火車去爲捷便。寶樹曰。即遵老父命。秦老夫夫人曰。船行似安逸。火車行二萬餘里。未免過勞。頓。秦翁曰。我甚不願人處處圖安逸。即我年老每歲且樂從事長途。與車塵馬足爲緣。人勞則健。逸則弱。况寶兒正在青年。尤宜勞動以壯其身體。寶兒之欲由船行者。蓋亦圖逸耳。甚非我意。秦夫人曰。然則既令之由北行。不妨稍遲。俟來春稍暖行亦未爲晚。聞西北利亞地近寒帶。當此嚴冬。奇冷不可支。本地土著人尙且以爲苦。何況南方人。何以克當此最酷之寒。感秦翁曰。是又非我所主張。南方人所以不能如北方人強壯者。以筋骨脆弱故也。筋骨欲其剛勁。凝結必以冰霜鍊之。南方天氣過於和暖。常使人皮毛鬆懈。皮毛旣不固。則自然難禦風寒而敵之。皮毛爲人身外表之保障。保障弛內部必受侵襲。則易於生病。北方天寒人入之。往往能與風寒戰者。皮毛堅實故也。安見南方之宜人勝北方哉。且關東三省內外蒙一帶。吾國形勝所在。疆域山川能經歷而略考察之。亦學問所必不可少。更於時局大有關係者。故吾主張寶兒北行者。意在此。秦老夫夫人聞秦翁言。亦遂無他說。寶樹自覺老父言爲當。

秦翁夫婦正與寶樹計畫行程。忽郵差送來一函。僕人呈進。與秦翁見係侯君自紐約來者。惟封面上書。明勿與。

寶弟見寶樹見為姊之家書特封上書勿與已見念姊之家信向無背我者此信乃不令我知究何以故又不敢向父母索書一閱心中私念或者為我姻事必吾姊已為我物色得佳人恐我以是分心廢學故且不與我言可見吾姊愛我之心真令我可感泣於是亦不復再計信中事以為舍此外必無可瞞我之處遂退出

秦翁見寶樹去心亦疑伏兒何事忽竟瞞其弟却亦可味乃急折書觀之見書中云前接奉大人手諭并寶弟書知寶弟已蒙大人允准往英京倫敦游學行有日矣第兒有拙見不知大人以為如何寶弟既令其作客於迢迢數萬里外之異域正為使之經歷世故鍊達人情絕非猶是父母顧覆之時當使之有獨立性質力去其依賴心使之有冒險精神力祛其怯懦習吾國青年總不肯令之單身出外深恐外間崎嶇足以陷之所以偶而出書室門一步突與外人接往往羞赧踟促如女子手足都無所措遂至養成依賴之慣性終為怯懦不振之夫不知愈錮之則其機愈滯機愈滯則因應不敏恆易貽誤既為男子甯能終身牖下及至無可如何而必出家門每若乍出籠之鳥眼生翅弱恆不克自免於危不能若久處野外之雀顧盼自靈飛騰亦慣不易為鷹鷂所獲網羅所陷故人咸謂世路多危機其實乃不鍊達者容易自蹈之耳是以世界凡遭險履難之輩多出呆相人之狹小眼界或冬烘頭腦有幾常在在外者能落世途機阱哉况吾弟健兒身謹小慎微不過大敵儘可自衛第一出門之訣勿冒然干預他事勿愛些許小便宜庶平奸人無可乘之際至於隨機應變在臨時眼明機敏耳故兒主張寶弟此次之行直令之獨往勿與之伴且勿隨以僕使之自行料理各事以親勞苦所以成其獨立冒險之精神而去

其怯懦依賴之性質然吾弟究年輕真令之獨行數萬里長途不特父母心懸即兒亦不忍望大人選僕中老成強壯者暗中隨之使緩急相依照料不乏兩面俱圓矣所以不令吾弟知之正爲此耳未知阿父阿母以爲如何云云秦翁夫婦以爲俠君處事處處有典物有義意遂照書中意行之臨起程之日秦翁遂將俠君信中所言令之免依賴重獨立之意一爲寶樹詳言之復謂寶樹曰爾姊令爾此次獨行入莒并不與爾以僕從以資經驗而長獨立冒險之精神勞苦當自受之而自理之爾能之乎寶樹慨然應之曰兒有何不能此兒之所願也於是僅僱輿夫挑脚僕被擔簦拜別雙親慘然而去秦翁乃命老人家秦忠之子名秦升者暗隨寶樹囑咐一切秦升機警有才幹爲人頗忠直年方二十二歲常隨公子學技擊之術故亦頗通武藝特未能如公子之精耳

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此火車通暢之區所不復見之行役風景而寶樹家去火車通處尙有三日程故此景此情尙能領略其況味寶樹趨程而進故每夜早起曉星在天殘河掛樹卽冒寒而行初亦甚覺不舒長日奔波頗覺疲茶繼念吾姊之言頗有道理我奈何不能自耐今出門才一二日前途遙遙不知苦當若干倍於今茲此已自餒何以涉遠道乃自振勵惟念及父母乃心不寧隱然欲墮其淚第又不便無端而哭而暗中憂酸而且熱臍筋時有兩老人隱現不期然而然熱淚已吞唾而降無何去車站尙有半日程耳而天且大雨雲黑勝於墨雨

中復雜之以雪花其大如掌朔風虎虎憾人欲倒其力至巨刺面利於刀衣履皆粘濕周身乃無熱氣寒極而顫時問輿夫何時可到者輿夫漫應之曰尙早心乃急急急急而覺行愈遲緩不及歇段馬直牛耳此際覺爲孩而

來未受過之奇苦。今真破題。初次因之屢問路。遠近若何。約隔片時許。又問與夫曰。十餘里耳。未移時。又問與夫。仍曰。十餘里。心更莫解。先問曰。十餘里。行若干時。仍爲十餘里。轉覺與夫之言。亦不可信。及天已暮。野霧四垂。如覆釜。遠見兩三星火。與夫指曰。是矣。問路還有若干。猶曰。三數里耳。卽此三數里。視之已不第數十里。耐心等待之。又一時許。始至車站。夜已初更。飢甚寒甚。又因之以重困。入客館。卽命烘火。進食。恨役人遲緩。殊不知非役不勤。望火求食之心。過殷故耳。旣而食已而暖。擁衾酣睡。覺甘適。又非生平所有。大足償日間所受之苦。而有餘。因念。老父與姊。令已宜親習勞苦。甚有見地。次日遂乘火車北上。越一日。抵山海關。爲義升棧。接客者接至義升棧。寶樹見是棧。甚清潔。方入棧門。司賬者卽迎出。謂棧役曰。他房無空者。祇有今晨一女士。行所住房。尙無客住。領客視之。合意否。役乃引寶樹登樓。卽居於是。房寶樹甚愛。此樓風景。開窗看山。移時。又周覽壁上畫圖。忽見壁間貼小花箋兩幅。細觀之。乃七絕二章。題爲火車中望山海關七律一章。題爲榆關樓晚眺。時將赴龍沙也。字爲行書。秀媚絕倫。念頃司帳者言。是屋昨爲一女士所居。此詩箋。當是女士所遺。無疑。乃反覆誦其詩。覺清詞麗句。典雅之中。饒有寓意。女士乃有心時局人也。恨遲來一日。未克相遇。誠憾事。若非火車者。先一日程途。尙可兼程。而進容或及之。茲則不能矣。浩嘆而已。寶樹旣見詩。後心緒不知若何。若萬丈游絲。蕩漾空際。不自解。從何牽惹。又從何着落也。時斜陽尙在樹梢。寶樹此時亦已忘倦。乃亦獨步上城樓。借以消遣。無聊之心。緒憑雉堞。以周覽。數百里內。山容海勢。盡在目前。然心中惟有箋上詩境。梗在胸臆。其外一切景象。雖一觸於眼簾。舉不足以留片。

影於腦海第覺此城樓一角隨在有一作詩人小影足供腦筋中想像得之者徘徊留戀直至闌下燈火齊明始廢然而返夜不成寐乃填「齊天樂」一闋題爲「榆關晚眺」其詞云

襟山帶海雄關峙荒城夕陽官道戰壘連雲烽燧蟻月今古傷心憑弔青峯環繞看白鳥翩翻蒼波浩淼悵望伊人銷魂泥雪留鴻爪蒼煙岑冢四起一時多少事心曲顛倒畫角聲悲疎鐘韻遠亂樹歸鴉羣噪胡氛未掃付兩履風沙黃塵飛帽莽莽天涯寸衷誰可告

詞成讀過一徧遂入睡鄉次日出關而東

至瀋陽換日本南滿車向西北行蓋欲速至黑龍江省也車中有感成詩一章

世事年華代謝頻西隣去後又東隣風光慘慄悲行役道路艱難問主人是此河山非異國拚拋景物惱芳春與亡已屬尋常例帽影鞭絲足軟塵

寶樹在日本車中竟夜不安眠心中萬感紛集不勝城郭人民是非之痛既而稍朦朧天已破曉始見車窗外小雨如絲野霧猶密連地而起車聲隆隆趨行甚速車中人尚盡在沉酣中也少許覺速率漸緩近鐵嶺矣自瀋至此始見山東方瀟雲斑駁旋混甚忙深灰色中時間以淡紅已而陽光大放照亂峯間景殊奇絕復得七律云  
夢回曉色正蒼涼過了遼陽又瀋陽萬竈炊煙和霧雜羣峯收雨亂雲忙地猶古邑民還野天入窮邊氣滯霜  
聞道金元遺迹在青山兀傲大河長

午後抵長春即換俄國車往哈爾濱寶樹刻不停留匆匆前往者其故蓋可思也。

第二十章 雪散

哈爾濱爲俄人在吾國所開第一大商埠東清鐵路之中心點也。又爲吾吉黑兩省交界之區寶樹以女士詩題有往黑龍江省語或者以哈埠爲最繁盛之處斷不能不一爲流覽斯時即在哈亦意料中事哈埠雖人海而以其詩詞卜之其人氣宇定異常人果遇之必可識別寶樹作此想故急至哈爾濱既至哈下車見偌大埠頭行人多於鯽何處覓之者不若即常於車站俟之渠行必來此登火車果見有女子而出衆者留心察之或可有得遂擇車站旁旅館將行李安置妥貼已則散步車站於是每至車開一次即至站一次俟車開後方反旅館如是者三數日乃真如大海尋針杳無朕兆不得已遂行思至黑龍江省城或可遇之彼既云往龍沙江垣是必至者於是寶樹復乘車至齊齊哈爾之昂昂溪站見站距城尙有四十餘里必須轉乘中國小火車既至省垣南城外商埠遂入城城小而荒無可留連處復返至昂昂溪車站亦如在哈爾濱法每上下車行時必至站偵察之乃亦無所得於是不能久留付之一嘆而已乃購滿洲里票而去因滿洲里車站乃中俄交界之處欲至此一觀覽焉車初自昂昂溪開行時一片廣漠浩然無垠白草黃沙蕭蕭滿目令人慘淡不歡漸行漸見小山紫巖自車中視之殆如蟻垤山凹縷縷白雲如絮其實山并非低其脚皆被雲封不可得見車行之線乃在半山故祇見山頭出於雲際疑山僅爲土壤耳無何落日大乃逾益荒荒墜遠峯之影而下餘陽如血天空無片雲雲乃皆與橫嶺登

巖間相摩蕩。混亂落日餘光。映之都成異影。若干萬匹紅羅。漫天匝地。層層張於深崖峻谷。厥景詭異殊特。不可名狀。既而昏黑亂雲。皆沉陰慘墨。異常幽恠。一輪孤月。正似美人新裝。初出態度。極其蕭閒。淡靚車前。忽見明火。若萬點繁星。乃是扎蘭屯車站。扎蘭屯本爲蒙人一小村落。舊在荒煙蔓草間。三數頭牛羊。出沒而已。今乃傑閣重樓。密如櫛比。吾人之棄地。外人得之。即成爲鬧市繁區。東三省向之不毛處。今爲外人經營。成爲大埠。重鎮者。不知凡幾也。豈止一扎蘭屯哉。扎蘭屯過。卽爲與安嶺之正香。土人呼之爲大嶺。火車以螺絲線。路迴旋斜上。時當夜。午月光如水。寰宇澄澈。車行亂峯間。蜿蜒如龍蛇。窗中月影。忽左忽右。仰視明月。或在車前。或在車後。可見路之灣曲。周旋無定也。有時峭壁萬仞。壓車欲傾。有時深壑陰陰。一望無底。目炫心搖。不可久視。至夜半。後車入一小山洞。穹窿若城闕。穿透山壁。可數十碼。過洞又轉。而向上。峯勢三四變。車忽又進一山洞。岩石嶮削。石縫滴水。敲車窗如雨。煙被洞逼。裹車似繭。行洞中約歷十數分鐘。始出洞之北口。此洞之長。蓋十餘俄里矣。出洞天微明。洞口爲一小站。車少停。卽開駛。行曠野中。回顧大嶺諸峯。已淡如墨。漬時雲鋪地。爲白毯。車似行水中。傍午。車至呼倫貝爾大站也。停約十數分鐘。至滿洲里。已暮。宿於俄人旅館。館主及役。招待頗周。到令人有賓至如歸之樂。冬夜正長。寶樹因在車中多睡。不願早眠。遂將車中所得之零星斷句。接續成章。得七絕句。五首。題爲（乘俄車夜過與安嶺雜感）。

萬里嚴疆無一民。坐將甌脫付強隣。我來應惹山雲詫。水碧峯青認主人。

珠樹重行錄

一百零四

莽蒼四處起荒煙。心緒微茫落鳥邊。雨外斜陽山外雨。干卿甚事最纏綿。  
開窗悄悄夜風侵。古月依然照到今。月自照儂儂。月背人清淚滿衣襟。  
窮巖鑿空異天開。孽割陰崖萬古苔。樹解招人花笑客。何年數到劫餘灰。  
轉月奔星擲萬松。排雲馭氣走飛龍。此行也自憐。悲壯勢挾風雷下亂峯。

詩成而睡。醒已次日晨。餐後紅日滿窗。苦霜覆路。火車已開去許久。寶樹本不必今日即行。以去國出境。即在於此。不免留連。遂呼食館人。進牛乳。麪包。牛排布。丁等。寶樹食之。而飽。乃出見是處人家。不多。俄人居其中。俄分界之處。有土墻一道。墻之前為中國界。墻之後為俄國界。墻之前面有白堊一段。上為中國人所開一小旅館。書招牌處。麪粉已為風雨駁蝕。殆盡。招牌字已漫漶。灰淡不其完。惟旁有數行小字。墨濳猶新。乃就近視之。筆畫似曾相識。係《長亭怨慢》一詞。

更不論天涯風雪去。國行吟。黑貂寒裂。孰割鴻溝。金甌誰道。一無缺。滿腔腥血。冰盡飲。終須執此去。任飄蕭。碎訴與輪蹄。消鐵。愁絕看荒營。古戍凍冷。畫旗風掣。萬千恨。事撓逆。搗麝香。難減冷紅濕。翠始年芳。莫寄語。數聲啼鴉。便貯苦。停辛心緒。能同誰說。

下署一行小字云。過此墻與國別矣。昔人有去國之悲。況我生不辰。遭時多難。又值國勢凌夷。其悲較古人當如何。連書一素字。下綴以日月乃即寶樹到滿洲里之前一日耳。寶樹看畢。知與義升棧之詩箋。同是一人手筆。念



相去總紙一日之程。此女士想必亦在江省何處勾留。又先我一日行也。何竟緣慳若是相錯過却甚巧。次日寶樹亦遂自滿洲里起程。任是節節購票。以便可以隨處流連風景。又行四日。車忽停止。站長令乘客皆下車。衆皆莫明其故。寶樹亦將行李取。下入逆旅。中車何以停止不行。蓋連日大風雪。鐵軌被掩埋深且。在數尺下。車輪既滯。不能進。亦無由覓軌道。故也。既下車。後乃一小站地僻。甚自滿洲至此。因困於風雪。車已緩行至是。寶樹不能開車。此地係貝加爾湖東岸邊逆旅。祇一處。且甚小。此次乘客均下擁擠。一處幾無插足地。而雪愈落愈大。扯絮搓綿。無片刻停如是者。又一日。仍不能行。寶樹心中焦急萬狀。無何自東來之車。又停於此。客乃益多。斯時逆旅主人以屋中客不能容。乃假去站二里餘一村居戶二十餘家。較站地且大。逆旅主人即是村人也。寶樹既移居村中之小屋。人絕少。爲一單獨院落。屋爲小樓數楹。老樹環之時。已向晚。無數寒鴉接翅而歸。其巢老樹之上。噪聲不少。靜寶樹所居之室。窗外編柳爲樊。外卽小徑。後屋所住之人來往。必經之路。寶樹見室中甚潔淨。爐火熊熊。然一室生暖。初不解逆旅主人何以獨厚己。而賦以善地也。床榻亦甚軟適。寶樹覺此一夕之安。較在站上逆旅中佳多矣。移時有人送燈檠來。其光最強。室內通明。寶樹喜甚。乃就燈觀書。不覺已至夜深。隨將燈光轉小。復下窗。帘仍點絳蠟一枝。置榻邊。短足几上倚枕。續讀未竟之篇。欲困之趨入黑甜鄉也。乃又竟書數頁。而猶是不倦。既而將書拋却。熄蠟火。惟留几上之燈光已就暗。室中爲沉黑約半時許。仍是輾轉反側。兩目乃如力勤厥職。不絲毫惰者。視官既靈。聽官亦因之聰敏。雖蟲行蟻鬥。亦且能聞。無何愈不能眠。乃愈不能甯。其心轉覺空。

窩不溫。睡反不快。復起。啓爐門。撥寒灰。添以炭。據爐側坐。烘之。方坐定。微聞窗外。檜籬似有所觸。作悉。聲靜聽。又無音響。疑爲耳亂。所致。遂亦不關於心。少頃。響又作。且有皮靴底踏雪。畧聞格支之音。因籬外爲人行之道。亦不以爲意。然似偷行。故輕其步履者。非但然往來者比。且當此深夜大雪。酷寒。烏有人久在雪中行者。或者有竊徒乎。正疑慮間。忽屋後老樹上。棲鴉驚起。而飛。翅擊樹枝。拍拍然。聲甚厲。而滿樹棲鴉亦因之而驚起。移時始定。寶樹心中以爲是必有異。何妨出觀之。繼念如此。天寒。幾幾墮指。裂膚。何出爲苟。有梁上君子者。入我室。我既未眠。何難發落。遂欲中止。乃心總志。志不甯。於是決計一出。以覘究竟。挾鎗。携劍。啓室門。反鎖之。轉出。檜籬外。果見人迹。縱橫。係新印者。蓋雪仍紛紛。落此迹。尙未填平。故知其初過此耳。皆趨向後屋。且非一人。而雪光所照。影無遮藏。四顧却又無一人影。深樹林中。則隱暗不可得視。或其中不無異事。欲入林時。惟聞風力撼樹條。唧唧作怪吼。其寒刺骨。幸初由室內。出身中血液。熱度尙高。能抵敵苦寒。暫不爲所慮。寶樹此際。又恐林內不知有何怪狀。轉不欲入。正游移間。似覺身後有物。急轉身。却無所見。而總覺在林外。己身反爲人目。所可及。已轉不能目人。殊非計。乃遂閃入樹叢。借樹爲隱。身然後暗處外視。眼光乃大明。入林後。詳細觀察。亦毫無形迹。可覓。又察幾株大樹。忽見後屋窗隙。猶有燈光。而光處彷彿。似窗外有人者。適近是屋。有一樹幹。挺立。接近樓窗。寶樹乃向此窗下來。緣樹而升。幹盡。杈歧出細枝。甚繁密。蔽身最固。寶樹入身枝中。恰可窺見窗內。窗帘垂下。乃不甚嚴。可以見室內。惟窗防凍。係雙層玻璃。室中有何聲息。外間却不能聞得。而看室中光甚巨。而且亂。似非燈光。心

異之就近窺處窺之則大驚見室內六七彪形大漢相貌不一有似俄人者有似蒙古人者而皆不甚清楚悉用毛巾蒙其頭頂下圍至頸僅露面部一小部分一人手執短小手鎗擬定一女子胸際女子杵劍於地一手扶案案旁書一冊蓋正憑几看書忽見有人進乃起於坐其人即以鎗口注定女子乃不敢動耳旁又一女子爲一大漢所擒以手提之如雞雛女子捲曲又類貓餘人將屋中行篋一一傾倒而出物事羅列滿几案忙亂檢之寶樹見二女子依稀爲中國裝者然此際寶樹初不計爲何國人但既係一弱女子爲強暴所凌辱在禮無不救者第樓窗絕不易入而禍福卽在頃刻間正惶急無計忽見樓下門幸虛掩遂翩然下樹輕身從樓下門入入處卽近樓梯梯口有人守之寶樹出其不防以劍直刺其喉立倒趁勢上樓縱身一劍卽將以鎗擬女子之人刺斃已墮地餘人大亂倉促之際舉莫知其所以而寶樹之劍如生龍活虎頃刻盡駢誅之

## 第二十一章 共難

殺人如草慘不開聲寶樹自精技擊以來此次乃及鋒初試也盜既誅女子向寶樹稱謝寶樹忽憶起山海關之詩滿洲里之詞遂請問女子曰吾有請於女士祈女士幸恕唐突女士問爲何請君言之寶樹曰女士曾由山海關滿洲里來乎女子曰是必由之路君問爲何寶樹曰義升棧壁間花箋滿洲里牆上留題均女士手筆乎女士曰是儂所作第此事儂今甚悔儂雙親皆舍儂而去矣儂何忍心復事吟咏況居喪之禮里殮且不歌大功方可誦矧儂衰經中乎祇以中心所含悲苦儂旣爲無告人無處發泄不期歌以當哭榆關之詩因匆匆成行忘取諸

壁。上。而。焚。之。致。爲。君。所。得。滿。洲。里。之。詞。亦。一。時。感。憤。不。能。自。已。信。手。塗。鴉。凡。此。不。惟。悖。於。禮。亦。且。未。免。結。習。難。除。儂。告。君。君。方。且。譏。諷。我。之。不。暇。尙。何。足。掛。齒。寶。樹。知。卽。爲。仰。慕。之。人。心。中。乃。大。喜。曰。女。士。固。以。禮。節。自。繩。僕。則。自。欽。佩。之。無。似。僕。亦。無。庸。爲。爛。套。之。興。詞。以。諛。女。士。特。記。昔。人。詩。云。江。湖。沿。路。訪。斯。人。僕。自。檢。關。拜。讀。佳。章。後。卽。沿。路。相。訪。而。來。遂。將。在。哈。爾。濱。卜。魁。城。若。何。尋。訪。情。形。一。一。爲。女。士。述。之。女。士。感。之。不。盡。遂。請。開。寶。樹。寶。樹。告。之。寶。樹。亦。既。請。問。女。士。知。爲。謝。素。珠。也。兩。人。既。將。來。歷。說。明。後。素。珠。謂。寶。樹。曰。蒙。君。見。救。戴。德。無。涯。第。我。輩。在。俄。國。境。內。又。在。俄。人。家。屋。中。殺。戮。多。人。明。朝。必。不。能。掩。茲。事。若。何。處。置。還。乞。君。一。爲。計。畫。第。僕。不。忍。累。君。也。寶。樹。初。激。於。義。憤。未。暇。計。及。乎。此。茲。爲。素。珠。提。醒。到。覺。爲。難。既。而。曰。易。耳。請。女。士。暫。往。住。僕。所。居。之。屋。中。茲。事。我。料。理。之。女。士。勿。憂。及。此。時。尙。無。人。覺。女。士。速。行。雪。雖。甚。不。數。武。卽。至。卽。前。屋。易。行。耳。女。士。行。篋。請。卽。收。拾。我。爲。女。士。提。之。女。士。自。扶。尊。婢。往。於。是。三。人。遂。同。向。前。屋。來。幸。此。屋。中。已。無。一。人。故。無。慮。有。見。者。蓋。此。屋。主。人。素。窩。盜。逆。旅。主。人。借。其。屋。送。素。珠。來。主。人。見。素。珠。行。篋。頗。重。又。係。一。外。國。貴。女。子。料。必。有。貴。重。物。品。故。勾。串。向。日。往。來。各。盜。趁。此。風。雲。無。人。以。爲。劫。一。弱。女。子。豈。非。探。諸。囊。中。耶。詎。知。非。意。料。所。及。天。外。竟。飛。來。一。秦。寶。樹。哉。當。寶。樹。入。樓。時。守。梯。口。者。卽。主。婦。以。鎗。擬。素。珠。者。卽。屋。主。人。悉。就。死。於。寶。樹。劍。鋒。之。下。故。此。屋。乃。無。一。生。人。素。珠。既。至。寶。樹。屋。時。夜。尙。未。央。寶。樹。與。素。珠。同。錦。黟。乃。欲。坐。談。待。日。寶。樹。恐。素。珠。畏。寒。特。將。爐。火。重。生。素。清。茗。出。食。物。以。佐。夜。殺。聊。禦。寒。威。遂。謂。素。珠。曰。僕。稱。女。士。似。覺。太。泛。相。逢。在。數。萬。里。外。當。加。親。方。合。情。理。無。已。且。稱。姑。娘。姑。娘。其。許。僕。否。素。珠。曰。

茲有。何。不。可。君。亦。勿。乃。太。容。氣。矣。寶。樹。遂。謂。素。珠。曰。姑。娘。遠。適。異。國。祇。攜。一。婢。隨。行。姑。娘。勇。哉。素。珠。曰。又。何。懼。雖。然。若。今。宵。事。者。非。君。則。殆。矣。惟。儂。賂。解。英。語。是。以。尚。無。須。舌。人。亦。少。一。層。困。難。耳。寶。樹。曰。僕。亦。以。差。謫。蟹。行。文。字。故。可。通。行。無。阻。素。珠。曰。君。謂。儂。勇。君。誠。勇。耳。西。人。有。徒。步。隻。身。環。游。地。球。一。週。者。以。君。之。魄。力。驗。之。似。可。與。西。人。爭。勝。願。君。何。以。並。一。僕。亦。不。攜。帶。未。免。太。孤。另。寶。樹。遂。將。其。姊。俠。君。之。意。爲。素。珠。述。之。并。略。叙。其。姊。之。梗。概。素。珠。企。望。之。不。置。忽。思。及。前。在。京。中。彷彿。聞。小。梅。小。巧。所。述。朱。與。言。羅。郎。與。珠。光。事。中。有。秦。俠。君。名。者。未。知。是。否。寶。樹。與。素。珠。坐。談。已。久。門。外。風。雪。仍。是。撲。窗。擁。門。而。下。室。中。夜。深。非。寶。樹。時。添。獸。炭。於。爐。寒。氣。侵。人。當。不。知。至。於。何。點。茲。覺。煖。甚。并。皮。衣。且。可。不。御。蓋。屋。中。壁。拉。氣。(俄人呼牆上煙肉名)。逆。旅。主。人。又。令。人。滿。燒。鱗。子。(俄人謂木柴)。四。壁。皆。溫。度。所。周。故。室。中。寒。暑。針。常。在。五。六。十。度。之。間。二。人。方。談。興。正。豪。錦。鸚。坐。於。素。珠。之。側。呵。欠。不。住。於。口。蓋。驚。定。之。餘。神。以。靜。而。逾。敏。故。不。覺。倦。甚。耳。謂。素。珠。曰。姑。娘。易。少。息。乎。此。時。素。珠。既。見。寶。樹。亦。如。寶。樹。之。見。素。珠。兩。相。愛。慕。并。倦。亦。皆。忘。素。珠。又。感。寶。樹。救。己。之。情。是。以。愈。有。不。能。自。已。於。中。者。況。乎。同。是。天。涯。去。國。萬。里。又。荒。村。風。雪。客。舍。燈。檠。此。情。此。景。二。人。之。心。感。觸。當。是。如。何。素。珠。因。錦。鸚。勸。之。少。爲。休。歇。遂。亦。覺。得。疲。困。乃。謂。寶。樹。曰。君。倦。乎。儂。主。僕。今。擾。君。心。甚。不。安。特。君。倦。者。且。奈。何。寶。樹。曰。姑。娘。請。自。便。僕。亦。尋。屋。主。人。假。他。屋。稍。坐。天。不。久。且。明。矣。說。時。不。俟。素。珠。撻。言。即。出。覓。主。人。去。幸。遇。逆。旅。之。役。於。他。屋。方。欲。向。役。人。即。假。其。屋。略。爲。存。身。役。人。乃。先。問。寶。樹。曰。客。何。需。者。恣。命。之。我。奉。我。店。主。人。命。在。此。供。君。驅。使。因。客。從。未。喚。我。故。未。敢。入。客。房。役。人。雖。見。寶。樹。

作是殷勤語其實彼特畏寒偷懶耳向於逆旅中在其主人眼前又客多伙伴不能相讓未敢或嗜受斥今晚幸店主人派來村中專伺候一人客既不喚樂得偷閒乃寶樹並不知有役在此供已用也役既問寶樹所需寶樹告以已屋讓與同國一女士住已則另覓房間耳僕曰卽此間當客意否寶樹可之隨卽命取其被褥於原住之房寶樹因一夜勞瘁此時亦覺疲甚役人鋪墊被褥畢寶樹卽倒身而睡須臾已概無所知覺第覺初睡時異常舒適而已及醒忽見紅日滿窗從玻璃上照入床邊炫耀作黃金色知天已晴遂遽然而與後役人侍盥漱訖寶樹心中搖搖如懸旌念雖將謝姑娘移出彼屋而陳尸滿地彼屋中縱無人報告於外今日亦必爲外間人所發見彼屋主人平日寧無來往者且諸盜家屢見其家人不歸昨日必知爲彼屋主人所約而出能不來向彼屋主人處尋覓乎既來彼屋亦必見各具之尸既見尸豈肯自認爲盜必謂其家人冤死而報之於官逆旅主人以彼屋借與謝姑娘住者必尋謝姑娘問故見謝姑娘移住吾屋亦必問移住之由是此事究不能作爲罷論此斷然者若問時我直認爲皆我所謀因彼人皆盜故究有何證據既無據彼處人祇有心向彼人者必捉我至其地之官反坐我罪吾又何以辯護縱有証據在彼人範圍內亦將牽起仇我能令我逃乎思至此亦覺無計可施命役人視謝姑娘起否役人回報謝姑娘已早起寶樹乃躑過素珠房見素珠方倚几臨牖以纖手支頤默默然以目瞰窗若思量無限者寶樹料素珠亦必躊躇夜來事蓋恐不能解釋正如我之所慮雖然無論如何我自當之不累及謝姑娘寶樹方設想素珠已見寶樹進房隨卽起迎寶樹曰姑娘睡安乎適見姑娘若有深思其猶爲夜

問事否。素珠曰：然。茲事僕思之，必不能即了。彼屋六七具，死人豈遂無人過問乎？遂將所料各節，向寶樹言之。寶樹見所慮之處，與己正同。第寶樹欲慰素珠，不令煩慮，遂慨然曰：姑娘無虞，茲事僕自了之。姑娘不必深憂。素珠曰：僕終不忍令君以儂故招禍端，脫有不能免禍者，僕願當之。君自行可耳。錦鸚曰：今日天既晴，我等速看火車，照否？果車開者，我等行矣。不即無事乎？素珠曰：爾真孩子話。此事頃刻不能敗露，尙待我等行哉。且即能行者，火車之路，豈我等所能自由？果以我等爲嫌疑者，此站電報前站仍逮捕我等。若籠雞何濟乎？三人方輾轉慮此事之究竟，詎無解決法。忽聞窗外小徑中脚步聲甚繁，雜齊向後屋去。於是寶樹、素珠皆大震，知禍事將發現矣。然亦只得靜以待之。移時又無動靜，已而役人過是屋來，云奉店主人命請客午餐。寶樹因問役人曰：後屋何事？人聲甚喧，役人曰：客不知乎？夜間後屋殺死六、七人，頃去此不遠之斯德羅維鎮警署來人移屋中尸去，謂死者皆盜。因夜間搶劫一氣帶子（俄人呼中國人爲氣帶子，蓋其部落人初於契丹隣，故祇知契丹之號，後遂呼中國人統名氣帶子，氣帶者契丹之轉音也）爲人所殺，警署探知實係爲盜劫，人盜既爲人殺死，當其罪故不深究。殺盜者爲何人，特來驗各人之尸移之去耳。寶樹、素珠聞役人言此事，似已完心中所猶疑，莫釋者至此畧放寬。二三分然究莫知其所以然，却暗爲詫異。總未能即以役人之言爲信。飯後寶樹獨坐無聊，閒步廊廡間，忽逆旅主人命人來請客往站云：火車今日開矣。寶樹遂急往告素珠。適素珠處亦有人來請，於是同登車西上。寶樹、素珠既登車，安然首途，乃心中終莫測其何故。此驚天動地之殺六、七人大命案，輕輕了解，百思莫得其要。

領亦惟存疑而已。無何火車沿貝加爾湖岸速馳。繞湖皆山也。火車歷山洞。幾如蟻穿九曲。珠旋折而進。迤邐而  
出。萬峯戴雪。全湖泛冰。胡天風景別是一種境界。寶樹與素珠。憑車窗眺望。此際二人既得同伴。對此異域湖山  
反形愉快。行至一山名羅克。高入雲表。火車繞峯腰而行。其勢絕險。遠看後面對峯。又有一串火車。亦繞峯急駛。  
其行如風。直追前車而來。寶樹等所乘之車。速率本巨。機輪軋軋。矯捷異常。前車與後車相距不過十餘里。聞耳  
所歷各站。彼開此到此。到彼開兩車一若相追。一若趨避。者前車最後部有極華麗車二輛。每至一站。站台均有  
兵衛甚盛。迎接蓋有達官在焉。自羅克山見後車始行。又三日去莫斯科。哇祇祇兩站。前車到站。站上人甚衆。車既  
停。又一貴官亦升華車內。然後前車即開。離站不過十餘里。後來之車至站。并不停留。開足機關。直衝前車而來。  
前車不防後車之襲。至突被猛撞。全車震動。向前直撲。適及河橋。力猛橋陷。前車天矯如龍。悉翻入河中。後部兩  
華車爲全車入河時。擺動力所激。竟躍出倒橋之欄。傾落十數丈遠之河心。擊陷水底。其機關車亦栽。插河水爐  
鍋直豎。司機掌火者均被壓粉。其尸惟有中節車一二輛。雖受劇烈震盪。車全毀。人盡傷。乃擔於橋鐵。未墜於河。  
故車中人傷而未至於斃。寶樹素珠錦鸚。幸皆在此車。故尙未殞其命。而三人均暈於車中。後車之撞前車者。車  
首鍋爐全部炸裂。其餘列車亦半毀。然傷人雖多。死者尙少。而逸去者則爲黨人。  
此次撞車之災。乃虛無黨人所爲。前後車一自東清來者。一自海濱省來者。以前日大雪。齊阻於貝加爾湖小站。  
前車上有某親王。辦理遠東要事。畢返彼得堡。警察總監某。在某親王去莫斯科。哇祇祇兩站處迎候。某親王皆爲虛無黨



人調查其行止故先以黨人登後車尾追某親王車及至統監亦上親王車黨人以二人皆爲助專制度最酷者故追三日必俟總監上車共除之耳蓋黨人之在後車者早勾通後車之司機者故遲速均任意及至是日遂挾制司機者令之滿開其機關撞前車耳親王總監遂均受重傷立死而城門之殃遂及寶樹素珠錦鸚三人

## 第二十二章 潛別

河山迢遞性命因依異地孤鸞他鄉隻鳳遇合無端竟不作分飛勞燕舊因或是倘能成并命儼如此寶樹既醒後之遐思也寶樹既醒見醫生看護均立床前知已被救入醫院中矣他不遑顧首先卽問曰還有一女士一婢女諸君已救得否傷勢如何請諸君趨告我醫生曰君勿多言君傷在腹雖不居要害而流血過多神氣大損總宜靜養吾今簡單告君女士及婢傷皆輕於君居之別院中君勿慮寶樹曰敬謝君蓋是車中祇寶樹素珠錦鸚三人耳故寶樹一問醫士卽知遂舉以告寶樹寶樹知素珠無恙心乃安乃問此何地醫生告爲莫斯科哇蓋車遭險後此站站長卽電莫城來救耳寶樹以醫生既戒多言亦遂默息閉目寧神以自珍攝乃腦筋作用絕不能受約束無論醫生如何肺腑囑其心思不可多用此際舊事新情一槩皆須屏退不宜設想乃他皆可以謝絕惟有素珠二字萬不能謝絕之時時心頭爲其小影所往來己之腦海權竟若被素珠完全占領無片刻離去腦海中之思憶力悉聽命於素珠而左右之念古人有（恨不相逢未嫁時）此語最懊惱最沉痛真極人生之恨事而無可消解者我今與謝素珠姑娘既相逢於冰天雪窖之中絕域殊方之外不可謂無緣第在家隨行時我姊

有書至不肯示我。以我意料之必與我婚事有關。倘果吾姊爲我物色得人。若再與素珠姑娘動其情感。於禮爲悖於心亦不安。再者素珠姑娘雖未嫁。究竟不知已字人與否。脫已字人者。我更何以爲人。亦以吾意料之。以謝姑娘若是才貌斷無至今尙待字閨中者。思至此。覺真是多此一逢與相逢已嫁之恨。則同正耳。但願不果如吾意中所揣測。斯幸矣。無如此一番心事。誰能爲我代白之。我又能爲誰曲訴之。是真難事。吾意料之。是與否絕無從根究而明。即令吾姊處。吾可函問之。謝姑娘初會面不能遽然冒昧問其已自字人與否。苟吾意料皆中者。則即不應留情於謝姑娘。然倘皆非吾意料中事。我交臂失之。不以一片真情相感。以期得一知己。則所留缺憾。亘古難填。此際寶樹真所謂進退兩難。心中之苦。轉較傷苦爲劇。創處且不知有若何痛楚也。無如多此一番精神之撞擾。殊非養傷所宜。於是寒熱間作。創口之血復浸浸溢。出醫來看時。大爲詫異。曠看護婦之調養不善。或與病者交言稍多。勞其心力所致。看護婦力言其無并言病者。惟閉其目。恆終日也。寶樹亦告醫生。己本靜養。無少違。矧醫生診其脈息。知寶樹乃係用心太過。以爲或以去國日遠。思鄉之心。日切。亦情人所不能免。想必因此而然。乃勸寶樹減其思家之念。以去病爲要旨。寶樹謝醫厚意。豈知寶樹之心。在此不在彼。寶樹既又以醫生切囑。乃亦思力遏其心。不使外放。刻刻以己之婚事。已由姊定。素珠業已字人。在禮不應作此妄想。爲己之擺脫之方。惟以禮守心。使情不犯。願不能強制。乃復自答曰。寶樹。苟爾非以品德自厲。以禮義爲防者。何竟自甘卑劣。況以救人於危。欲因其感己而圖之。此心不堪自問。何以能立於天地間。吾之此番意思。不且去天理太遠。而竟將爲

人欲之奴隸哉。既作如是想，心亦乃正。繼而又念吾國女教不與多持，女子無才便是德之謬見。全國女子之能，稍識之無者，已在麟角鳳毛之數。今雖漸知女子不學之謬，然女子之能受教育者，究竟極少。女界尚在黑暗之域，有何足以言學問哉？若謝姑娘者，不獨其詞翰之佳，數日來在火車中長談，知其於中西各種學術皆能窺其門徑。至於中學，其獨到處雖老師宿儒無以難之。於西學中，最能研究哲理，轉以闡發吾國哲理之綱要。與西人哲理異同之點，是即求之吾國男子中，且不可多得。況及見其爲人舉止大方，吐屬風雅，古人所謂端莊雜以流麗，剛健含以婀娜者也。絕無現時女學生矯揉造作之弊。吾未見其人，已傾其才。既見其人，更令我肝腦俱醉。聞中者，得是人爲良伴，豈止爲天上人間絕無僅有之幸福，即我之畢生事業，得彼人助起其精神，當不知有若何建樹。復思至此熱念之餘，仍爰物能焦，遂具書於其姊云：前秘我之書，果爲弟婚事者，務請暫擱容徐圖之。書交郵後，轉又慮縱吾姊能從吾請，脫謝姑娘已非待字，則渴望終虛。此問題究難解決，則又一腔熱血驟化水灰，創口忽然覺痛劇，欲裂身寒極，且顛病爲之復加。增於是昏沉者且數日，醫生頗有束手之勢。

此時寶樹素珠入醫院，已星期餘矣。寶樹病復甚昏沉之日，素珠與錦鸚之傷已痊愈。醫生尚不令勞動，故屢欲來視寶樹，看護婦阻止之。及又幾日，素珠身體已強壯，遂過寶樹處視其病。正是寶樹病重，迷昏不省，素珠進寶樹病室，微喚之，絕不知應。看護謂素珠曰：是先生腦筋昏亂時，時囑語，惟常道素姑娘不置。是先生必有意中人名一素字者，必相思過度，故致病增耳。不然其創傷前數日已平就，平復素珠聞看護婦言，漫應之心乃暗爲。

驚嘆念秦君果有戀我之心。彼救我之德。我且不能暇顧。必早與之別。去方不致陷渠於情網。不陷渠於情網。即所以愛之。以德斯正我。所以報渠以德也。第不俟其病有轉機。即決然舍去。於心實不忍。遂告看護婦曰。秦先生病勢如何。君能每日爲我告乎。君能日告我者。必厚酬君。惟秦君清醒時。必告之。以我已行。君能遵我言否。看護婦可之。素珠於是歸房假寐。於沙澹椅上。思量寶樹對己之情。一路行來。吾已洞見不獨拯我於危難。爲至可感。即其纏綿懇摯之處。已自覺甘美無倫。我固不敢絲毫爲彼愛情所動。而其精神態度。一觸於余之腦海中。感覺不第呈露其溫婉甜蜜。歷於吾前。余樂乃無極。因之推想及於羅玉樹。芳心不覺怦怦。不覺甯謐。於是并。不。倒。翁。方。公。子。以。及。朱。與。亦。湧。現。於。微。茫。之。際。無。窮。影。事。不。盡。傷。心。一。時。悲。苦。辛。酸。爲。恨。爲。怨。叢。起。於。腔。子。內。怒。生。滋。蔓。如。春。草。蓬。勃。雜。亂。莫。可。理。治。不。禁。垂。目。噙。淚。悄。然。自。嗟。時。已。夜。深。街。柝。寺。鐘。互。爲。應。答。聲。聲。直。刺。耳。鼓。無。情。圓。月。若。故。尋。愁。人。而。贈。送。愁。材。料。者。偷。窺。窗。簾。之。隙。而。入。其。光。乃。作。慘。白。錦。鸚。入。見。素。珠。悽。惻。可。憐。覺。姑。娘。素。豪。爽。不。輕。作。兒。女。子。嬌。柔。幽。鬱。之。態。茲。忽。若。是。不。解。有。何。觸。而。起。立。於。素。珠。側。脈。然。不。言。兩。目。凝。視。素。珠。不。已。素。珠。問。之。始。詢。素。珠。意。素。珠。遂。將。聞。諸。看。護。婦。之。言。述。於。錦。鸚。曰。我。受。秦。公。子。活。命。之。恩。不。可。不。圖。報。第。此。去。倫。敦。尙。須。數。日。程。倘。於。秦。公。子。同。路。者。公。子。將。自。入。迷。途。即。我。亦。淪。於。苦。境。況。至。倫。敦。雖。各。異。校。吾。已。曾。將。吾。擬。入。之。校。址。告。之。彼。猶。能。訪。我。相。處。日。久。倘。不。能。制。已。死。之。心。波。竟。抽。起。未。盡。之。情。緒。揆。之。於。禮。屈。之。於。勢。斷。無。回。旋。之。餘。地。而。復。與。情。以。活。動。之。機。豈。非。大。惑。不。解。秦。公。子。之。德。我。主。僕。存。之。於。心。無。敢。忘。圖。報。於。將。來。可。耳。我。決。定。俟。

彼病已回春。知其實有起色。我心已安。我即先行。不俟彼且不告。彼表面觀之。我似寡情。其實我不出此反非。所以愛秦君。我已囑看護婦。秦君現若問我者。言已行矣。特示彼以毫無情感之意。以絕其念。甯使彼鄙我爲負。惡人絕不能小不忍。以不肯負之者。致陷於絕不能填之情海。中負之乃尤甚。秦公子之病狀。我已囑其看護婦。每日報告於我。爾留心。果彼病輕。即我等行期。言時有人兩次推其門。錦鸚曰。何來兩面生人。推吾室門者。且面目不甚清楚。可辨第身體長短。殊耳。素珠曰。醫院中人多。誤認室門而推之。何足異。又數日。寶樹病勢已減。十分之六七。絕無危險。自其知覺初復時。即問素珠於看護婦。看護婦遵素珠囑告。以已行一二日矣。寶樹此時只有長嘆。然未始不以素珠不告而行爲寡情。其實尙未行耳。至寶樹大愈之日。趁其尙不能起於床。素珠乃悄悄東裝。率錦鸚去。

## 第二十二章 覆舟

素珠既去。莫斯科哇。莫城俄之舊京也。聞俄之新京。彼得堡。尤繁甚。因便道爲之一游。及至彼得堡。下車站爲鐵道總匯之處。東達西北利亞之路線。西南達利物浦各處之路。極其繁盛。人類之雜。亦爲最甚。車既停站。上夫役紛紛上車。爲客運物。素珠之屋內亦來多人。爭相扛提箱籠。就中一人較他人爲和善。衣服亦較他人爲潔。素珠見是人。差勝於他。夫役遂將箱籠各物交其人負之。已與錦鸚各提小匣。之有貴重物者。緊隨其人之後。蓋恐負物遁也。出站柵。其人將各物入於車廂。讓素珠錦鸚升車。其人自馭素珠問所之何。旅館必爲佳者。方可駐足。其

人領之驅車直進。行約半小時許。亦未見到。始歷皆通衢。高樓直逼雲漢。繼而房屋卑小。道路狹窄。且蕪穢不潔。道旁所行之人。皆似卑田院中。儕伍未見有一衣冠齊楚之紳士。樣者心乃滋惑。問馭車者。其人漫答之曰。行且至矣。素珠此時亦無奈只好俟至再爲區處。苟不合意者。移去可耳。料此地斷無佳旅館也。又行約里餘。車曳然止。車門剽然開。其人請素珠主婢出。素珠見境地荒涼。樓房陳舊。其色皆作灰墨。牆粉多脫落。露磚門窗。髹漆之彩已退剝。無存其人一一將物事携下。趨素珠入屋。屋內陳列尤爲頹敗。雜亂。素珠乃墮怪其人。其人顏色却不在車站時之和藹。冷澀之面。冰人欲噬。轉面謂其室中人曰。引此姑娘樓居者。旋見一胖且跛之婦人。自樓上緣梯下。其人努其唇。指素珠主婢。婦人點首斜目視二人。齶其齒而笑。其人力出猶囑婦人曰。兩腔羊甚肥。碩善守之。我回任宰割耳。遂匆匆向外行。素珠却不適俄語。乃以英語問婦人。婦人則不通英語。勾轉格傑。兩不能達。其意素珠惟亦仍婦人擺布。領之上樓。箱籠各件。婦人亦爲素珠搬至樓上之屋。小而且暗。其窗如竇。日間猶資電燈。蓋正屋中間夾屋耳。婦人送素珠歸。入屋返身出。即扣其扉。噹然一聲。其扉自顛。素珠心滋疑。乃力撼扉。已不能啓。蓋扉爲彈簧鎖。自外扣之。卽扃。素珠此時知所入者非善地。與錦鸚相視。無言不知其計之所出。既而歷時亦不知若干第覺室中電燈之光已大明。又爲時甚久。乃想起。取出懷中表視之。針已指十二點。以外知夜已半矣。又扣其門。訖無應者。側耳自門隙聽之外邊。亦絕無音響。正不知其中是何玄奧。然切料多凶少吉。而既入此樊籠。只合聽其自然。仍就電燈之下。觀書以解煩悶。此際更思及寶樹以爲前日荒村夜雪中之險。非

秦公子者。安知不早飲盜彈。今日之危。未見不卽爲前日之續。倘先之馭車者。回必不可逃。此難關。苟非今時手鎗之利者。我之一劍。尙可自衛。縱術不精。當不至束手被斃。茲固不能欲再有第二秦公子者。萬不能得之事。素珠於此。轉思秦寶樹甚深。覺己之舍之。獨行爲過。於悻悻自好。更覺己之彼得。優之游爲多事。然素珠爲人。其性自傲。私念旣至於此。何必言悔。雖有鎗。我尙有極鋒利之劍。幸非徒手。豈竟棄而不用。何如仗劍立於門。次彼來必啓門。入趁門啓時。直以劍刺之。迅雷不及掩其耳。彼身未入。吾之劍鋒已陷其胸。其人誅所餘一臃腫。無能之婦人。何能爲想定。取劍在手。作勢隱身。門扉翕張。處以爲門啓。其人塞身。正由此進。扉不足蔽其人之身。則劍出無障礙。物。其人不防。吾必得手。又約越一更。次似聞樓梯上夾巷中有格鬪聲。已而又息。又移時。屋之門外。隱有脚步。錦鸚。此際。感極而身戰。齒叩。叩然響。素珠持劍在手。堅其腕。丁立其足。以待門之啓。方定其神。門已割。然關素珠急運劍直割之。乃劍鋒未至。其人已直立室內。輕若飛燕。捷若驚猿。妙手空空。兒之飛行。絕不是過之。斯時。素珠心膽俱摧。以爲不意是人。竟若是靈僑。旣遇是人。真無幸免法。及定睛以視。乃非先時之馭車者。馭車者高且頌是人。比之乃僑。如之與侏儒也。惟其面以領巾。連頭項重裹之。僅露其二目。其光炯炯。精銳奪人。素珠正猜度。聞其人言曰。姑娘。勿畏奸人。均戮自有人導。姑娘行者。馬車已在門矣。說時。閃然已不見素珠。方錯愕。忽又進一人。謂之曰。請姑娘上車。我爲姑娘拾箱匣者。素珠問曰。君爲誰。頃有人告己以誅奸人事。云有人以車載我。豈卽君乎。其人曰。或是謂我姑娘。曾見彼人之貌乎。素珠曰。未也。其人曰。吾與奸人關。頗不易勝。幾爲奸人弋。

首所中似覺有一物瞥焉如秋雀一掠而過。奸人殫矣。及見與奸人同伴。鬪我者皆橫陳。塔下非姑娘。言有人先入室告姑娘者。幾不知奸人等之若何盡誅。是人神矣哉。素珠曰。君究爲誰。何以能來救我。其人曰。吾在莫斯科。卽見此奸人於姑娘上。火車時隨姑娘。及至彼得堡。下車彼竟以車載姑娘去。而彼自馭之。吾知姑娘不知已中奸人之詭計。乃步步伺奸人動作。嗣見奸人囑胖婦人而外出。吾遂急入其室。見胖婦鎖姑娘於黑屋中。而出。吾卽提胖婦而詰之。胖婦盡告我。其夫向與一班同黨作劫殺生涯。在莫城見姑娘服飾麗都。用度闊綽。知姑娘爲中國富貴家閨秀。故見姑娘。購彼得堡車票。遂伴姑娘來此。謀姑財耳。吾旣問實。又問胖婦爾夫此時何往。者胖婦曰。此時還欲作幾筆生意去。某處約同伴商量事焉。吾遂殺胖婦而復隱伴其夫。卽至斯時。始見奸人同伴伙五六人。且縛二人來。吾始見其伙衆懼不能勝之繼。而念彼輩恃者。鎗耳未必解劍。衛身法想亦未必講究。我惟不令其鎗彈及我。我何畏彼哉。我在暗隙。彼輩不及見。乃皆紛紛入客廳中。均置鎗刀於几。並坐吸煙。拋二縛人於墻下。吾潛近縛人之側。斷其索。輕約以突起。攫彼輩几上之鎗。索解吾與二人。乃猛進。彼輩不知所措。几上之鎗盡爲我等得。彼輩知我等得鎗。未能卽便施放。乃一擁而前。欲吾等無放鎗功。夫此際正吾劍得力之候。手鎗乃皆無用。各以短兵相接。往往肉薄。奸人運用七首極輕靈。六七人左右輪轉圍攻。吾等三人其勢至急。奸人七首屢及吾胸喉。吾支恃之力亦漸竭。所釋之二縛客。乃不解鬪法者。旋轉反礙手脚。有一時我爲一縛客所撞。幾蹶觸於柱。手法稍懈。奸人七首已乘隙攻吾之疎。故幾爲所中忽轉眼。而奸人暨其伴皆倒於地。縛人已自



去此車。即彼輩。載縛人來者。姑娘。即乘此車。行我爲姑娘。馭天且。明我同姑娘。即日赴英倫。耳我之爲誰。姑娘到英。國後自知之。

素珠又出險。真覺。屢有不可思議之處。每到水窮山盡。卽別開生面。斯亦奇矣。此次救素珠之人。從何而來。素珠不知也。尤奇者。救人之人。幾不能保。忽又有救救人之人。則救人之者。亦不知其從何而來。各人心。中亦只得各抱一悶葫蘆而已。

素珠既至倫敦。同學友前之。覆電招素珠者。忽奉學校長命。均送美洲留學。美京華盛頓之聖路易大學。同學友將行時。去電告素珠。未得覆電。蓋素珠已在途矣。同學友不能久候。留書校中行。素珠既至。忽遇此掃興事。洵爲懊喪。轉念不若亦搭船赴美。幸留書中已告有地址也。於是辭在彼得堡。救己之人。並問姓氏。里居。以備將來圖報。其人堅不之告。素珠遂亦乘英國赴美郵船。渡大西洋而去。既出英倫海峽。見前行一船。鼓輪甚速。已乘之。船亦隨之二船。頗似各爭其勝。與高采烈者。然行數日。忽颶風陡起。海水矗立如山。岳前行之船。竟觸暗礁矣。

## 第二十四章 贈鑽

萬聲怒號。波譟雲詭。素珠初上繪面。吸取新鮮空氣。微颺習習。吹人不寒。海波浩淼。蒼昊四垂。但覺機輪激水。簌簌微顫。水聲汨汨。披船身而分。拖長浪作翅形。翻花似雪。蕊時正日午。日光灑於濤頭。若萬點金星。跳蕩散擲。素珠神思飛越。不禁文情思紛雜。而來。憑欄四闕。空闊無垠。偶然得句。覺甚佳。乃欲廣續構思。以求成章。忽念前

在山海關滿洲里因長日奔波疲勞已甚思惟有假詩歌以陶寫差足以稍振精神遂忘情爲之不自知其違禮致爲秦公子所見至今耿耿於心茲復欲爲詩豈非仍過乃急驟想而因詩轉念及秦公子詩思已中輟其思路曲折繞至秦公子者則竟不能終止反覆周回總似天風海濤中無處不有一秦公子印片第不知此時其病若何恨我若何恨我至不欲思量我其心意之婉轉若何絕決又若何想此方面又想彼方面如轆轤如風車迴環無定忽覺所圍之絨領巾爲風飄起巾角突拂於面聞桅杆所掛之旗亦拍拍作巨響既而船中水手紛紛上甲板各執其事船主亦上舵樓手持窺遠鏡不住審視面上均現驚惶之狀如有大敵當前者時天尙晴明有風勢亦不甚烈素珠究不知船人有何故若是紛擾仍憑欄未動見來一人至素珠前曰姑娘請速入艙颯風至矣姑娘不見東南角上有黑氣若柱乎素珠曰然則我輩之船能不當其衝免其危險乎其人曰是何敢定素珠曰既不敢定然則令我入艙脫風至者欲我與船同盡乎君不見艙中人且續續出艙登樓我何能入其人無語而去未幾甲板之人已滿率言此風勢來至猛此際天東南亦漸黑風力亦漸長前行之船約去此船有六七海里乃正當風頭過處忽見前船已若傾側此船上人咸以遠鏡窺之既窺前船於是大譁咸言本船眼見亦將與前船同及於難矣齊集艙面預備設法逃脫船仍續續前進去前船愈近隱聞前船人聲鼎沸彷彿蠶籠乍啓擾攘紛亂無何風勢漸殺風力之中心點成一條線劃海而去此船幸未適當其衝已而見前船已露其半邊之底勢已岌岌彼船男女爭奔救生船方圖得濟船人已將救生船放下三條所餘一隻正向海放船面上人尙多至數十

內中有婦女十餘人。男子有爭上救生船者。旁有數人推之向後。令讓婦女先逃。素珠忽見婦女中祇有一中國人。旁之保護婦女上救生船之男子。皆力阻衆男子之欲上救生船者。衆男子中有不知大義者。強擠婦女俾已趨前。有人卽以手鎗向之擠婦女者。駭然怯退。婦女乃得進。獨此一中國女子亦欲同衆婦女登救生船。持鎗者亦擬之以鎗。不令之前。同於男子。素珠見之心乃大痛。憤火中燒。幾欲有流金石山之勢。乃又兩船相隔。雖不遠。而浪聲人聲。喧呼潮海中。亦無能據理斥之。直欲奮身過彼。船力推此。以鎗阻中國女子之值。下海覓見其爭性命於浪花波穗之間。而始快。固乃不能而彼。船唇已貼水。桅桿煙筒與海水成一斜角度。線勢已不支。頃刻且覆矣。而彼船中十餘婦女已盡上救生船。此中國女子更又在衆男子後。此際視彼女子甚清楚。見其絕望之色。萬分可憐。素珠乃真不能再忍。急趨舵樓。以英語責船主。何不速放救生船往救彼船人。船主初以防己船爲辭。素珠此時不暇與辯。力攀舵樓。提船主下。其力乃如虎。船主大懼。轉敬禮素珠。迫船主發令趨下。其舫船主乃命人速下救生小舫一隻。素珠遂隨操舟者同乘救生船。達彼船。彼船載婦女之最後救生船已下。及於海衆男子以無船或緣繩或踏板尙張皇。竟命持鎗之人亦且以救生圈跨於腰際。艙面人已無多。此中國女子既未得上救生船。已自分必與此覆舟同沉矣。船身左舷已近水。右舷轉高出。若鯨魚之脊。中國女子因甲板成側勢。立脚不能穩。以兩纖腕緊抱鐵欄。雖將臨命。而其聲毅沉擊之色。仍不稍變。素珠命操舟者趨將救生船划至左舷近水處。素珠以一手牽救生船之索引。之一手攀彼船之欄。躍身上彼船之甲板。急趨至右舷。中國女子立

處。挾。之。向。左。舫。急。奔。救。生。船。適。持。鎗。者。見。有。救。生。船。亦。急。趨。而。至。將。及。素。珠。身。側。仍。思。搶。步。超。素。珠。前。縱。身。跳。上。救。生。船。素。珠。忽。見。是。人。卽。以。鎗。阻。中。國。女。子。者。以。爲。來。得。正。巧。及。其。人。將。近。身。舫。口。素。珠。力。推。之。其。人。乃。翻。身。落。海。素。珠。遂。挾。中。國。女。子。下。至。救。生。船。渡。往。素。珠。所。乘。之。輪。舟。中。素。珠。等。方。離。彼。船。忽。發。巨。聲。如。天。崩。地。塌。彼。船。沉。矣。至。此。輪。舟。中。二。人。遂。各。道。姓。氏。素。珠。知。卽。己。所。欽。佩。感。戴。之。白。珠。光。也。顧。乃。旣。見。珠。光。遂。思。及。羅。郎。不。禁。絳。雲。上。頰。旣。而。又。思。其。棄。己。芳。衷。又。若。有。無。限。難。言。之。隱。視。觀。中。且。含。悲。痛。悲。痛。中。却。又。不。盡。視。觀。愈。增。嫵。媚。含。情。凝。瞬。萬。種。懷。思。都。在。脈。脈。無。言。中。

珠。光。何。以。乘。此。難。舟。見。救。於。素。珠。蓋。自。與。玉。樹。決。留。書。作。別。卽。來。倫。敦。留。學。茲。因。其。父。白。雲。生。買。易。至。美。之。波。士。頓。書。促。珠。光。往。故。遭。舟。覆。之。難。幾。陷。於。危。爲。素。珠。所。救。珠。光。旣。爲。素。珠。所。救。見。素。珠。貌。妍。氣。爽。明。慧。嬌。柔。聞。其。語。言。觀。其。舉。止。更。料。其。必。爲。學。問。中。人。旣。感。之。而。更。愛。之。而。二。人。却。又。相。感。而。復。相。愛。兩。情。於。是。早。表。出。無。窮。親。密。意。味。珠。光。私。念。不。意。謝。素。珠。乃。竟。若。是。眞。所。謂。我。見。猶。憐。者。也。羅。君。何。脩。而。得。此。苟。玉。樹。君。見。之。心。意。中。當。不。復。再。有。我。矣。特。窺。素。珠。姑。娘。之。意。大。有。旣。爲。玉。樹。君。所。棄。亦。恐。覆。水。有。難。收。之。勢。是。以。嬌。羞。之。中。復。蘊。有。懊。惱。之。色。亦。誠。可。憐。吾。誠。知。玉。樹。君。之。爲。人。其。心。旣。定。每。不。易。改。其。轍。與。素。珠。婚。事。玉。樹。之。意。頗。決。雖。然。特。未。見。素。珠。之。能。勝。於。我。則。然。耳。苟。旣。見。素。珠。吾。恐。他。意。皆。可。決。此。意。斷。無。能。決。之。結。果。此。一。對。好。鸞。鵲。以。我。故。致。使。缺。而。不。補。甯。非。天。荒。地。老。之。憾。事。哉。無。論。玉。樹。若。何。我。必。爲。成。全。之。珠。光。念。至。此。因。又。思。及。己。身。未。免。暗。自。傷。感。覺。已。非。素。珠。

故何至爲不字之女貞子暗中牽絲者顛倒傀儡若是其極也珠光既爲此種種遐想乃亦爲素珠所猜得二人蓋皆聰慧靈敏固一顆心透光爲水晶者故二人一見卽能相得於是船行又數日二人相知益日深不啻膠漆之投所談者愈無隱珠光既將己與玉樹始末情節并將秦俠君與己與玉樹關係盡告素珠素珠於是知所言俠君卽己所遇寶樹之姊心中大喜以爲吾知所以報珠光矣惟此時己遇寶樹事且不與珠光言在珠光早定計畫必爲玉樹素珠完全美滿良緣俾將缺之鏡終歸圓滿在素珠心念以珠光如此才貌羅郎安得不爲之魂銷珠光既亦顛倒於羅郎可見羅郎之佳珠光意中蓋隱恨己命不由天地間有一玉樹乃爲司福之神暗中早爲他人安排己則惟有自守不由之命而已且猶恐羅郎不能悔退婚之言必期爲我挽回之其心可感其志亦至可悲矣豈知天地之大豈止一玉樹爲可人哉其亦知俠君有弟秦寶樹乎我雖未見羅郎恐羅郎亦未必卽能突過秦公子者我亦必千方百計作此撮合山以補其心中難言之缺限果不能成者卽羅郎能回其當時退婚之心我亦仍守我不出閨門之素志以報知己者之苦衷二人各設想各有一種心思又各猜透却又各亦不能相告惟特極端表示兩人情好愛之花菩薩至苗茂也

一日船抵波士頓下岸後素珠告珠光將往華盛頓并告以欲尋羅郎之意珠光甚然之且云玉樹君刻尙在墨西哥京城問公使館卽知其住處我自與玉樹君別未嘗一通音訊吾惟常與吾姊秦俠君通書故知之茲亦欲致書玉樹君請妹帶去可乎遂并告以俠君所在處謂俠姊現仍在紐約妹可便道往訪之其人義俠人也彼有

所言玉樹君無不從者。素珠知珠光寄書并令已見俠君之意。念已與羅郎之情不欲因他人而合。乃曰未見羅郎之前。姊書妹亦不便帶俠君姑娘妹亦不便即訪也。珠光知其不肯借人言以圖夫婦好。其意固甚。當乃不與玉樹書。已而珠光之父欲携珠光返中國。二人遂作別將行之際。珠光忽念玉樹君所贈我之鑽戒。指我何妨。贈之。素珠即爲二人後來證婚之交。換品特不能明告爲玉樹物。告之素妹必不受矣。於是從指上摘下玉樹所贈鑽戒一枚。贈與素珠曰爲紀念耳。素珠亦報之以嵌鑽金釧。於是兩人各分手而去。至於秦俠君所贈之鑽戒。指仍在珠光纖葱上也。

## 第二十五章 追蹤

寶樹自聞素珠不辭而去。心中不怡者累日。念以素珠若是溫婉有禮淑媛。何以冷僻疎略至此。縱不敢言與我論情。何以並不一告。即漠然而去。若不相識。真令人一片熱腸驟爲無情之冷。空氣所吹。頓成冰點。天生此清麗慧黠之材。乃不賦以純美精粹之質。別具一種反覆情性。愛憎令人莫測。如空中氣量。陰晴冷暖。變遷乃無一定。自荒村之夜。以至入醫院於我何等親切。我雖出之於險。固未嘗有絲毫德色。乃蒙彼極口感恩。若圖報不及者。今忽焉淡然而不若塗人。并無一點相顧恤之意。前後未數日。何以若出兩人。可見天下之大人類。不齊人心之不同。正如其面。又何責乎世上最難信者。女子之心。最難感者。亦女子之心。人生得一知己。可以無憾。求知己固難。求知己於美人。則尤難之難者也。故得知己於友朋之間。已最可貴。得知己閨闈之內。非幾生脩之奚足言也。余

何人而能望此等至高無上之幸福哉。雖然我仍不能不爲謝姑娘情以才貌兼全之美。人何竟於性情之地。無可訾議。或者以我不足爲彼知己。故舍我而去。然我自思初無罪。謝姑娘處。究竟亦不能以吾一時抱恨之心。遽視謝姑娘爲尋常無性情女子。特其高視闊步。自處過於高明。故舉動每出於粗率。是或有之。雖然亦盛德之累也。余雖不能無恨之之心。終不能不爲之原諒。第問之吾沿路相訪之苦衷。不能無抑鬱焉。惟是彼既絕我。我又何必復眷彼。我即終眷彼。彼既絕我。心中尙何有我。尙何能心我之心。這解我之心哉。況我輩相許以情。既不能爲彼情之所許。徒訴諸我之情。則亦虛而無着矣。以虛而無着之情。惘惘然撩繞於空際。非情也是癡矣。言情而及於癡。此天下怨女。獸兒所以昧於情之真相。而誤之每每入於迷途。陷身於煩惱境也。我奈何以無情而情之自尋煩惱乎。彼陌路我。我亦陌路之已爾。何使我有用之腦。爲彼常常混亂。思至此。深悔前日去書於姊爲多事。當又致姊以書來責我矣。

寶樹正洗滌。此心不爲外緣所誘。其神亦差。寧其病亦即因之漸減。豈知非洗滌所能淨。固時有素珠在焉。病魔可去。情魔終難遣。自素珠行之日。已見其病良。差素珠行後。又數日。寶樹已能起於床。遂書告。俟君并寄家書。言病已愈。不日將赴英。遲日遂往倫敦。然以總快快不能自娛。

馬龍車水。何忙忙。電燈欺月月。無光寶樹既至倫敦。夜已十句鐘。遂急投巴比克旅館。客舍淒涼。最無聊賴。擬作幾日休息。稍爲流覽倫敦風物。然後入校。以入校後。即無暇作覽勝之游矣。其所以欲爲覽勝之游者。非他正所

謂醉翁之意耳。蓋思於各名勝之區處處皆於未入校以前爲之一至。以爲英倫各名勝大概可歷數凡至彼都者。咸於稅駕之初一臨其地。幾如有例可援。念素珠既至此。料亦必不能不一至其地。容或遇之。亦未可定。倘遇素珠。我縱不忍詰其不辭而行之故。令彼難堪。而究看素珠對於我若何形色。萬一不能獲遇。吾亦可徐徐訪其所入何校。必有觀止之一日。蓋寶樹自素珠去後。自以爲於情界有一線光明。其實仍在黑暗中摸索。即此可見素珠之行。其心苦其識卓。其品粹而其情乃爲真篤。苟尚不去者。將不知陷寶樹至於何極。故此一去。其對於寶樹。其感恩可爲最能深。其保存寶樹處其功亦最爲偉。賢哉素珠。

寶樹終日馳逐於倫敦市上車塵馬足碌碌不遑。凡所謂名勝罔不涉足。公園劇院皆兩雨情人館魂覺夢之場。者寶樹日且數至。見彼都人士有初引情絲者。有滿載情債者。照照者靡不挾情來。穰穰者靡不挾情往。獨已孤懷莫訴。積恨自傷。觸目難堪。不禁忍俊意中人。冥若飛鴻。徒見他人之比翼者。雙飛通心者。一點已則飄蓬自轉。吊影誰憐。計不若過歸。逆旅甘送。此寂莫光陰。於是驅車而返。將至巴比克旅館。門正火車方至。旅客紛紛集於帳房。向司帳者索過客循環簿。簽名司帳者繙簿與客。寶樹亦間立其處。觀客各簽名於簿。借以消遣。忽見司帳者偶繙一簿。突有英字併成之謝素珠三字。觸於眼。簾心喜不可喻。乃向司帳者索其簿。觀之。見果爲素珠來自何處。去至何處。其書去處蓋美國華盛頓耳。寶樹至是心乃驟冷。不料素珠已遠隔重洋矣。

寶樹既知素珠已去美。則思念素珠之心亦不覺打消。次日卽往尋聖喬治學校中之友人。預備入校。至校卽晤。



其友云令姊之紹介書早已接到知君早應至後又得令姊來電知君在俄遇險後又病於醫院中日前令姊又來書一封囑轉與君者遞書與寶樹寶樹拆書視之見書云得吾弟自俄羅斯之莫斯科來書知吾弟遇火車碰觸之險弟並云祇受微傷其寬姊之心不肯言乎姊思火車既相軋勢力至猛烈其爲險絕巨吾弟僅受微傷吾固不敢信想係吾弟愛姊不忍痛吾心故輕言之耳吾深悔不阻弟暫不去家游學或不至遭此大災父親母親聞之當不知若何驚痛諒吾弟亦必如報我者報之高堂不肯甚言之閱弟書至後段論弟婚事謂吾前書之秘弟者爲言爲弟物色得人此際可暫緩容徐圖之云云姊心乃更惶急萬分以吾弟既兢兢以婚事爲注意前曾致書與吾若迫不及待必期速成今忽云暫緩愈信所遇之險爲非輕弟特輕言以慰我耳姊心乃大痛以淚洗面者累日即欲前來視弟乃以輪舟出港之期所延遂未能刻期起程心焦灼乃如焚適一日有船開駛吾正欲行忽又接吾弟書知弟傷後又病茲已病愈不日即往倫敦吾心乃安以弟既云不日赴英故覆書聖喬治學校中請轉於弟耳第思弟以婚姻事刻不去諸懷知吾弟之情動矣然吾弟之志荒矣姊前書之秘弟者並非爲婚事弟後自知至於婚事一節吾弟究何事亟亟且何必定期諸姊姊不能代弟之意爲弟意中人更不能代弟意中人之意使之能意弟之意而以弟爲其意中人故意中人易有人中意難得必兩情相洽然後可以爲佳偶而無猜是以婚姻之事斷非可委諸他人所能稱意者以姊勸吾弟仍專心爲學學成後何愁無美人偶弟爾時任吾弟苛選之又何難況弟擇人人亦必擇弟弟苟無可供人擇之處縱弟愛人人恐未必愛弟雖急何益乎苟

不知擇弟者即易得之其人亦必非佳弟熟思之當勿以姊言爲河漢也姊於某月日常有墨西哥之行預爲弟告某月日後與姊書即寄墨京公使館可寶樹見姊書所言辭溫婉而意嚴正又因素珠已行念即吾姊所謂人中心意難者即兩情不能相洽之謂也吾安得不服吾姊而聽其言哉幸吾未將與素珠事告之吾姊脫告之者又不知吾姊若何責我也吾惟承吾姊教專心肆於學而已

寶樹自是惟以學爲念一日自校中出忽於街市上遠見一人自後視之甚熟急趨其人乃爲其家之秦升大異之以爲彼何由至此力呼之秦升聞呼轉視爲己家之公子知不可再避遂見寶樹悉將俠君暨秦老夫婦之委已暗隨之意告之寶樹始知前書瞞己之故嘆姊期望己之心之真且摯不覺感涕秦升遂又將聖彼得堡救素珠之事告寶樹云己與賊鬪力且不支特不知救己者又爲誰耳并言在醫院所竊聽姑娘之言如何厚意於公子及謝姑娘俟公子病愈行時知有盜偵謝姑娘因感謝姑娘待公子之意故特暗隨之去因以救之訖未告姑娘己爲誰也遂送謝姑娘至英由英往美言至華盛頓矣秦升又云前雪阻小站時逆旅主人之款待皆已厚給資與逆旅主人故主人厚意有加云寶樹乃恍然一切特除盜事何以了問之秦升亦不解寶樹於是感素珠至於欲哭己之妄事揣測素珠爲罪過用是深悔不忍舍素珠之心乃復活自忖移時遂決計海角天涯誓尋芳

第二十六章 入墨

秦寶樹於是束裝爲美游矣。以爲不得遇素珠於倫敦者。當必能遇之於華盛頓。於是遂携秦升乘輪舟。亦由大西洋直往美洲。且囑秦升美洲之行。當嚴秘其事。勿使家中兩老主人。以及紐約侯君小姐。知海天茫茫。機聲帆影。雲氣波光。舉足助其歡喜。動蕩之神思。豈知天下事趨之愈急者。每引之愈遠。其中轉折亦愈多。

既至美京。見美京繁華雄傑。又勝於英京百倍。其人民氣象。又自不同。蓋英國人民。人人含有一種驕矜倨傲態度。隱微中儼然以世界主人翁自居。其褊衷狹量。時時流露於不言之表。故每與人不可接近之概。及入美境。見美國人民。個個以尊重一己之自由。不侵犯他之自由。界以保持人道主義爲宗旨。以爲凡生於世界而爲人者。皆能充力。充足無少苦。蘇應受世界上特別優遇。而獨爲天之驕子。哉。蓋其大羣之力。足以擁護保衛之耳。故美國人民。實能得共和精髓者。也是以無論與何人相接。大半慈祥和藹。令人可親。從無藐蔑他人。矜貴自己之惡習。寶樹至華盛頓。覺較在倫敦更爲舒適。廝所既覓定。遂思所以尋素珠之法。秦升曰。得謝姑娘之學校。斯可矣。第偌大之華盛頓。僅知其校名爲聖路易。是奴開之謝姑娘者。居址不詳。何處尋去。於是詢之旅館主人。主人或指東。或指西。然皆模糊影響。不甚清晰。爲是揣度。疑似之辭。以搪塞之耳。故亦莫能得其確實。一日寶樹看報紙。忽見新聞欄內載有一段（聖路易易中國女子大學女生爲春季旅行。已於某日乘太平洋火車往舊金山）云。寶樹看畢。隨呼秦升謂之曰。聖路易學校。雖未尋得。今日却得一好消息。遂將報紙遞與秦升。令看此段新聞。秦

升笑謂寶樹曰。公子殆喜而忘其所以。寤不知奴不識橫行文。字耶。請公子爲奴述之。寶樹遂告以報紙中所載者。秦升云。此消息殊佳。第不知報紙新聞能否不盡在有聞必錄之例。奴不知外國報紙若何。真能十事中有八九實者乎。雖然果聖路易女生有旅行舊金山之舉。公子且奈何。寶樹曰。且隨之往舊金山耳。秦升曰。卽隨之往舊金山。舊金山亦大埠。我等至彼亦若華盛頓之生疎。其學生隊之所在。保能不似聖路易學校之難尋乎。奴乃想起一事。聞駐華盛頓吾國公使與老主人有舊。且係瓜葛。親何不一訪之。卽於彼處尋在美華人蹤迹。似乎可有門徑。寶樹曰。爾誠愚哉。不知我此行乃私行耳。不已。囑爾并老主人及小姐。概不使知。吾知吾姊尙未赴墨京。并不往紐約一晤。正恐知我來也。茲公然晉謁公使。彼問我何事來者。我何詞以答。且彼必函問吾家及吾姊。吾之秘不泄乎。秦升曰。然則往舊金山路途遙遠。若再訪不得。又若何。且公子無所事事。僕僕道途。對於學殖豈不若陸氏之莊荒哉。寶樹曰。吾在華盛頓亦羈旅耳。又往舊金山不過亦羈旅。又何擇乎。吾既由亞洲至歐洲。又由歐至美。其遠較華盛頓至舊金山若何。爾言誠滑稽。況吾正借此游歷。亦正吾意中最快事。亦吾學問中最要事。爾不見吾每日必有日記。以歷記各處風土人情。政治俗尚。異聞瑣見乎。爾以爲吾卽是冒冒然犯風濤。拋歲月。徒爲是無益之長征。此行也。吾身雖不在學校。中學問從吾閱歷而得者。不比學校中所得者爲少。不過學業本爲吾之主體。至於此行。乃以尋訪姑娘又主體中之主體耳。雖然爾意良佳。吾感爾忠實也。秦升曰。佳哉。公子誠如是。奴不負老主人委任之責。亦奴私望於公子之心矣。雖然欲去則卽行耳。彼等旣屬旅行。必無久延時日。

之。理。遲。恐。又。他。行。

寶樹。於是與奏升乘。太平洋鐵路車西去。車行四日至一大高原。荒曠寥闊。四無人烟。時已半夜。月光如水。垂四覆。萬籟俱息。惟聞車聲轟轟如春雷而已。車行至高原之上。漫無遮掩。物其速度絕強。每小時約行三十餘英里。車中乘客斯時多在酣睡。中車凡過小站皆不停留。而高原大站又極少。故愈形荒落。已而車過一小站。名卜羅約五英里。餘車忽然停輪於中道。凡火車不遇大變。故絕無半途停止之理。斯時車驟不行。車中人方睡不知所以。率以爲至站無一意及其他者。突然跳上數十人。鎗精刀利。將客之行李箱籠翻倒。俱徧復又搜括各客之身。幣匣錢包以及身上所穿衣服。曾不絲毫留歷一時。許各列車上之物。劫掠已盡。紛紛下車。車旁之馬數十匹。如列一小隊。無何數十之馬。又一一驅之入於載貨鐵車內。所搶劫各物。堆於道旁。藥纒若坵阜。已而亦齊載入車中。須臾道旁之物無一存者。汽笛之聲。曳然長鳴。旋聞火車行動。聲而衆人所坐之車。却仍是寂然不動。火車去良久。車掌始敢高聲發言曰。強盜已去矣。幸未傷人。蓋盜將貨車載馬。其他列車載物。部署畢。迫司機者。脫卸客車。將彼等所載物與馬之車掛於車頭。從容開車而去。盜既劫車而去。車掌然後赴近站報告。方另放車頭來。拖被劫客車開駛。

盜之所劫除貨車一並拖去外。最注意頭二等客車。以頭二等之客貴重之品。半攜在身。邊貴婦人之首飾。鑲環金鑽寶石之數。以及男女各客衣袋提包內金幣鈔票之屬。卽屬不貲。所以三等客位反爲所不屑。着手以爲徒。

費時間所獲無幾也。寶樹適在頭等車中，幸身邊帶金幣美金數十元而已。所有攜代箱匣均交秦升帶在。三等車上，故竟未被搜括而去。此次寶樹所損失非甚，鉅亦不幸中之大幸也。後鐵路公司令各乘客開具失單，共計此案損失約三百萬餘金。寶樹以已失者甚微，不過隨衆開單而已，不暇追索賠償也。

當盜劫畢而去，車掌報告近站往返已歷數句鐘。天已大明，客車停於鐵路上，衆人均以火車頭久不來，下車闊散。以候之秦升亦在鐵道側隨衆遠望，車頭來否正延頸企足，凝目以觀。忽有人自後拍其肩，秦升扭回頭一視，却從未識面之人心疑其誤，識乃又言語不通，無法與其人交談。祇搖手以示不相識之意。其人知秦升不能識，已故握手以相示，則特表示極親愛之情，以實己初非誤認。復伸手與秦升相把握，覺有無限欲言不能出口，頗形悽爽。秦升亦窺其意，殆明其絕非錯識人者，而心甚爲詫異，以已不曾識一外國人，此二人從何處識我，頗奇。言語既不達，甚爲悶燥，因思得一法，莫若引之見公子庶公子可以譯其詞也。乃導其人入頭等車室中，見寶樹寶樹以爲鐵路上人之查失事來者，向秦升問之。秦升具道其人乃識己者，寶樹請問其人其人乃向寶樹操英語語之云：己本墨西哥商人一名卜克，一名西羅，均同經商於俄羅斯，新舊兩京之間，及英之倫敦、德之柏林等處。某日在聖彼得堡被盜縛至一僻境，老屋中爲此人所救，故認識之。云說時復前執秦升之手，若不盡感激者，寶樹譯告秦升，始知卽救素珠之夜所釋之二縛人，二人又請問秦升名姓，并請問寶樹寶樹均譯語之二人知寶樹爲秦升主人，遂愈加敬禮。寶樹亦與之執手，遂向其人訪問墨西哥情形，欲往一游歷。二人乃曰：吾國

現時革命軍起抗政府。道路甚不易行。節節盤查。外國人一律不准入境。日前吾二人自我國都中出。遇一中國女士。携一婢。適赴我國京城。偵查者爲政府黨。以爲外國人。每每爲革黨作偵探。咸欲拘留女士。又有謂免其拘留。驅之去可耳。女士堅言有戚屬在京。必至方可適我。二人過其卡守卡之官。與吾二人爲舊友。我二人因念及在聖彼得堡。遇盜。非中國人。救者早爲異域。羈魂女士亦中國人。因愛屋而及鳥。遂言於卡官。放之去。吾見其簽名於卡官稽查冊。乃謝素珠。寶樹。忽於無意中得素珠消息。喜乃欲狂遂辭。二人俟他路。火車改道入墨。二人曰。吾等頃不言國內不靖。行路難。先生果欲往者。吾二人爲鄉導也。可寶樹感謝之。乃同往墨西哥。

## 第二十七章 虐僑

日月不輝。風雲變色。亂國之慘。象言之者。心寒。閉之者。氣沮。國家治亂之故。由於秉鈞軸者之才力者。半由於其良心者。亦半良心不足。戡才力上之野心。每恃才力以專制。蠻橫不顧爲良心所不許。遂致引起國民心理。所不能平。禍亂因之以興。況乎才力本不足以濟其專制。蠻橫之惡。徒以理想上之野心。忘事實上之棘手。於是弄成千瘡百孔。手忙脚亂。陷國家於危亡之險境。卒之左掩右蔽之。不暇更不恤行種種忘廉喪恥。以期挽回。一已騎虎之勢。不知審時度德。祇知終以狡譎。誦詐手段。孤行盲進。生受背叛。惡名死作。流亡罪。鬼子孫淪於萬劫。睡賤及於千秋罵之爲奸。英雄痛之爲國賊。不若以滑稽出之名之。以紅樓夢上多彈蟲。爲得當。國家不幸。不能以有用之才。循軌道。以進歸之。於有用。是國家多生一不正之才。卽國家多受一害。墨西哥之爹亞士。其已事也。

爹亞士柄墨西哥政二十八年不可謂不久苟能以與國利民爲懷推心置腹與國人共見以天不獨國家政治日良早躋墨西哥於強富之域可與智利阿根廷諸國同享共和幸福一己大位又誰能取而代之果有欲起而代之者何以聽其二十八年之久未聞其國人有違言者及至爹氏窮凶極惡已達極點國將覆民不聊生然後國人尙欲緩圖以分爹氏之勢公舉賴司爲副總統牽制之爹氏此時苟能回頭尙可是岸乃竟執迷不悟詎戮異己其鷹犬爪牙更假其勢以尋仇覓利誑誅四起大獄繁興以致人人自危親離衆畔於是瑪德洛起振袂一呼全國騷動革命軍乃紛張旗幟以與爹氏抗斯時全墨已無淨土寶樹此際既有卜克西羅二人鄉導遂決定改途直趨墨國秦開勸阻之曰現在墨西正大亂方起之時兵戈擾攘炮火縱橫處荆棘公子奈何犯險輕生以入此虎狼窟奴以爲非計寶樹曰爾不聞謝姑娘已至墨乎以彼一弱女子尙能富於冒險性質寄蹤跡於鋒鏑叢中我乃堂堂男子反怯懦如蟲寧不爲謝姑娘所竊笑況我既知謝姑娘身入不測之地我不鼓勇隨之以期倘有急難可以相助援之出險及聞其臨險反因畏葸欲舍之而去成何心理以爾所言不誠小人哉秦升於是知失言乃亦無辭

寶樹秦升同卜克西羅既入墨境火車至一地名坦比哥墨東北境臨海名城也商務繁盛以故外國僑民麇聚於此中國僑居於此城者約千入上下此時是城尙在爹氏軍手火車至此城已不能再往前開蓋爹軍軍用不售客票寶樹既至此幸得卜克西羅未至爲爹軍所留難然欲赴墨京必用馬車戎馬倥傯之頃道路自然停滯



遂不得暫任是城。以俟有便方可行。寶樹等遂移居城內。切近華僑所屯住之處。華僑居留之地。界連各國租界。墨之革命黨人均借租界爲護符。以圖謀勾串。城內參氏守軍寶樹。既與卜克西羅同伴。自入居城內所賃之屋。皆卜西二人爲之紹介。故仍與二人同住樓爲三層寶樹居。其中級西羅卜克二人居其下。級自卜西二人居於此。後來往墨人甚衆。甚至夜深卜西二人房中人迹。且不絕。寶樹以爲卜西二人與其本國人非親。即故過從之類。亦所應然。無可致疑者。一日夜深。黑墨境。在熱帶左近。愈覺煩熱。不可耐。寶樹不能成寐。室中窗扇洞開。猶氣悶甚。乃獨步下樓。欲至院中稍換吸清涼空氣。既至院中。見卜西二人屋內燈火大明。窗戶門扉玻璃上咸垂白色厚幕。人影憧憧。若甚忙亂。心疑之以爲夜已過。午何以來。客尙如是之多。且天氣若是炎酷。何以窗門皆閉。復垂其帘。轉身視鐵欄門外。又並無一車一馬。想屋內之人必皆步行來者。料必有密計。事遂輕及其房門側傾耳聽之。以門窗嚴密。音響不能外傳。故毫不能聞其聲。既而念竊窺他人秘事。在禮不宜。究竟干我甚事。不若置之。轉思卜西二人萍水相逢。烏能察其心理。爲善爲惡。究不得知。人情鬼蜮。世路嶮巇。安知非剖克一流。嘯聚爲匪。不然何以深夜集會。形迹令人可疑。我苟比於匪禍。且不測果能得其梗概。設法遠之。爲當正設想之際。忽聞闐然門開。寶樹恐爲所見。急轉入花障內。藏避之。既而履聲橐橐。約十餘人魚貫而出。適經寶樹所藏花障外。且微語寶樹。從花障中窺見卜西二人均隨送適西羅。行近寶樹。爲英語語衆人曰。數日來所謀其下級軍官均躍躍欲動。其上級軍官尙在猶豫。蓋非不欲倒戈。恐事機不密。轉滋貽誤耳。以我意窺之。尙非無心肝者。其慎。

重之意亦不得不爾。惟需款甚巨，爲不易措手。耳容與是人。徐圖之下，乃語音甚低，不可得聞。衆人既去，下西二人亦歸。其室中燈遂熄，門窗亦洞開。寶樹既聞西羅語，知其亦爲革命黨人，并非密謀不軌，而爲非正之專心轉敬之。以爲西卜二人業商必富於資，或者軍軍中情其財力以運動軍隊耳。寶樹以欲倦遂不復思量他人事。惟計何以去此訪尋。素珠是爲最要且急事，反復移時，乃亦匯去。次日未醒，覺有人微撼之，乃覺見爲西羅寶樹甚異之。問何故早來，西羅曰：擾先生清夢，先生恕我。今茲有求於先生，寶樹曰：君恣言之。西羅曰：吾國不幸，魔孽與殃荼毒人民，喪失國權，國幾不國。吾國民不能自己，羣舉義旗以討國賊。此皆國民不得已之苦衷。願革軍已起，餉需甚難，財政大權握於參氏之手，革軍籌款甚非易事。我今實向先生言之，所以願爲先生導來敵國者，以先生來敵國之志，既決不能勸阻而戰爭之際，實有危險。故一則以先生之僕會救我不忍先生遭意外變，欲圖報先生僕者報之於先生，故爲先生導以有我等本國相隨可以隨時保護。一則求先生者以先生同國人有數家巨商，富皆有千萬，借先生同國之情，從中輾轉爲之說項，假我國革命軍以資俾軍政上能活動，得以掃除妖氛。國是一定奉息，籌還因我等革軍中向與貴國富商無有素者，故欲借重於先生。寶樹曰：茲事我能爲力者，悉爲之以助君等義舉。君等勤勞國事，僕敬重之，不暇以邦交論，亦應相輔助。特僕初次至貴國，凡吾國富商僕亦無一識者，奈何。西羅曰：先生言誠非推托愚等，所以資先生正自有故。現在敵國京中有自美利堅來者，乃貴國之在外洋者，極有聲望之一人，極富於革命思想，却所抱者穩健主義。去歲亦因謀貴國革命事業，籌款來此。

此時籌積革命事業所用之費不下千萬外洋各大商賈彼人一爲號召無不響應如雷現在其人對於本國英才學子延攬之不遺餘力且聞對於吾國革黨以爲同志頗贊同之以先生若是人物其人見之必引爲知己故欲請先生一晤其人俟先生既與其人洽然後再爲僕等轉假彼人之方籌商之於貴國各富翁當無不成功事成後出我墨西哥於水火中感先生德當不知若何以我輩於此君亦無聲氣可通者直接之恐猝難見信故欲謀之先生耳寶樹聞西羅之言以爲此事到甚有興味吾亦正思急往墨京遂許之曰諸君既有辦法僕何吝哉此人姓氏若何者西羅曰此人姓羅名玉樹寶樹曰羅玉樹現在京都乎西羅曰大約在京寶樹曰然則我輩卽行設法入京方好鬱鬱久居此非策也西羅曰吾等明日行耳於是辭寶樹下樓去

星河耿耿更漏沉沉耶夫司街馬蹄聲紛沓如雨點第三十八號房鐵柵門前人聲驟集旋敲門甚急寶樹在夢中驚醒臨窗外望適街衢上可俯見從電燈光中視之兵警已滿佈心知有異敲門者且益厲勢將毀門而入已而樓下之卜克西羅二人亦起立於塔下問之聞門外人云速開門遲且劈其扉卜西二人遽捕兵士又上樓轉眼亦入寶樹室捕寶樹寶樹曰我外國行旅人無犯爾國禁無禮何爲捕者曰不必言爾華人街不已焚耶寶樹自窗外一望火勢冲天半紅哭聲且震耳於是寶樹亦被逮而去

## 第二十八章 脫險

珠樹重行錄

鐵索鐐鎧拘手。攀足寶樹。既被繫下樓。見卜西二人。亦在囚。二人一見寶樹。皆抱歎曰。吾等累先生甚。不安寶樹。以既已被逮。何必各人。乃曰。無妨。公理自在。自有昭雪之地。我雖不知貴國捕客爲何故。而自信切。無罪。西羅曰。先生我等。此次恐難免。先生不聞此一條。華人街已蹂躪。無完土乎。貴國數百華僑。均遭一炬。恐此時死者已血。肉狼籍地上矣。捕者一面促之行。一面禁止不許多言。押解而行。寶樹以爲公堂對簿。自有理論。故心中且不爲。急自信。無違其法。處特不知千百華僑。何辜遭此慘劫。心中憤憤耳。第身已在籠。自保之不及。何能復爲同胞計。念及此。熱淚縱橫。緣腮錯落。又恐爲人所見。己面有淚痕。嗟已。因被捕而膽怯。喪失丈夫名譽。乃忍淚俯面。就被縛之臂而拭之。無何至一處。兵士林立。鎗皆實彈。堂上坐數人。皆軍服。知爲軍事裁判所。堂下除墨人外。數十斷頭折臂者。皆華人。狀極慘厲。所判者皆以通謀革黨。傾覆政府爲己成立之謀。叛罪名一一判處以鎗斃。極刑寶樹心念。聞墨西哥有領事之處。亦與吾國等無治外法權。何以判斷誅戮吾國僑民。毫無顧忌。不念邦交。不違條約。人言中美野蠻於茲。益信第吾國領事在此。所司何職者。公使在其國都。所司又何職者。已而裁判約歷數小時許。堂下中墨兩國人之犯者。均發落且盡。罪既定。惟俟時行刑。將問寶樹與卜西三人。時天已暮。雲容慘淡。雨意氤氳。陰森黑魅。氣象愁苦。忽見裁判官前有一軍服帶刀者。上向之耳。語裁判者面色大變。立命牽寶樹與卜西二人去。押之軍監中。匆匆下堂而去。

寶樹入監。雖與衆華人隔別禁錮。而監室相連。衆華人相對作楚囚泣。至可哀憫。寶樹自壁縫中窺之。殘肢體焦

頭額者均以一鐵杵連鎖之約十餘人爲一組如貫柳之魴魚聞相泣訴曰彼國革命究與我等外國人何與祇以我輩寄居人國久爲其國人所嫉如今一旦有事遂担認通革黨而搆陷之在革命軍範圍內者又担認我國僑民私結政府黨而殺戮之其實皆空中樓閣實冤獄耳他國僑民彼國人又何嘗不嫉之妬之特其祖國之力足保護之故身在虎口安若泰山吾國政府視我輩之在外國者漠不關其痛癢應設領事者不設領事應駐兵艦者不駐兵艦應訂條約者不定條約即如此次墨軍圍我華人街燒之捕之不遺餘力死者數百人苟此地有領事者有兵船者彼等何敢肆行無忌一至於此寶樹聞衆僑民之言如此始知此地並無我國領事館亦無駐港口兵艦所以彼野蠻專制之政府敢顯然背人道而倒行逆施既恨墨政府之暴橫又恨己國政府之麻木禁目皆皆裂無如猛獅困檻氣雖壯無能爲也惟對此峻宇堅牆木榻敗几浩嘆而已獨坐塵榻上心緒如潮湧一時老父老母與親愛之姊一齊畢現於前轉眼之間素珠亦瞥然而至徘徊顧盼若卽若離似顰似笑姿態橫生若與老父老母暨姊一一相晤面忽又若素珠爲賊所困彷彿仍在荒村風雪中者突而秦升在前若抱怨己之不聽其言致陷於此忽然聞浙浙瀝瀝聲越窗而入各人皆不見惟見几上一盞昏燈其光僅大於豆作淡碧色幽冷成霧淒暗爲鬼域己身仍坐塵榻窗外惟有守兵以草靴蹴地活其脛足其響甚微且間始覺已適間似夢非夢一上都上心頭想念秦升究不知亦被捕與否數萬里外性命相依之健僕親愛乃逾於恆常茲亦不知生死長別不覺深痛於衷淒然欲絕方寸之內滿載愁悵既而聽更樓已轉四更隱隱聞列隊之行聲蓋守盛之

衛兵其班更矣。又移時似聞有人來開監門鑰匙相觸。其音輕香旋見。卜克西羅齊入寶樹。仍疑似夢。問卜西二人曰。君等何由得釋而來。此西羅曰。細情吾尚不得清楚。適守兵開監門解我等於錄錄孔中間之守兵知君在此。茲引人來釋君耳。一人進寶樹前解其縛。於是寶樹與卜西二人齊出監見各屋華僑以及墨人之犯罪者亦均紛紛出衆。第知皆爲守兵所放。莫知其故。守兵乃揮之令速去。

方寶樹與卜西二人出監擬復歸其所賃屋中。然後再探消息。乃剛出獄門。即聞槍聲四起。全城鼎沸。西羅謂寶樹曰。以此卜之。我輩得釋於獄。蓋我軍得勝耳。我輩所運動之爹氏軍。想已反正。此際殆譁變也。且語且行。聞隔數街。刀刃相觸之聲。雜亂如裂豆。不聞人語。三人尋其聲冒險前進。思以視其端的。將轉一街。即有伏兵似狙。逼於牆隅。窺敵爲侯。鼠之狸。寶樹與卜克西羅近其身。眸始見之。不知其爲何處兵者。轉身欲奔避之。乃亦既爲彼所見。彼遂健步而前。舉槍擬之不令其奔。謂奔則彈且發矣。寶樹三人見眼前又無掩護物。遂亦停之不趨。西羅詭辭對之。思愚之因以逃遁。乃其人直前并招同伴多人來至寶樹。卜克西羅許徑謂之爲奸細。拘之。西羅等從遠處電燈之光視之。正是爹氏軍。忽其中有一人擦火柴。吸煙。驟見寶樹。卜克西羅驚駭曰。此非日間待訊之囚耶。押之監中。我等換班後即派來此。彼等尚在監。此時何以亦來此。監中其有變乎。速牢縛解於長官處。於是於羣中出一人似下級長官。乃發令曰。此三人既係要犯。不可輕視。亦不能擅殺。爾等分一隊人守此。間要隘多撥一隊人解三人去。勿稍疎其人。分派已定。隨有兩隊兵丁圍護寶樹。卜克西羅三人急驅而去。

轉數街皆遇巷戰短兵相接其勢最厲橫屍道上往往絆人倒遇戰線處此兩隊人則繞道避之行遂行近華人街見敗屋頽垣焦柱焚棟瓦礫成堆通街無一人斯時雨脚如繩雲低若幃黑幕此街路燈已全燬黑暗如行墟墓中蓋欲至爹氏軍之司令部所應經之道皆在戰線內不得已必假此路而行耳乃行未半條街忽一彈飛來直洞牽寶樹之兵腹立殪衆兵方怯一彈又至又殲一人第未見一兵黑暗中不知彈從何處飛來解寶樹之兵乃大譁問前發槍者爲何處隊乃未答突已飛奔至前約四隊人中人墨人皆有各自爲隊皆舉槍作欲擊勢問何處隊何往者解寶樹之隊告之曰解華人之通亂黨者往司令部耳彼隊聞之趁其猝不及防驟前圍之將全數人盡獲而縛之遂釋寶樹卜克西羅三人之縛爲首者令舉火視之寶樹見爲首者乃中國人美如冠玉嬌若勝花心驚慕之不知所言者半响遂問曰君何人想爲我同胞雪冤憤來者君誠義俠哉鄙人感之不盡其人乃曰此處雨中非可言者且隨我行耳於是寶樹卜克西羅均隨其人之隊而行解俘之人轉一卸其槍械而爲人縛之俘矣

## 第二十九章 聞變

寶樹卜克西羅隨其人之隊轉出城址乃入租界進一所五層高樓中其人請寶樹先登樓留卜克西羅在樓下已乃將所縛來之爹氏軍隊均招至前命卜西二人諭以大義使歸服革軍此二隊人皆誓願反正其人乃命己所領之隊押此二隊人送往墨人革軍大營去訖乃邀卜西二人一同登樓寶樹遂請問其人姓氏里居其人曰

某乃羅姓名玉樹寶樹尙未答言卜克西羅二人早離坐至玉樹前反覆端詳玉樹者再乃曰仰大名久矣疑君魁梧奇碩固鬚眉如戟者乃竟如貴國古賢張子房孀好如婦人女子翩翩美少年也今得見幸甚幸甚玉樹乃問寶樹寶樹告之并爲之介紹卜克西羅且道卜西二人昨日所求已轉求之意玉樹謂卜西二人曰茲事僕甚願助力苟有驅使犬馬之勞所不敢惜卜克西羅稱謝不置寶樹遂告玉樹以己等脫險之所以然尙不得詳悉玉樹曰茲事情節甚長我簡畧言之吾姊秦俠君女士以介紹書入墨爲講學會中籌祖國革命軍用款以事稽遲未得反美嗣款句寶樹曰請問君所謂秦俠君者爲誰玉樹曰皖籍人受學於華盛頓紐約各大學者寶樹乃起至玉樹前曰俠君吾姊也君何以亦姊之玉樹聞寶樹卽爲俠君之弟乃突躍而前執寶樹手曰君乃吾姊俠君之弟耶妙極巧遇然則君亦吾之句君年幾何寶樹曰十七矣玉樹曰吾亦十七君何月生者寶樹告之玉樹曰然則我癡長矣君亦吾之弟也吾之姊俠君者尙有一女士與我同姊之女士白姓名珠光我則妹之珠光與我句與我姊俠君我同時在紐約相識課餘休息常常晤面異國遇同胞其親直是真同胞不啻也故我三人遂結爲異姓同情之姊妹吾視吾姊卽親姊姊視吾卽親弟今與吾弟遇吾姊妹行又多一親人矣喜何如之寶樹曰誠奇不意於數萬里外得此奇逢我祇一姊固無兄今我有兄矣二人執手緊握良久始釋卜西二人亦爲之喜寶樹又問哥究何以到坦比哥玉樹曰我自到墨卽晤吾姊所介紹之某公弟亦識之乎寶樹曰弟年幼凡我家戚屬親鄰多在遠方知之而不識之者居多某君亦弟家瓜葛親特交情與吾父爲甚厚玉樹曰我自與某



公見遂得結識此間巨商諸君皆熱心祖國故所事輒能任仔肩巨商諸先生以我年雖輕既能在美為衆望所  
平推為會長必非凡近者比且俠姊之學問道德品行義氣南北中美諸埠吾國僑居之稍有資格為上品者無  
不知吾姊為中國女界之明星我既有吾姊介紹書人視之更足以為吾重內中尚不無一二疑我少年恐不更  
事者是亦應有此疑慮彼疑我者商之諸人不若留我在墨稍住數月表面告我籌款非易事必非倉促所能得  
其實暗中加意伺察我窺我之才具若何能力若何操守若何數月以來大為諸公所激賞以為人自有真聲望  
非可虛邀衆心非可詐取蒙諸公不棄遂皆引我為忘年交後乃告我以初多疑我繼乃信我至於愈久則愈重  
我愛我謂我等遠在異邦望祖國富強力足以保護我等生命財產方可安全我等之資格權利方可與人  
平等故對於祖國中能事改革祖國之政治促進祖國之文明者無不望之若雲霓仰之如泰斗是以有所需用  
我等罔不竭力從事然因此受祖國同胞驅財獵款者累年以來不知凡幾而尚不疑諸公之屬詐我等獵取我  
等也以為謀大事豈可以目前成敗論失敗亦豈諸奔走家所願及至近年來其騙詐獵取之事乃往往顯露我  
等之金錢皆從腥血風汗中得來非可視之等於泥沙者安得不稍加審慎哉況君年事不弱冠我等烏能即無  
疑於君此皆諸公語我者我自此愈加惕勵無敢稍差致有殞越是以我有所陳說有所策劃無不立從我遂建  
議改革祖國功紆事緩就近各處僑民能設法籌畫保全善法為急則治標之舉為最要乃請之公使與墨國政  
府交涉并酬彼當道者以巨資訂立各項條件雖公使不能作主僑民亦無能訂條約之理惟皆以國民感情上

作用行之。乃其效力。頗與法律等。有時且較法律上所履行者。為更貼。故吾國僑民之在各埠者。亦得辦理商團。以資保衛。我適於前日。同諸商之有商業在坦比哥者。來此。因墨國內亂。方殷。僑民之在其國者。在在可慮。此城吾國既無領事。又無兵艦駐港。僑民且千餘人。何以克保。故與墨京諸商會。執事商之。公使其政府。確議保護之策。不意至此三日。此城已岌岌在危殆之中。及變亂之夜。我適在廣樓小坐。忽聞槍炮聲。隆隆然發。繼見城內火光燭天。詳視火發之處。適在華人街。余急派人前探。及回報言。華人街全焚。華人被捕。且百數十人。死者不知其數。我聞之大憤。正計無所出。適有其國之革黨。在此謀勾其政府。駐守此城。軍隊事已垂成。惟需款甚急。款至則城內之軍。立變。余早聞之。今以此事發生。思正好借用。以救我同胞。急謀之。諸公之在此間者。晤彼革黨中人。幸諸公中有與之識者。乃往見之。告以助款事。彼人大喜。更與之言謀。救僑民之被捕者。保護僑民失業者。其人力任之。且更告之以急急。其人曰。即無貴國僑民之難。我輩亦宜急圖。余當即與諸公招集吾僑商。此城中商會諸人。與其商人商。救護僑民之計。其人亦急請撥款。以便剋交其軍。既而款交其人。幸其人辦事極敏捷。痛快而又精細。周到吾方。散會返。忽其人以電話告余云。諸事已妥。既承君厚意。助我鉅資。俾得成事。此城既入吾軍手。爹氏之勢。失矣。萬無能支者。貴國僑民之被捕。在監者。俟半後。均可釋出矣。其餘之被難者。吾軍事小定。即當派人往為照料。蓋吾已將其主軍全部勾通。悉為吾遣。派仍以其本軍名義更換。其先派之守監之隊。去吾派之守隊。到班後。即行釋囚。無勞屢繫。得君等大力感之。不盡。此城雖尚有一小部分軍隊。乃爹氏死。黨不易買。

通然絕無抵抗能力。明早此城可下矣。余既得其電話知事可成。又派人入城偵探。至夜半後果見囚皆紛紛出獄。雖城內尚有數處小戰。料無大敵。吾知吾僑民之在華人街者。人尚不少。無處可逃。倘兩軍戰敗之兵攔入。則不堪再為波及。彼等軍事緊急何暇。即顧及我僑。乃與商會諸公商。領商團來華人街保護。我又恐商團之力不。及并由電話請其人拔數隊與我。故吾率之際有墨軍也。寶樹與卜西二人皆恍然脫險之由。玉樹又問寶樹。何以至此。寶樹以隨素珠本事不便告之。玉樹乃易其辭告之云。本來紐約尋吾姊。因吾姊前有書與吾云。來墨吾亦欲游墨。故來耳。不知吾姊來否。玉樹曰。未姊來必晤我。卜西二人聞玉樹為國軍軍出此大力。乃深謝之。而出至城內探消息去矣。未幾雨止天明。日光照大地。如被錦鮮麗。可愛。卜西二人欣然回報於寶樹。玉樹曰。頃得都中電。參軍全敗矣。參氏尙欲言和。草軍以為爲縱。不如法國路易十六必置之斷頭台上。亦斷無不去職之理。焉有議和之餘地。聞參氏已行矣。於是寶樹玉樹亦鼓掌爲卜西二人致賀。二人高呼萬歲。以答之。且祝中國之改革成功。亦爲之呼共和萬歲。已而都中有電致卜西二人。革軍戰勝後組織政府。需二人去任。以事也。二人乃邀寶樹玉樹同入都。寶樹惟不得秦升。下落心甚。念既至墨都。寶樹玉樹一日得公使館消息。中國革命軍起於武昌。

### 第二十章 約歸

此時墨京新政府成立。民皆安堵。國人皆有望治之思。而政府亦頗有刷新政治之籌畫。寶樹玉樹既至墨京。隨

即往公使館探聽祖國革命軍確實音耗預備歸國至京之次日乃公使館亦猶他處傳來之電未得本國正式公電故二人歸計尙未決寶樹與玉樹遊於墨京城外之公園此地臨山面水風景絕幽勝而遊人甚稀玉樹與寶樹同登一閣閣在小山之巔登之可以覽墨京全部之勝概閣之上層絕小下臨無地寶樹玉樹二人既登閣人獻茗果去二人對坐清談寶樹謂玉樹曰玉哥試思今日墨西哥之革命功告成矣其國能從此享共和幸福立富強基礎乎玉樹曰是何敢逆料我輩居是邦不非其大夫今此閣中不上在於天下不接於地彼國人無聞之者祇我弟兄二人固無不可談以我觀之墨國之亂猶未已也現在參亞士雖去國而其國中之有勢力者人各有爭權奪利之心彼此不能相下存私見者多爲公益者少將來擁兵者自衛擁財者自腴黨見紛歧意氣用事吾恐其事變不知若何倏擾也寶樹曰吾國武昌起義事之真否尙不敢必然以弟料之吾國去革命之秋當亦不遠清室政稅官竊國弱民窮已至於極今以納袴親貴黃口猶腥胎髮未燥輕執大柄賄賂公行征斂刻官玩於上民怨於下豈有久幸之理玉樹笑謂寶樹曰弟言吾國今之執政者黃口猶腥胎髮未燥然則爾我弟兄年較彼等猶輕今亦侈然以謀國爲己任勿乃亦將爲他人所笑嗤我等尙乳臭乎寶樹曰弟所謂黃口胎髮者非直以年事之多少論以其當事之能力言之耳玉樹曰兄戲言耳弟之見非差弟亦曾將吾國革命後之景象亦計較之乎寶樹曰弟見淺安足知國事惟弟在國日多對於國內情形故稍知一二雖未必如吾哥所料墨國前途然以弟料之恐亦難猝納於正軌中而即能無錯雜凌亂之弊以法國人民耳早孰共和之孝心早醉

民。權。之。強。猶。數。次。改。革。始。能。即。於。今。日。美。國。人。民。本。無。歷。史。上。一。切。傳。來。之。舊。習。慣。雜。於。腦。中。尚。且。八。年。方。克。就。緒。其。中。波。折。二。國。當。日。不。知。受。幾。許。困。難。况。吾。國。積。鋼。已。深。驟。然。更。變。即。破。壞。人。才。尚。且。不。足。何。况。建。設。劓。破。壞。之。才。必。先。具。建。設。之。才。然。後。可。以。言。破。壞。如。建。築。然。欲。傾。圮。舊。屋。而。重。新。之。甯。有。不。鳩。工。庇。材。儲。塹。磨。石。百。事。俱。備。然。後。毀。棟。拉。宇。排。壁。挖。牆。不。轉。瞬。間。新。屋。成。矣。若。一。切。皆。未。能。預。備。齊。遽。然。將。舊。屋。蕩。平。而。推。圮。之。再。行。從。事。於。樑。棟。磚。石。之。是。求。亦。晚。矣。風。雨。不。時。奚。以。庇。被。乎。若。吾。國。今。日。之。人。才。固。皆。已。朽。之。木。已。破。之。磚。已。碎。之。石。仍。欲。用。此。等。破。碎。腐。敗。爲。新。屋。支。撐。修。砌。之。材。料。非。其。任。也。不。待。智。者。而。知。矣。玉。樹。曰。吾。弟。之。言。頗。與。姊。之。論。調。同。然。以。吾。弟。所。言。此。際。不。應。從。事。改。革。乎。寶。樹。曰。非。也。此。時。破。壞。亦。勢。所。必。然。無。可。逃。者。在。我。輩。各。存。以。忠。誠。精。進。之。心。勿。難。以。狡。變。欺。詐。之。術。同。心。協。力。棄。權。忘。利。庶。幾。近。之。故。今。日。急。切。求。特。出。之。人。才。萬。難。驟。得。何。也。向。來。吾。國。教。育。缺。然。不。與。人。才。何。自。而。出。當。於。此。際。只。求。人。人。能。捫。心。任。事。盡。職。無。荒。雖。非。絕。塵。開。道。之。驥。而。但。能。隨。鞭。影。聽。繮。絲。亦。即。今。時。之。良。馬。矣。玉。樹。曰。吾。弟。之。言。善。哉。最。合。今。之。時。局。不。求。才。而。求。德。追。本。之。論。也。

二人正談。與甚豪。忽玉樹家人匆匆。至玉樹問何事。家人曰。頃使館遣人來告。中國都中有電到。使署武昌兵變事。確各省尙安。玉樹曰。事已真矣。能成與否尙不敢必。寶樹曰。弟觀之。此次必成。玉樹曰。何以言之。寶樹曰。朝廷已成內虛之症。心中自怔忡。不甯。一旦聞變。手足無措。況乎大臣中之懷野心者。欲趁此時欺其孤兒寡婦。當不乏人。內不能防。詭謀於肘腋。外不能期運動於肢體。無須若大兵力。幾許戰爭。不久自有解決之方矣。雖然。苟

此。事。出。自。野。心。者。之。授。機。任。其。攫。取。而。去。則。清。廷。雖。失。國。家。之。所。得。者。恐。亦。甚。微。將。來。之。患。不。可。言。狀。在。弟。之。意。此。次。革。軍。既。起。苟。能。得。統。一。之。人。無。論。北。方。執。若。何。平。和。解。決。諛。詞。以。懈。民。軍。勢。必。以。兵。力。窮。究。到。底。勿。任。奸。人。之。借。緩。其。勢。以。遂。其。謀。如。治。病。然。既。用。清。滌。腸。胃。之。猛。劑。即。須。一。次。排。除。盡。淨。勿。遺。後。患。若。既。用。硝。黃。以。陷。之。蕩。刮。其。垢。穢。而。猶。輕。其。分。量。以。緩。之。加。以。甘。草。以。和。之。病。不。能。一。次。全。除。宿。根。猶。在。必。成。錮。疾。療。治。尤。難。姑。息。實。所。以。養。奸。此。次。虛。兵。將。來。之。必。至。用。兵。之。時。尚。不。知。幾。次。既。已。成。破。壞。之。局。不。若。一。次。廓。清。之。國。家。人。民。之。痛。苦。亦。一。次。受。完。勿。令。其。零。碎。鋸。磨。為。上。策。雖。然。弟。非。好。為。此。過。激。之。言。勢。必。至。此。推。本。之。論。還。在。人。人。能。訴。之。良。心。方。可。不。然。無。論。為。共。和。為。專。制。舉。不。足。為。國。利。為。民。福。也。玉。樹。聞。寶。樹。一。番。絕。大。議。論。不。禁。心。折。曰。弟。之。持。論。最。透。關。兄。甚。佩。服。此。際。吾。弟。行。止。若。何。寶。樹。曰。弟。決。計。內。渡。惟。願。吾。哥。同。行。吾。哥。之。對。於。同。志。者。感。情。甚。好。所。識。之。人。亦。甚。衆。號。召。統。一。之。不。難。建。殊。勳。立。奇。績。正。在。此。時。不。知。吾。哥。之。意。若。何。玉。樹。曰。吾。正。欲。行。惟。此。行。需。款。甚。鉅。我。尚。須。在。此。籌。集。若。干。匯。往。國。內。應。用。弟。可。否。先。行。寶。樹。曰。甚。合。弟。意。玉。樹。曰。約。一。相。會。地。點。寶。樹。曰。總。在。軍。中。玉。樹。曰。同。志。現。必。皆。集。於。鄂。弟。臨。行。時。吾。與。弟。以。書。至。鄂。與。之。接。洽。商。議。進。行。兄。亦。隨。至。寶。樹。曰。善。玉。樹。曰。最。好。弟。先。至。能。拔。戟。成。一。軍。長。趨。直。北。進。搗。京。師。此。為。先。着。勿。讓。清。廷。得。以。布。置。再。者。恐。有。奸。人。從。中。得。漁。翁。之。利。故。以。能。速。取。進。攻。之。策。批。充。搗。虛。勿。俾。奸。人。得。計。尤。為。要。節。二。人。在。閩。中。計。畫。已。定。遂。偕。歸。寓。

玉。樹。至。寓。即。接。武。昌。諸。同。志。來。電。謂。戰。事。甚。得。手。惟。餉。餉。急。耳。且。統。將。之。才。尚。須。人。務。請。速。携。款。歸。國。為。至。急。云。

云。玉樹得電。卽寫書數封。携電并信往尋寶樹。促寶樹卽行。速裝歸國。玉樹見寶樹將書電交與寶樹。曰。弟其速行。勿延寶樹。尙欲過紐約。面其姊。玉樹曰。繞道紐約。又須時日。姊處我函告弟之一切情形可也。并告以弟已返國。恰好明日有日本郵船自西拿羅亞開往太平洋。洋往支那。弟可乘此船去。此船或至香港。或至上海。弟可酌量至何處下船。票已爲弟購矣。刻由京至西拿羅亞火車。可行速往。趕船寶樹可之。又囑玉樹曰。弟之僕秦升者。哥其爲我尋之。玉樹曰。自然次日寶樹遂辭別玉樹。并卜克西羅二人行。

### 第三十一章 刺虎

危樓一角。小圃三弓。綠樹陰濃。好花嬌顫。亂峯環繞。中一小村落。境僻無塵。幾若桃花源。在世外焉。樓窗臨水。水上翠筍密集。如一片碧雲。一簇紅薔薇。高出於翠筍之上。直竊樓窗。其花綠窗四周。而開窗竟爲之將遮。其中有一美人。憑窗而立。露半身。兩眼如點漆。直注樓下溪水。中愁容滿面。秋水含波。汪汪欲滴。似欲與溪水爭流者。旁有一女婢。立於美人身後。目灼灼遠視。謂美人曰。姑娘試看對窗之山。葱翠如新沐。山頂花開。紅白相間。嬌媚如簪於美人髻上。異鄉風景。亦與吾故國不殊。美人嘆曰。故國河山。不知何時復得相見。不遇是人。歸何爲者。婢曰。姑娘乎。安知是人。不先我等。歸國者。雖然。必至彼國都城。方可尋是人踪。迹。此刻烽煙滿地。道路阻隔。不知何日方可簽證。是可憂者。幸主人情重。款客甚殷。不然。狂竄荆榛。路隅向誰泣乎。二人當窗爲時甚久。不忍掩窗。入忽婢遙指曰。姑娘看榕樹陰外。小山麓一條沙路上。不有一人行。耶。彷彿似一中國人。美人曰。爾亦是念中國人。

心切。腦筋中時時有中國人在故所見無非中國人者。須知此間路安得有中國人行者。婢說時轉身取一窺遠鏡。雙手舉合於目。似不甚對。復以兩指碾其螺絲。以升降其鏡筒。期合其光。光既合。遠視甚清。切訝曰。姑娘請看。此非中國人而何。且面似甚熟。若於何處見者。美人曰。傻丫頭。慣會見神見鬼。雖然我非爾我。更寔死矣。遂自婢手中索鏡視之。忽驚喜。顧婢曰。知爲誰婢。曰。得勿卽是人乎。美人哂之曰。是人吾亦未與之謀。面知何似者。卽是是人。又烏能識此。豈非俄京救我。莫倫送我之人乎。奇哉。何亦來是邦。美人遂促婢曰。爾速下樓。趨於村外。迎之。婢乃匆匆下樓。出村循彼人來路。迎去。婢及路旁。立於榕陰中。待其人。之至。無何。其人至。婢近處。忽逢同國人。亦不覺驚喜。過望及熟視。亦驚疑以爲似曾相識者。婢乃發問曰。先生從英國來乎。其人爲婢所問。忽憶起同公子。至俄國之謝。姑娘素珠之婢。遂急問曰。爾名錦鸚乎。婢曰。然。先生何記我名之清乎。其人口自聖彼得卽熟。卿名鑄之心版。安得弗記我。縱師丹亦不應善忘。若是婢爲之。嫣然一笑。其人亦笑。乃曰。姑娘何在我欲見之。錦鸚曰。我導先生行耳。於是錦鸚遂引其人至村中。入小樓下。客室錦鸚急升樓。告素珠曰。其人已。在廳事。請姑娘一晤。素珠下樓至客室。其人曰。姑娘在此。累人尋殺矣。姑娘至今不知僕爲誰。今告姑娘。僕乃秦公子之僕。秦升素珠。遂知救已於聖彼得堡者。卽寶樹之僕。何以同寶樹行。數日。并未一見。且彼云。累人尋殺。誰尋我者。素珠方設疑。秦升遂將如何。暗隨公子。如何在倫敦。始見公子。如何來美。尋姑娘如何。聞姑娘來。墨公子又如何。追至墨言。至公子被捕而止。至於公子至今若何。尙不得知。已於公子被捕後。無計救公子。欲夜間劫公子於獄。



却不知公子何在且坦比哥城中兵亂如麻寸步難行思與其在此城無救公子之法不如速至都城訴之公使署期能救出公子乃火車不違我心急如焚當夜即行而道路生球言語又不達因會聞公子同伴之墨西哥人常言其都城所在方向遂直得盲昧而行是夜大雨次日雖晴泥濘不堪着足狂奔竟日蹣跚盡裂孰知路乃出於歧途更不知彼都何在又念公子在亂軍中已數日究不知公子性命如何愈想愈悲多恐不保今日始至此究亦不知往京路在何方也秦升言時淚落如綆素珠聞秦升言寶樹被掄於亂軍命且不保不禁癡絕非坐於溫榻上者暈且倒矣呆坐良久淚珠兒个个接續迸出祇覺天地昏黑旋轉不已錦鸚取熱水搵巾與素珠搵之素珠又問秦升曰吾見先生顏甚慘白得勿病乎今行止若何先生既不識入都路行又何之者俄而主人出素珠言於主人請暫假一榻爲秦升稍養病小愈始設法入都探聽公子消息秦升亦問素珠何以得寓是家素珠亦叙其與珠光遇珠光告以玉樹來墨遂計至墨京尋之方可得玉樹消息乃乘火車亦至坦比哥火車乃停思此城且亂不可久留因有土人車云入都遂乘之詎知乃盜軍中途欲劫己已適知之幸車祇馭者二人力不敵己乃逃己亦不識入都路又兵戈徧野不敢行遇屋主入留之至其家云云素珠言畢乃上樓去以念寶樹救己於危今爲己故來墨竟遭不測禍是我轉有以墨之愈念心苦痛乃至於不可言秦升既勞且悲亦疲病不能與是日即爲主人所挽留暫爲休息於此

越日秦升稍蘇其困乃能與即辭素珠行云踏破地皮亦必尋公子下落脫公子有不測者己亦必殉之而已

素珠聞秦升言痛心如絞。又敬愛秦升。忠懇轉思。我對於秦公子。當然有特別感情。尋公子之責。不能獨偏勞秦升。遂決計與秦升同往。秦升不可力辭。之素珠執意欲行。正不能決議。忽門外馬嘶聲。聞女主人歡然迎出。已而一人昂然入廳。事一見秦升。遂大驚喜。曰。先生何竟來我家。甚奇。秦升視之。乃西羅也。秦升急問公子。若何。西羅曰。公子已返國矣。秦升聞之。喜極涕轉。零。遂問西羅其詳。西羅詳述中國革命軍起。寶樹與玉樹計畫各節。并言羅玉樹爲人如何之好品貌。如何之佳誇讚。不絕於口。又言亦於昨日行返國矣。秦升又介紹素珠於西羅。告以彼得僂誅盜。卽爲謝姑娘始得救君耳。西羅曰。然則姑娘與僕乃同患難之人也。西羅又告其夫人以彼得堡之救我者。卽此秦君夫人。乃謝秦升更款素珠。維殷素珠聞西羅言玉樹亦已起程返國。對於衆人不好說明。尋羅鄭故。旣聞其已返國。從軍已最好。亦盡瘁國事不如。亦歸至武昌。亦可供職軍中。亦可因以得晤羅郎。想定遂商之。秦升亦同於明日行。

次日西羅留之。不得素珠。於是深謝西羅夫婦東道款待之情。率秦升錦鸚而去。西羅派人爲鄉導。送焉。時墨西哥總統。爹亞士離去。國中各黨首領爭權不相下。國內又大亂。同時有五總統。發現兵革。相仍伏屍。徧野道路。梗塞火車。又不售客票。素珠等以有西羅爲之設法。詢得乘火車往美境。乃火車不能全達美境。尙有三四日山路。西羅又派人相送。只得乘馬車前往。所行之道。皆叢山峻嶺。鳥道羊腸。吾國蜀道之難。尙不及此。一日行於懸崖絕壑。中大樹參天。奇峯拔地。人迹絕稀。導者云。此地荒僻。猛獸所出。沒鷺鳥所飛。莫國家方擬開闢。是山以

以築鐵路以困於款未能實行故行旅均視為畏途無何山嵐生瘴重霧迷離日色慘淡沉雲欲墜車行於一條細曲危路上左粘絕壁右跨深溪路中石子圓滑如珠往往着脚即凌稍一不慎即將失足苟一失足則陷落不知何底已而衆壑生陰萬山響馬忽聞遠遠有槍聲聞之送者亦不知其故又行過幾重嶺山愈重疊境愈遠人皆慄慄危懼若恐有大禍之將至者素珠謂秦升曰人言此地危險萬分蓋非猛獸即強盜耳我等善防之當無慮隨命錦鸚出劍於匣既而已黃昏向盡衆山冥漠如鬼立遊目四矚心悸而肌膚發寒噤車將至一斗波前忽大風驟起衝車而來馬耳森豎首昂掀其轆倒轉車輪而却退突見一人狂奔而來超素珠之車而過一虎自後逐之一爪撲其人裂其衣去其半袖其人投澗而墜素珠在車中見虎逐人來將及其人乃挺劍在手急跳下車迎虎刺之劍穿虎胸入終以素珠女子力弱纖腕不支虎壓素珠於腹下虎負劍痛劇爪四伏掘地成巨坑素珠因在其腹下未為利爪所傷秦升見虎壓素珠勢甚危殆急不暇顧徒手直前倒曳虎尾拖之虎滾素珠出於虎腹劍尚插虎胸虎斃矣素珠且暈秦升見虎死遂扶素珠起臥於車中移時甦秦升遂抽虎胸劍拭其血奉之錦鸚入於匣見山坡已有多人下入澗救虎逐之人導者馭者均驚素珠為神人稱秦升為勇士乃驅車行

### 第二十二章 陣會

一鞭暮靄野色蒼然山石嶄嶙行徑甚危黑霧瑟瑟如聞鬼語素珠之車又行半小時許足下高低且莫能辨素珠心中甚惶急謂導者曰我等可以少休不必如是急急趨程也導者曰姑娘即請安臥車中此去初無客館亦

并無村莊投宿無處故多趕一程。明日方可得善地居。不然明日仍須露宿。一宵素珠聞導者言。覺此間路真難行矣。幾等於洪荒。并不若非洲墨橙之境。尚有人迹也。然則此處或無虞。有盜賊。惟防虎狼耳。隨後語秦升曰。君請注意。此地惡獸必多。當時加防備。秦升應之曰。姑娘請後勿復以是稱僕。僕誠罪矣。素珠曰。君曾出我於險。我恩人也。奈何不尊君。秦升曰。姑娘若再稱僕以君是不容僕侍。姑娘行矣。姑娘既為我家公子所重。姑娘又千金之尊。體統不可忽。僕既待我家公子。亦即姑娘之僕也。姑娘亦僕之可矣。素珠曰。是則何敢。秦升曰。姑娘直呼僕名可耳。說時車至一懸崖。崖下地稍曠。而有餘壁。根有一巨洞。方廣可容數十人。導者見有此洞。可以存身。至車前。謂素珠曰。姑娘可否暫於此洞休息。片時馬已瘡矣。車折軸矣。素珠甚願。蓋已被車顛。籛筋骨皆將碎。遂令駐車。錦鸚扶素珠下。至洞中。碎石大如斗。滿地皆是。有方石數大塊。差平。錦鸚為素珠鋪毯於石上。令素珠臥。素珠此時疲困已極。又以先時困於虎。用力過猛。至此時力尙未蘇。身軀支體軟。且顛臥於石上。覺甚舒暢。方翻身。毯上卽恍惚入夢。鄉導者各繫馬於洞外樹。馭者割草喂之。復從車廂中取出料豆。雜於草中。又於洞中汲水。拌之事畢。亦酣然扶頭。枕馬草料之包。倚洞之彼端。石壁而睡。導者旋亦聞其鼻聲。呼作矣。斯時天空雲散。新月出於東嶺。纖雲障之。若靚女窺人。隱素面於湘簾之內。光清而微。斂似有無限嬌羞。含情脈脈。微風拂拂。夜氣頗涼。爽宜人。洞外清溪一道。水清且淺。洞口小竹叢叢。低護為疎籬。溪水汨汨流於竹根間。其音清越。似曳玉。衆人皆快游。黑甜鄉裏。錦鸚不知若何。萬緒縈心。睡魔遠去。萬里外。百計招之。亦不肯來。環視導者馭者。此

際俱停却一部分之知覺或伸直如嫵龍或曲捲如餓狗其狀至醜心念外國人之慘貌入於中國人眼中直不  
管小兒入廟見泥塑鬼判令人欲趨避之不願與於目轉面見姑娘身覆以單錦之被鼻息安靜呼吸之力其細  
軟如游絲側身面向洞外適月光照之百媚橫生念唐人美人春睡圖萬分不及其一彼乃寫死美人何若此真  
美人之態度若能得歐美名畫師依此樣畫出之張之於畫堂金屋中其高貴不知至若何地位而又在此亂山  
古洞夜月新篁中佈景又極新鮮別致錦鸚愈看愈愛私念我若男子此際不知當動何種感想我姑娘真西人  
所謂天上安琪兒中所謂瑤臺仙子也我何幸而得侍安琪兒瑤臺仙子亦福慧雙脩者獨是此時無鏡臺無  
從照我之面去安琪兒瑤臺仙子幾何然我常顧影亦覺可以自憐惜乎我自憐無一人能憐我者世界上有一  
秦公子能憐我姑娘而我姑娘偏避秦公子而遠之戀戀於己棄已而未見醜俊之羅郎姑娘之心真冰霜哉冷  
潔又令我敬而重之世界上亦有能憐我如秦公子之憐姑娘者乎我又無第二人足爲我憐者苟有憐我者  
我其甘受其憐而亦憐之矣錦鸚正思浪如八月錢塘江之潮漲發不可遏忽念及秦升不覺其俊影已如在己  
眼前驟然相對而笑遂轉視洞中秦升臥於何處乃不之見心內忽發奇想以爲先時姑娘告秦升此地多狼虎  
秦升此際不見其臥於洞中得勿膏狼虎饑吻乎念及此心中覺酸痛異常不安於坐乃急步出洞思一覓之出  
洞傍小竹沿溪行約去洞數武聞溪中弄水聲淅瀝作響以此夜深有何動物必係何種暴獸食秦升畢血燒其  
喉就溪飲耳乃輕躡其步微撥小竹竊窺之乃秦升坐於溪邊石上濯足水中兩足相搓淋水於脛際以滌

其塵舉首望月若有無限遐思者錦鸚既見秦升無恙心乃安復躡步返過一小阜長松天矯如虬龍一株松根大石如磐錦鸚乃步上小阜倚松坐於磐石上抱膝對月似欲舉萬千衷曲訴向嫦娥一眼注於月却不知一心注於誰何凝聚全神仰首空際忽一回首斗唄一驚曰秦君何弄狡獪乃爾悄然至儂後令儂心駭且跳秦升謝過不愾曰恐卿有所思我來斷卿思路耳故不敢作聲錦鸚曰儂有何思者秦升曰然則卿終日勞頓何不倦尙玩月於長松下據此間情不畏風露瘴不畏荒山中毒蛇猛獸乎我非敢故情至駭卿恐卿爲蛇獸所驚故暗在此譏卿耳錦鸚曰感君厚意敬謝君秦升曰卿言無所思豈芳心中竟不容有一人以情感乎錦鸚聞秦升語意不禁小鹿習習然跳桃腮如火熱以在月下照之其色似尙白其實當紅若玫瑰瓣矣二人正喁喁情話聞四山虎嘯嗚嗚森人毛髮凜乎不可留秦升尙癡立松下手拈拂額松枝默無一語錦鸚起立剛欲招呼秦升同回洞內忽松外一巨物穿松林而過直經錦鸚前錦鸚被驚而仆秦升突前扶之錦鸚適倒於秦升懷巨物亦躍而遠去自月光下視之角杖歧出一大牡鹿也至潤俯首飲一牝鹿交其頸其情若絕親者錦鸚起於秦升懷羞不可仰俯其首弄衣襟秋波盈盈欲淚秦升見螭蟾之領映月似玉心中之愛情直欲透頂而出移時二人乃歸洞諸人之睡猶甘如蜜馬縶樹下尙嚙殘芻也二人至洞中亦藉草假寐似欲入夢馭者已促秦升醒遂皆就道又行二日山盡地稍平導者告素珠曰此山脚盡處卽美利堅之西南境不遠卽至杜克桑此地有火車可至舊金山對岸吾等不遠送矣素珠謝導者并請回謝西羅厚酬馭者去乃至杜克桑遂乘火車至舊金山適有輪

船將開渡太平洋。隨乘舟赴亞洲。輪舟中素珠以萍飄絮泊之身。所思不見。獨容孤舟海天杳杳。頗覺孤零寂寥。獨是錦鸚到。以有秦升同行。甚不覺長征之苦。船既至上海。秦升回明。素珠先行返家。告知老主人。公子已歸國。復與錦鸚作別。二人戀愛不能舍之情。腸胃皆蓄於意言之表。素珠早微窺二人之情。心中暗爲之嘆息。轉以己心揣度比較之。翻爲二人生無窮憐惜心。於是秦升既去。素珠率錦鸚亦赴鄂。時上海已反正。惟金陵尙在檳林。彈雨。中至鄂。兩軍戰正酣。素珠常往陣前觀戰。事一日立於小丘之上。看紅十字會運傷兵。忽一女士服看護服。佩紅十字徽章。及至近視之。乃白珠。尤也。珠光亦見素珠。急奔上小丘。執手道契闊。并各敘分手後情。事隨同携手入珠光醫院。寓所珠光亦即介紹素珠入紅十字會爲會員。素珠於是亦任看護。締職別長一醫院。

### 第二十三章 看護

大智門外沿鐵道火車尙在北軍手中。北軍據火車爲營壘。架槍炮於火車窗向外攻擊。北軍既佔領鐵道軍事上之活動。自較民軍爲強。民軍攻擊北軍必有進無退。方可退則且爲北軍襲擊。北軍援軍可源源由鐵路來。民軍節節防護在勢。爲勞。寶樹既自墨西哥歸國。至鄂時。雖南北和議已將成。而戰事尙未停止。寶樹意又極力主戰。絕不主和。以爲和則病不能去。將來變症必多。不如一戰到底。以推陳出新。爲善策。以玉樹信函介紹見諸同志。且自發表意見。力戰不和。諸同志皆以爲然。正在以人不敷用。爲憂。見寶樹來。玉樹又力荐其才。并囑令寶樹急速成一軍進攻。爲要。衆乃以寶樹爲領軍。長官暫組織一大隊。寶樹軍既成。隨即率軍戰北軍於鐵路左近。身

先士卒戰絕勇。屢關歷數時之久。北軍力不支。紛紛退却。寶樹率兵大進窮追之。思盡殄乃已。驅逐二十餘里。天且垂黑。北軍忽返旆攻寶樹軍。寶樹知北軍援軍至。乃分兵作犄角之勢。以相提應。戰又兩小時許。北軍大集。圍困寶樹軍於垓心。寶樹見重圍難突。包裹已軍如繭。思非奮勇不足突出。乃令兵士三人一攢。依背持槍向外。已則躍馬領之。左衝右蕩。如猛獅破柙。勢極潑悍。北軍槍彈如雨。點環擊寶樹身中數彈。猶奮死不顧。北軍大爲所破。於是寶樹軍乃逸。

是役也。北軍以三千餘衆圍攻寶樹。千餘人。北軍死者千餘人。棄去槍械子彈不計其數。寶樹之兵死者亦數百。餘數百之衆。然猶斬北軍圍長二人。奪其輜重。無算。北軍退去。寶樹率殘卒暫息於小村落中。埋鍋造飯。蓋戰已一日。兵士皆不暇進一餐。均飢莫能與。寶樹至小村入一荒屋。中軍中紛紛來視。寶樹慰問其傷。寶樹漫不介意。及坐少定。始覺痛甚。傷皆中脛際。雖無大碍。而創口甚巨。血液殷透。濕寶樹尙強。自支撐以激厲軍心。飯後夜已半。寶樹此時轉覺頹敗。益甚。臥乃不能起。隨卽以小村爲營寨。札臨時戰。柵以防敵。却乃軍士以苦戰一日。皆疲憊不能復振。寶樹臥於荒屋內。外面守衛極嚴。無如極困之餘。精神難以照顧。軍士多倦思睡。寶樹正在夢中。忽覺此身飄然而起。有人挾之出荒屋而奔。隨後軍士紛紛列隊從之。其行甚急。將去小村未及二里餘。回見小村火起。全在煙焰中。喊聲大震。勢若山崩。夜靜聞之。陵谷若皆傾。限眼見身後追兵如潮湧。而前寶樹之隊狂竄數十里。追兵漸遠。始稍息足。已至江邊。江邊本有紅十字會醫院。挾寶樹者置寶樹於醫院中。轉眼



不知去向醫院醫隊。遂將各傷兵分別安於各屋寶樹乃置於一園中小屋內。斯時寶樹已暈去不省人事。日光如血照窗作殷紅。窗隙微風絲絲入尙。風然送血腥而來。戰事之慘劇非至萬不得已絕非可輕演。寶樹一場烈戰九死一生身受重傷。一夜一日尙未蘇醒。寶樹既入醫院。乃是院長自任看護。且兼醫治。院長爲之綱扎既畢。事於是又去。巡視各傷兵。囑臨時看護者加意看護。俟少醒時飲以少許白蘭地酒以紓其神經。勿令妄動。乃次日之晚寶樹仍昏沉及院長回見尙未醒。心甚焦灼。乃復飲以藥。院長則旁坐待之又移時寶樹始能啓其目。見臥於小屋中。回想戰時景況。又念有人挾己其行如飛。恍恍惚惚尙能記憶。然已如隔世。屋雖至狹且矮。而几案床榻精潔異常。室內暖香撲鼻。沁人心脾。臨窗一淨几上。審以翠碧之甌一燈。光度最強。籠以綠紗。若淨地。玻璃翡翠鮮嫩似置火於葱管中。几上一白玉膽瓶。新插拒霜。幾枝冷豔。麗於燈光之下。分外嬌穠。已之床側一玻璃書櫃。鏡受燈反映之光。照於蠟粉素壁。白淨無纖埃。恁几一人危坐。觀書。髮光可鑑。惟面窗僅能見其背。雙髻拖於高領之上。垂垂若兩朶烏雲。純然無飾。於繙書時則見其纖指尖嫩。是玉琢而成。指上帶一鑽戒。鑽光閃閃。其芒頻刺己目。目乃生。頓心念我奔走數萬里。追隨一謝素珠。而不可得。此心已半付諸冰洋中。化作水蓮。使絲凝結而不抽。何是人自背後觀大似素珠小影。幾令我水蓮亦將拗之作寸絲乙牽矣。特其面未之獲睹。究不知是何意態。思人既在此屋。屋中又無他人。此屋究何地者。轉眼見倚壁架上藥瓶。醫具羅列甚多。始知此屋必屬之醫院無疑。然則是人特看護我之看護婦耳。我急思一見其面。若何而可。惟作欲需物事狀。彼必

轉其面問我於是寶樹故爲呻吟聲其人聞之果合書起冉冉向床前來手且執燈指鑽自燈下黑影中若不甘  
韜秘時時且放其光彩其人既至床前發其清俊溫婉之音彷彿驟聞仙樂枯耳乍明周身血液溫度爲之頓暖  
數倍創處轉覺其快其人問曰君何需者覺苦楚否君昏睡已一日餘矣方君爲人送至此處卽已昏不知人氣  
息僅屬時院中受傷兵士士官不知凡幾儂既職司看護又兼醫治故每人之傷儂皆親爲巡視然後指示各醫  
如法診療惟視及君傷覺以君如是青年卽能勇敢於公戰爲國家最有名譽之軍人又見君服制服且係中  
級長官受此重創非能身先士卒合於武穆武官不怕死明訓者不至此今之統軍將領每臨陣無一不是身居  
士卒後督兵作戰者無一肯領軍先登身親石矢者君却異於是儂之敬君之心使儂盡職於看護醫治之心愈  
加十分熱度是以特將君昇至儂室以便儂親自隨時診斷隨時照料故君傷之滌血敷藥綑帶裹布皆儂自爲  
之不假手於人恐不能得其當致誤君傷累君多受苦耳況此正用人之際吾知君臥病斗室中輾轉床褥間必  
焦急不可言狀治療盡心得法創愈之期在勢宜速寶樹曰感女士厚意雖然僕能養病於女士前治病於女士  
手較不受重創爲幸良多獨是蒙君見愛何以報君并君姓名都不知揆之報德之心爲歉君能示我乎其人曰  
此時君亦無須讒儂請亦無須問儂儂以私金設立醫院看護醫治儂往往皆身親其事醫院中養病者無人蔑  
有安能一一徧告以名姓故儂自長院事從不以姓名示人亦無有問人姓名之必要故亦無須告君亦不必知  
君且君此時宜靜養不宜多煩神其人爲誰乃白珠光也蓋珠光旣與玉樹絕持不嫁主義本不欲與男子交際

茲以醫院事不能獨避。男子故仍絕不以姓名相示也。寶樹以珠光既不告以姓名而看護已一切極曲盡其情意殊感之曰。然則勞君太甚。心何安。珠光曰。是勿足言。第君宜少言。君思食乎。寶樹曰。頗思。珠光乃自出自廚。煮牛乳。捧之入寶樹。欲欠身起。自飲之。乃身重逾萬鈞。且傷處一動。創口如欲裂。痛不可忍。珠光乃前扶之。曰。君勿多動。動則綱帶移。其部位磨擦。傷口最不相宜。儻爲君進食。乃看護之。應爲事。君何客氣。爲寶樹曰。僕心滋不忍。耳。珠光乃持杯執匙。就寶樹枕邊。徐徐以匙近唇。百牛乳傾之。寶樹口中。有時乳從口角溢出。珠光以己用之手。帕爲寶樹拭之。寶樹忽聞奇香。透鼻觀。令人神髓皆酥。不禁以目視珠光。珠光適亦以目視寶樹。二目相遇。猝不能及。避寶樹與珠光皆忽有一種不可思議之感。觸兩人四頰。皆頰如鮮麗。朱霞縷縷。烘於羊脂白玉天上。二人各復轉其念。寶樹以爲天下無獨有偶者。竟有之。天既生謝素珠。何以又生有是女士。吾以爲素珠之外。無人矣。雖然。吾既用吾情於素珠。又安可復移於是人。若再用而再見。拒我更何堪。於是反側於心。無一可者。珠光此時則回想與玉樹情愛。屈於勢不能易其心。乃收視內觀。以正其妄念。惟以匙進乳。寶樹辭弗用。珠光乃將乳杯去。復出巡視。各傷兵別派精細看護。婦常守寶樹。已則時避之。

### 第二十四章 夜援

珠光終日勤勞。慈善公益。事盡瘁。不自惜。既願念醫院中之傷兵。又時臨陣救護新傷者。時出時返。刻無寧晷。雖已派有專看護寶樹之人。而已心縹緲。放下。凡寶樹之醫藥飲食之檢點斟酌。尙皆一一親自料理。惟不常在寶

樹所蓋深恐動己念舊之情此心又多一重繫縈以己既困玉樹屏却人生應享之幸福而專事於公益善舉者所以淨吾心淡吾慮耳苟復有所動而使情又生波非惟自己根器太覺薄弱亦將無以對玉樹且更不可告俛姊故自與寶樹幾將目成之日隨即兜轉其心不使妄想而其愛敬寶樹之心自是濃且摯調理寶樹則自曲盡其心力未嘗稍疎斯時南北軍戰事正劇烈相持數日并未休戰兩軍受傷者不計其數醫院幾容納不下更厯民間房屋多所尙不敢用一日方夜半兩軍血戰鸚鵡洲左近炮聲不絕兩軍互有勝敗無論爲勝爲敗莫不以白骨赤血爲賭資每一交綏倒屍於地堆如小山流血於渠溪水爲之赤珠光是夜領率醫隊未嘗片刻離戰線掩死救傷亦無片刻間兩軍肉薄戰勢之最酣且惡者莫過於是夜是夜月黑星河且無光又兼炮煙車塵迷漫混亂空氣爲之塞隱隱見一軍官在馬上指揮進軍勇氣百倍方將陷陣而入忽一炮彈來中軍官坐馬馬立顛軍官仆於戰壕中軍官所統之隊頓時大亂北軍趁勢攻擊齊撲軍官之隊而前軍官既仆乃似暈於壕溝不能起眼見此軍殲矣軍官忽起躍出壕溝仍奮敵人之馬翻身乘之復事指揮軍乃復振返擊北軍斬其將募其旗北軍復反勝爲敗乃斜入一軍橫截軍官軍爲兩斷將敗之北軍復返攻軍官之軍軍官軍不克自顧軍官馬亦屢蹶軍官亦屢欲墜馬忽見截斷軍官之軍之北軍紛紛散亂一隊在濃雲密霧中橫衝直撞雖無紀律而甚健活究竟氣力薄弱漸不能支柱然猶奮厲無前此際賴有此一軍來攻散梗截軍官之軍北隊軍官之軍復得集合成隊戰鬥力復強軍官仍率之奮力前趨在深黑之夜對面不相見當此之際作戰計畫其勢極難軍官因

過恃勇敢。輕入重地。而先時攻截。斷軍官軍。北軍之力弱。隊亦隨之。此時珠光在戰線外。紅十字範圍內。視察清楚。大爲此兩軍危。乃不禁扼腕心總不能安。不忍旁視兩軍生命頃刻之間。盡付沙場。遂率領醫隊。標紅十字燈號。徑行攔入戰線。以內無如此時重霧。厚如十重。黑幕微小。燈光焉能辨識。故兩軍之戰。仍酣。軍官之軍。醫力弱之隊。死傷過半矣。珠光乃覓兩軍防禦線。疎處率醫隊。竟深入兩軍戰線之中心。然後大呼告諭兩軍。又令醫隊。高舉紅十字燈。兩軍皆知有十字會隊在此。槍砲遂小停。軍官之軍與力弱之援隊。乃得借紅十字會之力。作掩護而退。却珠光亦率醫隊退出戰線。向來戰例。絕無紅十字會入戰線。解兩軍圍者。珠光引其隊。既出戰線。沿一小河流。南行收拾屍骸。且救傷者。忽聞馬蹄聲。其奔至迅。槍聲。栗碌。隨之。珠光知必附近。尙有戰鬪。乃約醫隊。高張紅燈。恐兩軍誤認。放槍擊射也。旋聞馬蹄直向己處。來槍聲。乃自後追。是奔者不稍讓。一土山巔。突見兩馬首。直露於天。光顯處。轉眼越土山而下。後之追者。緊隨之後。馬之首。幾接前馬之尾。後追者約二十餘騎。前馬至小河畔。忽見溪阻。乃繞河而馳。後之追者。施放一鎗。中前馬并人。人立墮。馬已殞。其一人立下。馬挾之上。於已馬而逃。將近珠光。後追者二十餘騎。亦至繞圍之。珠光見奔者一馬。二人必無幸。乃發令。令醫隊齊以手鎗擊射。追者謂醫隊曰。無論何軍。以強凌弱。以多欺寡。在理宜援。不必定傷。追者令其聞鎗。知有伏兵。救援。此二人不苦追而去。則已耳。於是鎗發二十餘騎。疑有伏兵。似可舍之而去。乃中有黠者。聞鎗聲。自紅十字會隊中。發知非爲二人救援之兵。復圍之。必誅二人。而始已。珠光心乃大憤。不平之氣。不能復遏。制於是急上馬。率醫隊直奔二。

十餘騎而來。鎗彈如雨。二十餘騎猝不及防。紛紛落馬。逃者十餘人。傷者七八人。馬上二人亦皆墜於馬下。而暈黑暗中不辨其面貌。惟見一壯碩一嬌小。而皆係軍官。珠光命醫隊將二人昇入他處。醫院置之特別房間。以己之醫院已滿。無空閒屋。亦命將追者之受傷七八人。亦送醫院醫治。珠光部署已畢。時天已將曙。乃約隊歸送入他醫院之二人。其中身軀嬌小一人。並未受傷。乃疲瘁極而眩耳。至醫院即甦醒。後舉目視之。乃即己所管理之醫院。視已挾之上馬之人。受傷甚重。尚未醒。面色慘白。氣如游絲。隨即請醫士來。醫生審視之曰。傷雖重。無妨也。惟一彈較重。由脇下穿。出幸未傷及內部。絲毫絕不制命。醫生爲之包裹。傷口畢飲以少許藥水。俾定其心。不使亂。令人抬至床上安眠。醫生曰。此傷人雖強健。實非久歷兵間者。皮膚異常細緻。筋骨依然脆弱。故傷勢較他人爲難。養看護之任。最爲緊要。院長自行看護。方無他虞。院長曰。吾本卽計畫此人。吾自看護之。惟醫治事。君亦必親來。爲當醫生曰。院長之命。敢不遵。醫生去。院長卽坐其人之屋。俟其醒。院長爲誰卽謝素珠也。所自任看護者。爲誰。乃羅玉樹也。醫生去後約一少時許。玉樹飲藥。藥力已達。乃復其知覺。而神氣尙不清。素珠見玉樹已轉牛機。雖尙昏瞶。而確知其無性命之憂。乃令人心看守。已則復去看視他傷者。至一統屋中。羅列床榻無數。傷者縱橫呻吟之聲不絕於耳。慘痛之狀。不忍與目。各醫生往來診治。如擲梭。素珠逐人看視。詳察其傷勢之輕重。以便指點醫生看護。以緩急定其療治之次序。服藥之後。先忽至一傷者床前。傷者適睡未醒。乃大驚見非他。秦升也。心念秦升自船進口。至滬時卽云反其家。面其主人。何以在此。且受傷入醫院中。因欲俟

其醒一問之。遂借照料一切。事暫徘徊。於是統屋內移時。升秦醒素珠。至其前。謂之曰。秦升。識我乎。傷勢如何。秦升忽見爲素珠。不禁涕下。濕頤曰。姑娘在此。乎。素珠曰。爾不言寧家。乎。何以在此。秦升曰。僕已至家。面老主人告以公子從軍。湖北老主人以此正男兒報國之秋。老主人不但顧念公子。反喜公子能執干戈以衛社稷。乃人生極有名譽。事縱不幸爲國。傷吾二老。雖老邁無嗣。然有子矣。何况娛我老者。尙有千金掌上珠也。僕聞老主人竟以公子從軍。爲極樂事。僕亦不禁勇氣發。遂拜別老主人及僕之老親。急欲至此地。從軍。且尋公子。并知姑娘亦必在此。故欣然前來。特至此。見戎馬倥傯。漫山填谷。不知姑娘暨我公子何在。遂投於武昌軍政府。表明來意。政府司令部許我入尺籍。前日漢陽之戰。僕遂受傷。爲十字會救入是醫院。耳僕傷勢不甚緊要。今已漸輕。姑娘既在此。錦鸚姑娘想亦侍姑娘在此也。素珠笑曰。鸚兒亦在是處。隨我。我將移爾單房內。我使鸚兒爲爾看護。何如。秦升曰。敬謝姑娘。姑娘愛僕。至於如此。其至僕肝腦塗地。不足以報姑娘也。素珠乃行。遂移秦升去。

### 第三十五章 認石

素珠令人薰除一單房。移秦升去。遂命錦鸚專心看護。其傷并不令其侍。已至是。錦鸚與秦升愛情增長。如春溪之水。漲滿已平堤。秦升自得錦鸚看護。其心氣既開。其精神自旺。血脈亦遂充足。貫注其傷。乃日見其輕。創口新肉。怒生如草。一日錦鸚坐於秦升床側。爲之洗傷口。宿血換以新綳。帶且洗。且言曰。何以至今尙不能平服。秦升曰。吾到不願吾傷即愈。錦鸚曰。何故。秦升曰。卿試猜吾意之所在。錦鸚笑曰。癡哉。君也。吾故知君意者。秦升曰。卿

知吾意且奈何不解。姑娘亦知吾意否。錦鸚曰：姑娘自己且不知意趣之所在。何能知君意。姑娘近日爲醫院事勞苦萬分，新又救亦少年軍官，自己看護之不遺餘力，其人傷重，至今尙未能輕減其痛量，每日呻吟，姑娘見其傷勢甚劇，愁思於懷，飲食且銳減。秦升曰：姑娘愛其人乎。錦鸚曰：姑娘不過憐其人耳，且因其人思及羅公子耳。何云愛。君家公子我姑娘且遠避之，何況其他。秦升曰：若我家公司者且不及之。愛姑娘之心乃鐵也。錦鸚曰：若君言天下美男子甚多，爲女子者見一愛一愛情，能若太平洋水之多，將亦有竭時。人言男子心多活，故愛亦無常。今揆之君言誠可信，豈知姑娘之心既許於羅郎，安得再能見動於君家公子其他。更不足言。言若甚有，不滿意之色者，秦升亦微窺之，乃曰：卿勿誤會吾旨，吾不過極言吾家公子之可愛耳，非謂姑娘之卽當愛之。錦鸚亦笑曰：姑娘之事究於吾何與，又於君何與者。秦升曰：然卿之事究誰與我之事，又誰與者。言時以目注錦鸚，鸚不禁若無主，桃花嬌紅欲滴。二人正語時，不料素珠已進屋，兩人情形悉爲素珠所窺見，二人亦頗覺不安。素珠若爲不介意者，然略問秦升創勢如何而去。

素珠出自秦升養創室，心念秦升與鸚兒大有情愛，亦自甚好，因思己之情愛當不知何處可用。羅郎雖未必真棄我，至今重洋遠隔，知何日有晤面之期。我始向之一吐積愆，苟晤後雖終仍棄我心，亦甘願不能預卜。今我反不若鸚兒之猶能以情愛輸之於升也，且思且歸其房，看少年軍官之傷勢，今日如何者，既至房中，軍官適安睡，看守者迎素珠入告，素珠曰：此人今大愈，神思已清，越茲時特安寢耳。素珠曰：爾且去，吾在此可看守者去。



素珠獨坐。睡椅上。因長日辛勤。不覺少息。卽倦。乃亦睡去。軍官既而醒。欲索飲。乃願無人。轉眼看睡椅。一人方甯。然假寐。見其嬌弱疲困之態。不忍呼之。醒令爲己。取飲。既見其人高貴莊嚴。以爲必非看守之役。婦我記大戰之後。被人追擊。後遂不知所以。今何日此地。此椅上之人。又何人者。第我迷糊之際。似有一極美女。子周護我。倍至得勿。卽是人乎。且思且拭其昏花之目。凝睇詳視。見其神情態度。確似一人。而英銳之氣。且過之。正軍官着想。素珠時。素珠亦已醒。回首見軍官。正以精銳之目光視己。遂起身問之曰。君今日大佳心地。當覺較往日清新。君需飲乎。軍官曰。甚需飲。未見看守之人。故未言耳。素珠曰。此醫院中耳。儂卽看護君。傷者君何欲者。恣命之儂。當爲君取也。軍官曰。僕此時渴甚。喉中幾若生煙。素珠曰。君且安眠。儂爲取飲料去。乃出。軍官呼轉之曰。累君僕。滋不欲此屋。無僕役乎。素珠曰。有則有之。儂特不欲令粗率之人入此室。且彼等僅能供驅使。體貼病人處。舉非彼等所能入。微軍官曰。感君滋甚。然則重勞君。趨爲僕取水。僕渴不耐矣。素珠卽出。須臾。素珠以各種飲料。至備述於軍官。此爲白蘭地。此爲牛乳。此爲清茗。種種俱有。惟君所欲。軍官曰。白藍地酒甚佳。君與一杯足矣。素珠傾酒於杯。捧進。軍官側軍官驟起。接杯。素珠急止之。乃軍官方以一手扶床支其體。一手思欲接杯。不期支體之膊。其力不支。略一疎軟。其體卽將傾。素珠恐驟跌於床。雖無能傷於身。而所細之創口。爲一跌所震。且不免有損。急以手扶之。俾勿跌。適軍官之手無所附着。洽及於素珠之手。因而握之。身始徐徐睡下。軍官猶握素珠手。未釋。素珠心甚不願。而不忍其跌。願亦無可如何。軍官此時既握素珠之手。爲自己病驅。不支故勢。所不得不爾。而心中亦

覺不安。惟極口稱歎。深謝唐突之罪。素珠見軍官實非有意。故握己手。意乃釋然。然對於軍官之道謝。却仍無語。以答之。而軍官雖覺出於不得已。而握素珠之手。爲非禮。而其柔荑既觸己之掌。神經所感。透體暢適。所最注意者。纖指上一鑽石戒指。既見此戒指。軍官乃神馳半晌。口噤不能言。正墮濃霧中。莫知其方向之所在。既釋素珠手。始就素珠手中痛吸杯中白藍地。并不知其爲甘芳。爲苦辣。惟注定鎖戒。悄然冥想。一杯既罄。軍官猶啜杯底餘瀝。吮咄不已。素珠曰。君尙須飲乎。酒多甚。君何惜此餘滴。而昨之軍官爲素珠所問。乃始覺杯中酒已乾。長嘆一聲曰。君請便。僕斯時渴解矣。不願再飲素珠。於是置酒杯於几。悵然出室去。心亦詫軍官神情有異。却誤會軍官見己而動其心。心中頗鄙其人。以爲我念此人爲好男兒。故加意自行看護。以期速愈。爲多一有用之人。爲國宣力。乃此人當此際。還生此種不堪問之心。真負我所望。雖然觀此人品。貌似非輕薄兒。比惟今日趁勢握我之手。大非我所甘心。自是素珠不輕入軍官室。入亦稍看即去。不與軍官交言。所幸看守者之人。均能體貼素珠。心

小心服事。

素珠與珠光兩處各數醫院。兩處醫院相去且十數里。二人終日照料。既無片刻暇。故素珠珠光亦從不得晤面。珠光自彼夜救二人後。回醫院中。少息片時。乃起去視寶樹傷勢。及入寶樹室。寶樹正醒。時晨光清麗。白色照於紗窗上。異樣溫鮮。窗外鶯雀。晒日意殊適。噪聲闐於樹枝間。樂乃不可喻。寶樹見珠光入。喜甚。遂呼珠光曰。姑娘。如我一時不見。君進斯室者。我病乃驟增。吾非敢呢君。此吾本意。不敢爲君諱耳。君能暫屏百事。稍坐與談。以解

僕心緒之紛乎。吾知君職事甚勞。強君爲不近情耳。珠光曰：儂與君談果能解君煩憂。儂所願也。珠光於是坐於近寶樹床之沙。潑椅上。以手扶椅靠面。寶樹仍然髮無簪耳。無瑣。惟鑽戒常御。諸玉指未嘗一刻去。此時珠光以手在椅靠上。間問摩挲。釵釧泡以待寶樹發言。鑽石之光則繞繞炫耀。寶樹曰：僕既蒙姑娘看護。已多日。姑娘不能示僕以名姓。卽將來感德。亦無從。惟我有一事奉問。珠光曰：何事。寶樹曰：君全身樸素。想崇儉者。何以獨御此極華貴之鑽戒。珠光曰：君誠留心世故者。第儂之此鑽爲吾最知己者。所贈不忍一刻去。吾指所以紀念耳。寶樹曰：君之知己者。僕似亦識之。不第識之。且親愛當過於君也。珠光大異之。視寶樹不轉睛。移時曰：然則君有姊乎。寶樹曰：有。珠光曰：然則君秦姓也。寶樹曰：然若是。僕亦知君矣。君其珠光姊乎。珠光更惑曰：君何以知之。寶樹乃告以因游墨晤玉樹。乃玉樹言者。珠光此時疑玉樹或將與己之往事一併告之。頗覺不適。因轉問曰：君旣爲我俠姊。儂不能以泛泛者視。當請君名。寶樹告之曰：君亦吾姊也。吾因姊指之戒爲弟。素識非是。戒指者弟。且失吾姊矣。茲寧非幸哉。於是珠光亦甚喜。

### 第二十六章 請姊

珠光旣知寶樹爲俠君之弟。已視之亦弟也。於是看護之事。乃絕不使人以爲先。不知爲何許人。泛視些許。則可茲旣視同姊也。弟者情與責兩不能辭。珠光之厚意。於是有所加矣。其實珠光於寶樹。何嘗不已若是之厚哉。特始則厚之於心。不便暴之於面耳。茲有俠君之弟。借口乃竟可盡情而用之。其情在俠君其愛究在寶樹。寶樹傷痕

漸收其口。珠光少有暇。乃因許久不見素珠。念甚。遂自往素珠處。至則素珠引珠光入一小精舍。蓋素珠自己休息室也。素珠與珠光坐談良久。珠光遂敘彼夜救二人事。素珠曰。彼夜之救我二人者。乃姊也。珠光曰。彼夜所救者。妹乎。妹何事。易軍服臨戰場者。且與妹同奔者。又何人。素珠曰。彼夜之戰。北軍質起之。北軍欲因夜黑劫南軍營寨。此營統軍長官固能。軍者知是夜天氣深晦。北軍有詭行。乃戒嚴焉。至夜半。北軍果至。南軍有備。北軍之計不得行。兩軍遂交戰。特北軍勢甚衆。南軍勢甚單。時女子北伐隊正組織成軍。乃公舉妹爲領隊長。妹以女子從軍。究不過口頭上之佳話而已。何能期諸事實。妹本視之爲滑稽。無如被同志公舉。萬不獲辭。妹思既已成軍。不能殺敵。果何必徒負虛名。遂言於衆。能隨我效死疆場者。我方應諸君命。否則不受任也。諸人乃踴躍贊成。之。及至是夜。妹見南軍領軍長官率隊出。雖軍心甚壯。而總見其勢弱。苟無援軍。難免敗。故發令於衆。整軍而出。以爲彼接應之師。陣中擊退截南軍。北軍正妹領女子軍陷陣時也。其後終以衆寡不敵。卒至於敗。彼軍軍官率隊退却。妹亦隨之退。方退却時。中途北軍伏兵驟起。壓陣而來。彼軍與我女子軍皆潰散。彼軍軍官被圍數重。卽將爲擒。妹遂率數騎驅馬入重圍。救軍官出。北軍追之。妹率之數騎亦散。不知生死。妹遂與軍官二騎奔耳。幸遇姊救。不然。妹與彼軍官均俘擄矣。珠光曰。彼軍官何在。素珠曰。現在醫院。妹彼夜未受傷。特疲耳。卽蘇。彼軍官傷甚重。數日後始甦。又數日始省。事今將大愈矣。珠光曰。軍官若何者。素珠曰。少年英雄耳。珠光曰。我當夜救其人。夜晦冥不能見其人。之面特視其人體格魁梧。頗似奇男子。我可見其人否。素珠曰。有何不可者。素珠遂命

人往視軍官醒也未

軍官自握素珠。手後素珠乃不常入其室。軍官心願念之。以爲必其事。兀不克常來視我。耳第彼以所看護傷人甚多。原不能各問其名。姓故不問我。爲誰何。亦所應然。獨我何以受傷。後腦筋却如是衰弱。亦並不知請問彼人。姓氏爲何者。彼既多情。爲我看護。我竟如是疎忽。未免非是。彼人今不常來。亦不與我交言。即去。或者以我處彼淡漠所致。是誠我之過也。玉樹正自悔疎略。未能周旋。素珠深用自歎。有人來至床前。謂玉樹曰。先生未睡乎。院長命來視先生。果醒者有人來視先生。玉樹問誰來視我者。使者曰。不識乃一女士也。軍官疑之以爲何來一女士視我。

使者返告以軍官正醒。於是素珠引珠光往。將至軍官室。忽院役飛奔來。稟素珠某室傷人。症斗變。創迸裂。其人昏矣。素珠聞傷人變症。乃請珠光自進。已速往視彼傷者。素珠自去。珠光乃入及入。乃大驚愕。尙未發言。軍官已大呼曰。非我珠光。妹乎。珠光不覺雙淚盈滿。懷離緒不解。從何處抽起。乃亦祇曰。吾玉哥乎。且呼且就其床側立。問其傷。玉樹曰。承吾妹問。傷已大愈矣。妹勿慮。吾問妹何時到此。言時即欲牽珠光手。珠光乃退一步。縮手避之。玉樹亦自知忘情。乃以他語掩飾之。遂歷敘別後蹤跡。直敘至前夜之戰。乃畢。其辭。珠光亦敘其所經歷。且云己之不通信與哥之意。然雖與哥不通音訊。哥之一動一止。妹皆與。俟姊處得之。特囑。俟姊不告哥。並不與第二人道。妹與哥事亦敘至前夜救援事。止曰。妹於彼夜黑暗中。視所救之人。面雖不見。其體格。妹覺甚熟。之玉樹曰。

然則兄之再生妹之賜也。雖然兄有一節不明請妹告我。珠光曰何者哥請言之。玉樹曰兄所贈妹之戒指尚在。乎。珠光笑曰巧甚妹已替哥哥執行加諸吾愛嫂之織指上矣。玉樹曰妹勿戲言言且不解何謂。珠光曰兄未曾見吾嫂乎。兄何向瞞妹也。玉樹曰吾何能瞞吾妹。惟吾見看護吾者指上之鑽石即吾與妹者故問妹彼究何人者。珠光曰彼即吾哥求退之謝素珠也。妹今試問吾哥謝素珠究若何者哥諱實言之。玉樹但笑而不語。珠光遂將素珠覆舟救已及贈鑽石於素珠。素珠入墨尋玉樹具述之。玉樹乃知一切斯時心中却不知喜是亦仍悲是。惟對於珠光則有萬千不能出諸口之苦衷。覺此後竟與謝素珠同享歡娛。歲月珠妹則已爲己故甘守寂寞。生涯我心雖遭萬劫亦不能甘我豈能爲若是忍人而無心肝一至於此哉。遂對珠光曰妹請放心兄終不負妹也。珠光曰哥是何言哥何所負於我。玉樹曰吾妹能悔前言乎。吾妹不能悔前言者兄能之乎。珠光曰妹之事絕無關於吾哥哥勿爲妹計。玉樹曰然則妹亦不爲兄計矣。不爲兄計聽兄自主持可耳。兄行心所安已爾。珠光曰茲事刻尚不及此哥復元後自有理處。此時吾兄妹久別但話離衷耳。於是玉樹與珠光復談他事。既久尙不見素珠。來珠光醫院有事來催。珠光回珠光遂辭玉樹行。珠光行出醫院適遇素珠自外入。珠光迎之遂前執其手曰吾今爲妹賀。素珠曰姊何賀。妹者珠光曰妹知軍官誰乎。素珠曰不知也。我等職看護例不與傷者多言且無與之通問。姓氏里居之必要吾何知者。珠光曰即吾妹環游九萬里程途尋而未得之羅郎也。素珠驟聞珠光是言乃喜氣直欲溢眉梢而上乃強制之不便。過露轉念羅郎既在眼前。秦公子尙不知何往。此時我未能爲珠姊謀。

安身立命之地。吾斷不能違與羅郎論婚事也。素珠方私念珠光辭素珠返其醫院。素珠亦遂入

珠光既返念玉哥與素妹婚姻。我在大西洋輪舟中早定斯意。必爲之成全。第玉哥昨日之意。正如吾所料。爲我故。必不肯論婚於素珠。果如是。甯不負素妹一片心。且世上亦無此事。理思之許久。不得其當。已而忽思得一法。忽擬一電稿。拍至紐約。請俠君速來言玉樹與素珠婚事。必期其成。方好。然非姊來不克成。並告以寶樹受傷在此。刻已愈。思姊甚切。現正南北和議將成。戰事已停止。國內無大變亂云。

素珠是日於珠光去後。卽來玉樹室。玉樹見素珠。其愛直從心眼透出。惟隱中迫於珠光之情。不能釋然。故見素珠轉莫能將己之愛表示出之。又念及退婚一節。未免自忤。且對於素珠數萬里尋己之真情。更爲之抱歉。其情與珠光乃二而一者也。真覺左右作人難。惟以極感激懇摯之心。以暖素珠之心。而已。而素珠却深知玉樹之心者。故先不以其難處。因而難之。己心蓋早有定見。以爲珠光寶樹之婚事。卽已與羅郎婚事之先河也。

### 第二十七章 壁聽

玉樹此時心中。目中無處。非素珠之小影。所蕩漾。飲時食時。無刻無素珠情態。與之周旋。深悔從前孟浪妄惹。塵埃從前蓋總以吾國舊俗。男女婚姻。不由自擇。懷抱中卽繫亦繩。將來參差與和諧。愛憎哀樂。惟有憑諸天耳。故始初總不信素珠能若是以爲我所未及見之人。安能與我目睹者較短長。縱至美好。皆無能軒輊。而珠光與我感情。由淺入深。自淡及濃。從許多猜疑轉折中。費千波萬疊。始兩心化融。成一片素珠。卽美過珠光。感情上豈

倉。猝。能。得。來。者。況。一。人。一。心。不。同。如。面。安。能。必。素。珠。之。心。亦。即。珠。光。之。心。是。斷。不。易。言。者。豈。知。素。珠。之。心。自。我。入。醫。院。來。爲。時。亦。許。久。留。心。察。之。亦。能。並。珠。光。之。心。爲。心。者。是。苟。揉。碎。我。三。人。之。心。雖。鍊。之。必。訴。合。無。間。若。再。用。化。學。法。化。分。之。恐。無。能。化。出。他。種。原。質。也。伸。彼。則。屈。此。伸。此。則。屈。彼。茲。事。真。爲。世。界。上。第。一。難。事。玉。樹。時。時。作。此。思想。三。番。四。覆。終。無。善。解。之。法。思。極。且。自。恨。轉。而。恨。天。不。應。生。此。兩。人。又。不。應。冥。冥。中。作。弄。我。俾。此。兩。人。與。我。同。爲。三。生。石。上。精。魂。繼。而。又。怨。老。父。老。母。既。與。我。訂。婚。與。謝。姓。何。不。告。我。我。早。知。者。縱。有。百。珠。光。我。亦。不。敢。生。妄。想。念。既。不。敢。妄。想。我。何。至。自。墮。情。網。中。踟。促。如。失。所。枯。魚。滿。身。冒。掛。罣。絲。髮。不。得。而。鼓。鱗。不。得。而。揚。哉。於。是。兩。軍。陣。上。百。戰。不。撓。之。勇。丈。夫。斯。時。委。懦。爲。孺。子。氣。隨。在。皆。形。其。稚。有。時。背。人。且。雪。涕。襟。袖。盡。琳。琅。焉。乃。此。際。素。珠。對。於。玉。樹。仍。持。誤。握。其。手。後。之。態。度。而。服。事。將。護。之。劬。辛。較。從。前。則。倍。之。確。不。僅。看。護。之。盡。職。而。已。玉。樹。見。素。珠。固。蘊。其。肫。摯。酷。愛。之。情。於。中。不。使。之。露。而。外。面。則。甚。形。落。寞。己。心。愈。覺。不。安。念。素。珠。亦。記。我。退。婚。之。恨。而。亦。因。之。棄。我。是。珠。光。既。絕。我。於。前。素。珠。復。絕。我。於。後。則。我。之。聚。九。州。鐵。成。此。大。錯。悔。之。真。不。及。人。生。到。此。生。趣。皆。無。到。不。若。陣。上。鎗。彈。當。時。立。洞。我。胸。至。今。無。論。爲。珠。光。爲。素。珠。兩。人。縱。團。聚。衆。香。國。之。花。精。而。爲。魂。琢。盡。和。閩。山。之。美。玉。而。爲。體。萬。種。芳。馨。千。般。溫。潤。我。已。一。眼。不。視。免。得。如。紅。樓。所。云。記。掛。着。你。又。牽。掛。着。他。縱。兩。人。各。傾。盡。全。地。球。江。湖。河。海。之。水。以。爲。情。刻。盡。世。界。山。岳。埜。以。平。恨。我。已。爲。異。物。彼。兩。人。亦。不。過。以。異。物。視。我。耳。情。深。我。不。管。恨。深。我。亦。不。管。乃。此。無。情。之。彈。轉。以。不。死。我。爲。有。情。此。彈。亦。誤。用。其。情。矣。斯。時。恨。已。恨。天。怨。父。母。之。心。轉。不。若。恨。鎗。彈。怨。鎗。彈。



之心之甚。玉樹正在千不可萬不當之情。牢愛獄中熬受拘心錮意之苦。刑不知有大解脫大慈悲之觀。世音菩薩已挾無邊法力。駕祥雲從天外飛來爲玉樹等救苦救難矣。

珠光既電請俠君還國。每日盼海外飛鴻。渴望而俠君并無覆電示以何日來。珠光於是心甚焦急。一日素珠往珠光處。珠光遂告以已電請俠歸國。殊平日道念俠。大概俠姊不久且至。素珠雖未嘗與俠君晤面。而會聞其弟寶樹。敘其梗概。心竊喜之。茲聞其來不覺喜形於色。在素珠之喜。乃喜其來可問寶樹蹤迹。即可因之成全。珠光與寶樹姻親在。珠光疑素珠之喜。縱素妹常念俠姊。而其喜之意。當亦更有一層。蓋珠光却不知素珠對於己。乃有一片深衷也。兩人各有心思。各有作用。是以皆望俠君比孤軍望援。尤急且切。

素珠前於覆舟遇珠光時。凡事皆告珠光。獨己與寶樹遇。却未告珠光。其意蓋有在。故珠光不知素珠亦識寶樹。乃因舉以告素珠。曰俠姊之弟。今亦在此。素珠聞乃私心竊喜。亦不覺流露於面色上。珠光見告素珠以寶樹亦在此。素珠亦甚有得意之色。是真不解若寶樹亦與素珠有關係者。珠光設是疑問。却存之心不便復問。素珠素珠遂不復置議。寶樹二人仍談俠君事。謂其當在途也。

俠君自接珠光電甚喜。蓋俠本以珠光絕玉樹爲當深佩。珠光之用心。能得情之正者。今玉樹已巧遇素珠。自應仍循舊盟。第玉樹本情重珠光。玉樹爲人又堅守信誓者。且素珠珠光又均在一處。玉樹斷不肯反前言以背珠光。珠光欲我去爲轉捩人以脫卸自己之責。真所謂情理兼賅者。此事我必往且本欲寧家省親。弟又養傷於彼。

一舉數善。於是急附輪內。渡故不先撥電珠光。

使君一日。至滬。屬於滬濱某旅館之三層樓上。間一板壁。亦有一間房。其室中陳設華麗。與己任之房間等。使君一晚。獨坐房中。斜倚軟榻。以資休息。忽聞隔壁房中。笑語聲。其音甚狎昵。既而詬詈之聲。又起。使君所倚之榻。適近板壁。隔房人語。聽之甚晰。使君無計避之時。又夜深。又無處可去。徘徊斗室。耳根甚不清淨。心惡之。特無如何。聞隔壁語云。我自與爾遇。我自謂用情於汝。無有若我之深者。汝奈何鬱鬱不樂。未知尙有何事。不滿意者。豈我不足爲子所親愛耶。我當識子時。尙在家難方平之際。吾家老大人。爲朝廷置散。投閒聲勢。頓失。當此之際。我適遇子於滬濱。我見子一纖纖弱女子。孤另無依。大爲憐憫。問之子。知子與吾家固有世交者。斯時子之兄。方離吾家。留滯京邸。非我家外子。兄以勢利之見。見吾家失敗。遂不肯復親我家子。兄遂遭不測禍。我既遇子。乃我不慙子。竟明告子。以我家之敗。子尙多情者。不若乃兄之勢利。而仍親我。我。以是感子。故愛子。特甚。子所欲無不求。其遂子有言。無不爲子。是從我於子。則不爲負心矣。子何不足於我。我之好聲色。出自天性。子能強止我乎。今明告子。子既從我。充我下。陳我美人。爾爾美人矣。我僕隸。爾爾僕隸矣。甚至我狗馬。爾爾亦即狗馬矣。爾能從我。所爲我愛爾。如初爾。我者。我能死爾。爾其細思之。今日之我。又非先時方遭家難之我矣。爾豈不知我將來富貴。乃無極耶。我家老大人。又奉召出山。耶。一人曰。君言妄違。君妾四海飄零。得君願。我感之不及。何忍違君。君非欲棄捐妾者。妾何敢怨君。況君命我。句其人曰。低聲些。況君命我。我一弱女子。如何能行。其人曰。爾兄之仇。爾亦

不。應。忘。之。一。人。曰。君。命。妾。即。無。仇。亦。當。効。命。矧。妾。免。之。仇。圖。報。亦。在。急。獨。是。事。若。何。行。法。若。亦。宜。教。妾。其。人。曰。子。與。四。人。中。有。二。人。孰。者。子。僞。爲。窮。途。歸。彼。者。彼。等。必。收。子。子。既。與。彼。等。相。往。來。相。聚。處。自。易。聚。四。人。於。一。處。然。後。我。自。有。人。以。一。炸。彈。之。力。公。仇。私。仇。齊。了。矣。一。人。曰。連。合。彼。四。人。爲。內。線。妾。之。任。也。其。他。下。手。功。夫。君。當。料。理。妥。善。勿。累。妾。其。人。曰。此。無。須。子。慮。

### 第二十八章 燭奸

凡。事。最。怕。有。心。人。牆。有。風。壁。有。耳。間。壁。二。人。之。私。語。俠。君。本。不。願。聽。且。亦。無。藉。聽。私。語。之。理。無。如。一。板。壁。之。隔。其。聲。即。微。亦。可。辨。得。俠。君。雖。不。欲。聽。而。其。語。音。偏。聲。動。俠。君。耳。鼓。既。而。俠。君。聞。其。中。一。人。語。音。頗。熟。故。更。不。能。不。留。心。細。聽。之。雖。有。時。其。音。甚。微。而。約。畧。總。可。聽。不。過。頭。尾。頗。不。完。具。而。已。而。其。語。意。之。所。在。可。以。上。下。語。氣。度。之。亦。彷彿。可。曉。惟。聞。一。人。言。況。君。命。我。其。一。人。即。令。低。聲。是。必。有。陰。謀。無。疑。後。又。聞。有。聚。四。人。一。處。以。一。炸。彈。之。力。了。之。則。二。人。爲。奸。宄。之。徒。一。定。二。人。一。席。話。爲。時。甚。非。暫。始。聲。息。不。聞。又。移。時。狎。昵。之。聲。又。作。矣。俠。君。被。間。壁。二。人。一。陣。胡。言。擾。得。倦。意。一。點。亦。無。惟。坐。數。殘。更。一。聲。一。聲。轉。換。正。快。既。而。壁。鐘。針。指。三。點。稍。覺。小。困。乃。即。假。寐。片。刻。窗。已。大。明。遂。起。接。電。鈴。喚。茶。房。侍。盪。漱。茶。房。來。立。於。室。門。外。俟。客。使。俠。君。乃。呼。之。進。室。悄。問。間。壁。客。起。乎。茶。房。曰。隔。壁。之。客。已。於。早。七。點。鐘。滬。甯。特。別。快。車。行。矣。俠。君。以。滬。上。乃。藏。垢。納。污。之。處。何。奇。不。有。何。怪。不。儲。斯。二。人。又。奚。足。異。者。因。亦。置。之。腦。後。不。復。記。憶。亦。遂。於。是。日。由。滬。甯。車。西。上。本。擬。即。行。赴。鄂。以。免。珠。光。等。翹。盼。乃。既。至。甯。

以爲去家甚近。思親之心。乃愈切。以爲自應先回家省覲。老父老母。以慰二老人門閭之望。然後再行至漢口。料理諸事。始從容於是。先致書於寶樹。玉樹。珠光。素珠。告以先甯家。再至鄂。遲延不過半月期耳。書發。俠君乃復由津浦車北去。

珠光與素珠。日望俠君之至。而音信終杳。二人之懸懸於心。雖欲俠君來。各解決心中事。而珠光却又因久不晤俠君。更思一見。以慰渴想。而素珠則既聞寶樹道其梗概。又聞珠光稱其生平。亦急思一見。以睹其丰采。是以素珠因惦念俠君。有暇卽往珠光處探聽消息。蓋以珠光電致俠君。若有復電果來與否。必先到珠光處。珠光再能轉送與我。輾轉又需若干時間矣。不若常往視之爲佳。一日素珠又至珠光處。適珠光有事。他出。素珠卽在珠光房中小坐。以俟珠光。忽有人傳進一名片云。謁院長者。珠光之婢持片以入。見珠光不在。卽呈素珠。素珠見片上印朱小蓮三字。素珠本不識小蓮爲誰。轉問珠光。婢乃珠光向無常婢。皆隨時僱僕。女用者。故來去無常。於珠光素日舊識之人。半不能認。此婢亦初來者。乃云不識此人。爲誰。婢遂請示素珠。曰然則請乎。抑辭乎。素珠以是人不知與珠光交情。若何。未能冒然卽爲之辭。却大約必非漫無瓜葛者。卽毫無交際者。亦無不可引進。倘與珠光有舊慢之非。是乃命婢請入。已則爲珠光招待。婢去。素珠迎於室外。須臾小蓮入。一見迎者。非珠光。乃一不識之女子。然心中則猜度其爲素珠。知卽殺兄之仇也。氣乃不覺上湧。轉念不可露形迹。致謀泄敗事。乃強壓其氣。俾勿張轉以笑容迎。素珠曰與姊素昧平生。生敢請姊爲誰者。素珠答之。小蓮仍若不知爲誰。何者。曰與珠光姊友乎。

素珠曰。然至友也。君與珠姊亦有舊乎。小蓮曰。同學多年。素珠曰。然則君與珠姊厚矣。小蓮曰。厚甚。素珠乃引之入珠光室。與坐談。素珠與小蓮。彼此良久。珠光始回入室。見素珠與小蓮同坐。遂問小蓮曰。妹何時來。若自妹自家出。後音訊全疎。頗思念。今因何事到此。小蓮乃詭其辭。以對曰。妹之前事。姊皆知。無須贅述。妹訖今深悔從前無意識也。自離家後。以爲庶可脫離情海中。苦水而登彼岸。所以決然而行。毫不留戀。後遂輾轉回華入京。師某校。此次改革。校課已停。適遇都中兵變。被掠一空。不能存身。遂出都。欲返美川。資且無出。幸聞人言。姊在此。辦理紅十字會。救傷醫院。刻雖兵事已罷。而醫院因傷兵。尙未全愈。且未撤知。姊必尙在此。故來就姊耳。擬在姊處小住。俟妹家信回。寄資來。方可歸。美國去。寧家焉。珠光以小蓮既窮途。來歸。前事何足計。遂欣然留小蓮。與已同住。小蓮亦遂與素珠極力相親近。素珠初不知卽朱與之。妹亦愛之。無與忤。後珠光告之。素珠遂少留意。然絕不料其有他。且見小蓮毫無芥蒂。當不知已卽殺其兄之人。於是小蓮時時連絡素珠。珠光後亦遂與玉樹寶樹皆晤。面惟素珠暗告寶樹作爲與己係初會者。寶樹亦莫知其意。珠光亦遂當寶樹實始晤素珠者。自小蓮來後。素珠珠光玉樹寶樹均由小蓮常相邀。乃時相聚處。斯時玉樹寶樹之傷蓋已全愈矣。

一日。素珠又在珠光許。小蓮不在門者。遂進信一函。珠光見爲俠君者。遂呼素珠曰。素妹。俠姊已入國矣。看此函。不自南京發乎。素珠曰。姊請拆視之。珠光拆書。見俠君已還家半月。期可來此。於是珠光素珠輪指計日。若日行較平常。特遲滯者二人。正看信。小蓮忽至。珠光知小蓮最畏俠君而惡之。知之將來。必不快。故不以俠君之函。

示。之。以。小。蓮。在。已。處。有。不。快。於。心。殊。非。待。客。之。意。此。正。足。見。珠。光。之。厚。道。處。  
新。春。氣。象。新。國。精。神。人。人。與。高。采。烈。一。若。從。此。即。同。享。其。和。幸。福。數。千。年。積。猶。守。舊。疲。弱。衰。廢。之。邦。一。躍。而。與。美。  
法。俄。美。英。德。比。強。腦。筋。中。咸。貯。有。無。窮。希。望。者。是。以。賞。花。飲。酒。玩。水。游。山。者。不。絕。於。道。儼。然。太。平。景。象。也。是。日。天。  
朗。氣。清。山。明。江。淨。小。蓮。乃。邀。玉。樹。寶。樹。珠。光。素。珠。同。作。黃。鶴。樓。之。游。玉。樹。等。皆。甚。樂。小。蓮。曰。我。今。爲。東。道。時。間。當。  
由。我。定。何。如。衆。皆。可。之。乃。定。於。下。午。二。時。同。往。耳。於。是。衆。人。均。欣。然。整。理。衣。服。復。加。梳。洗。以。備。屆。時。登。臨。作。快。游。  
也。

小。蓮。玉。樹。寶。樹。珠。光。素。珠。均。衣。裳。楚楚。同。集。於。珠。光。室。中。方。秣。馬。膏。車。以。待。忽。僕。人。進。報。有。一。秦。姑。娘。來。於。是。衆。  
人。知。俠。君。至。其。喜。皆。不。可。言。狀。齊。出。迎。於。大。門。外。珠。光。又。爲。素。珠。介。紹。俠。君。曰。素。妹。之。名。今。春。珠。妹。以。書。告。我。  
早。記。之。於。心。於。是。又。重。與。素。珠。握。手。素。珠。又。謝。俠。君。謂。寶。弟。教。己。之。德。也。獨。小。蓮。愕。胎。者。久。之。玉。樹。寶。樹。素。珠。不。  
介。意。珠。光。知。俠。君。來。大。非。小。蓮。所。願。今。日。游。興。從。此。闌。闌。矣。諸。人。歡。迎。俠。君。入。俠。君。忽。見。小。蓮。亦。在。神。爲。之。一。竦。  
遂。亦。招。呼。之。而。小。蓮。俠。君。神。情。均。極。淡。漠。已。而。坐。定。各。敘。闊。別。俠。君。遂。問。今。日。皆。有。事。不。然。何。以。齊。聚。衆。告。以。  
小。蓮。東。道。邀。游。黃。鶴。樓。俠。君。聞。衆。言。益。疑。乃。曰。今。日。我。初。至。清。游。之。興。我。必。阻。妹。等。衆。皆。曰。可。不。往。正。言。時。而。小。  
蓮。轉。眼。不。見。俠。君。既。見。小。蓮。心。中。早。觸。起。事。端。故。時。留。心。小。蓮。茲。忽。不。見。小。蓮。知。必。有。故。隨。謂。珠。光。曰。珠。妹。速。  
派。人。尋。小。蓮。回。勿。使。遠。逸。珠。光。曰。姊。不。喜。小。蓮。故。小。蓮。畏。姊。今。見。姊。而。避。之。聽。其。自。便。可。耳。姊。何。必。過。事。苛。求。俠。

君曰此事非妹等所知吾且問吾妹小蓮之來妹處故以爲窮促來歸乎珠光與素珠寶樹玉樹皆奇之珠光曰年餘不見吾姊吾姊又成爲諸葛先生不然何以善算俠君曰姑無論遠覓小蓮來萬勿令之逃渠必逃者逃且誤事矣衆人愈不解只好命人覓小蓮門者報頃朱姑娘匆匆出門去矣俠君曰如何速追之珠光乃命人速請小蓮回追者去俠君亦隨之出適追者及小蓮小蓮不肯回俠君趕至小蓮前呼曰小蓮妹何往姊方來妹即去惡姊乎小蓮無法只得回語俠君曰妹因有事須急行行且返耳姊來妹方喜焉肯即行俠君曰妹即有事緩辦之妹且返姊有事與妹商也小蓮不能却即隨俠君回

### 第二十九章 淨穢

小蓮隨俠君回仍入珠光室諸人同坐俠君謂小蓮曰妹於某日廣滬上某旅館乎小蓮聞俠君此問不禁神色俱變口噤如寒蟬俠君笑曰妹何以不答我小蓮曰妹并未至上海姊何所見而云然突問妹故妹不知所答耳俠君曰妹果未至上海乎我且問妹之兄何在者小蓮聞俠君問其兄動於手足之情不禁淚承於睫曰吾兄并吾亦不知其何在蒙姊厚意尙存問之妹感姊甚俠君盤問小蓮小蓮乃善爲解說之辭俠君却不能以難之珠光謂俠君曰吾姊妹兄弟初見自當盤扞別惻何竟獨與小蓮姊作此無謂之語問俠君亦自以無真實之據能服小蓮故頗難着筆以爲或者壁間之語我聽矣也於是只得與諸人言他事却仍固留小蓮不使他去既而盤桓半日許暮色蒼蒼山煙四塞廚人具晚餐諸人同食甚樂食後又快談遂漸忘小蓮及俠君想起時問之門

者云。朱姑娘適又出門去。俠君乃謂諸人曰。我之審問小蓮。確有所見。而然乃逃旅館。所聞吾聞其聲的是小蓮。絕無可疑。第言兄仇不知何謂。珠光曰。然則是矣。兄仇者謂朱與之誅素珠之劍鋒也。遂述素珠與不倒翁事。并誅朱與事。俠君曰。如是說小蓮。既去不可不防。旅館中與小蓮同謀之人。必是不倒翁。可斷定者。其言公仇私仇。一炸彈可以齊了。所謂私仇。當卽言朱與與不倒翁已事。言公仇。蓋以玉弟寶弟爲南軍中主戰之人也。以是言之。我等須隨小蓮去。處設法破其奸謀。方好。以姊愚見。我姊妹五人。齊往偵之。俾無能着手。是爲切要。且屋左近令人皆遠之。移去重要物。愈速愈妙。此中必非小蓮一人可知。小蓮自作內線。吾聽之。旅館中者。其他必有同謀者。是不待言。尙不知凡幾。輩爲鬼爲蜮。安知不卽在我等左右哉。妹等卽隨姊行。探小蓮行止。不可稍忽。於是五人均出門。轉屋後。小徑而行。徑皆爲茂草所鞠。幽荒逼窄。幾不容足。越一小坡。時已深黑。忽見草際中匆匆來五人。將出門。轉屋後。小徑而行。徑皆爲茂草所鞠。幽荒逼窄。幾不容足。越一小坡。時已深黑。忽見草際中匆匆來一人。行甚惶遽。突然至前。五人皆驚。細視之。乃秦升也。俠君不知秦升在此。黑中不見。問爲誰。寶樹曰。秦升不見。姑娘乎。俠君曰。秦升亦在此。此刻何來者。知我來見我乎。秦升益息。言曰。不知姑娘來。秦升來報告。謝姑娘醫院中。姑娘住房旁炸彈猝發。炸去旁屋兩椽。幸是空屋。未至傷人。素珠曰。此小蓮之奸謀發矣。俠君曰。尙須速探之。不然且不止此禍。且不測。遂問素珠曰。妹之醫院去。此遠近若何。素珠曰。十里餘耳。俠君曰。秦升步來。抑馬來者。秦升曰。馬來。俠君曰。爾遂回命警隊。加意搜查。有無未爆之彈。且着意而生之人。爾去分咐。畢速來。此或者有用。



爾處秦升蓋至此。醫院將至門。門者告以五人皆出。故追及於草徑。秦升復返。鞭馬急馳。頃刻即到。依俠君言。分附已畢。復馳回。又追及五人。隨之所行之路。盡小道。愈行愈無路。草高於人。樹束類鬼。俠君命秦升前去視察。前路若何。又轉一土嶺。忽得一古廟。荆榛蒙密。樹木蔽虧。蟬粉鳴。吻映星光。可見叢林中微露燈光。秦升見此古廟。中深夜荒野。何得有燈火。是中必有藏秘。乃急轉身回迎。俠君等告之曰。土崗之北有一古廟。此時尚有燈火。必有可疑。第姑娘等萬不能進此事。惟僕於我家寶公子。或可一入險地。羅公子保護。姑娘等避於暗。厥勿爲賊所見。至要。俠君曰。吾等自有處分。爾勿慮。第去可耳。特不須輕犯其鋒。量力行之。於是秦升與寶樹各懷槍挾刃。往素珠亦欲同去。玉樹俠君止之。寶樹秦升乃去。去後。俠君乃與玉樹擇一田間農家。一團瓢。俠君珠光玉樹素珠共入坐其中。以俟消息。寶樹與秦升向古廟去。將及廟門。前忽見廟門開。處有兩人入。隱約間似一男一女。秦升曰。公子能入廟一窺其究竟乎。僕身軀笨重。不能趨距。公子能自屋上入。僕欲撬門而進。直與彼等搏。公子則立身屋上。爲僕援。公子在黑暗之地。彼等雖有槍。亦不能瞄準。公子以槍自上攻。下勢殊易。兩人一上一下。夾擊之。彼等不知來人幾多。必且慌亂失措。可盡殲也。寶樹曰。爾且勿輕入重地。知彼等其中若何。防備人數幾何。爾以一人入。鳥能敵不若我先探之。爾在此觀動靜。再定行止。秦升曰。公子一人去。何可。寶樹曰。我非卽與之鬪。特探之耳。何害。及見男女二人入寶樹。遂跳身上屋。翻殿脊而入。伏於杌櫓間。見二人入正殿。中殿中燈光大明。男子甚醜陋。形狀可鄙。女子既入醜男子卽携其手作慰勞狀。曰。小蓮。小蓮累腳甚矣。小蓮亦作昵狀。軟推之。曰。不倒。

翁我亦必推倒不倒翁大笑曰惟卿敢譴我耳此時炸彈必已發數憾同盡矣女子曰今幸且多誅一憾男子問爲誰女子曰妾之同學秦俠君男子曰即捕卿兄朱與入獄者乎女子曰然今日剛至豈不甚巧男子曰卿今聚數憾爲一處本言畢之於黃鶴樓何以茲忽言炸於醫院中女曰非我周到幾被脫網秦俠君機變百出諸憾將欲行渠道至力阻衆皆不行苟非我命人多埋幾處炸彈俠君既至爲彼等謀後正難措手君始祇令於黃鶴樓一處妾思一處苟不得則休矣故命人并兩院中兩院長居處均埋之羅玉樹秦寶樹皆即養傷於兩院長珠光素珠之住室連房一彈發兩屋皆飛灰矣故與其於黃鶴樓炸之不若仍於其住室炸之爲必君之欲於黃鶴者仍以原議欲能聚四憾一爐冶之耳妾後思之與其費事調於外不若各就其住處炸之四憾一樣可以并誅說時不倒翁撲小蓮於懷百種醜態畢作旁尙有數男子均贊姨太太之能隨亦招出數村婦互相狎暱以作樂幾若秘戲圖小蓮則又在不倒翁懷中作乞憐狀曰妾爲君冒萬死不辭雖報妾殺兄之仇然非君急於君之所謂公仇者妾兄之仇亦未必急於圖報從今南軍中極力主戰者已殲則無破壞國家之人於君家之富貴前途亦無障礙物妾非敢邀功於君前但求君始終憐妾不使妾爲棄婦吟死日瞑矣且乞哀且鳴咽不倒翁乃親其頰曰卿勿多慮我焉能忘卿功者一殿之上褻嫖混雜語雜沓之際忽一縷白光飄忽若電白光過處惟聞殿上數巨物傾倒聲不倒翁小蓮二人之首齊滾殿階下如瓜身軀猶相壓而仆於地寶樹驚心良久方少定急出廟而奔見秦升尙靜候忽見寶樹來曰公子再不至僕即須輕身入廟尋公子矣寶樹乃與秦升回至圍觀見俠

君等告以所見。俠君亦告寶樹。頃炸彈轟裂聲甚厲。不知何處。於是遂相率而歸。

## 第四十章 雙成

衆人歸至半途。醫院人尋來。驚懼甚。告以院長居屋炸彈。忽發。屋宇轟倒。三檀傷夫役二人。珠光曰。險哉。俠君曰。此何足異。我之所以約我等齊出偵小蓮者。我輩何處偵小蓮。又何能偵小蓮。日間與我等談話。目動言肆。神色倉皇。又證之我在海上所聞之言。已知小蓮善媚。必盡心爲不倒翁謀。以媚不倒翁。所言炸彈必已早理於我輩常起坐之處。當時思卽言之。乃亦不知炸彈所在。且此偌大醫院中人。又甚多。何從辨其良與否。一經驚慌。院中必人人惶恐。轉恐奸人乘機生出別事故。不若舍此數間屋。待炸彈自發於空室中。夫亦何害。衆皆佩服。俠君智謀不倒翁。小蓮旣以行不規正。傾喪其生命。不倒翁原不足惜。小蓮以深閨好女子。不能得言情之真詮。所用輻誤。故得爲不倒翁。愚觀於小蓮。可以爲不善於用情者戒。於是俠君與珠光諸人。爲小蓮慨歎不置。是夜各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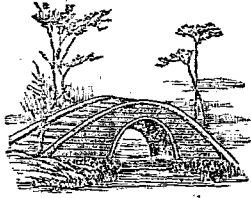
俠君自在珠光處。珠光原屋已焚。別於院中擇屋。與珠光同居。事皆部署定。珠光與俠君歸房。珠光乃發電請歸國。意俠君曰。妹處置最當。我等卽日料理此事。次日俠君遂先獨晤玉樹。告以珠光電召已回之意。玉樹曰。姊與珠妹之意。弟感之殊甚。至於素珠。我愛之亦無異。珠妹第旣有前番一段鑄錯。亦情天中不可補之缺。恨海中不可平之波。弟之意。妹豈不諒者。弟旣能妹。妹弟亦豈不能妹。素妹乎。弟從前本卽有與素妹爲名義上關係之

說。然。以。夫。婦。之。間。以。名。義。了。之。亦。不。成。問。題。轉。不。若。亦。兄。若。妹。之。親。切。有。味。也。弟。思。之。熟。矣。與。素。妹。虛。存。一。夫。婦。之。名。轉。覺。疎。遠。此。際。弟。與。素。妹。疎。遠。之。弟。心。絕。不。忍。且。實。負。素。妹。甚。故。視。之。與。珠。妹。同。亦。妹。焉。爾。弟。以。爲。處。置。得。當。五。雀。六。燕。鉢。兩。悉。平。俠。君。曰。弟。以。爲。所。處。爲。得。姊。則。爲。毫。無。是。處。以。弟。言。雙。親。皆。老。豈。願。弟。以。鏢。終。弟。以。殉。一。己。私。情。致。使。老。親。虛。佳。婦。之。承。歡。失。抱。孫。之。慶。幸。弟。心。忍。乎。以。素。妹。言。越。山。超。海。間。關。數。萬。里。尋。弟。所。爲。何。來。豈。非。以。一。身。父。母。雙。亡。崎。零。孤。露。願。得。弟。爲。依。弟。以。此。寒。其。心。弟。縱。真。能。曲。盡。兄。道。而。妹。視。之。素。妹。又。何。取。乎。況。乎。不。過。亦。名。義。之。兄。妹。而。已。且。既。兄。妹。弟。亦。不。能。用。若。何。情。欸。以。酬。素。妹。待。弟。一。片。苦。心。珠。妹。之。所。以。耿耿。於。衷。故。百。計。必。思。成。弟。之。姻。事。一。則。懺。自。己。之。過。一。則。報。素。妹。覆。舟。救。命。之。恩。弟。若。執。固。亦。非。珠。妹。意。又。何。以。能。爲。不。負。珠。妹。弟。試。進。一。層。熟。思。勿。自。是。太。過。也。玉。樹。被。俠。君。一。席。話。所。責。備。却。無。辭。以。答。惟。長。歎。而。已。俠。君。曰。弟。思。之。姊。刻。期。望。弟。答。覆。也。姊。刻。尙。有。他。事。須。料。理。暫。別。俠。君。去。玉。樹。輾。轉。思。維。心。意。却。仍。無。能。自。決。俠。君。辭。玉。樹。卽。覓。素。珠。告。以。珠。光。意。素。珠。曰。妹。旣。爲。羅。郎。所。棄。不。敢。還。咏。白。頭。吟。特。羅。郎。棄。我。我。絕。不。能。棄。羅。郎。俠。君。亦。苦。勸。之。素。珠。曰。雖。然。羅。郎。之。意。究。若。何。者。俠。君。曰。吾。已。面。玉。樹。弟。與。妹。之。情。不。亞。珠。妹。何。疑。者。素。珠。於。是。不。禁。雙。頰。皆。頰。曰。然。則。妹。尙。有。本。意。亦。惟。求。吾。姊。成。全。之。妹。方。可。不。然。亦。終。無。成。議。縱。羅。郎。終。不。能。不。棄。妹。妹。亦。必。終。守。吾。姊。所。守。之。志。以。報。珠。姊。知。己。之。德。俠。君。曰。妹。何。意。素。珠。曰。珠。姊。能。改。其。初。志。妹。方。能。允。妹。之。此。意。妹。與。珠。姊。初。見。於。輪。舟。中。卽。懷。之。至。今。俠。君。曰。妹。欲。珠。妹。之。志。若。何。改。法。素。珠。曰。姊。試。猜。之。俠。君。疑。素。珠。之。意。或。者。欲。與。珠。妹。同。事。玉。樹。

乃心滋不願。蓋俠君向不以一夫多妻爲然者。曰妹意殊不當。珠妹亦斷不能從。素珠亦知俠君誤會其意。乃曰。姊能允者。斯可。此關於姊家事。俠君乃悟。素珠之意深喜。謂素珠曰。妹意吾解矣。第此語我轉非能出。諸口者。素珠曰。此事妹早料之。所以望姊來者。爲寶弟作主耳。至於珠妹之事。妹自求之。俠君曰。寶弟絕無異辭。妹卽與珠商之。試看何如耳。於是素珠往。珠光處。珠光正獨坐於室。見素珠來。延之坐。素珠進。握手光之手。幾欲啓齒。乃梨渦春泛中止者。再珠光知素珠必已聞俠君言及婚事。特來欲與己道及。故羞澀。乃曰。妹何事。若是尙如小女子。能素珠曰。今日妹來求姊耳。珠光不知何故。乃曰。妹何求於姊。儘言之可也。素珠曰。姊之高意。厚情。妹今生感之不盡。第妹以姊爲親姊。未嘗視爲異姓姊。妹孤且哀之人也。天地間尙復有親妹之人哉。得吾姊。妹無親我者。而有親我者。矣。想吾姊當亦同情。說時。紅淚已倒。峽傾河而出。珠光曰。吾妹乎。旬今日之言。亦悲痛可憐。乃爾乃亦涕泗滂沱。曰。妹何言者。恣言之。姊心亦爲妹碎矣。素珠曰。姊能許妹者。妹方敢言。珠光曰。妹言者。姊無不從。素珠聞珠光言。忽跪於珠光前。曰。姊之品德。妹早感佩無極。姊以妹故。情甘舍人。生幸福。力破情網。而出之。拚自處於寥寞之境。妹何忍故早定此志。姊不能諧于飛之樂。妹亦斷不圖同夢之甘。珠光驟聞素珠爲是言。莫知所以然。癡立者良久。方見素珠且跪。乃急牽之起。曰。妹何出此言。素珠曰。姊言無不從。妹故敢言之。珠光曰。此何事。而能從妹者。素珠曰。妹已爲俠姊言之。俠姊已作主。允妹矣。珠光此時亦知素珠意。乃以己屬寶樹也。於是亦嬌靨不言者。移時。素珠又續言曰。姊欲妹事定者。必姊事先定。不然。妹請截髮於姊前。以明志。言時。隨卽出。剪於。

懷珠光見素珠之懇切若此不禁感激萬狀又念及救己之恩又係相知之雅何忍因執己見以冷知己者之心乃不禁雙頰緋暈幾過其耳淚乃盈眶半胸曰吾親愛之妹乎何攬人若是妹請去準備作新嫁娘勿復惱我素珠知珠光已允乃歡喜非常急去報知俠君俠君亦喜乃告知玉樹玉樹知俠君珠光素珠三人費盡心血以爲己既無望於珠妹今對於素珠早生悔心特不能改其口耳茲正好乘風轉舵遂謝俠君玉成之勞於是四人復作兒女子態各暫迴避俠君乃爲四人主持一切遂令玉樹稟知羅老夫婦俠君又代珠光稟知白翁珠光之母蓋早逝也已稟知父母未幾均得覆書稱不勝之喜於時醫院且撤遂於武昌暫租住所爲寓俠君以素珠尙在服中并寶樹珠光成禮之期亦遲至次年俟素珠小祥之期過可以從吉乃一同涓吉素珠以秦升救己於壘彼得堡其情不可忘告之俠君以自墨西哥回國一路與錦鸚頗有情意因欲以錦鸚妻之俠君自是歡喜遂先爲秦升與錦鸚擇吉成婚秦升與錦鸚婚事畢素珠遂入都將都中房產傢具一切售出扶襯回籍在籍家中事仍命小梅幸兒夫婦照管錦鸚旣嫁不能常待素珠小巧卽隨素珠身畔後素珠與玉樹成禮因羅春無子以小巧嫁之次年素珠服除玉樹寶樹於是擇一同日吉期均仍在武昌城中寓所行婚禮各家老人均至獨素珠之雙親俱亡素珠於相形之下萬分傷心旁人亦爲之可憐及期俠君在禮堂上將已御之鑽戒取下交與珠光令其親加於寶樹指上謂寶弟之鑽戒不意姊已無心早代爲之與珠妹交換矣於是珠光亦將前獲舟時素珠所贈之玉釧復交於素珠令上之玉樹爲交換品禮旣成後玉樹與素珠始叙及墨西哥山中刺虎事玉樹始知素

珠迭次救已於危難中。感乃愈。擊夫婦之愛。乃益深。並言。當日若非被虎逼。後所行異道者。當早識面。早相親愛。不能待至今日矣。二人言至此。相視而笑。乃竭力親吻。當吉期之日。賓從如雲。花枝招展。自不必細述。乃賓客滿堂之際。突來一人。大布之衣。織草之帽。登堂稱賀。無人識者。寶樹忽自內室出。見爲其師。鐵爪鷹。遂遽前執師手。表其極端思慕之情。鐵爪鷹曰。爾雖不見我。我却常見爾。寶樹知師之技精。飛行絕迹。故亦信之。鐵爪鷹。遂言荒村雪夜之盜案。是已於其警署說明。故無事以己與其警署執事人熟者甚多也。彼時恐寶樹不敵暗中保助之寶樹。始記彼夜身後有物。窗中有影。皆師也。鐵爪鷹又言。聖彼得堡之殺盜。蓋在莫斯科醫院中竊窺寶樹與素珠。均能以禮制情。故愈愛寶樹。與素珠。知有盜隨素珠。秦升不敵。乃追去殺之。又言。昨晚淨穢於古廟中。亦已爲之寶樹。如夢初醒爲之。介紹於衆。衆皆視爲異人。寶樹又請秦翁出。見鐵爪鷹。各道契闊。寶樹又引見姊。俠君。一見鐵爪鷹。鐵爪鷹卽道。俠君有俠骨。習劍最宜。曰。吾有同師之尼友。名妙慧。現在黃山。今之妙手空空兒也。我介紹爲俠姑娘。師可乎。秦翁暨寶樹皆甚喜。俠君尤樂。後俠君乃精劍術。往往理不平於道路云。





蕭齋說集

版出

年來出版小說風行，亦越秦半，靡靡亡國之音。蕭齋先生愛人心，不忍其落，爰出其胸中四種曰：《夢遊桃花源記》、《石室仙》、《水滸傳》、《白》、《一夜之地獄》。彙為一集，其理想之宏，其筆力之瑰宏，文如天馬行空，為小說界之藥石，為學界作文之標本。至其筆法之幽秘，尤令閱者忘倦。每冊三角。

雙熱著作

蘭娘哀史

歡迎雙熱君之文字者，大約十可居其九。然多知為滑稽妙手，而不知雙熱君之言，精光震動人，也是書為雙熱君最初著作。以入情入理之筆，寫可歌可泣之文，看似尋常，實在奇特。成如容易，却費艱辛，且裝訂精小，便於攜帶。諸君如手置一冊，誠酒後茶餘車中枕裏之無上消閒品也。定價二角。

雙熱著

孽鏡

孽鏡，鏡懺情之巨作也。著之者為吳君雙熱，其結構之精密，與行文之瀟灑，讀者類能道之。猶自世間日摩情戰，日劇板河沙，數之青年，細細紅樓西廂滋味者，復沉溺而莫由自拔，得是書以警覺之，如乘普渡之慈航，可作蟹頭之棒喝，其有功於世道人心，豈淺鮮哉。定價五角。

總發行所 民權出版部

批發 從廉

上卷伍角

# 秋菊心

下卷六角

年來坊間出版小說汗牛充棟然什八九哀情滑稽非頹喪則醉夢欲覓一頭廉儒立之佳構殊不易得葡萄劫一書為泰西名人宏著經海門陸秋心先生遙譯中叙希臘志士不堪土耳其之橫暴揚革命光復故土事緯以兒女之情愛情節離奇可歌可泣英雄兒女鐵馬金戈直使讀者有入山陰道上應接不暇之樂誠近今小說界獨一無二之善本焉先生

譯斯文會

戴民立報第

一篇小說欄

蘇盈三年之

久都二十餘

萬言譯筆之

典雅楊達士

林早有定評

諒服膺先生

與權迎本出

版部者當莫

不以先睹為

快焉



本社發售水晶瑪瑙珊

瑚玉石象牙牙牛角

黃楊等章並可定配大

小形式篆隸鐘鼎隸

檢擇印章裝璜精雅攜帶靈便各種西式

名片紙張潔白種類繁多不及備載並代

書木戳書體任擇本外埠來款購貨訂購

不誤

上海麥家圈東口四馬路少年社啓

總發行所民權出版

# 十五度中秋出版

十五度中秋一書為冥飛先生經意著述  
中女為男女貞身以未婚夫婦之愛情為  
義女始得結褵廣偕老焉至描寫之深恩  
篤讀之使人身處地達以深又顯出之筆  
處無不設身處地爽朗是又騷選之映運  
華之麗則文筆全書都十萬言現已出版  
以歐蘇之氣者全書都十萬言現已出版  
價五角

總發行所民權出版

中華民國五年二月十五號初版



珠樹重行錄

每冊大洋五角

著者 淮南張海瀨

發行者 民權出版部

印刷者 中國圖書公司上海四馬路東首廿一號印刷所

總發行所 民權出版部上海四馬路麥家園東口

分售處 各省各大書坊

